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星海争雄



前言

西元二一二七年

地球进入一个毁灭的年代。

这几千年来，人类对地球的予取予求，让自然的定律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但人类的杀戮却依然未曾停歇。

因为欲望的那张巨网自千古以来就未曾有几人能够看破。

越是一个绝望的年代，就越有骇世的狂人。

话说这样的世代。

原有的金融体系在一次能源科技的突破后便立即瘫痪。政权组织也早已瓦解，重建。

上一个世纪里的几个大国早已纷纷崩解为一个个小国。此时的政权组织系建立在能源，科技。生化。武器和资源等条件上。

而只要拥有其中的任何一项的主权，就可以组织成一个权力。政权组织。

这些政权组织，我们可以姑且称之为国家，但随时都有被他国并吞的危险。

尤其是一位狂人的突起。

这位狂人有着无比的野心与欲望。

他作着一个数千年来人类的大梦——统治全世界。

据说狂人拥有三个以上的博士学位。

正因为如此，他突破了人类的基因限制，结合了电脑，生化等多项科技，在二十年前创造了第一批的生化。一种具有人类躯体，外表等等一切的高科技机器。

生化人可以做任何人类能达成的事。

除了三点：

（一）不具有复杂的思考能力。

（二）他们不具繁衍后代的能力。

（三）他们需要补充能源。

这样一个具有超高智慧，而且对权力有无穷欲望的狂一人，世人给了他一个称呼——魔王。

他就像来自那深不可测的无边地狱的魔王一般，对这个世界张开他所织罗的魔网。

而他所不断掠夺而来的版图，就称为黑暗帝国。

其他的各个政权。国家体系，在孤掌难鸣及对魔王的恐惧之下，也相互结盟，成立一个联合的组织。

联合组织，为这样的杀戮世界带来一线和平。

透过联合组织的形成，各个政权在这里达成共识与协议，让各政权互通有无。

虽然贸易活动回到了最初的“以物易物”的形态；但这原本就是个恍如混沌初开的世代。

而这个联合组织珍重了这些功能之外，更重要的是透过联盟，结合成立一个防卫队。

这个防卫队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捍卫黑暗帝国对各政权的破坏和并吞。

这个防卫组织，就叫做联邦防卫队。

就这样，一个代表正义的联邦防卫队和代表邪恶的黑暗帝国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致命交战。

从来没有人真正见过魔王。

就像没有人知道魔王的确切所在一般。

魔王是人类，一个就人类的算法来说早已不再年轻的人类。据说他是一名约年过七旬的老人。

不是无人见过他，只是见过他的人，不是在乱世中死去，就是只曾见过他那一身宛如数千年前神话传说的“死神”一般，永远穿着一身黑色宽大的袍子。

谁都无法确切形容出他的容貌。

而且据说，魔王身边有三名女子。

这三名女子，是魔王网罗的触角。

她们以那不可思议的美丽及毫不考虑的毒辣闻名于世。魔王如果是死神，那她们就是死神手中挥舞的那把镰刀。犀利，无法抗拒。

她们的名字，分别叫：雪兰，碧兰、雨兰。

因为她们的名字中各有一个兰字，因而世人给了她们一个称号：失心兰花。

至于联邦防卫队的主要统领人物，是一名医学生化科技博士，他早已年过六旬。他有着一头的白发和肥胖的身躯，笑起来那五官和双下巴全皱在一起。要说他像是个慈父，不如说他就像那邻家的老爷爷。所以防卫队里的大小成员，不是叫他博士，就是直呼他“老爹”。

联邦防卫队，可说是博士一手创立的。

在那场紊乱的战争中，几位表现卓越的年轻人在博士的号召下组成了核心小队。

核心队员中的成员除了博士之外，约莫另有五人，但只要是一般成员中表现突出的也可晋升。

在这五位年轻人中有一位队长。

他叫宋龙翔，外界称他为“飞龙”队长。他的身世无人能知，而他又身怀古代东方大国——中国失传已久的武功，而且对所有的武器科技了若指掌。

和宋龙翔一同被发掘的另一名男子，是宋龙翔得力的左右手。谁都知道他和宋龙翔二人情比兄弟。

他是防卫队的副队长，他叫韩奇。

韩奇除了和宋龙翔情同兄弟之外，他更是老爹的得意门生。

所以韩奇有一个与他的专长一致的外号，叫做“医生”，韩奇和宋龙翔二人相较之下，宋龙翔是天生的权威者，而韩奇却有着温文儒雅的风范。

而二人之所以会情同手足，据说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二人师承同宗。

防卫队中尚有二名女子。

冷霜。人如其名，一名混血美女，但自她加入防卫队以来，没有人看过她笑。所以大家称她为：冰山美人。她精通世界绝大多数的语言及易容术。在防卫队成立之前她早已是本世纪最年轻的联合国干员中最优秀的成员之一。她的记忆力更是异于常人。

瑞秋。一名西方女子，但是她有十分娇小的身段，那约莫一百六十分不到的身躯站在宋龙翔、韩奇那近一百九十公分的身躯旁，显得着实娇小。

瑞秋最擅长的是电脑及开锁。机械工程等等。但那可爱的脸庞，和不时绽放的甜美笑靥，没有人能不爱她。所以大家腻称她叫——蜜糖。

最后的一位成员是一位西方男子。

鲍尔。他永远一身地理学者的打扮。卡其布的衣裤，自然、地理、动植物都是他的专长。他的外号叫：野人。任何恶劣的环境他都有能力在其中生存。

而这五名核心人物的训练是互动的。

除了正规的工作进行之外，他们必须完成各种训练，由各人的专长，倾囊相授。

以帮助每一个人都具有全能的应对能力，都能独立领导一个团队去和黑暗帝国的任何一个魔犬做抵抗。

第一章

一幢警备森严的大楼，矗立在 G 国的首都最大的一条道路上。已经是接近傍晚时分了。

虽然此时黑暗的天空再也不像数十年前般可以看见那美丽的黄昏，但计时器上却依然可以正确的计算出时间。这是一个无法再以恒星——太阳来辨认时间的时代。一切必须依赖机器。

总理低头看着时刻。

他如此渴望回到以往的那个年代。

不要依赖这么多没有生命的机器的年代。

他忽又想起。

这么形容并不合适。因为可笑的是，如今冰冷的机器正努力的告诉人类，它们具有智慧，它们可以思考，而且它们可以做到太多人做不到的一切，怎么能够说它们没有生命呢？

全是狗屁！

总理如此反驳。机器永远是机器，机器只有寿命。永远不可能有生命！

总理是一个年约四十出头的中年男子。一百七十公分左右的身高。让他站在世界组织巨头会议时往往显得十分不够“高挺”。

但是他却是那些当权者中少数容貌俊俏的人。

当然这全都得归功于他的年轻和他是名混血儿的关系。此时的他，在这幢大楼的顶楼，而且这一整层楼全是他个人的领域。所有的房间都有不同的功用，包括他的办公室，他的幕僚群，他的会客室，他的记者会议室等等。

走在这幢大楼总是能够带给他一种特别的快感。因为虽然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在他之上的人，此时正在他的脚底下。

其实这是一种无聊，自我膨胀的自大。

身为 G 国的总理，他的办公室被安排在顶楼，除了象征他的官阶之外，G 国国王的办公室在下一层楼的安排也是为了安全上的理由。

只有他这位总理在“上位”，才能将王室的一切保护得无微不至。

此时距离一般人员下班，还有一个钟头。

总理今天的心情显得十分愉悦。

他慢步的走进他的办公室。而他的首席秘书长，立即尾随他走进了办公室。

“总理，这是温博士他们送来的各项报告……” 这名总理的首席秘书，有着高挑的身材，脸蛋或许不够突出，但是身材却是无话可说。

为什么总理知道得如此清楚？

因为这位金发美女，曾是总理的“亲密好友”之一。

这位名叫安妮塔的秘书，将手中的各项事情一一的报告完，并得到总理的批示之后，已经是接近下班的时刻了。安妮塔收拾所有文件准备离去之际，忽又像是想起什么事情般的，折返回来并自文件中找到一封信件，递给总理先生。

“总理，这是一个小时前送来的。”

安妮塔交给总理的是一只雪白色的信封。十分精致。但上面并未署名。

安妮塔：“是卡特送来的，指名必须交由你本人亲自拆阅。”

安妮塔说完便转身离去。

总理看着安妮塔离去时的背影，突然觉得，或许他和安妮塔应该可以恢复以往的“交情”。

因为安妮塔似乎是个十分优秀的秘书人员。而更重要的是安妮塔十分的善解人意，对于不该问的，不该知道的她绝对不会多问。

例如此时。

总理十分悠闲的拆开这封信。

而且这似乎让总理有着十分好的心情，似乎他早已知道这个信件是由何人送来的。

在安妮塔走出总理办公室，在铺有厚重的地毯上走着，并且接近她专属的办公室之际。

一名男子急急忙忙的叫住她。

“安妮塔小姐，总理走了吗？”

安妮塔看着来人，她有些讶异，但是她却未曾表现出来。她依然神色自若的回答。

“总理还没离开，还在办公室。”

安妮塔顺手指了指总理位在走廊另一端的办公室。

这名男子说了声谢谢便疾步往总理的办公室走去。

这名身材魁梧的男子直奔总理的办公室，并且急促的敲门进入。安妮塔发现这男子的匆忙是不寻常的，亦立即尾随其身后。

所以当这名男子打开办公室的大门时，安妮塔也可以看见总理。

而就在二人进入办公室之际，安妮塔看见总理的脸色有些恐慌，而他手中的白色信封正迅速的被收进西装口袋内。

“马修，什么事？”

“总理先生，十分钟前我们收到电子邮件，这是邮件的内容。”

这名叫马修的男子呈给总理一份文件。

总理的面色越来越难看。

邮件的内容如下：

“目前已在贵国各级机关大楼安置炸弹五枚。若不将温博士及 A 元素交出，每三小时会有一名人质被处死。而第五名人质将与贵国一同被毁灭。”

文件的最后并未署名。

但却有一朵蓝色的兰花印在文件的最后。

“立即连络防卫队的博士。全国进入警备状态。召集所有部会首长开会。马修，你立即将这五枚炸弹找出来。否则你这个安全局长也不用当了。”

这名叫马修的男子一脸铁青的回答：“是。”

“快走。”

在总理的叫喊声中，马修飞奔而去。

“安妮塔，快帮我连络防卫队，我先去见国王，跟博士连线后，接到楼下去。”

总理慌张的向楼下飞奔。

总理立即与防卫队连络上。

博士答应立即派出一个小组来到 G 国。

当韩奇、瑞秋、冷霜及数名组员到达时，距离第一次所威胁的三个钟头，只剩一个半小时。

韩奇、瑞秋、冷霜三人及总理，安全局长马修及安妮塔在总理办公室旁的会议室展开协商。

“总理，我是韩奇，在我身边的是瑞秋、冷霜。”

韩奇向总理自我介绍及介绍身边的二人。

“久仰各位大名。”

“总理先生，能不能把事情的开始再重复一遍？”

“我先向各位。介绍，安全局长，我的秘书长，安妮塔。”

六人在会议桌旁一一坐下。

“马修，你向三位说明一下。”

在马修开口前，瑞秋已经将她随身带来的一只黑色手提箱打开。

那是一部电脑。

马修以十分快速的速度向三人陈述。

完毕，韩奇立即开口。

“局长，正确的时间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一个半小时前。”

“那就是六点整？”瑞秋打着电脑，并反问马修。

“是。”马修回答。

韩奇：“那文件能不能让我看看？”

总理示意，安妮塔把邮件交给韩奇。

韩奇接过安妮塔手上的文件，忽然多看了安妮塔一眼。但若不是韩奇的熟人，谁都无法发现。

韩奇看完后，将邮件传给瑞秋和冷霜。

韩奇：“目前有任何人质被掳吗？”

马修：“没有。”

总理：“韩先生，你看真的是失心兰花吗？”

韩奇向瑞秋征询意见。

瑞秋将电脑的一只扫描器，对准那朵兰花扫描过后向韩奇点点头。

韩奇：“瑞秋的电子判断失误率是十万分之一。我们应该可以确认是‘失心兰花’。”

马修：“可是目前我们所有的搜查都一无所获。而且并没有人被胁持。”

韩奇：“温博士的研究是……”

总理有些为难的说：“是有关生化人的改造。”

韩奇：“有哪些人知道 A 元素的计划？”

马修：“只有工程部的工程师们及温博士，他们会将结果呈报到这里。”

韩奇：“瑞秋、冷霜有没有问题？”

冷霜：“贵国最主要的行政大楼除了这幢之外还有……”

马修：“还有左右各一幢。”

韩奇，“我们将会配合马修局长再重新搜查一次。瑞秋和冷霜会分别和你配合。”

说完马修立即和冷霜及瑞秋三人离去。

这三幢行政大楼是三幢独立的大楼，三幢楼无相连接的通道。

韩奇：“总理，温博士及 A 元素呢？”

总理：“我们的工程小组不在市内。”

韩奇：“有人保护他们吗？”

总理：“其实我并不担心温博士他们的安全，因为工程部的正确位置，除了工程部的人员之外，只有我和国王二人知道，任凭失心兰花再厉害都不可能知道的。”

韩奇：“只要有万全的把握，那就没有关系。”

韩奇没有再和总理多谈。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内，韩奇加入了马修、瑞秋、冷霜及防卫队队员的行列中，三幢大楼全部经过最彻底的检查，而经过这样一个彻底的搜查之后却依然毫无所获。

倒数的二十分钟。

总理、韩奇、瑞秋、马修、冷霜一同守在第一次接收到威胁信函的那组电脑系统，而为了低调处理，那系统被转接到会议室中。

每个人都一脸难安的等待着。

等待是最痛苦的折磨。

马修：“这会不会是场恶作剧？”

韩奇：“当然希望这不是那三朵致命兰花。”

瑞秋主控电脑。

距离可能发生爆炸的时间只剩十五分钟。

安妮塔为大家送来饮料。

有茶、苏打水、酒及咖啡。

总理向来喝咖啡，但加入一点点的酒。

马修则似乎想纾解过多的压力般，给自己倒了一大杯的酒，并且一口气喝进肚子里。

瑞秋喝茶。

冷霜喝苏打水。

韩奇喝多放了一包茶包的热茶。

安妮塔没有留下：“总理，没事的话，我去忙我的了。”

总理无暇注意安妮塔，挥了挥手表示知道了。

最后倒数十分钟。

电脑上传来资讯。

所有的人都全神贯注。

尤其是瑞秋，她是电脑天才，她希望透过反追踪的方式查出电脑资料的来源。

瑞秋顾及大家，将电脑文件透过传送，放映在大家所面对的白色大墙上。

字体经过放大，斗大的蓝色字体让人感到冰冷。

“总理先生、韩奇医生，马修局长、冷霜小姐，瑞秋小姐。在此向各位问安。总理先生，由于你的固执及不妥协，你将在十分钟后丧失你的一名阁员。这场悲剧是你所造成的。

最后的署名依然是那朵美丽的蓝色兰花。

马修立即面色凝重的看着韩奇。

马修：“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每一幢大楼我们都经过检查，而且三幢大楼早已经全部封锁，不得任何人进出。她们是骗人的。”

总理：“韩医生，你说呢？”

韩奇：“如果是‘失心兰花’，我想一定有什么我们没有检查到的东西。”

冷霜：“我想再四处看看。”

韩奇：“也好。把通讯设在十二频道。小心点！”

冷霜点了点头。

马修似乎也受不了这种压力：“我和冷霜一起去！”

于是二人同时离去。

留下总理。瑞秋和韩奇同在会议室。

自从电子信件进入后，瑞秋就开始忙碌的对电脑下达一连串的命令。

但在冷霜离开时瑞秋一脸颓势。

“对不起，我没找到她。”瑞秋向韩奇说。

总理一脸不解：“什么？”

韩奇：“瑞秋在电脑上试图找到发出电子信件的地方。可惜没找到。”

总理这才点头，“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韩奇：“瑞秋，我们还有多少时间？”

瑞秋看着电脑荧幕那不断倒数的码表。

瑞秋：“还有五分钟不到。”

韩奇：“看来我们只有等待。总理先生，我们希望不会发生任何伤亡，但是我必须说实话，我们没有十足的把握。”

三人紧张的盯着电脑荧幕。

当码表仪在零的时候……

电脑上三幢大楼的A幢。

即是目前他们三人所在的B幢的左侧大楼。

瑞秋：“A幢大楼七楼左侧的办公室。”

韩奇：“冷霜，你在哪里？”韩奇立即透过通讯系统向冷霜询问。

冷霜回答：“我在四楼，我立即上去。”

韩奇：“冷霜马上到，我过去看看。”

第二章

冷霜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人。

办公室里是一个惨不忍睹的情况。强烈的爆炸让这间办公室的大门被轰在走廊上，成了一些碎片。

办公室内更散落一堆无法称做块，只能叫碎片的肉块。让即使是身经百战的冷霜都忍不住作呕。

随后赶到的所有 G 国的安全局人员及防卫队小组成员几乎都无法隐忍的作呕。

“立即封锁本栋大楼。所有进出这间办公室的人员全部聚集在一起。”这是从 B 栋大楼赶来的韩奇所做的指示。众人立即开始行动。

韩奇走进这散满“绞肉”的现场。

韩奇：“这是谁的办公室？”

有人回答：“这是税务局局长的办公室。”

韩奇小心的找“碎肉”较少的地方站。这是一间约莫有二十坪的办公室。

进门后，入目的是一张大的桃花木办公桌。但此时的桃花木桌和办公椅上却是一片焦黑，这也是尸块最多的地方。

显示这位税务局长是坐在办公椅上被炸死的。

究竟是什么样的炸弹能将人炸得如此粉碎呢？

韩奇心里有好多疑问。

而办公室唯一的一面玻璃正因为炸爆的威力向外飞出许多的碎片，让风能徐徐吹人。

韩奇小心翼翼的望了望窗外。

此时韩奇身上的通讯器传来瑞秋的声音。

瑞秋：“韩大哥！兰花又有留言了。”

韩奇：“我马上回去。”

在离去前，韩奇向冷霜及马修二人说道：“辛苦二位了，又有留言，我回去看看。”

冷霜，要求大家连一根纤维都别放过！”

冷霜回复镇定，向韩奇点点头。

韩奇回到日栋大楼的会议室时，总理正来回的走着。一见韩奇便问：“是谁？情况怎样？”

韩奇：“瑞秋，最新的留言？”

瑞秋立即投影出来。

“总理先生，人体炸弹已经送上。下一个炸弹会在三个小时后送达。此时你应该知道该如何取舍了。而我保证温博士会受到最安全的保护，而在一周内我会将他安全送回贵国。望你做正确决定。”

当然最后那一朵蓝色的兰花没变。

总理：“什么叫‘人体炸弹’？”

韩奇：“现场因为炸弹的威力，将税务局长的身体炸成细细的肉块。”

总理那原本忙碌的双脚立即停止走动。

韩奇立即近身，扶了总理一把。

韩奇将总理扶到椅子上坐下。

此时有人敲门。

进来的是安妮塔及另一名男子。

“总理，这件事要不要向国王报告？还有，要不要向全国人民发布消息？”这名已经有些秃头的男子向总理发问。看不出来如此其貌不扬的男子，却有着极佳的嗓音。他的声音十分悦耳。

总理满头大汗，一时之间仿佛不知如何回答。

韩奇：“总理先生，我想先不要吧！”

总理这才猛点头：“不要，不要向外宣布，但你先去向国王报告吧！”

韩奇：“别离开了，直接用通讯的方式向国王报告就好了。”

那男子这时才向韩奇询问：“请问你是飞龙队长，还是‘医生’？”

韩奇：“小姓韩，韩奇。你是？”

男子回答：“我也姓韩。是敝国的发言人。”

韩奇：“韩局长，请你向国王据实以告。我们会尽快找出原因。”

韩局长没多停就走出去了。

看得出来此时他的神情颇是为难，仿佛不知如何向国王形容这场“惨事”的发生。

安妮塔这才又出声。

“要不要我再冲杯咖啡？”

“给我酒吧，安妮塔！”

显然咖啡已经无法稳定总理的情绪了。

安妮塔给总理一杯烈酒。总理一饮而尽。

总理：“是什么样的炸弹可以躲过电脑的侦查系统？”

韩奇：“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带来的仪器连最简单的手制炸弹及任何非一般金属的物质都可以侦测得出来。但是以现场的情况看来，那种爆炸的程度，非常像是一种中度金属炸弹，例如像水银之类的。”

瑞秋：“那个办公室在炸弹爆炸前十五分钟已经经过侦测，一切正常。”

瑞秋手上的系统可以控制所有的小组成员所传送来的资料。此时她正一一查看事发时的种种情况。

韩奇：“所以最有疑问的是在这十五分钟内曾经进入办公室的人。”

瑞秋：“那我查看一下，这十五分钟内安全系统的影像记录。”

安妮塔：“大家饿不饿？要不要准备用餐？”

韩奇：“只要别准备肉类。我看连冷霜及马修局长的全部一起送来吧！等一下可以一边开会一边吃。”

安妮塔说：“好。”便离去。

总理隐入沉思。

瑞秋则试图找出那段影像。

韩奇则透过通讯设备和“老爹”讨论炸弹可能的型态，韩奇顺便问起来龙翔的情形。

老爹：“龙翔目前手上的工作还无结果。”

韩奇没有多问，便切断通讯。

总理像是从沉思中醒了过来。“韩先生，你看我该如何处理？炸弹已经爆炸，我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啊！”说着他激动的站了起来。

韩奇：“对于事情的发生，我们都很难过，但是我们此时不能乱了手脚。希望你沉着下来，一切等现场清理的报告出来再说，只要有线索我们就能找出问题的所在。”

此时门外传来敲门声。

进来的是冷霜及马修，以及防卫队那约莫十名的小组成员。众人鱼贯坐下。

这时的会议总理及马修二人在一旁旁听，而由韩奇坐在主位，听取报告。

由小组的成员，每一至二人各为一个小组对办公室内进行七大项的检查报告。

其中包含尸块的分析，空气中化学成分的分析，现场场地破坏的情形等等。

并且有相当大量的报告资料及影像投影出来。

这时总理才亲眼目睹这些惨状。

当所有的人报告完毕之后，由冷霜做结语。

冷霜：“由以上资料可以归纳出下列几点：一，这确实是一种炸弹爆炸的事件。二。

在现场无法找到任何炸弹的痕迹。三、并无外力进入的情况。四、在这十五分钟内，除了税务局局长之外，没有任何人员进入办公室。”

冷霜的报告令所有人面面相觑。

马修：“这是一个没有凶手的炸弹事件！”

总理满脸通红的反驳：“不可能！怎么可能没有炸弹却能够爆炸？”

韩奇并未理会总理。

韩奇接口：“这件事若是全如以上所假设的，那么凶手只有一个人。”

大家异口同声：“是谁？”

冷霜接口：“只有税务局局长一个人。”

此时所有的人隐入一阵沉静。

韩奇的话没有错，但是怎么会有凶手就是自己呢？这话于理不合。

韩奇：“检验组，对尸体的化验出来了吗？”

有一名小组成员回答：“还没。”

韩奇：“请你在报告出来后，立即进行比对。有结果立即通知我。现在请大家稍作休息一个钟头。可以个用个餐。辛苦大家了。”

此时安妮塔正好回来，众人立即由安妮塔带了出来，送他们去用餐。

没多久安妮塔及厨房内的人员即送来餐点。

若不是韩奇早已吩咐不要加肉，可能没有任何人进入那个房间，除了局长之外。”

瑞秋：“从安全系统上看来，的确没有任何人可以吃得下去。

这正是此时会议室内所有人的疑惑。

这时会议室内共有韩奇、总理、马修、瑞秋、冷霜及安妮塔。而厨房里送餐来的人已经离开了。

在大家沉思的时候，安妮塔却出声：“总理，那我先回家了。”

若不是这一团乱，所有的人早就都该下班了。

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

韩奇接口：“对不起，安妮塔，在事情没有结束前谁都不能离开，你若是累了就回你的办公室休息。马修局长，你有告诉所有人吧？”

马修：“我已经交代所有人不得进出这行政大楼区域内的任何一个出入口。”

安妮塔并没有再多说什么，在表明要回办公室休息之后便离开了。

韩奇忽然问起总理：“安妮塔到这里服务多久了？”

总理不明白为何韩奇会如此询问，但他还是回答了：“大概有四、五年了，正确的时间还要再查。怎么，你觉得安妮塔有什么问题吗？”

韩奇：“没有，只是她的表现十分镇定，工作能力一定很好。”

总理：“是啊！”

大家用完餐，韩奇才再度开口。

韩奇：“瑞秋，距离下一个威胁还有多少时间？”

瑞秋：“二个小时十五分钟。”

韩奇：“我们必须把握这一点点时间。总理先生，目前我们必须做个实验。我希望下次再有讯息传来时，我们能够回答她。好，我们必须尽量拖延时间，我希望你能要求她面对面谈，你告诉她，要让温博士回来，需要一段时间，十几个小时不够，好让她解除炸弹的胁迫。而同时我们也才能够让瑞秋有足够的时间去找到她的位置。”

总理：“好。”

韩奇：“那就请你先去休息，我和马修局长还有些侦查方面的事要执行，希望你能授权给我。”

总理：“没问题，马修，你就听韩奇医生的指挥。”

马修：“是。”

总理离开了会议室。

韩奇：“马修局长，这是一个十分奇特的炸弹案，但是我相信那绝对有方法可破解，而我们一定会找到的。我希望你能去将一切安全措施做到零缺点，那么我们就会有更多的胜算。”

马修：“我会的。”

在马修离开前韩奇也给了马修一个防卫队员专属的通讯器，以保持联络。

会议室里只剩下韩奇、瑞秋、冷霜三人。

韩奇：“瑞秋，我要所有监视系统里，有关税务局局长所有的行程，我要所有有可能有机会接触他的所有名单。”

瑞秋：“这需要时间，我会尽快完成。”

冷霜：“韩奇，你的推测是……”

韩奇：“依现场看来，没有任何入侵的情形，而就监视器里看来，十五分钟内除了死者，没有人进去过那个房间，而我绝对相信你们的侦查，所以只有一个结论，税务局局长本身就如同‘失心兰花’所说的，死者就是一个炸弹！也就是‘人体炸弹’。”

冷霜：“难道你怀疑税务局局长是内应，他是魔王手下的人，他愿意牺牲自己来完成任务？”

韩奇：“还有其他的可能。”

冷霜：“怎么说？”

韩奇：“最主要的假设有：一，税务局长是魔王的手下。但可能性不高，再加上他在现场尸体血肉模糊的样子看，可以知道他只是一个正常的人类，他不是生化人。”

要一个人类肯自愿自杀，这个动机实在不简单，而死者身上似乎找不到。二、这个炸弹是经由外人放在税务局局长身上的。在我们到达后这一区立即进入管制，这就是我最担心的，凶手可能就在这三栋大楼内，而我们却无法找到。所以我要所有这几个小时内和死者接触过的名单，就算只是擦身而过的都不能放过。”

冷霜：“炸弹是放在死者的身上吗？”

韩奇：“我不确定，我甚至怀疑……”

冷霜：“你怀疑什么？”

韩奇：“你想若是炸弹放在身体表面，或者衣服上，那这数小时内，税务局局长走动的范围内，不会经过任何侦测器的侦查吗？”

冷霜：“不可能。那炸弹……”

韩奇：“我怀疑，炸弹是被安装在死者体内。”

冷霜：“这怎么可能？”

韩奇：“这只是我认为最有可能的假设，实际的情况就需要由死者身上的化验来证实了。”

冷霜：“我会去督促所有的检验。”

韩奇：“那就太好了，希望这样能给我们答案。”

冷霜说完便想离去。

韩奇叫住了她。

韩奇：“冷霜，等等。”

冷霜回头。

韩奇：“依你看，安妮塔有经过易容吗？”

冷霜挑了挑眉毛，沉静的回答：“除非她是生化人，否则，我相信没有。”

韩奇点了点头。

在冷霜离去后没多久。

韩奇伸伸腰。

“瑞秋，在最后的一个小时中，召集所有人回到会议室，综合所有资料，希望我们可以阻止伤亡。”

瑞秋：“好。韩大哥，你想这次有几朵兰花在这里呢？”

韩奇愣了一下：“谢谢你提醒我，我一直只感到一朵，只是，是哪一朵兰花，我不知道。我一直希望能和她们交上手，这次我不希望输。”

瑞秋：“以生命来作筹码，这三朵兰花，真是这般‘无心’吗？”

韩奇：“在这样疯狂、黑暗的世代，贪婪，死亡、欲望，把所有的人折磨得如此彻底。别问我，我曾经多么渴望我可以‘无心’。”

韩奇表现出他难得一见的沉重。

谁都有他伤心的故事，只是有人选择遗忘，有人选择不去记着罢了。

韩奇走出会议室。

会议室里只留下瑞秋一人。

瑞秋必须盯着电脑好久才能把所有影像记录看完。

第三章

韩奇走出了会议室，在宽阔的走廊走着，走廊上厚重的地毯可以看出这个国家的奢华，尤其在这个物质匮乏的年代。

韩奇是在进驻这里的时候就已经将这一幢大楼的地形深深印在脑海里了。

在韩奇思考的时候总是习惯走动。

他喜欢在走动时把心里解不开的事给想清。

而此时韩奇虽然没有特别想要思考的，但他却乐于借此来多了解地形。

长长的走廊，可以贯穿许多的房间，当然也免不了，韩奇必须经过安妮塔的房间。

韩奇一直相信直觉。

因为直觉曾经在许多危急的时刻救过他的命。

而打从接下这个案子，看见安妮塔开始，韩奇就一直有个直觉。

安妮塔十分特殊。

韩奇在思考，是该进去，或者他该等安妮塔出来？

韩奇无法偷溜进去，因为办公室不比住宅，没有太多地方可以掩护。

韩奇只考虑了一下，便现身走向安妮塔的房间。

韩奇敲了门，而后发现门把并未上锁，韩奇突发奇想，不等安妮塔的反应，便推门而入。

但才一推门，韩奇就后悔了。

因为韩奇一直希望自己的出奇不意可以发现一些破绽，但此时，出奇不意是有了，但只是惊奇，却没有“破绽”。

因为在韩奇的面前，竟是一具美丽的躯体。

安妮塔是名金发美女，那一直盘起的长发如今被轻柔的抛在肩后。

安妮塔有着完美的身段，如凝玉般的肌肤。

韩奇推开门之时，安妮塔似乎也吃了一惊。

安妮塔一转身便看见站在门口的韩奇。

韩奇傻了。

至少他希望安妮塔是如此以为。

其实韩奇的眼，正仔细的观察安妮塔每一寸肌肤。如果安妮塔是一名生化人，她应该有些许不同于人类的地方。不论机器再精致，总有些微的缺失。

韩奇一直这么想。

一会儿。

安妮塔由吃惊的表情转为放心。

安妮塔虽然面容平凡，但笑起来的笑靥依然十分甜美。安妮塔笑了。

安妮塔：“你要进来，或者只是站在那里看呢？”

韩奇一回神，笑了。

韩奇：“我可以进来吗？”

安妮塔：“你不觉得这句话应该在开门前就问吗？”

韩奇虽然开口问可否进来，却是在说话的同时，早就走向安妮塔，并顺手将身后的门给带上。

安妮塔是近乎全裸的。

因为此时的安妮塔，除了一件贴身的底裤之外，唯一的掩护就是那瀑长发。

在韩奇推门而入的同时，安妮塔可能正在换衣服，因为原先韩奇见过的那件套装此时正被堆在地毯之上。而站在办公桌前的安妮塔，手正压着放在办公桌上的另一套衣服。

韩奇的出现打断了安妮塔的动作。

安妮塔忽然放弃了她的衣服。

安妮塔将衣服一拨，在办公室上，找了一个打火机和一包烟。

安妮塔示意韩奇坐在办公室右侧的沙发。

安妮塔似乎打消了穿上衣服的打算。

安妮塔点了根烟。

韩奇突然觉得，女人抽烟或许不是一件坏事，至少眼前的安妮塔不论点烟的动作，点烟的姿势，吸烟、吐烟的样子，韩奇不得不说，他有点希望自己是那口烟，能在安妮塔的呼吸里。

安妮塔赤足走向坐在沙发上的韩奇。

安妮塔：“韩医生，我的样子还好吗？”

安妮塔的声音不再像早先听见的那般冰冷。

而此时她的问话里有好多温柔。而她会如此问，也正是因应韩奇此时的眼神。

打一进门韩奇就没让自己的双眼离开过安妮塔。

韩奇微红着脸：“太完美了。”

安妮塔一阵轻笑。

安妮塔：“韩医生看过的身体怕是不计其数，看来你真如传闻所说是个豆腐心肠的医生，你怕是没说过别人的不好吧？”

韩奇：“那是外人的误会，你的身段真是好得没话说。”

安妮塔又笑了。

安妮塔：“韩医生来找我是为了什么？”

翰奇：“没什么，只是例行检查，四处看看，你也知道，危机还没解除。”

安妮塔：“那对我来说不重要。”

韩奇：“怎么说？难道你不怕‘失心兰花’？”

安妮塔：“不是我不怕，只是我没有理由可以害怕。”

韩奇：“怎么说？”

安妮塔：“战争让我失去所有的家人，除了我自己，我什么都没有，在这样的时代，什么都是假的。今天重要的，明天可能就被推翻了，有什么需要不在乎？”

韩奇在刹那间心里有了些许的悸动。

原来安妮塔有着和自己相似的遭遇。

战争之下，谁不是呢？

韩奇叹了口气。

在韩奇失神的同时，安妮塔突然一倾身，脸颊向韩奇靠了过来。

安妮塔将她口中的烟，在近乎贴上了韩奇的脸的时候将烟轻轻的送进

了韩奇的嘴里。

这种如此近的距离，有着一种离奇的挑动。

它比真正贴上了脸来得令人悸动。

这一种可以呼吸到别人呼吸的距离，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刺激。在那二张脸颊间舞动着炽热与燥热，挑起一种本能的渴望。

在韩奇快要将那最后一缕烟吸入之际。

安妮塔的热唇就像那缕轻烟。

安妮塔的丰唇，吸吮住了韩奇的下唇。

韩奇没有反抗，虽然事情有些出乎他的控制之外。但这又何妨呢？

韩奇顺势将安妮塔的身躯拉进怀里。

韩奇的大手四处在安妮塔的肌肤上游走。

那种滑溜的触感如此自然，韩奇的手由双肩滑向背，溜过纤腰、丰胸，并要向修长的大腿而下，但却被阻止了。

安妮塔的手突然捉住韩奇的手，不让他的双手下滑，而是将韩奇那双厚厚的大手，轻轻拉起。

此时的安妮塔正跨坐在韩奇的身上。

安妮塔的身子坐直，不再贴住韩奇。她轻轻的捉住他的手，放在嘴上，亲吻。

安妮塔的吻如此柔软，韩奇恨不得将十根手指全数让她吃下。

但安妮塔没有亲吻他的手指，而是在掌心留下一吻后，将那双手，轻轻的放在自己的胸前。

让韩奇的双手，紧紧握住她胸前的那二团温柔。

“我喜欢你，握住这里。”

安妮塔轻启红唇，吐气如兰，呢喃的对韩奇说。

此情此景，韩奇如何坐怀不乱呢？

韩奇此时认为自己错了。

安妮塔是个人类，而非生化人。

不知是巧合抑或……

韩奇身上的通讯器响了。

韩奇等它响了第三声才回答。

韩奇：“韩奇，请说。”

韩奇捉住安妮塔的手，要安妮塔停止。

韩奇听了通讯器里的声音后：“好。我马上回去。”

关上通讯器，韩奇看着安妮塔：“对不起，我必须离开。”

安妮塔笑了。

安妮塔在韩奇唇上轻吻了一下。

安妮塔：“你快去吧！”

安妮塔离开韩奇的身上。

韩奇想开口说些什么，但被安妮塔制止了。

安妮塔将韩奇推向门外。

何须多说。

韩奇走出安妮塔的办公室。

急步走向会议室，刚才呼叫他的是瑞秋。

韩奇走进：“瑞秋，怎样？”

瑞秋：“这是税务局局长死前半个小时，所有的影像记录。”瑞秋将影带记录投影在墙上。

瑞秋让记录以快转的方式播放。

凡是有人和死者接触的部份，全部暂停。

这其中共有八个人。

包括和死者擦身而过的人都在其中。

瑞秋将最后一个和死者见面的人，画面定格。

瑞秋：“她是最后一个见死者的人。”

韩奇有些沉默。

画面上的是安妮塔，她将一份文件送给正要推门而入的死者。他们还有几句简短的交谈。

韩奇：“他们说了什么？”

瑞秋将声音播放出来。

死者：“安妮塔，关于这份文件总理有什么指示吗？”

安妮塔：“总理没有意见，他已经批准了。”

死者：“真是讨厌，现在都不能下班。”死者此时揉了揉头部。

安妮塔：“给你自己倒杯酒吧！”

死者：“是呀，该来杯马丁尼。你要吗？”

安妮塔笑了：“不用了。”

然后安妮塔走了。

往后的十五分钟死者走进办公室，再没有人和死者见过面。

直到发生爆炸。

瑞秋将影像结束。

瑞秋：“她是那朵兰花吗？”

韩奇：“她不是生化人。”

瑞秋：“你确定吗？”

韩奇：“我确定。”

传说中的失心兰花是生化人，所以基本上她们全是杀人机器，她们能做到杀人不眨眼。

瑞秋：“不是她，那会是谁呢？”

韩奇：“只好从其他人身上查起了。把马修找回来，确认那些人的身份，把他们全召集来。”

韩奇离开安妮塔的办公室后不久。

有一个男子由安妮塔的办公室里一闪而出。

那男子从容的走在走廊上。

他往楼下走去，宽大的楼梯里，他在四、五楼的楼梯和马修打了照面。

“马修，情形还好吗？你的气色看起来真差。”

马修十分开心的和“他”打招呼：“会吗？”

“我看你先回办公室去洗个脸，我先回会议室去，你马上来。”

马修：“好。我去洗把脸。”

那男子再往楼上走回去。

几分钟后马修来到会议室，一进门就发现许多人都到齐了。总理、韩奇、冷霜、瑞秋。

瑞秋依然守在电脑前面。

总理的气色似乎好了一些，像是小睡了一下。

马修推门进来，和所有人打了招呼。

韩奇：“洗了脸，气色不错。”

马修擦了擦额头上未抹干的水珠：“是啊。”

韩奇：“全到齐了。我们开始讨论。瑞秋，我们还有多少时间？”

瑞秋：“五十八分钟。”

韩奇：“冷霜，结果如何？”

冷霜：“如同韩奇所说，税务局局长就是一个‘人体炸弹’。我们检查了所有的尸块，但都没有任何炸弹的残骸，除了一个地方，那也是被炸弹炸得最彻底的地方。”

马修：“哪里？”

冷霜：“心脏。”

总理：“那是什么炸弹？”

冷霜：“目前还无法将它的成份分析出来。”

韩奇：“那么说来，我们根本无法确定，‘兰花’是不是在我们身边，或者她根本在远方，看着我们手忙脚乱？”

冷霜：“除非我们收集的炸弹碎片比较齐全之后，我们才能够确切的知道炸弹的成份。”

马修：“我们只能坐以待毙吗？”

韩奇：“我不相信这件事全无破绽，只视这个规则有多难找到。”

瑞秋：“我们不能灰心。马修局长，这是一些和税务局局长见过面的所有人的照片，我们要一一清查。”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马修花了二十多分钟将这些人认出来，并且将他们集合在一起。

马修安排那除了安妮塔之外的七个人全部在会议室旁的另一间办公室，使得会议室里只剩下总理、瑞秋、冷霜及韩奇。

最后的三十分钟，电脑上又开始连线。

电子邮件传来下文：

“总理先生，韩奇先生及各位防卫队的成员们：距离我们的约会，只剩下不到三十分钟……”

瑞秋在全文未出现完毕之前，立即飞快的输入字句：

“兰花小姐，总理先生希望你直接通话……”

字幕上又出现：

“小女子面容丑陋，不便见人，总理先生有话请直说……”

瑞秋继续输入：“接温博士至此的时间过短，无法执行……”

字幕传来：

“据温博士目前所在位置来估计，不会超过三个小时，总理显然无诚意。请收第二份礼物……”

字幕的最后依然是一朵蓝色的兰花。

会议室内立即隐入一片死寂。

总理：“她怎么知道……”

显然就如总理所说，温博士正确的所在地到这儿的车程似乎真的不超过三个小时的时间。

其实这应该也是可以推测得出来的。

因为 G 国是一个小国。

幅源不广，距离最偏远的地方也不过六个小时就可到达，姑且不论“她”知不知道正确的位置。

猜测的可能性也有百分之五十。

会议室的气氛有着一份难以言喻的凝重。

第四章

总理是首先无法忍受这种气氛的人。

总理拨了电话：“安妮塔，麻烦你帮我们送酒来。”

总理：“难道我真的必须把博士交给‘她们’吗？”

韩奇：“你相信‘她们’真的知道博士的所在地吗？”

瑞秋：“如果‘她们’真的知道，会不直接去找他吗？”

总理：“可是我们经不起更多的伤亡啊！”

此时会议室传来敲门的声音。

总理吼了一声：“进来。”

进来的是安妮塔，她带了些饮料进来。

总理：“给我一杯白兰地。”

安妮塔自一进门，就如同往常一般，脸上看不出任何不一样的神情，即使是在和韩奇四目相对的情况之下，安妮塔都没有其他的表情。

安妮塔将盛满了烈酒的酒杯道给了总理。

总理一饮而尽。

此时马修推门而入。

马修：“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瑞秋指了指投影在墙上的文字。

马修自然心情也沉重了起来。“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办法吗？”

马修拿起放在桌上的酒，以酒瓶就口，大口灌了几口。将酒瓶放下时嘴角还溢满了酒。

马修直接拉起袖子擦干嘴角。

马修：“七个人都集中在隔壁。初步查看，七个人都没有生化人的迹象。”

冷霜：“我去和他们谈谈！”

马修：“我再到其他栋大楼看看，我不信‘她们’真的可以杀人于无形。”

韩奇：“总理，或许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阻止她们，或许我们必须转向保护温博士……”

总理：“这一点，我必须和国王商量。”

瑞秋一直没有说话，因为她正十分忙碌的操作电脑。她试图找到电子邮件的发出地。

韩奇：“瑞秋，追踪得到吗？”

瑞秋：“我在试，因为她的讯号经过转接传送。我还需要时间。”

韩奇：“我们还剩几分钟？”

瑞秋：“三分钟。”

但死神却仿佛提前来到。

可以明显地由楼下传来爆炸的声音。

瑞秋看了看电脑：“是四楼的楼梯间。”

韩奇立即通知冷霜，即刻迈开脚步，向外飞奔。

总理则是站了起来，向外走去。

“安妮塔，知道是谁再通知我。我回办公室和国王通话。”

总理的脸上写满颓势。

会议室里只剩下安妮塔及瑞秋二人。

安妮塔走向墙角，瑞秋看不见的死角。

才数秒钟，会议室里刹时一片漆黑。

瑞秋：“怎么忽然断电……”

在瑞秋没有把话说完之前，另一个黑色的身影早已经向瑞秋偷袭而来。

漆黑的会议室只见电脑荧幕的余光，看见一个如针剂般的闪光向瑞秋的颈间一闪。

瑞秋是被击昏了。

那黑影将瑞秋扶向桌面，立即操作着电脑。

只见黑色身影飞快的敲打键盘，电脑荧幕正在执行那些指令，接着黑影拿起连接电脑的一个电子手套，黑影将瑞秋的右手套进套子。

之后那黑影再度对电脑下达一连串指令。

黑影举起右手，令人吃惊的却是，那右手居然可以变形，变成一个可以插入电脑的终端机里的扁平状。

电脑荧幕不断跳动，像是资料被盗取般。

此时在瑞秋身上的通讯设备却传来声音。

“瑞秋！瑞秋……”

那黑影只犹豫了几秒钟。

“冷霜，快回去，瑞秋可能出事了……”

黑影立即离开电脑。

趁着夜幕，打破一只防弹的厚玻璃。

像有物体从内向外逃去。

韩奇才刚踏进会议室，便发觉会议室内一片漆黑，只有电脑荧幕的光芒闪烁。

韩奇凭着印象，向电源开关处的角落走去。

只是韩奇却被绊倒，让跟在韩奇身后的冷霜，吃了一惊。

冷霜：“韩奇！”

韩奇：“我没事，我只是被绊倒了。”

韩奇只花了几秒钟便起了身将电源打开，让会议室里重现一片光亮。

韩奇才知道绊倒他的，竟是倒在地上的安妮塔。

冷霜跑向瑞秋的身旁，扶起瑞秋，检查她的生命迹象。

韩奇则是抱起倒在地上的安妮塔，将她平放在会议桌上，探试她的脉搏。

韩奇：“瑞秋没事吧！”

冷霜：“没事，她只是昏了过去。”

韩奇：“安妮塔也是。”

韩奇走向瑞秋，将瑞秋抱起，也一同放在会议桌上，并且伸起手在瑞秋的身上，四处拍打。

这是传说中的中国古代经脉学。

可以借着经脉穴道的拍打，让瑞秋尽快清醒。

果然没有几秒钟，瑞秋就已经眨着眼苏醒了过来。

韩奇：“瑞秋……瑞秋……”

瑞秋微弱的声音：“韩……奇……”

瑞秋似乎不习惯灯光直射进眼里，伸出手掩了一下光线，并试图坐了起来。

瑞秋，“我的脖子……”

韩奇：“你别动，有没有什么地方不舒服？”

韩奇以一个合格医生的专业，在瑞秋的颈部后方仔细查看，发现了一个极细小的伤口。

冷霜：“韩奇……你们看……”

冷霜指着电脑荧幕。

此时天空飘起雨，夹杂着微风，从被打破的玻璃窗子飘了进来。

冷霜连忙走向窗子向外探，除了那跌落的玻璃散落在地面上之外，什么也没看见。

韩奇观察了一下瑞秋的伤口，并且由身上取出一种侦测器，采了一滴瑞秋的血做测试。

直到发现瑞秋身上有些微的麻醉药品之外，并无其他的问题，韩奇才放心。

韩奇帮瑞秋坐了起来，来到电脑前面。

瑞秋：“‘她’要偷取防卫队的机密资料……”

韩奇：“看看‘她’偷了多少。”

瑞秋：“看情况是十分少，光是花在进入终端机的时间就要好几分钟，‘她’一定是来不及了。”

韩奇：“把情况通知总部，叫他们立刻更改所有的资料。”韩奇说着，也望了望窗口。

冷霜：“这么高的楼，‘她’真的有办法离开吗？”

韩奇：“我们对‘她们’知道得太少了。”

韩奇要冷霜拿点东西将窗子挡住。

韩奇：“瑞秋，刚才只有你和安妮塔在这里吗？总理呢？”

瑞秋：“总理回他的办公室了，说要和国王连络，商量有关博士的事。”

韩奇：“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瑞秋：“总理离开后，安妮塔和我留在这里，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停电了。我似乎听到安妮塔倒在地上的声音，而后我就失去知觉了。”

韩奇来到安妮塔身边，发现安妮塔的颈后就如同瑞秋的颈后一般，有一个微细的小伤孔。

韩奇便使出和刚才施展在瑞秋身上相同的手法，把安妮塔弄醒。

韩奇那有些模糊的脸是首先映入安妮塔眼中的景象。韩奇的声音像是来自遥远的那一方：“安妮塔，醒醒，你有没有其他地方不舒服？”

安妮塔猛坐起身，但出乎意料之外的，安妮塔是趴向韩奇的怀里。

安妮塔：“我的头好晕。”

韩奇拍拍安妮塔的后背。

“没事了，你只是被麻醉了，现在没事了。”

韩奇的举动让一旁的人傻眼。

但冷霜和瑞秋什么都没说。

韩奇将安妮塔扶下了桌子。

韩奇很快就发现安妮塔没事，安妮塔也立即发现室内还有二个人在。

安妮塔恢复原有的样子，离开韩奇的怀抱。

韩奇：“安妮塔，请你把总理给请来。”

安妮塔顺从的离去。

安妮塔关上门后，冷霜说：“韩奇，她或许不是敌人，但也不是朋友，我不希望你让自己陷入任何有危险的情境。”

韩奇：“我会注意的。”

冷霜的话的确说中了韩奇的心。

瑞秋忙了好一会儿才将资料处理完。

此时总理及安妮塔也一起进来了。

总理的脸色有多难看是可想而知的。

在众人开口之前，冷霜说：“安妮塔，对不起，我们现在要开会，请你出去的时候将门锁上，谢谢！”

若不是和冷霜共事这么久，怕有许多人都会觉得冷霜的话里有些微的醋意。

因为冷霜的话永远是那般冷酷、理性、强势。

安妮塔没有表现出异议，安静的离开这间办公室。

总理：“安妮塔跟了我这么久，你们不会怀疑她吧！”

冷霜：“不是我们多疑，只是凡事小心点好。”

韩奇：“刚才出事的人，是……马修局长。”

总理这次是真的跌坐在椅子上了。

“什么？”

总理的吃惊是可想而知的。

在马修局长遇害前所有的时间几乎全是和众人在一起的，除了在找寻那正在隔壁的那七人之外，马修的行动十分受限。

是谁呢？

难道真的是那七个人之中的一个吗？

“她”的手法又是如何呢？

杀人，竟能如此轻易！

令人如此费解。

冷霜：“在我和韩奇赶到楼下去的时候，瑞秋及安妮塔也在这间会议室内受到攻击。”

总理：“攻击瑞秋和安妮塔，那原因是什么？”

冷霜：“‘她’是为了瑞秋电脑终端机里面有关防卫队的资料。”

总理：“那‘她’得手了吗？”

冷霜：“还好我们立即赶回来，总算没事。”

总理：“马修……的情况……有比较……”

谁都不愿再提起第一次看见那么多尸块现场或影片的情况，所以总理的话虽说得断断续续，但是众人还是能听得明白。

冷霜：“差不多……现场已经在做整理及检测了，有什么情况我们会立即得知的。”

此时会议室里防卫队员专用的通讯系统传来了通话的声音。

“副队长……”

“我是韩奇。”

“马修局长的尸体上找到了半个炸弹……”

冷霜不等对方回答便插话：“我立刻到化验室去。”

在韩奇的同意下，冷霜立即向位在三楼的临时化验室而去。

韩奇向总理说：“已经找到部分的炸弹，现在冷霜赶着下去做进一步的化验。炸弹的谜题马上就可以解开了。我不相信任何人能杀人于无形。”

总理：“我和国王商量过后，如果这件事在三个小时内没有办法完美结束掉，国王会出面处理。”

韩奇：“我们也希望能尽快将这件事解决。”

和韩奇分开后，总理直接走向回办公室，这对总理来说真是难熬的几个小时。

韩奇找人把会议室的玻璃修好，并且找了两个防卫队员陪着瑞秋。此外还分配出部分人力去询问隔壁的七人。

韩奇可不希望再有攻击落单的瑞秋的事件发生。

韩奇离开会议室，此时他是真的需要借走动来帮助他的思考了。

韩奇不由自主的又走向了安妮塔的门口。

在转角处，韩奇听见了门关上的声音。

韩奇急步探前，却只发现空荡的长廊。

会是韩奇听错了吗？

但韩奇自小受武术的训练，不论是人类任何方面的体能都比一般人好，韩奇几乎可以确定有人自这走廊上的一个办公室走了出来。

韩奇不死心，再往前跑过下一个转角，但却依然空无一人。

而就在韩奇有些疑惑的同时，安妮塔的办公室又传来开门的声音。

韩奇侧过身子，贴在墙上，偷偷观察。

但在韩奇来不及斜眼偷窥的时候，从安妮塔办公室走出来的人已经走向韩奇这个方向的走廊，而且和韩奇仅有一个转角的步履之距。

韩奇的身体像是蓄势待发的狮子。

韩奇有了搏击的准备。

第五章

韩奇提起来人的手，立即一个过肩摔，将来人丢个老远，立即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

“啊……啊……啊……”

韩奇说时迟，那时快，立即发现来者不是旁人，而是安妮塔。

一个翻身，在安妮塔的身子未落地之前，韩奇早已快如闪电的向地板一滑。

韩奇精准的抱住从空中落了下来的安妮塔，安妮塔的身子结实的落在韩奇的怀里。

安妮塔惊魂未定的望了望韩奇，才开口：“怎么是你？”

韩奇：“这是我的问题，怎么是你？”

安妮塔：“我……”

韩奇：“我……”

二人同时开口，不禁同时泛起微笑。

韩奇：“你先说。”

安妮塔：“我是听见了外面有声音，就想出来看看，而且我也该准备总理和国王的会谈等工作……”

此时的安妮塔是紧贴着躺在地毯上的韩奇。

这么近的距离让安妮塔身上所弥漫的香味刺激着韩奇的每一根神经。

韩奇是如此难以忽略安妮塔那充满诱惑的躯体，尤其此时安妮塔正贴着韩奇。

贴得如此之近。

韩奇望着安妮塔如花的笑靥。

安妮塔说：“我们要这样躺着说话吗？”

韩奇笑了。“当然不是！”

韩奇扶着安妮塔站起来。

安妮塔：“你是来找我的吗？”

韩奇：“我……”韩奇微红着脸。

安妮塔：“好闷，我们上楼去走走，好不好？”

安妮塔挽着韩奇的手。

韩奇点点头。

二人往顶楼走上去。

顶楼的大门往外一推，立即引来冷冷的空气。

顶楼空旷的阳台，下着雨丝。

韩奇：“外面下着雨。”

安妮塔不理睬外面的风雨，直接跨进风雨中。

雨丝落在安妮塔的发丝上，安妮塔双手上扬，捧起飘落的雨丝。“你要来吗？”

此时的安妮塔像个顽皮的孩子，如同孩童般纯真。

韩奇也笑了，走进风雨里，将门关上。

安妮塔贴进韩奇的怀中。

韩奇：“我已经好多年没有淋过雨了。”

安妮塔抬起头，望着韩奇，手抚摸过他的脸颊。

安妮塔：“你有酒窝，好可爱。”

在韩奇不经意的同时，安妮塔在韩奇的脸颊上一个轻吻，即刻滑出韩奇的怀里，甩掉脚上的高跟鞋，解开那长发，将套装外套抛向一旁。

安妮塔像个小女孩，往阳台上一洼洼的积水上跳，溅起水花，口中发出轻叹及如铃般的笑声。

韩奇只得望着眼前的这个金发美女，在雨水中嬉戏。

安妮塔在远远的地方向韩奇招招手。

韩奇拾起安妮塔的外套慢慢的走向安妮塔。将外套撑起，掩在安妮塔

的顶上。

韩奇：“怎么像个孩子，也不怕生病。”

安妮塔的衬衫因雨水早已变得透明，并且紧贴在身上，安妮塔的双手环住韩奇的腰。

安妮塔：“我不会生病的，你也湿透了。谢谢你，我好开心。”

不等韩奇回答，安妮塔垫起脚尖，将唇吻上韩奇。

安妮塔的唇是柔软。甜美的，如蜜般香醇，引诱着韩奇无法自制。

韩奇不由自主的反应，任由那原本撑起的外套散落在一旁。韩奇不停的吸吮，渴望撷取那源自安妮塔口中的芬芳。双手在安妮塔的身上游走。

韩奇的手将安妮塔的衬衫自腰际拉出，让手掌贴着安妮塔的上半身游走，雨水让肌肤变得有些凉意。韩奇很快的将衬衫上所有的钮扣解开。

安妮塔的声音转变为低喃。

安妮塔扯开韩奇的衬衫，在他的胸前散下一连串的吻痕，让韩奇如此痛苦的低吼。

韩奇由喉咙深处发出低吼：“安妮塔。”

安妮塔这才停止住所有的动作，对着韩奇说：“要我，韩奇。”

韩奇的双眼有着异样的光芒，韩奇将安妮塔抱起，往前走二步，靠到阳台边的围墙，韩奇将安妮塔放在矮墙的平台坐着。

这时即使以韩奇近一百九十公分的身高，安妮塔也可与之对视。

雨似乎下得更绵密了，只是二人都无视于这场风雨的冷冽，因为他们如同那熊熊的烈火，无法自抑。

韩奇摔摔头，让雨丝自发稍飞落，仰天而视，漆黑的天空不见一丝星光，只有灯光映照下的雨丝如发亮的雨柱，点点打在脸上。

不知是否希望雨丝能唤醒自己？

一低头，望进安妮塔柔情的双眸。韩奇如同一只勇猛的野兽，推开安妮塔肩上的衣服，双手捧住安妮塔胸前柔软处，低着头轻吻。

这甜美的折磨，令安妮塔也难掩兴奋的叫了出声：“咬我。”韩奇依言轻咬住那细致的肌肤。

就在二人隐入这情迷意乱的甜蜜之境，身后却传来一声巨响。

顶楼的大门被踢开。

一个曼妙的身影急奔而来。

韩奇自走廊上听见的声响无误，的确，在走廊上出现一个美丽的身影，但因为怕被发觉，急奔向转角，令韩奇无法追赶上。

再加上安妮塔的出现让韩奇分散了追赶的意念。

这个美丽的身影，全身穿着一件黑色紧身衣，将那曼妙的身段一一凸现出来，修长的四肢，轻盈的身段，且留有一瀑又黑又长的及腰发丝在黑暗中都能闪闪发亮，小巧的脸庞，有着凝脂般细柔肤色，眉上的刘海下，细细的双眉，明亮的大眼，高挺的鼻子，丰满的双唇，像极了黑发的娃娃。

只是如同太过逼真的娃娃，是足以使人畏惧的。

这个娃娃有着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感觉，因为她的双眼透着一股寒气，仿佛想射透人心。如果她的眼光可以杀人，那么所有的生物必定难以幸存。

这黑衣女子，自摆脱韩奇之后立即往楼下飞奔，像是十分熟悉这里的地形一样，黑衣女子往特定的地点而去。

黑衣女子闯进了一间办公室，黑衣女子没有掩饰自己到来的意思，所

以她是直闯而入。

办公室内有着是一群忙碌的人员。他们全是防卫队的组员，而这里就是他们临时的化验室。

此时所有的人都忙着进行马修局长尸体上取得的炸弹残骸做化验。

即使是冷霜也一样。

黑衣女子自入侵之后，似乎意图明显。

她捣毁桌上所有的一切。

不知何时，黑衣女子手上多了一种弹药的发射器，而她一进门立即对着桌上的仪器一阵扫射，让桌上的所有东西立即燃起火苗。

只有短短的数秒，桌上的东西全付之一炬。

黑衣女子看着火苗燃起，她似乎想等着看所有的东西被销毁。

而冷霜自然不可能放过这名黑衣女子。

冷霜不管手上正套着手套，立即快步上前，对黑衣女子发动猛烈的攻击。

黑衣女子似乎不在意冷霜的攻击，她轻巧闪躲着冷霜挥打的双拳及试图踢中小腿的脚法。

只要数十秒，桌上的火焰可以明确知道黑衣女子所做的破坏完全正中目标。

黑衣女子正确的闪躲拥有武术段数极高的冷霜的拳脚令冷霜十分吃惊。但冷霜未曾停手。

黑衣女子往门外奔去。

冷霜急追在后，在追赶的途中，冷霜也不断抛开身上多余的衣物如手套。大衣等。

黑衣女子脱逃的途境似乎是往顶楼逃逸，冷霜一旦除去身上多余的衣服及装备，立即变得灵巧了许多，在挥出一拳落空之后，冷霜趁楼梯转角的奔跑速度较慢，由低处向位在高处的黑衣女子一跃。

冷霜希望能扑倒黑衣女子。

但冷霜依然落空。冷霜受过国际组织最严格的训练，即使未曾扑倒对手，冷霜亦捉住黑衣女子的脚踝，用力猛一拉，希望能将黑衣女子拉住向下抛，以使能捉住黑衣女子。

但出乎冷霜意料之外的是，冷霜这一拉，没能将黑衣女子抛开。

反而黑衣女子只是一停顿，立即自冷霜的掌中滑过。

冷霜有些吃惊，但绝不意外，冷霜绝不浪费自己的所有反应，她立即爬起身，往黑衣女子的身后亦步亦趋的追赶。

冷霜这奋力的一扯并非完全没有用处。

因为冷霜发现黑衣女子的行动慢了下来。因为刚才冷霜这一拉，似乎拉伤了那黑衣女子的脚踝，只是她快步的奔跑，让冷霜无法仔细看清楚。

冷霜从身上取出了她随身携带的武器，只是追奔间，冷霜又花了数秒的时间再将子弹上膛。

而那黑衣女子已经跑上了通往顶楼的大门，黑衣女子一手推开了大门，显然一般的锁对她来说，全是毫无作用的。

黑衣女子一踢开顶楼大门，步上阳台，身后立即传来数声枪响。

而此时的黑衣女子则是惊动了正在阳台边的韩奇及安妮塔。本能的，在大门被踢开的那一刹间，韩奇便已丢下安妮塔，将安妮塔掩在自己的身后，

韩奇转身想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韩奇看见了黑衣女子，即使在这么漆黑的夜色里，韩奇依然可以仔细的看清黑衣女子的模样。

这黑衣女子着实美丽得令人无法逼视。

但黑衣女子身上的杀气及冷冽如同她的美丽一般，令人无需置疑。

看见韩奇，黑衣女子迟疑了数秒钟，而身后冷霜的追杀，又随即赶到。

黑衣女子不再迟疑，她向韩奇的方向迈开大步狂奔。韩奇没有任何惧怕之色。

韩奇也快步迎上前去。

韩奇这起步的数秒中，已一连向黑衣女子身上拍出了十余掌，而且似乎每一掌都正确的拍上了黑衣女子的身上，但是黑衣女子完全不为所动。

这不禁令韩奇吃惊。

韩奇及宋龙翔自出娘胎立即受到一位高人的指导，学习武术，他及宋龙翔的童年生活全是一连串痛苦。难练的武学，而自从离开恩师之后，韩奇及宋龙翔也拥有一身高超的武艺，几乎无人能挡。

但是此时对黑衣女子来说，那却全然毫无半点用处，韩奇所击出的每一拳都像是落入海中的雨丝般，消逝得无影无踪。

黑衣女子竟有如此高深莫测的武术，令韩奇无法置信。

但韩奇并不恐惧，黑衣女子显然完全不受韩奇所拍出掌力的影响，但韩奇在和黑衣女子交会的那千分之一秒中，已正确无误的扣住黑衣女子的右手。

韩奇捉住的猛力，让他及黑衣女子的身子微微抛起，形成了一个圆，离心力让二人的步履停了下来，也让二人的位子做了变动。

原本韩奇面对黑衣女子，韩奇在黑衣女子的右手边交会而过，但此时二人对峙，黑衣女子却站到了韩奇左手的位子。

雨是无情的下着，韩奇和黑衣女子交会的同时，冷霜也已赶上了阳台，但韩奇及黑衣女子陷入缠斗，让冷霜手中的枪枝根本无法使用。

冷霜不能冒着射杀到韩奇的危险做下冲动的决定。

尤其黑衣女子一身黑色的紧身衣，及一瀑长发不停飘动；而韩奇虽是上下的衣裤装，但却也一样是一身黑，而下着雨的天空完全没有一丝光芒。

阳台上全凭几盏不算太亮的灯光在照耀。

韩奇的攻势，让黑衣女子不得不只是闪躲。

韩奇的攻势让黑衣女子无法一一闪躲，但韩奇的所有拳掌却又对她毫无功效。

就在他不知是否该继续缠斗的同时，因为韩奇明白若是如此无止尽的攻击，韩奇的体力必走会消退，而此时韩奇听见冷霜大喊。

冷霜：“她不能用拳脚攻击，韩奇你要试试武器。”

韩奇这才想到，但他往身上一摸，竟然发现自己身上没有任何武器。

韩奇不禁懊悔自己的糊涂。

冷霜发现韩奇未曾动用武器，这才大喊。

冷霜：“韩奇，停止。”

韩奇明白冷霜是要韩奇分开二人的距离好让冷霜得以射杀她。

韩奇一有空档，黑衣女子立即向后连翻，让冷霜的武器从她身旁擦身而过。

黑衣女子站定身子之际冷霜却无法扣下扳机。

因为此时黑衣女子正捉住安妮塔，而她手上的武器正抵着安妮塔的太阳穴。

韩奇大声叫：“冷霜！”显然他十分害怕冷霜有任何动作，一定会伤及安妮塔。

韩奇是懊悔的，因为他太大意了，此时黑衣女子手上所拿的武器是韩奇的。刚才韩奇和安妮塔在墙边亲热之际，韩奇的武器被解开在一旁。

韩奇：“你是谁？”

那黑衣女子并未回答。

韩奇双手举起，趁着和那黑衣女子说话之际，往前跨了二步。

韩奇：“你是‘失心兰花’中的哪一位？”

黑衣女子并未理会韩奇的话，她扬起手上的武器往韩奇及冷霜二人警告式的开了二枪，并且趁着空档的时间，带着安妮塔往围墙上一跃，这急得韩奇迈开大步趋前。

黑衣女子眼见韩奇仅距二、三步之遥，便将安妮塔往韩奇方向一推，她自己则顺势往后一跃。

韩奇一张手，接住了安妮塔。

冷霜走近围墙望着黑衣女子。

韩奇：“安妮塔，你快回屋内。”说完顾不得安妮塔，韩奇也望向墙外的黑衣女子。

只见黑衣女子的身子往下一跃。

风雨中，只见黑衣女子如同展翅的飞鹰，完全不在乎这十层楼的高度。

韩奇说什么也不能让黑衣女子就此逃脱。

韩奇和冷霜一对望。

毫不犹豫。

韩奇抽出腰际的一条软绳，往墙上一跨立即紧锁住墙壁，韩奇和冷霜互携手，往十层高楼下一跃。

细绳的高度仅有约莫五、六层楼的高度。

韩奇抱着冷霜松掉腰际的细绳，受过最苦、最严格的武学训练，这五、六层楼的高度对韩奇来说，并不困难。韩奇抱着冷霜一落地。

黑衣女子已经在数十公尺之遥。

韩奇顾不得冷霜，冷霜的武学底子不似韩奇深厚，就速度上较吃亏。

韩奇向黑衣女子的方向急追。冷霜紧追在后。

G国的地形接近山区，此时的黑衣女子便是往远处的山区直奔。

此时韩奇更深刻地认为，这黑衣女子便是“失心兰花”三人之一。

因为她身怀惊人之体能。

自十层楼的高度一跃，黑衣女子如同鸿鸟般翩然展翅而落。而韩奇及冷霜与之交手，不论拳、掌，对黑衣女子竟毫无作用。

这些迹象在在表示，黑衣女子绝非人类，而极有可能是一名生化人。

下着丝雨，黑衣女子在山区乱石岩间飞奔自如，韩奇尾随其后。这雨似乎有越下越大的趋势。

黑衣女子一路往山顶上飞驰，但出乎黑衣女子意料的是，山顶上居然少有乱石或山洞，更别提有可供藏匿的树林，而是一个像是被切割过的大平台。

黑衣女子一蹙眉，往另一边的山崖一望，黑幕中却也难看得清。

而一直死命追赶的韩奇此时也已登上平台。

黑衣女子此时有进退两难的苦恼。

韩奇此时身上没有其他武器。只有一把惯用的软剑，这是韩奇从不离身的武器。

银色的剑影在黑幕中自有一种冷冽的美。

韩奇一出手便是苦学多年的招式，这套剑招是韩奇难得施展的。因为韩奇，如世人所称，“医生”，俗语说：医者父母心。

韩奇向来不轻易使用绝技，怕害人过重。

但面对黑衣女子这般“超人”的体能，韩奇别无选择。韩奇使出捷迅的步法，配合手上如银蛇般的软剑，如迅雷般的划上黑衣女子。

黑衣女子只有刹时间的迟疑，软剑竟已划过黑衣女子的左肩、黑衣破裂，可见雪白的肤色，但却未见血色，但见一抹黑色的光芒。

这一剑，证实了黑衣女子的身份。

黑衣女子是一名“生化人”。

生化人，具有人类的外观，其惟妙惟肖的程度，就如同一名人类，有毛发。有皮肤。

而且肤触绝不逊任何一名妙龄女子。

但他们终究只是科技下的产物。

他们没有血液，没有骨骼。

皮肤也只是一层高科技的脂类。

在他们身上，另有二项特征，一是他们身上尤其在头部一定有一个主记忆体，让他们得以思考及动作，如同人类的大脑。而另一点，他们身上必定有一个可以接收电源的开关，这是让他们得以补充能量的方式。

韩奇可以肯定安妮塔并非生化人，也是根据这二点，在安妮塔身上，韩奇没有找到“开关”。

韩奇这左肩的一剑，看似占了上风，但却也着实令黑衣女子恼怒。

黑衣女子的双眼像是一团火焰。她开始全力反击。黑衣女子扬起右手上的武器，向韩奇射来，韩奇若不是出奇不意的向前往黑衣女子的面前狂奔，并以手中的软剑护身，舞出一身足以笼罩全身的剑芒，怕是早已中弹。子弹的声音落在软剑上，一一弹开。

软剑能是韩奇的贴身物，自是有些渊源。

这软剑，剑身为银白，看似锐利无比的白钢，但实则不是，而是一种经过近百次淬炼，打造而成的合金剑身，正如古云般：无坚不摧。

这把软剑，虽不知是否有如神器，但也不离八九，而这把剑更是韩奇及宋龙翔二人的师父所亲自打造给韩奇所用的，所以韩奇绝不离身。

黑衣女子连发数十枪，却无一枪能伤及韩奇。而为防韩奇的剑锋，黑衣女子更有步步后退的败势。

眼见这黑衣女子将跌人身后的山崖。

步步险着。

第六章

话说，韩奇步步迫使黑衣女子后退。

但碍于剑圈所需耗费的精力，和韩奇渴望留住活口的决心，韩奇算准了黑衣女子所仅存的最后一只弹药，韩奇收回剑圈。

韩奇剑锋一转，往黑衣女子的胸前又是一刺。

黑衣女子，双手一接。

硬是接下了韩奇的一剑。

韩奇有深厚的武学基础，他的力气早已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而此时黑衣女子不仅双手接下了韩奇那锋利无比的软剑，更以惊人的力气止住韩奇的剑势。

二人各自坚持，韩奇受制于黑衣女子，只好再施展脚下功夫。

这平台本是十分宽阔，但在二人的比划。游展之下，相形却也不见宽裕。

黑衣女子的脚法不似韩奇的俐落。

但黑衣女子那不怕痛，不怕打的身躯，不论韩奇用多大的力气往她双足上踢，都未见其效。

这你来我往已经历时五。六分钟。

韩奇的额上，已难掩汗水直流，在体能上韩奇是吃了大亏。

韩奇不禁暗自希望冷霜能快点赶上来。

就在此时。

黑衣女子，竟在韩奇体力略吃为不消之际，以左手握住剑身，空出右手。

黑衣女子以她的右掌狠狠地往韩奇的左肩上一拍。

韩奇整个人往后退了三步，软剑也自黑衣女子的左手中滑出，韩奇的口中喷出一大口的鲜血，整个身子跌向后方的一块巨大的石岩上。

鲜红色的血液，随着韩奇往后一跌的身体，在飘雨的半空中，划出一道弧形。

韩奇的身子这一跌，跌上了巨石，可说是腹背受创，但也还好是这一块巨石，否则难保韩奇不会跌落到平台边的山崖底下去。

黑衣女子望着韩奇本想再动手，但却发现韩奇早已昏迷过去，口中连接冒出了好些血液，黑衣女子的左手也因软剑划过而有一道很深的裂缝。

或许是因为黑衣女子也负伤，所以黑衣女子并没有再去理会躺在巨石上不知生死的韩奇。

黑衣女子用右手扶住那受伤的左掌，未再停留，便消失在大雨之中。

雨似乎有越下越大的趋势，韩奇昏迷在大石上，那鲜红的血，染满了平台。

韩奇看起来像是死了一般。

这也是冷霜赶到时的感觉。

冷霜：“韩奇！”

冷霜好不容易上了平台，却看到倒在血泊中的韩奇，冷霜的脸上有了未曾见过的伤心。

冷霜一跪地，双手抱起韩奇。

冷霜的泪立即潸然而下。

因为韩奇的身体是如此冰冷。
冷得让冷霜那颤抖的手无法找到韩奇的脉搏。
冷霜哭了。
冷霜美丽的脸庞不再是平时的冷酷，无情。
冷霜的手，抚过韩奇的脸。
冷霜大声的哭：“韩奇，你不能死，韩奇，韩奇……”冷霜的呼唤中有着一份深情。
冷霜爱韩奇吗？
除了同事之间共患难共生死的情谊之外，有那些许的情爱吗？
或许不只是外人不知，韩奇不知，恐怕连冷霜都不知道。
冷霜的热泪在冷冽的雨水中滑落。
冷霜抱住韩奇的头往自己的怀里拥着。
冷霜第一次发现自己的情感。
冷霜是喜欢韩奇的。
冷霜第一次如此自觉。
冷霜的心里是如此大声的呼唤：“韩奇，你不能死，不能死。在我来不及告诉你爱你之前，为我活下去，韩奇，求求你，回答我……”
冷霜如此痛恨这场无止尽的雨。
为何这天永远无法只是晴朗的蓝天，竟是这般死寂的黑夜。
静，让冷霜连自己的心跳声都无法感受到。
难道韩奇的死会带走冷霜的求生意志？
冷霜的哭泣是如此绝望，如此哀伤。
冷霜捧起韩奇的脸。
冷霜的心如此纠结。
她从来没有这么近，这么自在的贴近韩奇。
冷霜抹去韩奇嘴角的鲜血。
冷霜的手轻抚过他的唇。
冷霜的泪又和着雨水滴在韩奇的脸上。
冷霜感受不到韩奇的体温。
冷霜的唇，义无反顾的贴上韩奇的唇。
不在乎那血的味道。
冷霜只想，只想品尝韩奇生命最终的一刻。
痛，如同那无孔不入的雨；风，攒入冷霜的每一个细胞，每一根神经。
是那天神感到了冷霜的痛苦，或者是冷霜的深情一吻唤回了奇迹。
冷霜的一吻，吸出了韩奇口中的血液，让韩奇的口中吐出了口气。
冷霜连忙在吃惊之余，吸出那口中的血，让韩奇能自己呼吸。
韩奇连咳了二声。
冷霜的吃惊与喜悦是可想而知的。
冷霜笑了。
冷霜摇晃着韩奇的身体。
冷霜：“韩奇，你没死，太好了，太好了，韩奇。”
此时冷霜的通讯器里传来呼叫的声音。
“冷霜，你在哪里？”
冷霜是如此开心，立即回复。

此时韩奇虽未死，但生命迹象如此薄弱，如果不马上得到救助，必死无疑。

冷霜抱起韩奇的身体，往山下走。

防卫队员也在往山上的途中。

韩奇回到 G 国，立即被送到最好的医疗设备的所在地，有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地点竟然是在 G 国的领导中心，也就是被封锁的行政大楼中。

韩奇立即被送入 B 栋大楼中由皇家专属的楼层中的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里有着所有目前最精良的医学设备。

韩奇能顺利存活下来，除了归功于得到最好的照顾之外，冷霜及防卫队员的及时抢救也有莫大助益。

冷霜回到 B 栋大楼，看着韩奇被推入医疗室中，冷霜二话不说，立即回到瑞秋的所在处。

也就是总理办公室旁的那间会议室。

瑞秋：“冷霜，韩奇还好吧？”

冷霜：“已经有人在照顾他，情况要等到详细的检查后才知道。”

冷霜在回到这里之前早已和瑞秋连系过，请瑞秋和总部的老爹连络。

冷霜收拾起发现韩奇时的激动。

仿佛往常一般的一脸漠然。

冷霜接着问：“瑞秋，老爹那边有什么消息？”

瑞秋：“老爹说龙翔的事情已经结束，会立即赶来支援我们。他大概还有二个小时才会到达。”瑞秋望了望计时器。

冷霜：“那距离下一个炸弹还有多久？”

瑞秋：“只有四十五分钟。”

冷霜：“那根本来不及。”

瑞秋：“是啊！还有，韩奇到底是被谁所伤？”

冷霜：“瑞秋，还是请你帮我连络老爹，我去找总理过来，这些事我们一起理出个头绪看看。”

瑞秋立即透过电脑，试图和老爹连线。

冷霜则是启动会议室的电话，她先拨了安妮塔房里的电话。

但电话一直没人接。

冷霜有些好奇。

冷霜放下了电话，索性自己走出会议室去请总理。

而一踏出会议室，冷霜便差点撞上一个人。

安妮塔。

安妮塔正急忙的往会议室走。此时的安妮塔早已由适才那一身的湿透，换为舒适的衣物。

安妮塔一脸素净，那披散的长发未挽起，看起来还有些湿润。

安妮塔一见冷霜劈头就问：“冷霜小姐，韩奇呢？他在哪里？”

安妮塔的焦急看在冷霜的眼中，有些不舒服的感觉，但冷霜以一贯冷静的口吻回答：“他被送进医疗室里治疗，情况要等一下才会知道。”

安妮塔连忙往韩奇所在的楼下飞奔。

冷霜看着安妮塔消失在走廊，那因为奔跑而摆动的长发，在空中扬起一个优美的弧度。

冷霜刹时间突然想，自己若是一样长发披肩那该有多美。

冷霜很快的摆脱这个问题。

冷霜走向总理的办公室。

冷霜及总理和瑞秋在会议室里透过电脑连线和防卫队的老爹一同对话。

透过电脑，那一脸和气的老爹立即与众人对话。

冷霜：“老爹，这位是总理先生。”

冷霜向老爹介绍。

老爹和总理二人寒暄了几句。

总理：“博士，目前韩先生人身负重伤，这该怎么办呢？”

老爹：“我看过医疗小组给我的资料，依韩奇的身体状况来说，这伤应该不致于让他丧命，只是要花点时间休养，就冷霜转述给我听的，出现的那名黑衣女子很可能就是‘失心兰花’之一。她虽然伤了韩奇，但依韩奇的身手来说，黑衣女子可能也有部分损伤。这可能可以给我们一点时间，好让龙翔赶过去。”

总理：“飞龙队长要赶来？”

老爹：“他已经在路上了，大约再一至二个小时内就……”到了。”

冷霜：“老爹，那黑衣女子是‘失心兰花’中的哪一个？”

老爹：“就你所形容跟传说中的三朵兰花中相对照，除了‘碧兰’是短发之外另二人都是长发，她们三人又都是东方女子，她可能是‘雪兰’也可能是‘雨兰’，我们无法断定。”

冷霜：“她们三人全都是生化人吗？”

老爹：“传言中她们三人中都有过人的体能，所以外界一直认定她们是经过魔王改造的生化人。”

冷霜：“她们有什么弱点？”

老爹：“魔王本身就是顶尖的科学家，以目前生化人的科技来看，谁也不知道魔王所创造的生化人可能有什么突破。”

冷霜：“那么我们该怎么对付她们呢？”

老爹：“依我的了解，生化人有正常人类的所有外貌，但是他们没有细致的思考模式，他们的所作所为必须有人批示而且他们身上就该有一个可以补充能源的开关，以便他们补充能源。”

冷霜：“他们能说话吗？”

老爹：“可以，任何世界上的语言都可以百分之一百地说写流利。”

冷霜：“那她为什么不说话？”

老爹：“黑衣女子没有开过口吗？”

冷霜：“我们问了她好些话，她就是不回话。”

老爹沉思了一下子。

老爹：“那她可能已经快要耗尽能量了！”

冷霜：“是吗？”

老爹：“很有可能。”

总理：“她们这么厉害，这怎么办？离下一个目标时间已经不多了。”

老爹：“冷霜、瑞秋，你们记住，再遇上她们千万别跟她们缠斗，你们最好马上以武器射击她们。”

冷霜：“可是她们好像根本不怕武器？”

老爹：“其实生化人也逃不掉‘人’的本质，她们也有弱点。”

冷霜：“到底在哪里呢？”

总理：“是啊，在哪里？”

老爹：“可能在头部及上半身的胸膛，正确的位置我也不知道，除非我们能找到一个由魔王改变造出来的生化人，才能确定。”

冷霜及总理自然是失望的。

而一直在一旁未开口的瑞秋却在此时开了口。

瑞秋：“她的留言又来了。”

瑞秋提高声音，让冷霜及总理都回过回头。

瑞秋立即将字幕投射出来。

“总理先生：第三个目标已经锁定，你只有三十分钟……”

总理立即要求瑞秋回答如下：“告诉我应该将温博士送到哪里？”

冷霜及瑞秋和老爹自然全都吃惊，冷霜及瑞秋甚至都失声叫了出来。

“总理先生，你做了正确的选择……”

“地点呢？”

“只要温博士出现在你周围的行政管制区内即可。”

“那炸弹的威胁呢？”

“只要温博士出现，就可解除。”

“温博士可能需要多一点时间，能不能先答应我解除炸弹威胁？”

“不行，温博士就是解除的密码，你要把握时间。”

“可是来不及……”

“我已经给你三个小时了。”

瑞秋此时立即传送了一个问题：“你是哪一位？”

“发问者是谁？”

“瑞秋。”

“我是谁重要吗？”

瑞秋再度发问：“我要知道是谁杀了韩奇！”

“蜜糖，你说谎。”

瑞秋惊觉她知道自己的小名。

“怎么说？”

“韩奇没死。”

“是你打伤他的吗？”

“是又如何？”

“你是谁？”

“那不重要……”

荧幕又是一片空白。

瑞秋还是无法问出答案。

但令人吃惊的是——

瑞秋：“你们看。”瑞秋指着字幕。

冷霜及总理才抬起头来看。

这次在句尾一样留了一朵蓝色的兰花。

但不同的是，这朵兰花上，带着那晶莹可数的水珠。

冷霜：“她是……”

瑞秋：“老爹，她是‘雨兰’。”

一直在连线中的老爹，可以完全明白他们和“失心兰花”的对话。

而那朵带着雨滴的兰花自然让人联想到的是三朵兰花中的雨兰。

老爹：“你们一定要小心，传闻中她们三人不论是哪一个全是杀人机器。”

冷霜：“现在怎么办？她不肯把炸弹解除？”

老爹：“在你们发生打斗前化验做到哪一阶段？”

冷霜：“我们还没完全化验完，在有限的采样中，可以发现一种化学物质。”

老爹：“那是什么？”

冷霜：“是锂。”

老爹：“锂？”

冷霜：“是的。”

老爹片刻沉默。

老爹：“你再把炸弹的情形详细形容一次。”

这是任何人都不愿再回想的情景，但是冷霜却能冷静的将二名死者的死状毫无迟疑地说上一次。这是冷霜专业及了不起的地方。

老爹又是一阵沉默。

冷霜在老爹沉默之际又开口：“对了，雨兰叫这炸弹为‘人体炸弹’。”

老爹：“人体炸弹？”

冷霜：“韩奇曾经推断炸弹是存在于人体内的。”

老爹：“锂是种化学元素，当它遇上水的时候便能立即产生剧烈的爆炸。”

冷霜：“若是将锂注射进人体里，不是会立即引起爆炸？可是从尸体上看来，爆炸的可能位置是在心脏的中心。”

瑞秋也开口：“而且炸弹总是十分准时的爆炸，除非有控制器，否则绝不可能如此精准。”

老爹：“那也十分有可能。但是现在要怎么做呢？”

老爹的疑问正是所有症结的所在。

瑞秋：“而且第一个死者在死前十五分钟是一个人在办公室内，根本没有其他人跟他有接触。”

总理这才开口：“她们如何做到‘杀人于无形’呢？”

冷霜这才反问总理：“总理，你真的答应把温博士交给她们？”

老爹：“总理，我和温博士也是多年的朋友，何妨请他和我连络呢？”

总理头上冒着汗，即使屋外正是下着大雨的深夜。老爹的话似乎打动了总理。

总理一脸无奈及紧张的回答：“是，我听温博士说过，博士您是温博士的学长。”

老爹：“温博士及我和魔王都是同一个学校的学生，说起来，魔王还是我的指导学长，我有许多的论文及实验全是他调教出来的。”

此时众人才知道原来这三个互不相属的人居然颇有古代“师出同门”的背景。

总理：“我会转告温博士请他和您连络。”

老爹：“我有一个专线，请瑞秋把资料给你。”

瑞秋立即将资料写下后交给总理。

总理接过后手后也不多说，立即离去。

想必是要马上和温博士联络。

老爹：“现在韩奇受伤，你们二人更要小心，千万别轻敌，有任何事情就立即跟我联络。至于总理那边我会跟他们商量出一个结果。如果温博士肯现身，你们也要尽力保护他。”

冷霜：“我们会的。”

老爹：“冷霜，辛苦你了，所有的检查以最严格的方式进行，别让‘她们’有任何一点机会。”

冷霜：“是。”

老爹：“或许温博士的出现会有转机也说不定……”

瑞秋的计时器不停的倒数着。

只剩最后的十五分钟。

第七章

且说那和冷霜擦身而过的安妮塔。

安妮塔一在冷霜那里得知韩奇的消息立即往医疗室飞奔而去。

在门外守候的安妮塔脸上的关怀之情，谁都可以看得出来，而她是总理的首席秘书长，这给了她一点优势及方便。

医疗人员证实了韩奇正在接受手术，但大致上他并无大碍，目前正在接受治疗。

安妮塔希望看见韩奇，但却被医疗小组婉拒。

而医疗小组同意一有韩奇的消息立即通知安妮塔。

所以安妮塔只得失望的立即回到她的办公室等待消息。

在回到办公室之前，安妮塔和一名主管——G 国卫生医疗的局长擦身而过，安妮塔和他寒暄了两句。

医疗局长：“安妮塔，你要上哪去？”

安妮塔回过神：“没有，我只是要回办公室。”

医疗局长：“真累人，已经快三点了，还不可以休息，睡个好觉。”

安妮塔：“局长你呢？你上哪去？”

医疗局长：“本来是来支援韩奇先生的治疗的，但现在大致上已经没事了，而我也要回我的办公室，先好好睡上一觉再说。”

安妮塔：“是啊，最好再喝些小酒。”

局长：“我上次给你的那瓶喝了没？”

安妮塔：“还没开呢！”

安妮塔和医疗局长这才各自分手。

总理回到了办公室立即和“温博士”联络。

这是极机密的，因为总理连安妮塔都没找，就自己联络起来。

总理：“温博士，我刚才和防卫队的领导谈过，他希望你能和他联络。”

温博士：“这也好。现在情况如何？”

总理：“目前可以知道是‘失心兰花’中的雨兰，而且她不肯取消炸弹的威胁。”

温博士：“还有多少时间？”

总理：“大约二十分钟。”

温博士：“你不要离开，我和防卫队联络过后立即和你联络。”

外界难以明白为何总理会如此听命于温博士。

而温博士又是何人？这也是外界无法得知的。

温博士立即和防卫队联络，老爹早已守候在电脑前。

温博士：“老哥哥，多年不见了。”

看起来温博士及老爹二人是多年的老友。

老爹：“老弟，别来无恙。还是十分有精神，老哥哥可比不上你了。”

温博士：“老哥哥，你劳心全世界的事，自然辛苦，没想到连我都成了老哥哥的负担。”

老爹：“快别这么说，只是以目前的情况，老弟你有什么打算？”

温博士：“不瞒老哥，我这些年在生化人的研究上，花了不少的心血。A元素在外界认为可能是一个化学物质，但实际上它却只是一个代号。”

老爹：“那到底什么是A元素呢？”

温博士：“其实只是一个我所研发出来的生化人。”

老爹：“老弟，你贵为一国之君，仍能努力不懈，这可让老哥哥望尘莫及。”

温博士：“老哥，咱们都别说客套话了。这A元素的计划是十分保密的，除了少数的几个人之外，根本没人知道，为何魔王会知道呢？”

老爹：“这些我们姑且不去讨论，目前时间急迫，总理答应让‘温博士’现身，这该如何？”

温博士：“这点我一开始就已有一腹案，所以我才让总理和‘她’拖延时间。”

老爹此时似乎有所了解。

老爹：“你是要‘A元素’代替‘温博士’？”

温博士：“老哥哥神算，小弟正有此意。”

老爹：“那为何必须拖延时间？”

温博士：“第一，我要将‘A元素’改成我的容貌。第二，因为‘A元素’尚有些功能还未完成。”

老爹：“‘A元素’共有几个？”

温博士：“这就是苦恼的一点，只有一个。”

老爹：“不怕，能做出一个就能有第二个。只是‘A元素’由什么来完成的？”

温博士：“他的主体思维尚未完成。所以要他现在现身，就表示我必须在他身边三十公尺之内，由我代替他来做所有的交谈、动作。”

老爹：“这太冒险了。”

温博士：“可是我们也没有其他的方法了。”

老爹：“其实宋龙翔约莫再三十分钟就能到达，所以我希望龙翔能在暗处，别让‘雨兰’知道，看看能否捉住她。”

温博士：“那就请‘飞龙队长’和我联络。”

温博士给了老爹一个通讯的方式。

二人自然约定好互通讯息。

而和老爹通完话的温博士立即和总理联络。

的确让所有人吃惊。

G国的国王，居然就是传闻中的“温博士”。

难怪总理需听命于“温博士”。

这也难怪，谁能拿君王的性命开玩笑呢？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在最后倒数的五分钟，总理一脸汗珠的向瑞秋所在的会议室飞奔。

此时会议室里只有瑞秋和冷霜及总理三人。

总理：“瑞秋，请你试图与‘她’连络上。”

瑞秋：“好。”

总理：“请你告诉她：温博士已经在途中，十分钟内会到。”

瑞秋：“我试试。”

总理：“韩奇的情况如何？”

冷霜：“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休息几天就好了。”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但瑞秋却无法得到“雨兰”的回应。

瑞秋：“怎么办？”

倒数最后一百秒。

但这一次却未等到计时器归零，在C栋大楼便传来一声巨响。

总理仿佛吃了一场败战般的跌坐在椅子上。

而更令所有人吃惊的是，才短短数秒，这一整区的电力立即中断。

整区立即隐入黑暗中。

总理：“怎么啦！什么事？”

冷霜：“为何停电？”

瑞秋：“我的电脑也停摆。”

刹时可以听见外面人声鼎沸，这种看不见的恐惧是所有人类共同的恐惧。

瑞秋只花了几秒钟的时间立即启动电脑的备用电力。

瑞秋，“总理，我会找到这栋大楼的备用电力，请你先透过这个通讯设备向大家说话，请大家不要慌张。”

总理收拾慌乱的心情向所有人说话。

瑞秋只花了短短几分钟就将这层楼的电力恢复，很快的整栋大楼也恢复了光亮。

总理：“电力为何会突然中断？”

瑞秋：“我所启动的电力系统只够用大概三十分钟，必须赶快修复电力。”

总理：“瑞秋，请你立即和老爹连络，至于其他所有的人员由冷霜你全权调配。”

冷霜：“温博士真的在途中吗？”

总理点点头：“是的。”

冷霜不再多说，立即指挥所有人员，去查看发生爆炸的地点及分出人手查出电力问题的症结。

瑞秋电脑立即和老爹取得连络。

老爹的脸出现在画面上。

瑞秋：“老爹，炸弹提前引爆了。”

老爹，“总理，温博士已经到了，请你先去接他，我们等会儿再谈。”
总理知道必然是温博士正和老爹保持通讯，老爹才能知道温博士已经到了。

总理立即火速往大门口去迎接。

瑞秋则和老爹保持对话。

瑞秋：“老爹，在爆炸后，我们这里断电了好几分钟。”

老爹：“这就对了。”

瑞秋：“什么事？”

老爹：“‘雨兰’一定就在你们附近，她一定借着你们的电力系统来补充能源，断电的区域那几分钟内的供电量一定十分庞大。”

瑞秋：“恐怕是。”

老爹：“那韩奇一定也伤了她，她才需要那么大的电力来‘修补’她的伤口。”

瑞秋：“难怪她对我的留言完全不回应。”

老爹沉默了几秒。

老爹：“冷霜呢？”

瑞秋：“她去查看电力系统了。”

老爹：“马上通知她要小心。‘雨兰’可能正藏匿在电源中心。”

瑞秋：“好。”

瑞秋立即透过通讯试图和冷霜联络。

冷霜表示会小心行事，并告知这次爆炸的‘人体炸弹’是医疗局局长。自然爆炸的情形和先前完全相同。

冷霜带着一个工作小组前往电源中心。

而一辆车子，正通过管制站往行政大楼的方向驶进。不消说，管制站的人早已接获通知，让车子通行。

总理身后有数名人员跟随在后，自然是为了保护总理的安全。

总理此时正恭敬的站在B栋大楼的大门民等待那缓缓驶进的车子。

即使午夜飘落的雨是如此冷冽，总理依然站得笔直。

车子终于停了下来。

由车子的驾驶座上下来了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男子，他一下车，便拉开车门。

由车子里走出了二个身形颇为相似的男子，一个是一身白袍，像是刚从实验室走出来一样。

这身着白袍的男子看起来，像个中年男子，身材已有些微胖，发色也有些许花白，但那脸上有着一份学者的风采，那副眼镜则正凸显出这一点。

另一个男子就显得年轻了些。

总理一见白袍男子立即趋前。

“温博士。”

原来这白袍男子就是鲜少露面的温博士。

温博士向总理介绍。

“这是陈博士。”温博士指着和他一起下车的男子。

“这位是亚力。”温博士指着那名驾车的男子。

总理立即向二人示意，并连忙想带着温博士往大楼内前行。就在众人往大楼移动之际——

在这样飘着风雨的黑夜，由天空之上，飘下了一个人影。

那身影落在来不及反应的人群之前。

那黑影在灯光下，是如此令人震撼。

因为“她”的美丽。

她那从天而降的飘然之姿和美艳，让人疑为天人。若非仙人，怎会如此美丽？

那名叫亚力的年轻人立即站身往前，护着身穿白袍的温博士。

那黑衣女子，就是之前和韩奇交过手的黑衣女子，也就是“失心兰花”之一的雨兰。

雨兰一落地，在大家未来得及反应之际，已经出手打伤挡在温博士之前的数名总理随身的安全人员。

众人纷纷倒地。

亚力：“总理，你小心，往后退。”那名叫亚力的男子向总理的一个叫唤让总理躲过了一掌。

那黑衣女子立即来到亚力的面前。

她未将亚力放在眼中。

在未近身之前早已一掌迎面而来。

但亚力却未避开。

亚力右手一推，她也推出了一掌。

亚力活生生的接了黑衣女子的一掌。

亚力的力量让黑衣女子吃惊。

她显然不相信，亚力能吃得下她这一掌。

但黑衣女子未曾停止攻击。

雨兰的脸庞如此美丽，令人无法移开双眼，只能如此沉浸在她的脸庞上。即使是亚力也一样。

但让亚力不被迷惑的也是她。

雨兰的容貌仿佛传说中的天仙，但她的双眼却是一种依她东方人身形中少有的蓝色光芒。

那蓝引人想深望。

而望得越深，就越看不清那抹蓝。

这黑衣女子，唯一令人难以接受的也正是这一抹蓝。因为那蓝光中，有着令人不寒而慄的杀气。

那蓝仿佛来自千年寒潭。

亚力和雨兰二人开始一场恶斗。

雨兰的所有招式，都是十分快速与狠毒。

因为她似乎只想快点制伏亚力，而意图想要带走在亚力身后的温博士。

而亚力伶俐的身手，在和雨兰交手数十回合后，渐露败迹。

因为亚力未能全力施展，他必须防止黑衣女子抢到机会和温博士交手。

大楼内已开始有人员围进的情形。

黑衣女子一股作势，在连发三掌后，又自三掌的空档中再推了一掌。

亚力这一闪身，让黑衣女子有机可趁。

黑衣女子，就如同她的名字——雨兰一般。

在风雨之中，那飘落的雨丝，未曾沾上她的脸庞。

晶莹的雨珠在黑衣女子的身上，是如此亮丽，加添了一种如同光圈的

美感。

黑衣女子雨兰一近温博士的身边，立即拉住温博士，推开一直在旁的陈博士，往前方直奔。

陈博士一跌。

亚力立即扶起他。

此时黑衣女子已然在十步之遥。

亚力：“博士，你快和总理进去。”

陈博士及总理立即被自大楼内赶出来的冷霜等人接了进去。

亚力则是试卧快步向前追赶。

亚力的体能惊人，很快的他尾随挟着温博士的雨兰消失在黑幕之中。

原来，冷霜在得到瑞秋的消息之后立即带着一个小组往 B 栋大楼的电源中心，就是大楼的顶楼天台上去。

在大楼的天台上，冷霜果然找到了断电的原因。

因为那黑衣女子，正坐在大型电缆之下。

而且那女子的前胸正“打开”着。

那黑衣女子左手臂的黑色紧身衣被推落，露出一大片雪的肌肤。

那左胸也露出一个丰满圆润的高峰。

而令人吃惊的是，那双峰之间，有一个接缝，就像二个可以打开的门一般。

黑衣女子的左胸往左一翻开，里面布满了许多电线之类的东西。

而在接近胸部中心的接缝处，有一个大型的凹槽。

黑衣女子正将电缆的断裂处往左胸上的大凹槽插入。

她在吸收那巨量的电流。

这也是这一区会隐入黑暗的原因。

黑衣女子在冷霜出现时，一睁眼，看见冷霜。冷霜未曾等待，早已向她瞄准，发射了一连串的子弹，无奈的是那些子弹像是没入海中的雨滴般。

黑衣女子竟毫发无伤。

那些子弹在一碰上黑衣女子的身体之际便开始融化，而且直接没入体内。

令人吃惊。

黑衣女子不理睬冷霜等人。

将电缆移开后，将左胸“关上”，再将黑色的紧身衣套上，在冷霜攀上台上之前，便一连三次轻跃，往顶楼的围墙一踏，黑衣女子一纵身，往高楼下一跳，如同飞鹰般，消失在黑幕之中。

冷霜往下一望时，黑衣女子已经在和亚力交手了。

冷霜留下众人在这修复电力，自己则飞奔而下，在到达一楼前召来安全人员至门口接应。所以在亚力追赶黑衣女子之际，她能将众人带入大楼内，并安排受伤的人员接受治疗。

众人来到了会议室。

此时会议室里，有瑞秋、冷霜、总理、陈博士和连线中的老爹。

事情仿佛已经变得明朗了许多。

第八章

再看经冷霜救回的韩奇。

自韩奇被医疗小组送入病房内，立即接受一连串的多项测试。而韩奇也一直处在昏迷的状态。

韩奇的左胸有一个十分鲜明的手掌印痕。

韩奇那大量的血迹，可能是韩奇自保的结果。因为黑衣女子显然为摆脱韩奇的纠缠，奋力一击。

这一掌的力量如此巨大，若打在一般巨石之上，必然留下一个深深的印痕。

韩奇一知自己接着一掌，立即运气护住自己的心脉，而心脉之外的小血管则因无法承受这么巨大的力量而纷纷断裂。

这是韩奇如此大量将瘀血吐出的原因。

但这种力量也太大了，让韩奇昏了过去，若不是冷霜适时的将阻塞的血液清出，在这样风雨的摧打之下，韩奇也绝对熬不过多少时间。

医疗小组在检查出韩奇的主要器官无碍后，也将韩奇的情形报告给防卫队的老爹知道。

由老爹下达疗养的指令，就是先将所有破裂血管的血液清出，再经由光线照射治疗，和输入大量复原细胞的剂

然后将韩奇做一小时的麻醉注射。一至二个小时后，韩奇醒来，就已经可以复元近八成的体能。

这也是老爹能如此放心之故。

否则依老爹和韩奇这情同父子的情分，怕不早飞身而来。但老爹曾经交代过，不得将韩奇复元迅速的情形告诉众人。

所以在韩奇接受治疗后，被推入休息的病房中时，身上那满布针剂和苍白的脸色着实令人有些吃惊。

而医疗人员在答应安妮塔的要求之后也信守承诺，将韩奇仍在昏迷，但可以接受探望的消息传达给安妮塔。

安妮塔也在接到通知不久后，来到韩奇的病房。

安静的病房内，韩奇躺在病床上，脸上却了无血色。昏暗的灯，像是怕吵醒了昏睡中的韩奇。

安妮塔拉起韩奇的手，往自己的脸庞上贴，韩奇的手透着冰冷。安妮塔那绿色的眼眸中流下一滴泪水。

谁都会相信安妮塔对韩奇的关心异于常人。

医疗人员将病房留给韩奇及安妮塔，并交代安妮塔，若是韩奇醒来一定要立即通知医疗人员。

病房内，除了机器和点滴的声音之外，静得令人心慌，而安妮塔却未曾再离开。

她一直守着昏睡的韩奇。

再说亚力追赶那消失在夜幕中的黑衣女子——雨兰。

其实亚力的真实身份，并非是温博士的工作人员，而是和温博士连络上的宋龙翔。

提前到达的宋龙翔在行政大楼区域外和温博士碰面，经改装而成为温博士的司机。

一方面为保护温博士的安全，一方面希望能有机会捉住这令众人为之色变的黑衣女子。

宋龙翔有着深厚的武学基础，在严格的训练下，他和韩奇都有着比常人高于二至三倍的体能。

往雨兰逃逸的方向，宋龙翔急起直追。

在追赶的过程中，自然为免阻碍，将一身伪装的打扮抛弃，而将那原本的容貌现身。

宋龙翔有着近一百九十公分的身高，虽和韩奇相仿，但韩奇与之相较就显得较文弱。”

宋龙翔的身材较魁梧，而宋龙翔的脸型亦显得更形刚毅，不同于韩奇的斯文。

更大的不同是宋龙翔的脸上有着一股特有的贵族气息，他那种天生的领导风范更是让人折服。

人性是难以捉摸。是十分极端的。

因为人性可以是可敬的，也可以是可悲的。

人类渴求奴役别人的快感。

没有多少人能抗拒拥有权势，因为权势带给人类奴役别人的力量。

但人类也是渴求被奴役的。

大多数的人以被奴役的方式来巩固自己奴役别人的权力。

深怕当自己不再受奴役者之奴役便也丧失奴役别人的权力。

人类何其可悲！

这是他话。

而宋龙翔就是一个大多数人都愿意任他领导、指挥的天生领导者。

且说宋龙翔施展全身体能的极致，努力追赶那挟持温博士的雨兰。

而雨兰是一个生化人，即使挟着一个近一百七十磅的中年男子，雨兰依然是身手矫健，飞奔而去。宋龙翔的追赶，令她倍觉厌恶。

所以一等到雨兰知道自己无法避开宋龙翔的追索之后，雨兰索性将宋龙翔引往她上次和韩奇交手的那一个平台。

雨兰领先宋龙翔约有二十步之遥，所以在雨兰踏上平台之后，仍有余力可以先制服“温博士”。

雨兰将温博士放在平台边的一个巨石之上，自右大腿取出了一个针剂，往温博士身上发射，她显然希望靠着药剂，将温博士弄昏。

而这名温博士在针剂打入之后，令人吃惊的是他居然毫无所动。

雨兰有些难以置信。

她手上拿着针剂，往前走了二步。

雨兰想再多打一针在温博士的身上，但此时温博士居然向迎面而来的雨兰挥出一拳。

雨兰灵巧的躲开，温博士伸手拔掉脖子上的针剂。

雨兰发现了眼前的这个“人”并非是温博士。

因为温博士身上不可能会有蓝色的血液。

此时自温博士身上拔出的针头上就是一小段蓝色的液体。

这名有温博士容貌之人，不是“温博士”。

他甚至不是“人”。

他是一名“生化人”，也就是温博士的“A元素”。

雨兰不禁大怒。

“A 元素”就如温博士所言，并未完成所有设备的安装，所以他根本不具有武打的能力。

“A 元素”那一拳，只是象征式的阻止雨兰的攻击。

雨兰立即大步跨向前，捉住“A 元素”的双手。

“喀啦”一声，双手立即被折断。

被自肩膀上扯下的双臂，可以看出在外的外形下如同雨兰一般，“A 元素”的体内亦布满了许许多多的电线状的东西。

雨兰拆穿这个冒牌的温博士，但她没想到他居然同她一样，只是一个生化人，这使得雨兰忘记时间，而跟她只有一小段距离的宋龙翔正快步追至。

所以宋龙翔在雨兰拆下“A 元素”双手之际，立即由雨兰的背后攻击。

宋龙翔不知何时，手上已经多了一把手枪。

宋龙翔向雨兰的左胸发射了五枪。

只见子弹贯穿身子，但是雨兰却丝毫未曾有动静。她只是抖动了几下。

雨兰转过头，望着宋龙翔。

谁都可以看见雨兰那铁色的脸孔写着无尽的杀机。

雨兰想松手，转身去对付宋龙翔。

但令雨兰始料未及的是“A 元素”那双被雨兰折断的双手，手腕部分的手掌此时正紧紧的捉住雨兰的双臂，让雨兰的双手刹时无法自由的挥舞。

面对宋龙翔趋近的身子，雨兰索性双手握着“A 元素”的断臂，再用力一折，将双臂完全折下来。

自然“A 元素”是不可能疼痛的感觉。

而此时宋龙翔也有些迟疑，因为“雨兰”是个生化人，子弹贯穿她的身体，但却无损于她的行动，雨兰根本是个打不死的“人”。

宋龙翔一边欺近“雨兰”，一边思考着该如何攻打她。在宋龙翔一闪神间——

原本背对着宋龙翔的雨兰已经转过身子。

雨兰此时变得比一般人有着更长的双臂，因为加上了“A 元素”的。

所以“A 元素”的双臂也就像是雨兰双手上的长棒，任由雨兰挥舞。

雨兰一转身，借势挥出双臂往宋龙翔的身上挥去。宋龙翔快速的往后一跃，避过了这拦腰的一击。

宋龙翔跳上了一个巨岩，这居高可以看见雨兰身上明显的弹孔，在左胸上清晰无比。

宋龙翔放弃了手上的武器，改用和韩奇相同的软剑。

宋龙翔的软剑和韩奇那把一样有着极强的硬度；而雨兰则以“A 元素”的双臂做阻挡。

才数回合，那长长的“双臂”已然变成四处散落的铁屑，成了“半臂”。此时那双臂的手掌也已松开对雨兰的紧握。

雨兰一旋身，抛开那半臂。

雨兰双手又可自由运用，雨兰刹时轻松不少。

但宋龙翔的攻击是绵密的，完全不让雨兰有片刻的停歇。

雨兰想自右大腿中取出武器，却被宋龙翔在身上划了好几个缺口。

雨兰死命一搏——往后退了三大步，自右大腿中取出了一把像是枪枝的武器。

在雨兰射出子弹的同时——

宋龙翔双眼凝望子弹，并未避开，反而向子弹的方向迎了上去。

只在那千分之一秒中。

宋龙翔侧了左边的胸膛，让右手上的剑带行，子弹由衣领间滑过，宋龙翔的软剑则没入了雨兰的右胸。

宋龙翔的右手握住剑柄，和雨兰相视而站。

雨兰是太讶异了，因为宋龙翔完成了人类所不可能达成的。宋龙翔能在极速间躲过子弹的射击。

但雨兰即使是生化人。

说穿了她也只是一极精密的电脑机器。

除非你能“拔掉机器的插头”，否则机器将不断运作，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所以宋龙翔只是破坏了机器的部份组织，整体而言，雨兰依然可以运作自如。

虽然右胸上插了一把剑，雨兰却顺势一掌打中了宋龙翔的右肩。

宋龙翔右肩一受击，整个人往后退了好几步。

那把软剑亦随之被抽出。

由于距离太近，这样的一掌自然难以发挥出太大的力量，所以对宋龙翔来说，这一击，并未使他真的受伤。

而宋龙翔一退后，雨兰立即抬起右手，连续向宋龙翔射击了多枚子弹。

但全被宋龙翔巧妙的闪过了。

这着实是一场恶斗。

雨兰是宋龙翔前所未见的“高手”。

而宋龙翔也正是雨兰所遇最难缠的“人类”。

宋龙翔是绝不死心的，他不断的和雨兰二人你来我往的缠打。雨兰那像是发射不完子弹的手枪，亦早已无子弹，被丢弃在一旁。

这是一场恶斗，也是体能的挑战。

宋龙翔全身早在风雨中被淋湿，他一翻身——因为宋龙翔毕竟不是一个机器，他需要片刻的休息。

但这个空档却让雨兰有了自右大腿中再取出武器的机会。

宋龙翔不禁心急，再一后空翻。

而一直在一旁的“A元素”，也突然在此时将双腿紧紧缠住雨兰的双足，让雨兰无法移动身子。

宋龙翔这一翻身，软剑又再度插入雨兰的身体。

只是这次插入的是雨兰的心窝。

就在宋龙翔为免受雨兰攻击而一缩身滚向一旁的同时，雨兰居然不动了。

软剑的贯穿又留下了一个伤口。

站在三步之遥的宋龙翔，奇怪为何雨兰会像是拔掉插头的机器般一动也不动。

就在宋龙翔好奇的想趋前一探究竟之时，才短短约莫三十秒的时间，雨兰竟又像充了电的机器，又动了起来。

宋龙翔自然又急忙跳开。

雨兰的右手并没有再取出像是手枪般的武器，而是取出一种像是小针

般的针剂。

雨兰的右手一扬，便有三枝银针般的针飞出。

宋龙翔连忙舞出剑圈，阻挡银针的穿入。

雨兰的银针很快就抛空了，而此时的雨兰已经渐趋败势。

因为她的双足正被“ A 元素 ”死命的缠住。

就在雨兰抛出最后一组银针之时，宋龙翔把握住这片刻的空档，用出所有的力量，以软剑笔直的又插入了“雨兰”的心窝。

与前一次不同的是，这次宋龙翔灵光一闪，他不只是让软剑插入心窝，而且转动软剑，让软剑在雨兰的心窝弄出了一个窟窿。

宋龙翔这才快速的再将软剑抽出。

这次宋龙翔像是押对了宝，雨兰又像是没了电的机器般，静止了。

不过有了前次的经验，宋龙翔怕这静止只是片刻，他把握这可能只有三十秒的空档，他走近雨兰，在雨兰心窝上的洞伸手一捉，他不管三七二十一胡乱捉下了一大把的电线；而那像是人类血液的蓝色“机油”更是沾满了宋龙翔的手。

宋龙翔其实不愿意如此破坏“雨兰”。

因为“雨兰”被保持得越完整，他们越能明白魔王对生化人的改进到达何种程度。

但宋龙翔也不敢冒险。

因为“生化人”的体能太惊人了，若是雨兰再恢复动力，宋龙翔可不再有把握能让“雨兰”再次断电。

宋龙翔等了几分钟才确定“雨兰”是真的“断电”了。

就在宋龙翔苦恼该如何下山之际，“A 元素”的嘴里居然传出了声音。

“A 元素”：“龙翔，你听得见吗？”

龙翔高兴的回答：“是哪位？”

“A 元素”：“是我，温博士。你现在在哪里？没事吧？”

龙翔：“我没事，只是‘A 元素’被破坏得很严重。”

“A 元素”：“那魔女呢？”

龙翔：“我已经制服她了。”

“A 元素”：“你制服了一个生化人？”

龙翔：“我好像把她的插头拔掉了。”

另一头传来一阵喝采。

“A 元素”：“你有没有受伤？”

龙翔：“我没事。”

“A 元素”：“告诉我你正确的位置，我们立即过去接你。”

龙翔将正确的位置告诉他们。

略为休息后，龙翔帮“A 元素”捡回了一堆的“手臂”，也在现场捡了一堆雨兰的子弹及她所发出的暗器——银针。

而后经证实那针上有一种镇定剂，会使人立即失去行动的能力。

第九章

原来和宋龙翔化身为亚力一般，温博士利用他所制造出来的生化人“ A 元素”代替温博士本人，出现在众人面前，所以雨兰一现身，所捉走的并非是温博士，而是生化人“ A 元素”。

而雨兰和宋龙翔的一场苦战，虽然雨兰是败了，但宋龙翔也经历了一场有史以来最难的苦战。

温博士等人透过“ A 元素”和宋龙翔连络上，进而将宋龙翔接回，顺便带回“ A 元素”及“雨兰”。

这样的结果称不上大获全胜，因为毕竟先后有三人遇害，再加上还躺在床上的韩奇及多位人员，这场战不能说赢得太漂亮。

宋龙翔自从被接回 G 国行政辖区内后，他哪里也没去，不管自己一身早已湿透了，他立即要求去见韩奇。

由这一点可以看得出来，外界传言他们二人情同手足，绝非虚言。

宋龙翔一踏进韩奇的病房——

令宋龙翔有些诧异的是韩奇病房内另有一名他从未见过的女子。

宋龙翔一推开门，安妮塔便回头一望。

宋龙翔看了看眼前这名守在韩奇床前的金发美女，但他没有多说什么。

安妮塔的手一直握住韩奇的手，即使安妮塔此时正站起身也一样。

医疗小组的人员站在宋龙翔的身后，向龙翔介绍：“飞龙队长，这位是总理先生的秘书长，她叫安妮塔，也是韩奇先生的好友。”

而此时安妮塔也已明白，这个虽然全身淋湿，但是却全身散发出一种慑人的气质的男子，就是传说中的防卫队队长宋龙翔。

安妮塔立即开口向宋龙翔问候，宋龙翔也十分客气的回了话。

医疗小组向宋龙翔报告：“依韩医生所接受的镇定剂量，他已经差不多该醒来了。”

果然，就在医疗小组说完话，韩奇便已有了动静。

韩奇眨了眨眼，看了看四周。

他似乎有些不敢相信站在他面前的就是宋龙翔。

韩奇立即开口：“大哥！”

宋龙翔拉着做势想坐起来的韩奇：“你好好躺着。”

韩奇当然也看见了守在一旁的安妮塔。“安妮塔，你也在这。”

宋龙翔出乎意料的开玩笑说：“人家已经等了你好几个钟头，你却只管冷落人家。”

安妮塔微红着脸：“宋队长是专程来看韩奇的？”

医疗小组的成员立即接口：“可不是呢！宋队长刚才打败了魔女，现在体力还没全恢复就来看韩医生了。”

韩奇欣喜：“大哥，你打败了那个黑衣女子？”

宋龙翔：“是的。”

在一片欢乐气氛之下，安妮塔突然表示：“韩奇，你醒了就好。宋队长怕有好些话要和你讲，我不打扰你们，我去看看总理先生有没有什么指示。”

于是安妮塔离开了。

在安妮塔离开病房之前，宋龙翔有意无意的看了看安妮塔的右大腿。这一望宋龙翔只见安妮塔的套装裙子长近膝，根本看不见安妮塔的右腿。

在安妮塔走了后，医疗人员也走了。

只剩下宋龙翔和韩奇二兄弟。

安妮塔及众人出去后将门一带上，宋龙翔立即捉住韩奇的手腕，按住韩奇的脉搏。

韩奇一笑：“大哥，我没事，刚才我已经运过一次气了，我的状况已经恢复了八成。”

宋龙翔：“雨兰这种生化人真是种致命的武器。”

韩奇：“真不好意思，让你马上赶来看我，而且我也没把事情办妥。”

宋龙翔：“咱们兄弟一场，说什么客套话。”

这如血缘般的情谊，不需多说。

宋龙翔忽又问：“韩奇，那名金发美女……”

韩奇一笑：“安妮塔是我来这里认识的朋友……”

宋龙翔：“老弟，你有个知心的朋友，我本应替你高兴的，但是……”

韩奇：“大哥，你有话直说。”

宋龙翔：“说实话，我对她有些特殊的感受，但到底在哪一点，我实在说不上来……”

韩奇：“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后来我就改变这个想法了。”

宋龙翔：“你确定吗？”

韩奇：“大哥，雨兰她是一个生化人，那她有什么特征？”

宋龙翔：“她的左胸有一个像闸门的开关在补充能源，而且她大腿上有一个武器的储藏箱。”

韩奇：“那我可以确定，安妮塔绝非是一个生化人。”

宋龙翔明白了。

韩奇敢如此确定，自然表示他有十足的把握，以韩奇一个“医生”怎么可能分不清这些特征呢？

宋龙翔：“是如此就好。来，我帮你灌点气。”

韩奇在接受宋龙翔的灌气之后，已经接近百分之九十的恢复程度。

但韩奇答应宋龙翔，不得说出他恢复的情形，即使是时安妮塔也一样。

而后宋龙翔便离开了。

在楼上的会议室里还有一群人等着宋龙翔呢！

会议室里早已有多人守候：温博士——即是在大门口由“A元素”（假的温博士）介绍为陈博士之人，和总理先生、冷霜、瑞秋及连线中的老爹、安妮塔及换了身干爽衣服的宋龙翔。

总理此时的神情和原本的沮丧有天壤之别，虽然时间已是四点多的清晨（由于外面的风雨，无法借由天色来辨别时间），众人早已是一夜未睡、受尽折磨。

但“雨兰”这朵死亡兰花被捉，使得所有的人都放了心，不再受那“人体炸弹”的威胁。

老爹：“龙翔，辛苦你了。”

宋龙翔：“别这么说，‘A元素’也在临急时帮了大忙。”

温博士：“老哥哥，你真是名师出高徒，有你带领的飞龙队长，可说是攻无不克啊！”

龙翔：“其实我们还要担心。”

冷霜：“怎么说？”

龙翔：“因为我们对‘生化人’的了解太有限了。在我和‘雨兰’交手

的时候，发现她们似乎无所不能，她们的体能太惊人了。”

温博士：“请你多详细描述一点。”

龙翔将“雨兰”能由高楼往下一跃却如同飞鹰毫发无伤，以及她不怕刀枪，且能“死而复生”的情况一一向温博士及老爹详细说明。

这对温博士及老爹来说全都是重要的资讯，因为唯有对魔王的科技进度了解越多，才能找出和“生化人”对抗的方法。

冷霜：“所以心窝是‘生化人’的弱点？”

龙翔：“我没有把握。因为第一次和她交手时，她只是短暂停了一下又再度恢复动力。”

老爹：“那就得请温博士赶快替‘雨兰’进行‘解剖’，才好了解真正的情况。”

龙翔：“请温博士安排吧！”

温博士：“魔王这个学长若不是有不当的野心的话，他真是天才。”

老爹也有同感：“所以老弟，你得多加油。”

而后老爹的通讯便结束，总理及温博士也在交代完整理出一个合适的“解剖”室后，各自离去，大家都需要休息一下了

于是总理、温博士及安妮塔三人离开会议室。

留下冷霜及瑞秋和宋龙翔。

瑞秋：“队长，韩大哥的情况……”

宋龙翔：“已经没有什么大碍，只是我希望别对外发布这个消息，我想让他多休养二天。”

冷霜：“队长，我们这次的行动，可以说非常失败。”

龙翔：“别这么说，我们所面临的敌人太厉害了，而且我们对‘她们’所知道的全来自传闻。”

瑞秋：“是啊！就像这次我们有三次和‘雨兰’在电脑上通话的机会，但是我就是找不到‘她’的所在地。”

龙翔：“这是不可能的。蜜糖，除了你，我不知道有任何人可以做到这一点。”

面对龙翔的夸赞瑞秋仍有无助感。

龙翔：“瑞秋，你仔细想想原因出在哪里？”

瑞秋：“‘她’的通讯方式是透过卫星接驳，但居然有三个以上的接驳点。上一次通话，我所追查到的地区是在南极。”瑞秋一脸颓势。

龙翔：“蜜糖，不要气馁，下次再交手时，我们就有准备了。”

冷霜：“而且至今我们根本还无法确定‘人体炸弹’的成分及引爆的方式。”

龙翔：“你们两个都太辛苦了，去休息一会儿。等温博士把雨兰解剖完，以及等三位死者的化验报告都出来的时候，这里的工作就可以告一个段落了。”

说完龙翔就让瑞秋及冷霜二人到安排好的房间休息。

而早先离开的温博士及总理和安妮塔三人——

总理向温博士告罪这一连串的爆炸事件，而温博士只以非关总理的错误来回答他。

温博士没有半点指责，总理。安妮塔二人及四名安全人员护送温博士前往下一个楼层中温博士专属的房间休息，而后总理及安妮塔才又回到楼

上。

总理走向他的办公室门口对安妮塔交代：“安妮塔，你回去休息吧！等会儿有事情再通知你。”

安妮塔便往走廊的另一端走去。

总理进了办公室，这一切总算是雨过天晴。

总理没有开办公室的顶灯，只是让办公桌后方的一盏小台灯亮着。总理一身疲惫，往办公桌走去，办公桌后那张巨大的椅子有个十分舒适的椅背，这张椅子一向是总理的最爱。

总理揉揉双眼，重重的跌坐在椅子上。

总理真的觉得自己该好好睡一觉了。

而就在总理想往后一躺好入睡之时，办公桌上的一只雪白的信封，让总理有种不安的感觉。

总理迅速的拆开那雪白的信封。

那雪白的信纸上写着娟秀的字体，让总理的心刹时往下沉。

怎么会这样？

那信上的内容如下：

“总理先生：请依下列指示进行，否则‘她’会是下一个‘人体炸弹’。”最后的署名是一个总理难以忘怀的符号：一朵蓝色的。带着晶莹水珠的兰花。

总理的脸色刹时雪白。

信纸的另一张是“雨兰”的指示。

总理仔细的再看一次信的内容，他发现了信的最后留有时间。

是今天早上的四点十五分。

那是“雨兰”生化人被宋龙翔制伏，带回这里之后的时间。

难道“雨兰”不是那个被带回来。身上有着许多蓝色液体及多处刀孔的生化人？

总理现在才发现，原来这场恶梦就像窗外的风雨一般尚未过去。

总理多么痛恨这笼罩的黑幕。

更可怕的是，已是接近凌晨五点钟了，这片天依然没有明亮。

总理没有多少时间犹豫，因为另一张信纸上的指示有指定的时间。

而且在信封内还有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物品。

总理眼眶一湿。他知道自己非如此做不可。

在总理看完信后十五分钟，总理依信上的指示行动。

他开启电脑输入下列资料：

“飞龙队长：因为你们以假的温博士来欺骗，所以将有一个炸弹会再引爆。”

那朵蓝色的带雨兰花为署名。

总理在文字输入完之后，立即关掉电脑。

这对总理来说是个痛苦的决定。

会议室内留守的龙翔，其实并未休息，在和“雨兰”交手之后，龙翔需要自行调理体能，所以龙翔一直以中国古老的调气方式在打坐。

而才刚运气，龙翔就发现电脑上闪动的文字。

龙翔不得不停止运气，打开通讯器向瑞秋、冷霜及韩奇通话。

这栋原本以为平静的大楼又再度沸腾。

瑞秋、冷霜立即来到会议室。
而在总理收到那雪白信封的同时，在同一条走廊上出现了一位黑衣女子。

令所有人吃惊的是……

这名黑衣女子是如此熟悉。

那窈窕的身段，美丽的黑色长发，黑色的紧身衣，蓝色深邃明亮的眼眸，不会再有的美貌，不可思议的出现。

是的。她的容貌与那被关在下几层楼的“雨兰”如出一彻。

唯一不同的是，此刻的黑衣女子身上有着一朵栩栩如生的兰花。

像是以宝石打造般，以链子系在胸前。

那抹蓝如同她的眼眸般深邃。

难道“失心兰花”中除了“雨兰”之外，另外的那二朵兰花也在此地现身？

而这名黑衣女子是谁呢？

她如同鬼魅般的现身。

她是否会像死神的镰刀般再来摄人性命，取人魂魄？

这场无情的风雨又会在何时才能结束？

谁也无法预料！

第十章

那带着蓝色兰花项链的黑衣女子，轻步的在走廊快速的前进，像是一只优游的猫儿。

无声息的出没。

她好像十分熟悉这栋大楼的地形，她一路往楼下走去。

她的目标十分明确。她来到囚禁“雨兰”的地方。很难相信，对一个无行为能力的机器而要有重重关卡来防止“她”逃走。

但那三、四道包含电子锁。射线——正常人看不出的安全设备，全在黑衣女子的那只魔手下解除。

但在黑衣女子面临第一道由二十组数字设立的密码锁时，黑衣女子的右手忽然变形为一只像针状的银色金属般的东西。

黑衣女子只将她的“银手”插入电子锁的输入板内，只消数秒钟的时间那二十组的数字立即一一自动浮现在字幕板上。

不用多说锁自然也就解除了。

那三、四道机关设计对黑衣女子来说全然不具有任何阻挡的作用。

她终于进入最后的一个核心的房间，房间像极了一个冰冷的医院。

一个透明的玻璃罩，罩在一张高得像病床的台子上，而在玻璃罩外有三名身着安全警卫服的高壮男子，守在玻璃罩之外。

黑衣女子的出现对于他们三人来说有多吃惊是可想而知的，因为他们三人所负责看守的那名黑衣女子现在正在他们三人面前，而且完好美丽的姗姗而来。

“你……”

那三名壮汉全都异口同声的指着黑衣女子，并回过头去望那在玻璃罩内。另一个动也不动的“黑衣女子”。他们发现那被龙翔带回、满身伤痕的黑衣女子——雨兰依然躺在平台上。

那在他们面前的这一个黑衣女子是——

她早已扬起那只随时可以变形的手腕，向他们三人发射了三支针状的东西。

三人的脖子几乎可以说是同时被射上一支银针状的东西。很难想像那细如牛毛的银针会有如此的功效。三名安全人员立即应声而倒。

黑衣女子走向玻璃罩，伸手在玻璃罩上触摸。黑衣女子的右手一向上扬起，四支手指立即变形，融合在一起。

黑衣女子将拇指放在玻璃罩上，以拇指为中心点，四指为圆，在玻璃罩上一划，那玻璃罩立即像是被钻石刻过的一般。

黑衣女子以同样的方法，将玻璃罩划了一个大得可以容纳人进出的宽度，然后她进入了那玻璃罩内，走向那平台。

平台上的那名黑衣女子像极了一个被弄乱的布娃娃。这名身带蓝色兰花项链的黑衣女子走近平台，她的右手一扬起，又开始变形。

那只银手在躺在平台上的黑衣女子身上轻轻一碰，她的左胸那一部份立即被解开。

那蓝色的液体在那充满电线的胸膛上四处溢出。银手有太神奇的功能。

银手得以做任何一种形状的变形。

那带着兰花项链的黑衣女子，此时像是正在修复那身上有个大洞的黑衣女子。

银手是如此神奇，没有多久，那断了一堆的电线就有大部份被接上。

最后那带兰花项链的黑衣女子居然将银手一收回，回复人类的五指，往右大腿上一靠，那右大腿居然可以如同那躺在平台上的黑衣女子的胸膛一样被掀开。

她取出一种蓝色液体的瓶子，将瓶子打开。

她将那瓶子放在一旁，她的手在平躺在平台上的女子的眉心间一轻弹，居然也可掀开。

她将那一瓶蓝色的液体全数倒入那眉心之中。

神奇的蓝色液体居然立即流窜至那掀开的胸前的管线中。

几乎是同时，那平台上黑衣女子睁开了双眼。

那带项链的女子嘴角泛起一抹微笑，并将那眉心的盖子及胸前的盖子一盖上。

那平躺着的黑衣女子立即跃下平台。

带项链的女子立即指挥那受伤的黑衣女子将那三名壮汉抬上平台，并且平放在平台上，她们二人中的一人在他们三人体内灌入烈酒，而另一个则是自右大腿上取了一种银色像胶囊状的东西，借由银手发射打入他们的颈部。

那胶囊居然可以像是雨水一般，一接触到皮肤便即刻被吸收入人体。

这带着项链的黑衣女子，交给了受伤的黑衣女子一件武器，而后二人往外前进，看得出来她们二人已经准备离开。

很快的二人来到最外面的一扇门。

那带项链的黑衣女子：“小雨，你带着武器去楼上攻击韩奇，不论是否成功，三十分钟后你想办法脱身，到天台上去补充能量，把你的通讯打开，我会和你连络。”

那被称做“小雨”的受伤的黑衣女子，立即点头，往走廊上走了出去。走廊上几乎没有人。

因为对所有人而言，这生化人已经捉到，事情也已告一段落，这时几乎所有人都在休息。

于是谁也没正面撞见这一前一后离开的二名黑衣女子。这空荡的走廊在最后一名黑衣女子离开不久后，立即传来巨响。

这样的巨响在这栋大楼蔓延开来。

且说龙翔在休息时接到了电脑上的讯息，便立即召来了冷霜及瑞秋。

冷霜及瑞秋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赶到会议室。

龙翔已将讯息投影在白色的墙壁上。

瑞秋：“这怎么可能，雨兰不是在楼下吗？”

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疑问。

而瑞秋虽有疑问，但她也未曾怠慢，她立即在电脑面前飞快的查询着。

龙翔问瑞秋在做什么。

瑞秋：“在上一次查不出来发讯息的地点后，我就在终端机里架设一个追踪器，只要电脑一接收讯息就会自动开启搜寻系统。希望这一次可以找出个结果。”

龙翔自然夸她：“做得好，蜜糖。”

冷霜：“队长，你看这是怎么一回事？”

龙翔：“我也不清楚，而最简单的推论有二种：一、我捉到的那个生化人不是雨兰。

二、除了雨兰之外，还有别人在和我们做战。”

不论是这二个推论的哪一种都足以令人感到沉重。

冷霜：“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龙翔：“瑞秋，她们的目标已表明了是温博士，我们必须保护温博士的安全。我看最好由你先护送温博士离开这里，别让她有任何得逞的机会。”

冷霜虽有些担心此时会人手不足，但也同意龙翔的顾虑，于是冷霜在未再知会总理的情况下，往楼下走去，并且带了四名防卫队的成员到温博士的房间。

将事情报告温博士后，五人保护温博士离开这个行政区。

瑞秋不断的操作电脑，而龙翔则是一脸沉思貌。

龙翔透过通话器通知总理先生，请他过来会议室。

几分钟后总理到达会议室。

总理的脸色铁青。

总理大声的说：“怎么会这样，那魔女不是……”

龙翔：“如果那黑衣女子不是雨兰，或者另有其他的兰花在这里，这都有可能。”

总理：“那该怎么办？温博士……”

龙翔：“我已经交代冷霜带他离开了。”

总理的脸色稍缓。

总理：“楼下的那一个有没有可能脱逃？”

就在龙翔未来得及回答的同时，瑞秋唤了一声：“队长。”

龙翔立即来到瑞秋的身边。

瑞秋指了指电脑。

原来电脑已经追查出讯息是由哪里发出的了。

瑞秋指了指电脑，因为她不知道该怎么说。

龙翔看了看电脑。

在龙翔还来不及发表任何意见的时候，楼下已经传来哄然一声巨响。

所有的人都意识到，炸弹又爆炸了。

而这次的炸弹威力也远超过前几次。

瑞秋电脑不久立即显示发生爆炸的地点。

龙翔：“爆炸的地点是在楼下囚禁‘雨兰’的地方。”

而且此时韩奇的声音也再度从通讯器中传来：“大哥，我们的黑衣女子已经起死回生，现在在我这里。”

由通讯器中也可以听见韩奇和对方正在打斗中。

龙翔：“总理，请你先回办公室，并且多找几个人保护你。瑞秋，你去看看出事的现场。我去韩奇那里，去会一会那位‘起死回生’的‘雨兰’。”

说完二人立即动身。

总理也没停留太久，便神情低沉的离去。

就在他们三人火速离开之后，那个身带项链的黑衣女子又出现在会议室的门口。

黑衣女子轻巧的打开门，进入会议室。

黑衣女子，不急不徐的扬起右手的银手。

她来到电脑前面，进行她上次未完成的事。

如同上一次一样。

她借由电脑想试图找到防卫队的终端机。

上次的经验让她这次更得心应手，不消几分钟，她便已经得以进入系统内，而她的那只银手变形为扁平状的东西。

她正在不断的盗取电脑内的资料。

这些过程总共花了她近十五分钟才全部完毕。

黑衣女子将银手平放取出，那只银手竟然由掌心落下一小片的银色薄片。黑衣女子将右大腿打开，将银色薄片收好。

黑衣女子轻轻一笑，如绽放之兰花，美丽但凄绝。

黑衣女子快速的离开会议室，消失在走廊的尽头。

在她消失前，她对着通讯器下达指示：“小雨，不要再和他们缠斗，你上天台去休息。”

通讯器传来：“好。”

韩奇一直依龙翔的指示，待在床上。

而就在听到一声哄然巨响后——

韩奇原本想出去看看，没想到，出现在病房门口的竟然是那位令韩奇受伤的女煞星。

而这名看起来不算“完整”的黑衣女子，身上那数个剑痕及心窝上的洞，都可说明她和龙翔的那场恶斗是如何激烈。

病房门外的二名安全人员早已被制服。

韩奇二话不说立即和黑衣女子展开厮杀。

这是第二次交手，韩奇早已知道“她”的缺点。

韩奇身上没有手枪之类的武器，只有那把随身不离的软剑。

病房的空间不算大，韩奇的剑正好可以使上手。

黑衣女子似乎也没有其他的武器，除了她手上的那件武器。

黑衣女子在韩奇扬出软剑之后，亦发射了武器。

韩奇俐落的闪过。

那不是子弹，而是一种银针。

韩奇再度往黑衣女子的右手抖出软剑。

黑衣女子的右手被软剑划开了好几个伤口，但韩奇并未缠住她的手。

黑衣女子再向韩奇发射银针。

韩奇往后一跃，顺手推起床板，以床挡住银针。

而此时龙翔已经赶到。

这间房间立即显得拥挤。

龙翔一进房门口就看见倒在一旁的二名安全人员。

龙翔的手上捉住一件武器。

他立即加入这场战局，龙翔一翻身以跪地的姿势往站在病房内的黑衣女子射击。

一连发出三枪。黑衣女子闪过了二枪，但却也挨了一枪。没想到的是那一枪打到她的右手腕，但她却丝毫没有感觉。

这着实令人感到无奈。

但龙翔未放弃，他再度向黑衣女子射击，以方便让韩奇自床后脱身。

龙翔绵密的开着枪，反正那枪的子弹根本伤不了她。

龙翔一面胡乱的漫天射击，一面和韩奇会合。

果然，黑衣女子虽不会因为射击而受伤，但她也想让自己身上少些“弹痕”。

黑衣女子亦试图躲避。

很快地，龙翔手上的枪便已没有子弹。

龙翔丢掉枪，和韩奇二人肩并肩，共同扬出软剑。

龙翔：“我们一起出剑。”

韩奇：“好。”

二人立刻连袂左右开攻，向黑衣女子发动攻击。

令二人有些吃惊的是，这黑衣女子为何忽然开口说了声：“是。”像是在和某人通话一般。

黑衣女子面对韩奇和龙翔的联手原本就有些吃力，而当她说完那句话后也立刻改变打斗的方式。

黑衣女子往大门的方向移动。

龙翔：“韩奇，别让她走。”

韩奇：“是。”

虽然二人有心留下她，但是黑衣女子一个轻跃，如飞鹰般已向门外掠去。

韩奇及龙翔即使再起步直追，却未在走廊上发现她的踪影。但一声清脆的声音。

在走廊的尽头。

可想而知有人往落地玻璃一撞。

显然是黑衣女子所为。
当二人赶到走廊的尽头时已经来不及了，楼下的地面上空无一物。
龙翔及韩奇二人一同回到会议室。

第十一章

当韩奇及龙翔回到会议室时，瑞秋也已经回到会议室，并且在操作着电脑。

瑞秋：“队长，韩大哥，你们回来得正好。”

龙翔：“怎么啦？”

瑞秋：“有人偷了我电脑里面的资料。”

韩奇：“什么资料？”

瑞秋：“我们总部的资料。”

龙翔：“盗取了多少？”

瑞秋：“可以说是全部，但是也可以说……没有。”

韩奇：“蜜糖，你别钓我们三个的胃口了。”

瑞秋：“韩大哥，你还记不记得上次我和安妮塔在这里被弄昏时，那个人就是想要盗取我的资料？”

韩奇点头。

瑞秋：“于是我就在这部电脑里面设下了陷阱，不论盗取的人是谁，那些资料最后只是一堆看不懂的文字而已。”

龙翔：“蜜糖，做得好。”

韩奇：“冷霜呢？”

龙翔：“为了温博士的安全，我让冷霜送他回去了。”

瑞秋：“队长，对于爆炸前……”

龙翔：“瑞秋，你刚才所说的，电脑经过追踪调查发现，失心兰花的留言是自总理的房间的电脑传送出来的，是吗？”

瑞秋：“是的。”

韩奇：“总理？”

龙翔：“莫非她并没有离开，她一直都在这里活动？还有‘黑衣女子’到底是如何‘起死回生’？刚才她又为什么要临阵脱逃呢？”

韩奇：“除非这里不只一个‘失心兰花’。”

龙翔：“如果是，那她为什么要急忙离去呢？”

韩奇：“对了，那声爆炸是怎么一回事？”

瑞秋：“看顾黑衣女子的那三个安全人员全都被安装成‘人体炸弹’，并同时被引爆，目前现场有人员在清理。”

此时大厦的电源又被破坏，四周刹时陷入黑暗中。

瑞秋：“‘她’在顶楼。”

韩奇：“大哥，我们立即上天台！我们必须趁‘她’补足能量前捉住‘她’。”

瑞秋：“等等。”

在停电的同时，瑞秋电脑早已有了万全的准备，所以根本不受断电的影响。

电脑似乎接收到一些片断的讯息：“任务已经……完成……受损情况……严重……请求……派遣……飞行器……接送……”

而后电脑上也出现了些杂乱无章的符号，原本已经往门口走的二人又回头看完这些资讯。

龙翔：“她还不知道瑞秋动的小把戏，我们快去拦住她！”韩奇一点头，二人已经往天台上飞奔了。

听见那巨响的总理，原本想出去看看，但他此刻却委实毫无心情。

总理脑海里出现那血肉模糊的情景。

总理抱着头，像是陷入极度的痛苦。

桌上的电话铃声让总理吓了一跳。

总理直觉一定是向他报告那炸弹的情形的。

总理提起电话：“是谁？”

但出乎总理意料之外的，这电话并非防卫队人员或者安全人员所打来的，说话的是名十分弱美的女声。

那人说：“总理先生，你十分合作，谢谢！”

总理的头上冒了一片冷汗：“你是谁？”

那人：“我是‘失心兰花’的雨兰，我要告诉你怎么样交换你的爱人。”

总理：“她怎么样了？你不要再伤害她……”

那自称为雨兰的女子，“她的伤口已经完全受到照料，你不用担心。现在我告诉你，你只要这么做就可以换回你的爱人了……”

若说刚才总理依信中的指示行事是让总理为难，那么现在这名自称雨兰的女子所说的就是让总理倍感艰难的事情。

那名女子说完，总理：“你……这是在让我走上绝路。”

那女声：“这是一个让你明白你有多爱她的时候，她对你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

总理：“我要和她说话。”

那女声：“你以为你有能力和我谈条件吗？”

那女子显然已经切断通话。

总理是如此痛苦。

为什么？为什么是我呢？总理不断的扪心自问。

难道是天在惩罚我吗？

天惩罚我不该背叛婚姻？

可是这天底下有这么多人，哪一个男人不是娶一个能帮助自己的女人？

我是爱“她”的。

除了名份之外，我什么都能给她。

我可以为她去死。这难道不够吗？

总理陷入这一生中最令他苦痛的时刻。

是不是爱，就一定要有痛楚？

爱让所有人坚强，但是一旦爱上一个人，所有人都会变得脆弱。

总理呆坐了一会儿，他的脸色像那永不再回头的烈士般惨痛。

总理带了四名他平时最亲信的安全人员，在未告知任何防卫队员的情况下驱车离开了。

防卫队的成员向瑞秋报告这件事。

瑞秋立即感到一丝不祥，向飞奔出去的龙翔及韩奇二人透过通讯器告知后，瑞秋跟随着总理的车子前进。

总理的车子一离开行政大楼便往一处半山腰上前行。瑞秋心里猜想：难道总理是要去找温博士，向他报告这些事情？

因为总理此时前进前的方向十分明显是要往温博士的住处，也就是 G 国的皇宫。

雨依然下着！

天依然未明！

龙翔和韩奇二人一起向顶楼飞奔。

那光亮已恢复，显然是瑞秋已经启动了备用的电源。二人有着深厚的武学底子，自然可以火速的奔向顶楼的天台。

韩奇在前带领着龙翔往那电缆处飞奔。

果然，那受伤的黑衣女子又坐在上次所坐的同一个地方。她的胸部依然是掀盖的样子。

那巨大的电缆又被弄断，而此时电缆断裂的一端正插在那黑衣女子心窝上的凹槽。

那黑衣女子的双眼紧闭，巨大的能量在她身上流窜。

韩奇：“大哥，她现在这样子弹无法伤她。”

龙翔：“那就以掌风阻止她再充电！”

就在二人谈好之际，黑衣女子已经睁开眼。

黑衣女子看见了龙翔和韩奇二人。她迅速的将电缆抛开，将胸前的盖子盖好。

那原本因巨大能量而造成身体微微发亮的情况已经消逝了。黑衣女子站了起来。

黑衣女子：“你们二人让开。”

令龙翔及韩奇吃惊，这是黑衣女子首次开口，而她的声音如同她的美貌般，毋庸置疑。

龙翔和韩奇微微一呆。

黑衣女子自她身后的电缆架的钢梁上抱下了一个原本绑在上面如同风铃般的人。

黑衣女子：“韩奇，退开，否则我杀了她。”

韩奇这才仔细一看，那被挟挟的人，竟然是安妮塔。

安妮塔看见韩奇后大叫：“韩奇……”

黑衣女子立即一扬手。

安妮塔被敲昏了。

韩奇：“大哥……”

龙翔：“我们先退下……”

韩奇对龙翔投以一脸感激。

黑衣女子抱着安妮塔自顶楼往下一跃，如同飞鹰，如同来去自如的夜神，消失在这片暗淡的雨幕之中。

韩奇及龙翔自然不肯如此轻易放过“她”，虽然落后，但二人依然奋勇直追。

总理带着四名亲信趋车前往皇宫。

依总理的身份自然很容易进入这幢警备森严的巨宅。很快的，总理见到了温博士。

华丽的殿堂，令人迷乱的水银光芒。

温博士：“有事吗？”温博士对总理问。

总理的回答竟是如此无厘头：“博士，冷霜呢？”

博士：“她在……”

不等博士说完，冷霜已经从大厅后头现身。

冷霜：“总理，有什么状况吗？”

总理的脸色有些异样。

总理的四名亲信中的二名彪形大汉已经靠近冷霜，冷霜不觉有他。

另二名彪形大汉则走向温博士。

总理一眨眼，一点头。

那二名走向冷霜的大汉则已双双捉住冷霜的双臂，其中一名更是拿了一个针剂向冷霜注射。

冷霜想反抗都已来不及，立即昏了过去。

温博士：“总理，你……这是怎么回事？”

温博士的震惊是可想而知的。

总理不敢看博士。

总理低着头低声对博士说：“博士，我对不起你，冷霜没事，她只是暂时昏了过去，不用多久她就可以醒来，只是你必须跟我走。”

那二名架着冷霜的大汉将冷霜放在沙发上。

博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怎么会做这种事？是谁？你是受什么人指使？”

总理：“你们‘护’着博士，有事我们上车再说。”

说完，四人“护”在博士的左右后向外走去。

总理：“博士，我无意让任何人受伤，请你帮帮我，跟我走。”

温博士不相信总理会做出“绑架”他的事，但此时事实摆在眼前，温博士亦不想让场面弄得更难看。

一路上，温博士让总理带着他往外走。对其他的安全人员，温博士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异状，所以他们六人安全的出了大门。

但在大门口，令他们惊了一身冷汗的是——瑞秋的出现。

瑞秋完全不知道此时这六人中的奥妙玄机。

瑞秋：“温博士、总理，你们要上哪儿去？”

温博士：“我和总理出去走走。”

瑞秋：“冷霜呢？”

温博士：“她在里面。”

瑞秋：“那我陪你们去。”

温博士及总理忽然异口同声的说：“不用了。”

瑞秋虽然不明白为何总理在这样有些冷冽的雨天，额头上竟然冒了些薄汗，但就他们外表一点也看不出什么“异状”。

温博士微微一笑：“我只是闷得慌，要他们陪我出去走走，一会儿就回来，你进去陪陪冷霜吧！辛苦你们了。”

就这样，瑞秋看着他们六人扬长而去。

不知道为什么，瑞秋总是觉得博士有些奇怪，只是说不出来，问题出

在哪里。

瑞秋转身进了门，一进大厅，瑞秋看见了冷霜侧卧在沙发上。

瑞秋以为冷霜是真的累坏了。自从来到 G 国，他们就都没有好好休息过。

瑞秋顺手脱下自己身上的披风，想给冷霜盖。

这一走进，瑞秋才大惊失色。

冷霜的脖子上有着注射的伤痕，因为有一滴的红色血滴。

瑞秋试图推推冷霜的身子。

瑞秋：“冷霜，你醒醒，冷霜、冷霜……”

瑞秋连忙检查冷霜的身体，很快瑞秋就发现冷霜是遭人注射了像是麻醉药剂的东西。

而就在瑞秋试图叫醒冷霜之际。瑞秋才发现那在冷霜身边被丢在沙发一角的红色闪动的东西。

以瑞秋这个电脑及机械的天才，瑞秋立即发现那和一个烟盒一般大小的东西是某个设备的遥控器。

瑞秋一按那闪动的红色按钮。

那大厅的一面墙立即移动。

移动后的那面墙后居然是一大片像是地图的座标。而在坐标之上，正有一个红色的小点在移动着。

瑞秋刹时全明白了。

原来总理来找温博士，是挟持博士，冷霜更是他下手弄晕的，而这个让瑞秋找到的东西，正是温博士留下来的追踪器。

此时那墙上闪动的红点一定是温博士目前的所在处，很显然他们的车子正在行走。

温博士身上也一定有着一个追踪器的发射器。

瑞秋不再迟疑。

瑞秋透过通讯设备向老爹及韩奇、龙翔报告这里发生的事，并且设法将冷霜弄醒。

瑞秋将原本守在行政大楼的防卫员调了过来。

另一方面，温博士及总理等四人一同上了阵，车子往山下的方向前进，而后转往那行政大楼区域的后方的另一座山区行驶。

温博士叫总理：“古柏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总理听得出温博士的语气里那一丝的责备。

总理一脸的无奈、苦恼：“温博士，我对不起你。”

温博士耐着性子：“柏文，我们都相交这么久了，有什么事不能说？你就把事情源源本本的说出来，大家好商量。商量，拿个主意啊。”

总理：“是‘失心兰花’，她要我捉你去交换……”

温博士：“‘失心兰花’？到底她捉了谁来要胁你，让你背叛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

总理：“‘她’捉了‘安妮’，她还把安妮的小指头给剁了下来，我没有办法，她威胁我，如果不带你去见她，她要把安妮变成下一个‘人体炸弹’。”

温博士：“安妮？谁是安妮？”

总理：“安妮是我的一切，没有她，我活着就没有半点意义了。所以我只好对不起你了，博士。”总理暂停了一下又说：“她答应过，她绝对不会伤

害你，只是有些关于‘生化人’的研究要和你讨论讨论，她不会伤害你的，她绝对不会。”

看着总理的样子，温博士忽然全明白了。

女人。

这名叫“安妮”的女子一定是总理的“情人”，当然不是总理那位众所周知的妻子。

这“失心兰花”的魔女，得知了总理爱那名叫安妮的女子如痴，才捉住安妮，要总理犯下挟持温博士的事情。

温博士不禁恼怒：“柏文啊柏文，你竟然为了一名情妇而出卖我，你怎么对得起我？我们可是近半生的相交相知啊！那数条人命莫非也是你……”

面对温博士的指责，总理满脸通红，低着头不敢望着博士。

总理，“不是，那些‘人体炸弹’不是我做的，我没有……”总理急着为自己辩白。

多么令人难以置信。

这佯年近半百的男子，一生的成就与声誉竟会是毁在对一个“情妇”的痴恋。

难道真应了那古老陈年的一句，“英雄难过美人关？”

温博士知道要总理改变心意是不可能了，温博士只希望他所留下的线索，瑞秋能及时发现。

温博士：“那到底是‘失心兰花’三个中的哪一个？”

总理：“好像是……‘雨兰’。”

龙翔及韩奇一路追赶那挟着安妮塔的黑衣女子往后山的山上飞奔。

无情冷冽的风未曾让二人却步。

他们拼命的追赶，因为他们知道，眼前的那名“生化女子”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

有了那名“生化女子”他们就可以了解魔王的更多情况，所以无论如何他们都不敢让“生化人”在他们手下跟丢。

而就在他们追赶黑衣女子至半山腰之际，通讯器里传来瑞秋的消息，这是个令他们二人都有些难以置信的消息：总理绑架了温博士，并且弄晕了冷霜。

但二人依然不能分身，只能和瑞秋她们保持密切的联系。

而此时黑衣女子站在一个巨石的前面，黑衣女子居然能用手将它开一个小缝，带着被她挟持的安妮塔一起走进那透着光亮的小洞。

韩奇及龙翔一直蹲在这条山路另一旁的一块巨石后望着黑衣女子走在洞里。

韩奇一箭步想追进去，但却被龙翔捉住手臂。

龙翔：“韩奇，等等……”

龙翔的话还没说完，韩奇便发现有辆车子停在这条山路上，更令人吃惊的是车上下来了数人。

有四名彪形大汉，及温博士和总理。

韩奇：“大哥，是总理和温博士他们……”

龙翔：“我们先通知瑞秋和冷霜她们。”

韩奇立即通知瑞秋她们所看见的情况，并且让她们加派人手到这里来支援。

而此时瑞秋和被救醒的冷霜一起乘着车子及一部分的防卫队员等人正在赶往这山区的途中。她们原本是靠追踪器来追踪总理他们的去向。没想到——总理他们的目的地居然是和黑衣女子相同。

或许这已是真相大白的时刻了。

黑衣女子抱着安妮塔进入洞内，谁也无法知晓这里也会有如此明亮、干净的地方。

山洞里颇为宽敞，而且不知是什么东西照得洞内十分的明亮。

黑衣女子抱着安妮塔走向洞底，这才发现原来这山洞内还有另一名女子。

那名女子是位有着微红发色的红发美女。

这名红发女子正被五花大绑的绑住，坐在山洞内，唯一没有被反绑的右手，手掌部份有着包扎的痕迹，而且那白布上还有些红色的血迹。

黑衣女子将安妮塔双手双脚轻轻一绑之后，便将她和那红发女子放在一起。

而此时总理及温博士他们六人也已进入洞内。

总理一见红发女子立即开口：“安妮……安妮，你有没有事？安妮？”

那总理必定是真的在乎那名叫安妮的红发女子，总理想奔向那红发女子，但却被黑衣女子制止。

黑衣女子：“等等，总理先生，你的安妮很好，她没事，原本你可以和安妮二人比翼双飞，但是现在……”

总理急得连忙说：“你要我把温博士带来，我就把他带来了，现在我们可以交换人质了，你答应过我不伤害博士或者是安妮的，难道你现在要反悔了？”

黑衣女子：“这原本是对的，但是现在却有了变化……”

总理：“为什么？”

黑衣女子：“因为我可没要你把飞龙队长和韩医生给一起带来。”

总理：“什么？”

黑衣女子对着洞口的方向说：“二位请现身吧！”

龙翔和韩奇二人果然立即出现在众人面前。

最高兴的莫过于温博士，而总理却是雪白了脸：“他们不是我找来的。我没有找他们来，不是我……”

韩奇忍不住开口：“我们的确不是来找总理的。我们是一路跟着你来的。”

总理：“是啊！韩医生都说了，不是我，不是我……”

龙翔：“总理，你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总理的脸又转成一阵红色。

沉默了一下子，总理叹了一口气：“韩医生，或许你们会问，为什么我要这么傻，为了安妮而背叛自己的君王，背叛自己多年来努力争取的一切名利，地位、家庭，只是为了安妮这样的美女，太傻了。”

韩奇：“是啊！总理，安妮的确很美，但……”

总理立即接口：“但是比安妮美丽的也大有人在是吗？”

韩奇点点头。

总理：“韩奇，你不会明白的，越是成功。越是有成就、越是拥有更多的权利、掌声，人的心就越是恐惧。空虚，因为当有一天夜深人静，在历经

吵闹。烦杂的一天之后，你静下来想，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麻烦、没有争吵，没有那一切名利带来的捆绑那该多好？我只想拥着心爱的女子，安静的度过平稳的每一分钟，那就够了。你能明白吗？”总理哈哈一笑又接着说：“你不会明白的；我和安妮在一起的快乐，你没爱上一个人，你就不会明白的。”

总理忽又望着安妮，而后开口说：“你们看看安妮，她是那么年轻、那么美丽，她从来不在乎我是年近半百的老人，她不吵。不闹，她不在乎我所能给她的时间是那么少，她总是守着我，如果让时间可以重来一次，我会放弃我的所有，只求能跟安妮永远的相守在一起。”

韩奇：“我们可以再想其他的办法……”

总理：“你们以为‘人体炸弹’可怕吗？”

韩奇：“是的。”

总理：“你们错了。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炸弹，而是感情。当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是世界上最脆弱的人，只要人家捉住你的爱人，那么你就会受他摆布，什么都不在乎了。”

总理的话，是他心中最真的感受，所以令人不觉也变得沉重。

黑衣女子：“好了，我不是来听你们吵闹的。你们把博士送过来，我就把安妮和安妮塔二人放回去。”

韩奇并不是没有注意到安妮塔，只是在此时的情况下，韩奇不便让黑衣女子发现自己对安妮塔的关注。

只是总理刚才的那番话让韩奇不禁自问：自己是否爱上了安妮塔？

韩奇不知道答案为何。

总理：“博士，我对不起你，但是她答应过不会伤害你的。是不是？”总理转头问了问黑衣女子。

黑衣女子：“只要你们别出花样，我保证七天后将温博士毫发无伤的送回。”

总理：“那要怎么交换？”

龙翔及韩奇二人同时出声制止。

“总理，不可以……”

温博士：“没关系，让我去换她们二人好了。”

“博士。”龙翔及韩奇二人异口同声。

黑衣女子：“好，现在温博士你走来，我把她们二人解开让她们自己走过去。飞龙队长、韩医生、总理大人，你们往后退十步。”

众人片刻间也不得不听那黑衣女子的话。

温博士向黑衣女子的方向走去，和迎面走来的安妮和安妮塔二人交会而过。

而就在安妮塔和温博士二人擦身而过的同时，最令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

那原本被雨淋得一身湿淋淋，一脸疲相的安妮塔刹时间居然敏捷如豹般的在二肩交会之际，双手一手捉住博士的手臂，一手扣住温博士的咽喉。

安妮则是向总理的怀里飞奔。

韩奇：“安妮塔，你做什么？”

安妮塔架着温博士往黑衣女子的方向走去，和黑衣女子并肩而立，面对韩奇等众人。

安妮塔忽然笑了：“韩医生，你在叫我吗？”

安妮塔将温博士交给一旁的黑衣女子。而后，开始了一场如同魔法般的“变形”。

安妮塔的身子在刹那间竟如同水滴般的融合在一起，像个银色的液状水银。

而后不到几秒钟的时间，安妮塔的整个人又再度浮现人形，只是让人无法置信的是，“安妮塔”居然变成一个和眼前的那名黑衣女子一模一样的黑发女郎。

韩奇等人不禁失声：“你……你……”

这名由安妮塔变形而成的女郎笑了。“我就是你们千方百计要找到的那朵兰花‘雨兰’。”

韩奇：“什么？”

所有的人都有着和韩奇一样的惊讶。

韩奇：“不可能，你不是生化人……”

那自称为雨兰的女子：“我从来没说过我是个生化人。这一切全是我的计划，在我身边这位和你们二位交过手的‘小雨’一模一样，只是胸前挂了一串兰花形状的项链。

韩奇：“我一直不相信，税务局长是因为和你说了话才让你有机会下手的，马修局长难道也和你见过面……”

雨兰：“没错，他们全是我杀的，如果不化身为安妮塔，我怎么能偷到那些防卫队的资料，又怎么救小雨？”

韩奇对于雨兰的话，一时间全无心听进去。

韩奇只是想着那在雨夜里、在天台上，和安妮塔亲热的情形。

此时的雨兰正从她右大腿的右方“打开”一个暗门，取出一把发射器。

韩奇记起，安妮塔不肯让他的手滑向大腿，而将他的双手拉往胸前的情景。

韩奇不得不怪自己的大意。

龙翔：“雨兰，或者该叫你安妮塔，你以为你赢了吗？洞口是我们堵着的，洞口还有瑞秋和冷霜及大批的防卫队员，你以为你逃得过吗？”

雨兰，“飞龙队长。韩医生，我们会再见面的。”

总理和那位红发美女一直相拥，低声呢喃着，让总理有些好奇的是为何雨兰和小雨二人挟持了安妮，还让安妮喝酒，因为此时的安妮身上有着酒味。

雨兰带着小雨及温博士往山壁退了二步。

雨兰扬了扬手中的发射器，对着安妮的颈上发射了一种银色的物质。

那物一沾上皮肤立即被皮肤吸收。

雨兰带着二人慢慢退向山壁。

雨兰：“飞龙队长、韩医生，这‘人体炸弹’，再表演一次给你们看。”

雨兰在向安妮发射之后将发射器上方一个蓝色的按钮往下一按——

安妮及一直和她相拥的总理立即被炸得血肉向外爆散，让众人来不及闪躲。

而才数秒的爆炸已让“雨兰”她们三人消失无踪。

第十二章

冷霜及瑞秋二人赶到现场时，在山路边就听见一声轰然巨响。

只见韩奇、宋龙翔和那四名彪形大汉自山洞内飞奔而出。

冷霜及瑞秋急忙趋前。

瑞秋：“队长，你们没事吧？”

瑞秋扶起了趴在草地上的宋龙翔，冷霜则扶起了韩奇。

这样的动作对任何人来说可能都不算什么，但对冷霜来说，却是使她心跳加快的原因。

韩奇站起身对冷霜说了句谢谢之后，自冷霜的手中离开，韩奇完全不知道冷霜的情悸。

冷霜小心翼翼的藏起自己的情绪。

宋龙翔站起身，立即向众人发号司令：“瑞秋，你们有没有携带侦测器来？”

瑞秋：“只有一组小型的侦测器。”

宋龙翔：“请大家快点将侦测器移过来。”

冷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宋龙翔：“原来真正的雨兰，不是那个生化人。”

瑞秋，“那是谁？”

韩奇以他低沉的嗓音回答：“是安妮塔！”

不只瑞秋讶异，连冷霜都吃惊：“可是安妮塔不是生化人。”

宋龙翔：“这就是我们所未知的事情了。”

当侦测器架好之际，宋龙翔及韩奇、瑞秋，冷霜及数名防卫队的成员一一进入山洞内。

洞内安妮塔和总理的尸体全部被炸成一堆一堆的尸块，那满溢的血腥味，即使是处理过多次相同爆炸现场的人都无法视若无睹。

宋龙翔及韩奇二人靠近洞底的山壁仔细端看，但山壁始终是山壁，完全看不出来任何奇怪的痕迹。

侦测器上显示，这只是一面普通的山壁，什么也看不出来。

宋龙翔：“这不可能！”

韩奇：“是啊！就算安……‘雨兰’可以，温博士或者是那名叫‘小雨’的生化人也不可能做得到。”

宋龙翔指挥大家再仔细的将山壁做最彻底的搜查，而后才放弃。

宋龙翔看着现场大家忙着收拾那些尸块，他低下了头，在地上捡起一块血红的尸块，那像是心脏的部份。

宋龙翔将肉块拨了开来，递给韩奇。

宋龙翔：“韩奇，你看看。”

韩奇接过手，仔细看了一眼：“这是…块心脏组织。”

宋龙翔：“那里面有一种银色的物质。”

韩奇仔细的近距离拨看，才发现那残留的一小片银色物质。

韩奇：“这跟上次所发现的物质相同，我们需要再进一步化验才能知道正确的结果。

我一直认为这是一种稀有的元素，它的稳定性十分差，就像‘锂’一样，只要碰上水就能产生巨大的爆炸。”

宋龙翔：“上次的化验呢？”

冷霜：“原本由我主持化验，但是被‘黑衣女子’破坏了。”

韩奇原本想将那块令人作恶的血块交给工作人员保管，但是韩奇忽然又将那肉块拿近鼻子的地方嗅了一嗅，韩奇皱了眉头：“龙翔，你闻一闻，是什么味道？”

宋龙翔嗅了一嗅：“是酒的味道。”

韩奇：“我还以为自己闻错了。”

而后众人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只得将现场整理完毕之后离开。

宋龙翔及韩奇一步出洞外之时。

韩奇仰起头望了望天。

不知道何时，雨已经停了。

只是在清晨的此时，天却依然是一片漆黑。

韩奇不禁想问，这天要何时才能出阳光？

所有的人回到G国的行政大楼区域之时已是早上九点钟了。

宋龙翔向老爹报告了这次和雨兰交手的经过，老爹当场指示要众人先留在G国。

G国此时正面临最大的困难，因为国王温博士此时被挟持。

至于总理则是死在情妇“安妮”的怀中。另外还死了三名局长。

这样的损失，可谓是空前的惨烈牺牲。

所以宋龙翔他们必须立即在此地安抚现有的状况。

而后在上午十二点左右，宋龙翔及G国的三名副总理共同会商过后，决定由三名副总理中推派一人成为新任的总理，死亡的三名局长则全部由副局长递补。

唯独对于国王的事实行保密的方式。

宋龙翔及众人皆明白，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接受如此重大的人员死亡的打击。

由宋龙翔及新任总理共同向媒体发表这项讯息。

G国的情形总算安定了下来。

在宋龙翔将这些事安排好了之后，便让众人休息去了。在这二十几个小时里，所有的防卫队员全都累坏了。

韩奇一个人在实验室内。

宋龙翔自门外走入：“韩奇，去休息吧！”

韩奇回过头给了宋龙翔一个会意的一笑：“大哥，你来了。”

韩奇的手并没有停下来，他手上正在化验某些东西。

宋龙翔走近韩奇身边：“韩奇，我们得要休息，才能和雨兰对抗。”

韩奇：“大哥，这件事，本来可以不用有这么多的伤亡的，如果我不能被‘她’左右的话……”

宋龙翔：“韩奇，有大多事，我们做不到……”

韩奇：“我几乎可以确定她没有任何生化人的特征。”

宋龙翔：“我猜她可能只是一个‘合成人’。”

韩奇：“‘合成人’？”

宋龙翔：“我也只是做一个大胆的猜测。”

韩奇：“怎么说？”

宋龙翔：“那个和我们交过手的黑衣女子，就是那个叫做‘小雨’的应

该是个百分之百的‘生化人’，毋庸置疑。但是真正的雨兰，她几乎和一个正常的人类完全一样，我仔细的看了一下，只有她的右手掌和右大腿，好像特别不一样……”

韩奇几乎停了手，仔细回想，那和“安妮塔”——也就是雨兰在雨中缠绵的景象。

“安妮塔”的右手，韩奇不是特别有印象。

那大雨纷散，让二人湿透了身子，韩奇忽然想起……对了！

韩奇：“对了！”

宋龙翔：“什么事？你想到什么？”

韩奇：“她不让我碰她的大腿，就是怕我发现她的大腿上方是合成的。”

宋龙翔：“所以，我说她是个‘合成人’。”

韩奇：“你的意思是，她只有右手掌及右大腿经过特殊的合成处理，除了这二个地方之外，她完全是个正常的人类？”

宋龙翔：“只是猜测罢了！”

韩奇：“最令人吃惊的是她的‘易容’。”

宋龙翔：“那已经超脱了一般易容的范畴了。”

韩奇：“我曾经问过冷霜，连冷霜都相信‘安妮塔’绝对没有经过易容。”

宋龙翔：“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难以估计的天才，魔王的智慧令人‘痛恨’。”

韩奇：“从‘安妮塔’的一头金发，到‘雨兰’的一头黑发，更别提那容貌改变，她就像一滩‘银水’在我们的面前任意改变自己的所有外貌。”

宋龙翔：“我们对抗的是最恐怖的敌人。”

韩奇手上的仪器不断的显示一堆数据。

韩奇忽地一个转身，很快的一长串的资料一一列印出来。

韩奇：“终于出来了。”

韩奇伸手丢掉了手上的手套及身上的衣服，拿着资料，往一旁的大电脑走去。

宋龙翔尾随他的身后。

韩奇专注的对着电脑不断的输入许多数据。

韩奇：“太好了，出来了！”

宋龙翔：“结果如何呢？”

韩奇：“我想‘人体炸弹’的奥秘，已经破解了。”

宋龙翔：“希望你简单的陈述，省略那些专有名词。”

韩奇此时的脸上有着孩童般的喜悦，像所有找到解答的数学家。

韩奇笑了：“简单来说，虽然外表可以被分割处理后像个……这么说……像个子弹般的固体……”

韩奇停了一下又继续说下去：“我不知道，魔王是什么样的天才……”

韩奇：“好，我假设，这个元素经过处理变成固体，在近距离发射出去之后，一旦接触到肌肤，因为体温的关系，元素立即溶化，并且直接被血液吸收，这整个过程可能不超过二秒钟。

宋龙翔：“为什么一定要近距离发射？”

宋龙翔：“那它又是怎么爆炸的呢？”

韩奇：“你记不记得那个酒味？”

韩奇抬起头看了宋龙翔一眼。

宋龙翔点头：“有。”

韩奇：“在那个物质被吸收之后，只会停留在那个被射中的皮下组织里。”

宋龙翔，“可是它是怎么被放在心脏里？”

韩奇：“这就是酒精作祟！酒精会让人的血液流动的速度加快，在很短的时间内，血液会把它带进心脏之内，然后因为心室瓣膜的因素，它会留在心脏之内，不再移动。”

宋龙翔，“那它怎么被引爆？”

韩奇：“我想在那元素上，有一个引爆器，可以经过遥控来引爆。”

宋龙翔：“这简直就是太完美的犯罪！”

韩奇：“是啊！完美到没有办法破解。”

韩奇摸摸肩颈，他已经好久没阖眼了。

宋龙翔望了望窗外的天空。

天依然是黑的，只是雨已歇。

或许该是天放晴、旭日东升之时了。

宋龙翔回过头，看那用双手撑着头的韩奇一脸疲累的样子。

宋龙翔：“韩奇，去睡会儿吧，晚点还有事要办！”

韩奇：“什么事？”

韩奇露出一脸惊讶。

宋龙翔把瑞秋将电脑资料掉包的事情告诉韩奇。

宋龙翔：“我相信，‘她’一定会再回来的。”

雨兰及生化人“小雨”挟持着“温博士”自岩洞离开后，历经了好些钟头的飞行才回到魔宫。

雨兰带着小雨及被击昏的温博士在一个宽敞的大殿上出现。

这间大殿不仅宽敞，更是宏伟。

但一点也称不上富丽堂皇。

四周全是灰濛的石块所砌成的石壁。

这里或许庄严，但却冷冽。

寒冷、冰凉、了无生气。

只有冰窟才有这等令人不寒而慄的感觉。

在殿上，有一位老妇人，年约六旬，信步而来，却一脸慈悲。

老妇人虽已是六十开外，但除了那发际的白发之外，一点也看得出来岁月的痕迹。

老妇一身素色纱质眼饰，像极了热带的妇女服饰。

老妇走向雨兰：“雨兰，你回来了。”

雨兰则是喜形于色：“姥姥。”

雨兰往老妇的怀里飞奔，这雨兰口中的姥姥则是展开双臂，将雨兰一把拥进怀里。

这名老妇据传闻就是一手养大三朵兰花的——唐姥姥。

由于雨兰这一倒向唐姥姥，将唐姥姥的头巾给推落，让唐姥姥的容貌整个露了出来。

在唐姥姥的左脸上有一个斜过脸庞的痕迹，连左颈上也有一个类似的痕迹。

十分惊人。

但雨兰像是早已习惯对那可怕的伤痕般视若无睹。

唐姥姥：“你把温博士带来了？”

雨兰：“是啊！连磁片都带回来了，只是‘小雨’受了伤。”

唐姥姥：“这次和你交手的有谁？”

雨兰：“宋龙翔、冷霜、瑞秋，还有韩奇。”

唐姥姥看着这眼前自己一手养大的雨兰，那雨兰眼里迅雷间闪过的光芒，唐姥姥全看在眼里。

唐姥姥：“只有你带着小雨，能对抗几乎整个防卫队里的核心成员，这太不简单了。”

雨兰：“义父呢？”

唐姥姥：“他在实验室里。”

雨兰：“那碧兰和雪兰姐呢？”

唐姥姥：“碧兰出任务去了。雪兰刚出去，过二天就回来了。”

雨兰：“那我先把温博士带去见义父，晚点再到您房里跟您聊天。”

唐姥姥怜爱的拍拍雨兰的肩。

雨兰带着小雨及温博士往魔王的实验室走去。

在实验室门口，雨兰向对讲机里的魔王报告身份。

雨兰和小雨及温博士走进实验室里。

雨兰适才和唐姥姥谈话时的愉快此时全不见了。

雨兰：“义父，温博士我带回来了，磁片在这里。”

雨兰伸出右手，自右大腿处取出一个银色碟交给魔王。

魔王始终是一张冰冷的脸孔，自雨兰有记忆以来，几乎未曾看过魔王脸上有其他的表情。

魔王点点头：“辛苦了。这次跟谁交手？”

雨兰：“宋龙翔、韩奇、瑞秋、冷霜。”

魔王：“这么多人，只差鲍尔而已吗？”

雨兰：“是的。只是‘小雨’也受损相当严重。”

魔王：“只有你和小雨能对抗他们四个人，也算不错了。把小雨交给我，将温博士弄醒。”

雨兰接过一直由小雨扶着的温博士，让小雨回到她一旁的专属休息区休息。

雨兰在大腿处找到一剂药剂，注入温博士的体内，魔王则将磁碟放进电脑中。

就在温博士清醒的时候，魔王盯着眼前的荧幕，手飞快的敲打着键盘。

魔王只花了二、三分钟的时间就停手了。

魔王以飞快的速度走向雨兰。

二话不说。

魔王一扬手，一掌往雨兰的脸颊上落下。

叭！

轻脆的一声。

让雨兰不知所措的被一巴掌打得跌坐在地上。

雨兰的嘴角流出了一丝丝的血痕。

她不明白自己为何挨打。

雨兰跌坐在地上望着魔王。

魔王开口：“你带回来的磁碟是假的，而且上面全是病毒。为了这个错误，我的电脑将有三天的时间没有办法运作。”

雨兰这才明白原因。

此时的雨兰面无表情的站起身来。

魔王：“下次要用心点。”

雨兰摸净嘴角的血丝，点点头。

魔王：“你下去吧！我和温博士谈完，你就负责把他送回去。”

雨兰：“我会顺便把资料带回来的。”

魔王：“不用了。瑞秋这丫头的脑筋还不错，就算你把整座电脑带回来，恐怕都不会有用的。”

雨兰：“我试试。”

魔王：“总之电脑的事你别管了。下去休息吧！”

雨兰安静的离开。

温博士目睹整个雨兰被打及离去的经过。

温博士：“魔王，或者我该称你为教授？”

魔王：“无所谓，只要你喜欢。”

温博士：“你要我到这里来，为什么？”

雨兰：“本来我对你的‘元素’相当有兴趣，可是没想到它被‘小雨’给破坏了，我本来以为我们可以就生化科技这话题多谈谈。”

温博士：“‘小雨’是太完美的生化人，我的‘A元素’根本比不上她。”

魔王：“或许吧！但是除了生化人，我还想跟你谈一谈一种毒素……”

温博士：“你很清楚关于毒的东西你该找谁。”

魔王：“是啊！我知道你说的是防卫队的那个‘博士’，有机会，我也想和他谈谈。

他一向是个十分聪明的学生。来，你来看看这个。”

魔王拉着温博士往实验室的一面墙上的巨大荧幕走去。

魔王开口对着荧幕说：“把兰花的资料显示出来。”

很快的荧幕上的光点不断的跳动，才一、二秒的时间，就停止了。

电脑上显示了一长串的数字，像是一种报告。

温博士不禁往前站在荧幕前，像个初学的孩子，拼命的吸取那荧幕上的一切资料。

温博士脸上的神色，出现了急遽的变化。

温博士的脸由正常转为红润，像个兴奋的孩子，再转为惨白。

温博士往后退了几步，一个踉跄，他跌坐在地上。

温博士看着魔王：“你……你……”

魔王伸出手拉起温博士：“我一直解不开这个计划唯一的死点。”

温博士像是忽有所知的问：“你已经把它用在人体上？”

魔王似乎不明白，为何温博士会如此愚笨，问出这种问题。

魔王：“这个计划已经用了好几年了，除了那个缺点之外，‘它’是十分完美的。”

温博士激动的指着魔王：“‘那个缺点’？你真是没有人性，你知道那种毒发作时的痛苦，就像一个活人被送进千度高温的火葬场一样吗？”

魔王：“这就是我找你来研究的原因，我也希望可以解开这个毒性。”

温博士：“我明白了。你把‘它’用在雪兰、碧兰和雨兰的身上，所以

她们三个人才能比正常人拥有更不可思议的体能。”

此时的魔王似炫耀般的说：“正常人类的 DNA 只有二十组。但是，雪兰她们三人的 DNA 组数扩充到二十万组。所以她们每个人在室温之下，都可以改变容貌长达二十四个小时，而且只要有五分钟的休息，就可以恢复。”

温博士：“她们多久要忍受一次毒性的发作？”

魔王：“大约一个月。但是我也已经找到了不让毒性发作的替代方法。”

温博士：“替代方法？”

温博士似乎想到了。

温博士：“你让她们持续不断的服用这种‘毒物’？”

魔王：“是的。”

温博士：“所以她们为此受你的控制？”

魔王：“我不需要和你玩这种文字游戏。既然你没有办法帮忙，就回去吧！”

魔王一扬手，一只银针又射出。

温博士立即昏了过去。

在 G 国防卫队核心成员驻守的情况下，温博士在被雨兰带走之后的第四天被送回。

宋龙翔的预测有些许的误差。

雨兰以她一贯的黑衣女郎姿态出现在 G 国的行政大楼前，身边扶着温博士。

G 国的天空许多天以来首次露出昏暗的曙光。

雨兰出现时，第一个飞奔到大门口的是韩奇。

雨兰：“我将温博士送回，他被麻醉了，但只需要几十分钟的休息之后，他就会醒来。”

韩奇双手拦着雨兰抛过来的温博士，在雨兰转过身之际，忽然开口问：“你……你是……”

雨兰一回首，望了望韩奇。

那蓝眸，依然闪烁着夺目的光彩。

雨兰撇过头，往前飞奔了二步。

一转身，雨兰的样子变成了金发的“安妮塔”。

此时大楼内的防卫队员也全飞奔而出了，雨兰又回复她原来那一身的黑色紧身装：“我是雨兰。”

黑衣女郎以惊人的速度飞奔而去，留下身后的人群，独自消失在晨曦之中。

韩奇的眼神未曾离开她的身影。

第十三章

防卫队里今天显得特别热闹。

因为防卫队的核心成员全部都在防卫队内。

老爹和宋龙翔、韩奇、瑞秋和鲍尔等六人在防卫队内的会议室中开会。

会议的内容主要是讨论上次在G国，宋龙翔、韩奇、瑞秋、冷霜四人在和“失心兰花”中的雨兰及那名叫和雨兰长得一模一样的生化人交手的情形。

会议经过了近三个小时才结束。

开完会，会议室里的灯光一亮。

鲍尔立即站起身，收拾东西。

老爹露出他那慈父般惯有的笑容：“鲍尔，你要休假去了？”

鲍尔：“是啊！老爹及各位，不是我没有半点手足情谊，而我已经半年多没休假了，最近这里的天空一直在云层的笼罩之下，我已经快闷坏了。现在我要收拾行李到一个位在云层上端的山上了。”

瑞秋笑了：“鲍尔，站上了云端之后，记得帮我录些影片回来，顺便帮我看天空的颜色。我在G国的那几天，天天下雨，黑压压的天，已经让我忘记什么叫蓝天了。现在对我来说只要有蓝天的地方，就是天堂了。”

韩奇：“‘蓝色天堂’听起来真的很美。”

冷霜：“美丽的背后，往往是一连串致命的危机。”

冷霜那冷冷的独语，让韩奇心里着实有些异样的感受。

韩奇想起：“雨兰”的真面目，那深邃的蓝色双眸，那无法再修改一分的脸孔。

“雨兰”是美丽的。

但就如冷霜所言，美丽的背后竟是致命。

在“人体炸弹”事件中，雨兰能杀人不眨眼。

韩奇心里暗暗叹了口气。

宋龙翔则是交代鲍尔：“鲍尔，你也辛苦好久了，好好去休假，但是把通讯器带着，让我们能随时跟你联络。还有，休假的时间一到，请你快快归队！”

鲍尔恭敬的行了一个举手礼：“是的，队长。”

鲍尔是防卫队内部核心成员中最具孩子气的一个。

他的身高和宋龙翔站在一块儿，虽然差了几公分，但以他一百八十公分的身高亦是十分挺拔。

宋龙翔：“对了，你要上哪个山巅？”

宋龙翔和鲍尔二人往门外边走边聊。

鲍尔：“世界的山脊附近的一个山区。那里没有政权组织，一切的权力核心都还停留在十分古老的制度下。如果一切没有发生，或许你就是那里的统治者。”

宋龙翔：“对了，若是你有空的话，倒想托你去见个人……”

鲍尔满口答应：“好啊……是谁？”

就这样，鲍尔放下所有的忙碌，满心喜悦的往他心中所向往的乐上而去。

在这世界最高峰附近的一个山巅，住着一群数千年来生活习性改变不大的人们。

不论外面的世界有多么好，或者多么乱，对他们来说还是一个同样的明天。

这是一个近乎与世隔绝的地方。

在这个山区主要的约束力并非一般的政权组织，因为在这山区并无外人所想要的矿藏或者什么做人的人才、科技发展。

也或许因为如此，让这一个以族群为权力结构的区域不受战火浩劫的洗礼。

在这里近几百年来最大的突破，居然是计时器及简单的卫浴设备和少得可怜的邮件往来。

在浩劫频传的世界中，这片乐土，依然有着令人着迷的风光。

白云飘忽在身畔，山林原野弹指之间。

更羡慕世人的是，在这山的顶巅，在丛林之间有着一潭天空的眼泪，静静的在此横躺。

仿佛绝世的美人遗留的揽镜。

任何人都会为这湖而迷醉。

只是在这高山峻岭中，这湖水虽清可映人，在湖心不时可见那白云飘过的身影，但这湖水却是冷冽无比的。

湖水之美，晃着一水碧绸。

这湖水仿佛那带着面纱的绝美佳人，谁都别想看透。而且这湖水，不论时节，不论天候，它始终保持那冷雪般的温度。

即使在日正当中之时，任何一个人类都无法在湖水中站立超过数分钟。

所以虽然湖色绮人，但这湖有多深，无人能知。

当地的居民给了这湖一个十分动听的名字，意思就是“蓝色的天堂湖泊”，不提湖泊，多数人都简称这湖叫——“蓝色天堂”。

这一天，有丝丝的阳光照近了这山之巅。

这当地的族人，都因这越来越难见到的阳光而纷纷各自活跃了起来。

该趁此时晾被、清洗、工作的人们无不快乐的忙碌着，而乐天的他们，每一位都是天生的好歌手，在工作的同时，此起彼落的歌声传遍云霄。

一个年轻的女子，手上挽着精致的手工，在这村子里仅有的二、三条街上走着。

这女子叫珠儿。

她是年轻的，才约莫二十岁的花样年华。

她如彩蝶般和街上的大多数人一一招呼、寒暄，而也没有什么人认识她。

珠儿走过这条街，转个身转向下一条商街。才一转角，珠儿才想起，要和适才那位大嫂换块布好替自己做件新衣裳。

但才一转身要转角走向回适才那条街时，珠儿猛然一停步。

因为那大嫂正和另一名大婶聊了起来，年轻的嫂子手上拿块绣花的布挂在架上。

年长的大婶：“珠儿真是有双巧手，所有的绣花、银饰，没有什么做不来的。”

年轻的嫂子：“是啊，年纪轻轻，不知道谁那么好福气能娶到她。”

年长的大婶：“珠儿一个人独居，她爹死了好些年，也该有个好男人来照顾她。只可惜……”

年轻的嫂子：“可惜什么？”

年长的大婶：“可惜珠儿什么都好，就是长得不够漂亮！”大婶又叹了口气。

年轻的嫂子：“哎！是啊！珠儿若是漂亮一点的话……”

珠儿没有再回到那条街上，而是一个人失落的在街上奔跑，不理睬那

身后的族人的异样眼光和呼叫。

珠儿几乎是一口气没命的往山上奔跑着，越过草原，和笔直但已无大多绿意的树林。

珠儿跌坐在湖畔，那成串的泪笔直的落入湖中，珠儿手上的篮子里的精致饰品早已散落在脚边的草地上。

珠儿看见湖中自己容貌的倒影，珠儿伸出手，顾不得那湖水的冷冽，将湖中的容颜捣散。

为什么？

为什么，我会有这种容貌？

真神啊！为什么？

珠儿看那水中的倒影，容貌是珠儿这一生的苦痛。

珠儿的体态虽在厚厚的衣裳掩饰下，但依稀可见那窈窕的曲线。

“为什么我不能换一张脸？”珠儿如此大声的问。

珠儿那歉纤合度的身段之上却有张大大的圆脸，粗粗的眉，平坦的鼻子，以及虽然小但薄薄的双唇。

珠儿如此忿忿难平。

为什么真神会如此惩罚自己呢？珠儿想不透。

珠儿落着泪，对着湖水大叫：“‘蓝色天堂’的湖神啊！若是你现在可以听见的话，求你显显灵，答应我，赐给我一个美丽的容貌。如果我的希望可以达成，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珠儿伏在草地上放声的大哭。

令人吃惊的是，在珠儿放声大哭后没有多久——珠儿的耳里传来些声音。

是一个十分悦耳的声音。

珠儿不禁停止哭泣，抬起头四处张望。

但这林子。这湖畔并没有任何其他人的踪影。

珠儿几乎要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但此时耳畔却又听见那相同的声音。那同样的一句话，但珠儿依然未见任何人的踪影。

“谁？是谁？是什么人？”

那声音：“你不用在乎我是谁，你只要回答我。”

珠儿：“什么？”

那声音：“我再问你一次。你刚才说，只要你能换得美貌，你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吗？”

珠儿那垂在双颊的泪珠，伴着珠儿那果决的心意而点头落下。

珠儿：“我愿意。只是那是不可能的。我的长相永远也不可能改变。”

珠儿说着又是一阵哽咽。

那声音：“你确定吗？任何代价？”

珠儿：“确定，任何的代价我都愿意，只要我能有那如仙女般的容貌，我甚至可以为此而死。”

那声音：“你不会后悔吧！”

珠儿：“我后悔的是现在还活着，活着却没有任何人在乎，那还不如早点死了算了。”

那声音：“好。那我给你容颜，你给我灵魂。”

珠儿：“你是谁？你是什么人？你不可能做得到的。”

此时的珠儿拭了拭了眼角的泪痕。

那声音：“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变脸’更容易的了。”那声音居然也有轻笑声。

珠儿：“那你就现身给我看。”

那声音：“好，你别眨眼。”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内，珠儿的确做到了不眨眼。她呆呆的望着湖中心。这太神奇了！

对珠儿来说，这是无法置信的。

珠儿望着那珠绿的湖心，如神迹般，湖心冉冉升起一名女子。

宛如女神般。

那名女子缓缓升起，直至全身离开水面，她就此站在湖面之上。

珠儿失声问道：“你是女神……传说这片湖是天堂，你一定是天堂里的仙女。”

那被珠儿称为女神的女子又开口问道：“你愿意为了美貌付出一切吗？”

珠儿：“是的，仙女，请你赐给我如你一般的美貌。”

此时的珠儿早已跪在湖边努力向那站在湖心的女子膜拜，她连连向湖心磕头。

那女子一笑，莲步轻移的往岸上走来。

珠儿早已连忙退到一旁跪着。

那女子站在草地上一手扶起珠儿：“你叫什么名字？”

珠儿小心的回答：“我叫珠儿。”

对于心中的女神扶起自己一事，珠儿又是喜但又是心惊。

珠儿甚至连看都不敢多看女神一眼。

那女子：“珠儿，你觉得我漂亮吗？你想要长得像我吗？”

那女子拉着珠儿往在湖边的一个小石亭坐下。

珠儿：“你是神仙，而且是最漂亮的神仙姐姐。”

那女子：“我是神仙姐姐？”那女子指着自已。

珠儿用力的点头，那女子又笑了。在珠儿的眼中，这位神仙姐姐甚至比这“蓝色天堂”湖中那在温暖时节会开花的淡紫色的花朵更美丽，尤其是此时她正笑着。

珠儿是如此专注的看着她的神仙姐姐。

这神仙姐姐，有着一瀑轻柔的长发披在身后，虽只有披肩的长度，但发色亮丽，还有大大的双眼，高高的鼻梁，鲜红的双唇，小巧的脸蛋。

珠儿想起了自己在水中的倒影。

这位神仙姐姐有着所有自己所没有的一切优点。

但让珠儿有些迷惑的是，神仙姐姐有着和自己相同的白皙皮肤和黑色长发，但是却有着一双灰色的双眸。

那浅浅深深，看不透的灰蒙，让人看起来觉得有一点冷酷。

如果神仙姐姐不笑的话，会令人有些恐惧。

但现在神仙姐姐在笑啊！

神仙姐姐那一身的衣裳让珠儿想伸手去摸摸，因为她那一身黑色的紧身衣，紧紧的贴在她的身上，显出神仙姐姐那完美、凸凹有致的身段。

在这样的山巅，珠儿的族人们终年都需要身着厚厚的衣裳才能耐住寒冷。

但神仙姐姐那一身的黑衣却只是如同她的第二层肌肤般穿在她的身上。

神仙姐姐的身上有一串十分美丽的项链，静静的躺在神仙姐姐的胸前。

那项链像朵花，但却在不同的角度闪烁光彩夺目的光亮，让珠儿不敢直望，怕自己迷失在其中。

这名珠儿口中的神仙姐姐不是别人，正是“失心兰花”中的“碧兰”。

碧兰看着着眼前的这名叫珠儿的少女。

碧兰笑，是因为珠儿叫碧兰“神仙姐姐”。

像碧兰这样听命于魔王的杀人机器，本是那自地心窜出的恶魔，但现在却有人叫她“神仙”。

碧兰看着少女，珠儿眼中的坚决，令碧兰有些好奇。

为什么？容貌对女人来说真的如此重要吗？为了容貌，女人愿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出卖灵魂？

多么可笑！

碧兰开口：“那好，珠儿，我答应你替你改变容貌，但是从现在起，你必须完全听命于我，绝对不准有任何异议，你答应吗？”

珠儿毫不考虑的点头答应。

碧兰带着珠儿往湖的另一畔走去，那一边的湖畔正是一个如同被削平的断崖，站在崖边还可看见白云自脚下飘过。

即使是像珠儿这般住惯了高山的女子，看着那脚下的万初深渊心中仍然不免恐惧。

碧兰什么都没说，她自珠儿的腰际一拦，便往这崖边一跳。

就算珠儿再怎么信任碧兰都不免大叫。

碧兰抱着珠儿才一纵身立即就往后一靠。

珠儿并非如同心想的落入万丈谷底，而是扎实的落在一块土地上。

绝对没有任何人可以想到在那岩石般的山壁里会有一个洞穴。

洞穴前有一个十分小的石块，若是自山崖上向下一看，就像个微微凸出的小石块。

碧兰带着珠儿往山洞里走，珠儿睁大眼看了看这宽大的山洞。

这山洞真美。

山洞很宽敞，也很深。洞两边的山壁上，每隔五至十步左右，就有一个闪闪发亮的。

圆圆亮亮像是珠子般。白色发亮的东西嵌在山壁上。

碧兰一直往洞里走，珠儿亦步亦趋的跟着她。

在洞的底部，左边有一张像是床的东西，但是那床上却没有半张被子或是布等东西。

令珠儿说不出话来的是那山洞底的那面墙——这太神奇了。

洞底的墙居然不是冰冷的山壁，而是一个透明的玻璃状的东西。

远远看来那面墙有着深浅不同的碧绿。

珠儿好奇的趴向这片绿，珠儿刹时明白，这片碧绿，就是“蓝色天堂”。

是的。这是蓝色天堂的湖壁，碧兰不知用了何种鬼斧神工之妙法，将这片岩壁开了一个洞，更在山洞和湖水交接之处，用玻璃的透明物质，将湖

水阻绝在另一边，但站在这山洞的底处却可以看见湖中的情形和湖水的碧绿。

站在这片玻璃前，还可听见那湖水流动的声音。

碧兰将趴在那片透明的墙上的珠儿拉了过来：“你别靠得太久，这湖水太寒冷了，会伤到你！”

果真如同碧兰所说，珠儿一自壁上离开，那靠着的双手立即红了起来，珠儿的手掌几乎失去了感觉。

碧兰看着那红透了的掌心，伸出自己的手，握住了珠儿的手掌。

才数秒钟的时间，珠儿的掌心由一点点的刺痛转为温暖，终至恢复知觉。

碧兰：“这湖水的最低温在零下二十八度，你手这么一贴上很容易被冻伤！”

珠儿：“那湖水为什么不会结冰呢？”

碧兰：“这是我们也想知道的原因。”

碧兰说完便又接着对珠儿说：“珠儿，你坐到台上去。”碧兰指着那张像是床的金属台上。

珠儿依言坐了上去。

碧兰：“把衣服脱掉。”

碧兰有些吃惊：“脱衣服？”

碧兰：“我要看看你的身子，才能决定如何帮你从头到脚的改造。”

珠儿：“好。”

珠儿有些羞涩的将全身的衣服脱去。

而此时碧兰不知何时手上已经端来一杯蓝色的液体，她将它递给珠儿。

碧兰：“把它喝下去。”

珠儿：“这是什么？”

碧兰：“这是一种仙丹，你喝下它，会让你舒服的睡一觉，而当你醒来的时候，你就会如同你所希望的一样美丽了。”

珠儿的眼中闪着一种异样的光芒，仿佛看见了自己变美的样子。

珠儿接过那蓝色的液体，一饮而下。

火热的液体如同烈酒一般延烧到胃部，珠儿立即觉得全身火热了起来。

珠儿：“神仙姐姐，我好热……”

碧兰在珠儿再度开口前，手上早已备妥一支针剂，往珠儿的心脏直刺。

只见珠儿睁大了眼，仿佛不相信碧兰会将那尖锐的针剂往自己的心脏直插。

珠儿：“你……啊……”

珠儿刹时间倒下身子，在那张金属台上，仿佛那被夺去生息的人一般。

碧兰：“为了美丽，你连灵魂都愿意出卖，难道你会害怕死亡吗？”

碧兰完全不带任何情感的将珠儿的衣服往台上一扫，衣饰散落了一地，然后将珠儿的身子在金属台上平放下来。

那张金属台的两侧有个像是床缘的较厚的手把式金属，碧兰将那靠近石壁的那一边床缘往上拉起。约莫有近半公尺高度。

而令人吃惊的是，那拉起的金属板上，有着各种手术解剖用的器具，和一个像是电脑荧幕的四方形黑色的面板。

碧兰再将金属台四个角落的底部掀起四个柱形的小短棒，原来那是照

明灯。

碧兰在那黑色的面板上不停的操作，并在珠儿身上贴了七、八个像是侦测身体状况的东西，那荧幕上便显了不少的数据。

此时珠儿的心脏跳动并非完全停止，而只是以十分缓慢的速度在跳动。

所有的资料显示，珠儿仿佛进入了一种像是冬眠的状态。

碧兰将靠近自己的那个床缘的金属往下一拉，直接插入地面的岩壁内。

这只金属台必定是以十分坚硬的金属制成的，否则不会立即没入岩壁之内。

碧兰毫不犹豫，拿起一把锋利的小刀，往珠儿的脸庞一划。

鲜血微微泌了出来。

第十四章

珠儿幽幽醒来，一张眼却只见那陌生的岩壁，珠儿心慌不已，珠儿开始四处张望。

一坐起身，进入眼帘的是那一片深邃的蓝绿色的墙，珠儿开始回想起一切。

这时的珠儿就坐在那张金属台上，身上除了一张黑色的斗篷之外空无一物。

珠儿赤裸的足踏在山洞的岩地，透来一阵冰凉。珠儿往洞口一望。

“珠儿，你醒了？”

珠儿看见了那个熟悉的人影——是神仙姐姐。

珠儿忽然有些欣喜：“神仙姐姐！”

身穿黑色紧身衣的碧兰，自洞口走来，还是那如同瓷娃娃一般的美貌。

碧兰：“你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

珠儿：“不舒服？没有。”

珠儿的表情仿佛是不明白，为何自己应该有什么地方不舒服。

碧兰来到了珠儿的身边：“来，让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珠儿：“我的样子？”

珠儿仿佛忘了自己对神仙姐姐所求的。

碧兰将那金属台子往侧一拉，那金属台子立即立了起来，那不知名的金属，如同明镜般明亮。

碧兰及珠儿的脸立即被反射出来。

珠儿立即大惊失色，她的双手一松，黑色的斗篷滑落。

珠儿的躯体映在那金属明镜之上。

珠儿的双手立即向金属镜面摸索。

珠儿的脸上悬着泪滴。

珠儿：“神仙姐姐，这……这是……这是我吗？”珠儿的语音抖动。

珠儿指着镜中的影像。

此时洞内只有她们二人，金属明镜上映着碧兰那灰蒙的眼与瓷般的面容，而另一旁那裸身的女子，瓜子般的脸蛋，柳般的双眉，黑澄澄的凤眼，

即使是单眼皮，依然令人难以移开视线，小巧的鼻梁，丰满的双唇。

珠儿不敢想信这是自己。

珠儿转过头，问身边的碧兰：“神仙姐姐，这是我吗？”

碧兰：“是的，这是你，有没有什么地方不喜欢的？”

珠儿又望了望自己镜中的模样。

珠儿发现自己原本稍嫌丰腴的体态，此时全不见了，那增一分太多、减一分太少的身段，珠儿的泪不听使唤地垂下。

珠儿不顾那岩地的冷冽，跪倒在碧兰的面前。

珠儿：“神仙姐姐，谢谢你，谢谢你。”

珠儿开始对碧兰磕头。

碧兰连忙伸出双手，扶起珠儿，并顺手拾起斗篷。

碧兰一手将斗篷给珠儿搭上，一手拉了珠儿站好。

碧兰：“珠儿，别这样，起来。”

珠儿：“谢谢你，神仙姐姐，谢谢。”

碧兰：“珠儿，你记得你答应过我什么吗？”

珠儿：“我答应过，只要能有神仙姐姐一般的美貌，我什么都愿意。”

碧兰：“那好，你听我说。”

珠儿：“神仙姐姐，我会做很漂亮的银饰、刺绣……”

在珠儿未说完话之前，碧兰早已接口。

碧兰：“珠儿，你静静听我说。”

珠儿这才收住口，微笑的看着碧兰。

珠儿：“好。”

碧兰看着珠儿，忽又拉着珠儿往在洞中右边的一块大岩上坐下。

碧兰：“坐在斗篷上，你就不冷了。”

岩石冷冽，可能是因为在山区的关系，而且洞内那碧绿的湖水，让人有不寒而慄的感觉。

珠儿依言而行，果然不再觉寒冷。

碧兰：“珠儿，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珠儿努力的点头：“好。”

碧兰：“你已经昏睡了七天，而且我为你改变了容貌，依你现在的样子，没有任何人能认出你。”

珠儿似乎难以置信。

珠儿只觉得自己大睡一场，怎会醒来时已是七天之后了呢？但珠儿相信碧兰所言。

碧兰：“所以我必须再给你取一个名字。”

碧儿：“好。”

碧兰：“你就叫凤凰吧！”

珠儿：“凤凰……我叫凤凰？”

碧兰：“是的。从今以后再也没有珠儿这个人，只有美冠天仙的‘凤凰’。”

“好。”凤凰不住点头。

碧兰：“凤凰，我为你动了这么大的‘手术’……”

凤凰：“什么叫手术？”

碧兰：“我改变了你所有的容貌，但是你还是习惯这山上的生活，不是

吗？”

凤凰点头。对“珠儿”来说，所谓的“外面的世界”，那是太遥远的事。

“珠儿”不知道自己若是离开这山头会如何，但她认为自己一定会死。

“珠儿”就如同那数千年来的祖先一般，只想留在山区，这是她的宿命，是她的一生。

碧兰：“从今天起，你可以一样回你的村子里生活，你可以告诉别人，你是珠儿的远房亲戚。”

凤凰：“我就说自己是珠儿的表姐。”

碧兰：“有些事你一定要记住。”

凤凰：“什么事？”

碧兰：“从现在起，你每天晚上都必须到湖畔来找我。”

凤凰：“好。但是为什么？”

碧兰：“因为你的容貌才刚刚改变，我必须每天看看你的伤口的状况。”

凤凰：“哪里有伤口？”

碧兰：“你放心，没有人可以看得出来的。”

凤凰这才安心的松了口气。

碧兰：“你整理一下，我带你回去。”

碧兰带着凤凰往洞口走的时候，碧兰忽又回过头。

碧兰对凤凰说：“对了，你现在的样子会有很多人喜欢你，只要是喜欢你的，你就可以带他来湖边。”

凤凰：“为什么？”

碧兰：“这样我才可以试试他们是不是真的爱你啊！”

凤凰愉快的点点头。

碧兰在湖畔与凤凰分手。

凤凰望了望那片蓝天。

对凤凰来说，这真是个完美的天气。

凤凰望了望湖泊中自己的倒影，凤凰满意极了水中那美丽的情影。

凤凰想快步的奔回村落。

在数步之遥，碧兰：“凤凰，记住要带人来湖边哦！今晚。”

凤凰点点头。

这蓝得令人想投入其中的青天。

远远飘来的白云。

碧兰望着凤凰离去的背影，伸出右手。

那原本细纤的令人称羨的玉指，忽然变成了一堆溶液状的东西。

碧兰只望了望那变成长方板状的右手掌，很快的右手掌又恢复了。

碧兰喃喃自语。

还有四十天的晴天。

“蓝色天堂”的湖畔，依然绝美的孤凄。

碧兰消逝在湖畔。

凤凰丝毫没有犹豫的往村落飞奔。

在这样阳光普照的大晴天，如同珠儿消失的那一天一般，村子里的大小全忙碌着。

凤凰自湖畔边回到家中，拿起一个篮子，换了身衣裳便往村子最热闹的那条街走去。

凤凰轻快的脚步像是只在梧桐树上跳跃的凤凰。

凤凰的出现，吸引了街上所有人的目光。

一个上了年纪的大婶向站在一起的女子谈起。

大婶，“这么漂亮的女孩子是谁？是我们的族人吗？那是谁，为什么我不认识呢？”

那看起来较年轻的女子：“是啊！三婶，这少女长得如此美丽，为什么我们会不知道？我们叫住她问问，你看，她往我们这里走来了。”

大婶只是点着头听着。

那美丽的女子居然笔直的往二人走来。

凤凰：“三婶，大嫂你们在聊天啊！”

凤凰早已是张大了嘴不知如何回话。

那年轻的嫂子回答：“你……你是？”

凤凰忘记自己不再是珠儿，竟冒失的将三嫂、大嫂二人顺口叫出。

凤凰自是一转口：“我是珠儿的远房表姐，前几天我来找珠儿，就在这儿住了下来。

珠儿跟我聊起常和你们聊天，所以老觉得和你们好熟的。”

大嫂：“那珠儿呢？”

凤凰：“珠儿，到我那个村落去了。”

大嫂：“没事到那去。放下你一个人，怎好？”

凤凰：“这没什么。珠儿和我哥哥原本就有婚约，我娘要我过来找珠儿谈谈，若是珠儿没问题就将珠儿接过去，可是我到了这儿就爱上了这儿的环境，所以就让珠儿一个人回我家，索性我一个人住了下来。”

三婶：“原来是这样。”

凤凰：“是啊！”

大嫂：“这珠儿也真是的，要走怎么也没和大家道别呢？”

凤凰：“珠儿是想，若是见到了我哥哥，二人情同意合，说不定要同我哥回这里住。

这可难说，也可能不喜欢我哥哥，去个一、二个月就回来了也难说，所以，就不好意思和大家说。”

大嫂：“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凤凰：“是啊！”

三婶：“那你现在住哪儿呢？”

凤凰：“我就住珠儿离湖边不远的房子里。”

大嫂：“那房子是不错，就是偏远了些，你这么漂亮的姑娘家自己住，怕会太危险了。”

凤凰如花般微笑：“大嫂，你别说笑了。珠儿自己一个人住了那么久都没事，我当然也不会有问题！”

大嫂：“话可不能这么说。”

三婶：“是啊！我老实说，珠儿的手巧，是我们族里大家公认的。但是，她实在长得丑了点。若是她能有你的一半漂亮就好了。”

凤凰的眼里闪过一丝狠毒的眼光，但却无人发觉。

凤凰的心里有着一种可怕的念头。

凤凰的心里除了有一份自卑之外，更有一份愤怒。

因为她虽然改变了容貌，但她还是珠儿，这个事实无法改变。

对于三婶和大嫂二人的话，凤凰自然有股难掩的愤懑。凤凰的心里如此想着：这些年来，她们二人不知在背后说了自己多少的坏话。

珠儿是愤怒的，即使此时她已是貌赛天仙的凤凰。

凤凰的情绪在她美丽的外貌之下，无人能知。

凤凰和所有的人寒暄着。

凤凰，就如同那古老神话里，飞舞在梧桐树上、光彩夺目的鸟儿般。

凤凰在此一族群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热情。

那原本对珠儿只有点头之谊的族人，此时全笑脸盈人的急着和凤凰聊上二句。

得知凤凰是珠儿的表姐，大多数人的嘴里都对珠儿的容貌有些评判。

或许是因为珠儿的平凡，或许是因为凤凰的惊人美貌。

但所有的人浑然未知，此时在他们面前的凤凰就是珠儿。

这样混杂了两种身份的女子，那内心的挣扎，会产生多么惊人的力量，这群与世无争的人们完全无法得知。

而或许，就连凤凰都无法知道，此时的她，已是将灵魂出卖给恶魔的人。

美丽的代价是什么？

或许，只有撒旦才知道。

第十五章

鲍尔离开防卫队中心，便一路往这世界最高峰附近的山区飞奔。

对鲍尔来说，除了工作外，这世界各地特殊的自然生态奇景才是最重要的。

鲍尔搭乘最高速的飞行器，往目的地的山区仍需耗费十五个小时，再加上宋龙翔所托的事情，鲍尔在那梦寐中的山区，只能待上约莫十天。

这对鲍尔来说实在太短暂了。

但只要那湖泊如同传说般的美丽，就算只能见上一眼，鲍尔都会觉得心满意足的。

鲍尔在飞行器内，安稳的入睡了。

想必他的梦中一定有着那片碧绿的湖水。

凤凰的出现，在这山区的小族群里发生了惊人的效应。

凤凰人如其名，让所有的人迷惑在她的羽翼之下。

那天凤凰离开市集之时，天色已经慢慢灰暗了，凤凰正吃饱喝足了的踏出一户人家。

凤凰那脸上的一抹红潮是因为那户人家惯有的好客习惯。凤凰喝下了足够醉倒三个平地人的酒。

主人家想留下凤凰，但是凤凰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往门外迈足。

一个妇人追问：“凤凰，天快黑了，今晚你就别回湖边了，住下来吧！”

凤凰看见了站在老妇身边的年轻人。

他叫扎克，是族里年轻的勇士之一。

凤凰知道自她踏进这户人家，扎克的双眼就没离开过凤凰的身上。

凤凰开始明白男人眼中所流露的眼神，那种热切的神情是以往珠儿不曾见过的。

但是，凤凰有着非离开不可的理由。

凤凰记得神仙姐姐今天早上的话。

神仙姐姐说过，晚上要到湖畔去。

神仙姐姐的话，凤凰是不敢违背的。

凤凰那明亮的双眸往那年轻的扎克身上一溜眼。

凤凰知道，扎克是她的了。

凤凰不敢再多待。

凤凰向那户人家告别，往自己在湖畔的房子飞奔。

凤凰的脚步是快的，因为她知道自己一定要在天黑之前回到湖边。

凤凰来到湖畔之时，天上的明月已经高升，那悬在天上的玉盘是如此明亮动人，将那碧绿的湖水映得光可鉴人。

凤凰跌坐在湖畔，大口的呼吸。

在凤凰未抬起头之前，已经听见了神仙姐姐的声音：“凤凰，你快把身上的衣服脱了，走进湖里去泡，除非我说起来，否则你别起来。”

凤凰想反驳，她一抬头，努力张望四周。

凤凰不明白，为何四周都没半个人影，但是她却是确切的听见神仙姐姐的声音。

那碧兰的声音又响起：“凤凰，你快照做。”

凤凰只得向那碧绿的湖面喊：“神仙姐姐，你在哪里？”

碧兰的声音又响起：“我晚点会上来看你。你听我的话，快把衣服脱了，下湖里去。”

凤凰连忙解开自己的衣裳：“可是这湖水，只要是人或动物下去，都会被结成冰，马上会冻死的啊！”

碧兰的声音：“你别管，我将你的身体改造过，你若要保持容貌，就必须每天晚上在湖里泡上一个小时以上，才能保住你的美貌。”

凤凰那一层层衣服脱落之后，凤凰的身躯在皎白的月光下被映得散发出一种金色的光晕。

太美了。

即使以最严厉的标准来说，此时凤凰的躯体依然是最完美的曲线。

凤凰在脱去所有身上的衣物之时，亦发现自己并不怕那山区惯有的冰冷空气。

凤凰发现自己的腹内居然有股暖意。

凤凰闭着眼往那湖中走去。

神仙姐姐是对的。

凤凰发现自己真的不怕这“蓝色天堂”湖水的寒冷。

“蓝色天堂”是个终年常保在零下十几度低温的湖泊。而令人不解的是，即使是在那样的低温之下，湖水却不曾结冰。风儿吹来，湖面一样有粼粼波光。

凤凰是个长在高山的女子。长年在山上生活，而唯一的湖泊却又是寒若冰霜，她完全无法想像置身在水中的感觉。

但此时的凤凰，一踏进了湖水中，便没来由的感到舒服。

凤凰发出了一串铃般的笑声，因为她腹申的那股暖流正在不断流窜，而成了一般搔痒，让凤凰笑声连连。

凤凰此时在不自觉间，竟离湖畔愈来愈近。

凤凰居然自在、曼妙的在湖中拨弄湖水。

凤凰在游泳。

只是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她居然是在游泳。

凤凰的一切行为都是不由自主的。

凤凰忽一沉首，便没入那碧绿的湖水之中。

自湖面上往湖心望，只见那层层叠叠、深浅不同的碧绿湖水，在湖中居然是如同绿色的宝石般闪亮。

在湖心中，有股不知名的光透了出来，使凤凰的双眼几乎可以看清湖中的一切。

凤凰一潜入湖中，竟非闭住口和呼吸，相反的，凤凰居然是大口大口的将湖水往腹中吞。

凤凰根本不需要呼吸。

在湖水中，凤凰自在的任由湖水流置在身体的每一处，而不会有任何的不舒服。

凤凰像只悠游的鱼儿。

凤凰任意的摆动，任意的游走，在这片大湖之中。

此外，她更是不断的张口将碧绿的湖水往腹内吞，直到腹中那股乱窜的暖流不再炙热。

而这时凤凰早已几乎将整个湖，游上了大半。

凤凰此时觉得通体舒畅，这才一扭腰，往湖面上游去。

那天上的明光，在湖水下看来竟只是一片光网。

凤凰根本不知自己会游到哪里。她游出了水面，呼吸到空气时，口中吐出了一大口水，惯性的甩甩长发，自发梢飞落的水珠投入湖面时，发出晶莹的声响。凤凰有种全身的肌肤都在呼吸的感觉。

凤凰发出了轻脆的笑声。

此时凤凰才知道，自己是在岸边不远的湖中。

凤凰觉得全身就像重新被打造过一般舒适，每一寸肌肤，每一个细胞都完美得无懈可击。

凤凰：“好舒服。”她下由的轻呼。

凤凰开始往湖畔走，就在她的腰部即将离开水面之际，自凤凰的左前方侧，传来些微的声响。

凤凰一扭头——凤凰是大吃一惊的。

因为此时凤凰发现在自己约有十步之遥的地方，正站着一个人，而适才的声音，正是他手中衣服散落在湖边草地上的声音。

凤凰一惊呼：“啊！”

凤凰直觉的往湖水中一蹲。

因为此时的凤凰正是赤身裸体的，而且她的上半身正完全暴露在月光之下。

“你别怕。”

那是一个急促的男子声音。

凤凰的脸上有着一片温热，不消说，凤凰脸上早已是一片红潮。

凤凰：“你……你……”

凤凰刹时间也不知自己该说些什么。

那男子：“我……我……我……”

那男子的手指着自己的鼻尖，竟也说不出话来。

沉默了几秒钟，二人相视一笑。

凤凰开了口：“你怎么在这里偷看人家，还拿着人家的衣裳？”

那男子：“不，不，不，不是。”

那男子将手中所有的衣物一股脑地丢下。

那男子：“我不是，我没有。”

那股急于表白的样子让凤凰不免发笑：“你不是？你没有？你不是什么？你没有什么？”

那男子：“我不是偷看，也没有偷你衣裳。”

凤凰：“你明明站在那里望着我，手上还拿着我的衣裳，怎么说你不是偷看，不是偷拿？”

那男子：“是真的。”

那男子连忙举起手：“我发誓。”

凤凰笑了：“不用你发誓，只要你把事情说个清楚。”

那男子才开口：“刚才在我家，我要我娘留你住下来，你不肯，看着你往山上跑，我愈看愈难过，我在家里左想右想，实在忍不住不想你。所以我就一个人在街上逛着，哪知道这样逛着逛着，双腿竟不由自主的走到了湖边，来到了你家门口，却没看见你。

所以我就只好在湖边走走，信步走来，竟发现了你的衣裳，我才将衣服拾起来，听见湖面上有声音，我就往湖上一看。我怎么知道竟然是你，我也是吓了一跳，所以……”

凤凰：“你是看我太丑了，所以吓了一跳？”

那男子：“不，不，不是的。你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姑娘，我一时给看傻了，才会不小心将衣服掉了地上。”

凤凰：“你是骗子。”

那男子：“我是勇士。我不是骗子，我从不骗人。”

凤凰：“你说我是你见过最漂亮的姑娘，那丽儿呢？”

那男子沉默了一下才又说：“我没说谎，丽儿是漂亮，但是却比不上你的漂亮。”

凤凰：“是吗？札克，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你未过门的妻子呢？”

札克，就是那名男子。

札克：“虽然丽儿是我未过门的妻子，我却不能说谎。是你比较漂亮。”

凤凰：“是吗？”

札克：“是的。我以天神发誓。”

凤凰：“好吧，那我就相信你。只是，你为什么跟着我到我家来呢？”

札克：“我不知道。我就这样不由自主的走到了这里，来找你。”

凤凰：“你是来找我的？”

札克努力的点头。“是的。”

凤凰：“那你来找我做什么？”

札克：“我……我……”

凤凰以她那双无邪的大眼，望向扎克：“什么？你说什么？”

扎克被凤凰一问，才喃喃回答：“我喜欢你，所以就跟著你回来了。”

凤凰：“你是族里的勇士，而且有了丽儿这么漂亮的未婚妻，怎么可以这样跟著我呢？”

扎克：“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喜欢你，我就是要跟著你。”

凤凰：“跟著我做什么呢？”

扎克：“我想要亲你。”

凤凰：“你要亲我？丽儿不是很漂亮吗？要亲，你应该要去亲丽儿啊！”

扎克：“我不知道，丽儿不像你这般吸引我，我就是想要你。”

凤凰：“那现在你就打算拿著我的衣服，不让我从水里上来，你想把我冻死吗？”

扎克：“不是，当然不是。”

凤凰：“要不然呢？”

扎克往湖边走近了二步，伸出手：“你快上来，那湖水那么冰，你怎么能忍受得了？你快起来。”

凤凰的眼波流转。

此时的凤凰像极了狐媚的女子。

那流转的秋波，含着致命的春意。

凤凰笑了。

凤凰将自己的左手，递给了扎克。

扎克摸着凤凰如凝脂般的光滑肌肤，真怕自己一个不小心会将凤凰的手滑落。

所以扎克紧紧的提着凤凰的手。

凤凰慢慢的自水中滑出，露出她那细小的颈间，那滑嫩的双臂，那美丽的锁骨。

凤凰自始至终都仔细的以双眼看着扎克的脸。

但扎克的眼神并未和凤凰相视。因为扎克的双眼，正如那贪婪的饿狼般注视着凤凰的每一寸肌肤，扎克是希望凤凰能快一点离开水面。

即使是透明的湖水都会阻挡那渴望看见的一切。

扎克的眼睁得斗大。

凤凰的心正得意的大笑。

凤凰是这般快意，因为她正享受那成为美丽的女人的快感，那原本巨大强壮的男子，正屈服在她的美色之下。

那是种奴役的快感，尤其是，这是珠儿所无法得到的。

凤凰是如此热爱这种感觉。

这种控制的欲望，仿佛自灵魂深处被唤醒。

凤凰更加缓慢的自湖水中移动。

那凹凸有致的曲线，在湖水的水平面上，成了两个大的弧状，看得扎克几乎快要失去呼吸，但凤凰却像是未再移动般的站定。

那短短的数秒，对扎克来说竟像是一世纪般久长。

扎克渴望得几乎要失去呼吸，却迟迟无法看见那半圆、柔软的高峰处。

扎克等不及了。

扎克完全不受控制的将凤凰往岸上拉，那猛一用力，让凤凰笔直的往扎克的怀里跌了过去。

扎克将凤凰的温软身子抱了个满怀。
扎克是如此紧紧的将凤凰圈住，仿佛是身上的另一层肌肤。

第十六章

凤凰此时已全身躺在扎克的身上。
凤凰双眼一望扎克：“你快把人家放开。”
扎克的双臂紧紧的箍住凤凰如水蛇般的身躯。
扎克望了望凤凰的双眼。
那秋波流转之际，扎克仿佛看见了“蓝色天堂”湖水般的碧绿光彩。
扎克是无法自拔的。
扎克二话不说，一翻身将凤凰的身子压在身下。
扎克的嘴往凤凰的热唇上靠。
凤凰就像是扎克眼中的蜜糖，扎克迷乱于对甜的渴求。
凤凰是些微抵抗的，那双臂才推了扎克两下，便无力再反抗。
因为他是扎克，不是别人。
扎克是族里的第一勇士，他的身形如此强悍，他的双臂如此宽阔，他的怀抱如此温暖。

珠儿常常想着，若是有一天扎克能喜欢自己那该有多好。但是珠儿从来没有得到扎克的爱怜。但此刻，珠儿已经是凤凰，珠儿得不到的，凤凰可以。

包括扎克。
所以凤凰的抗拒其实并不具任何意义。

扎克飞快的将身上的衣服褪去，唯有那肌肤的贴近才满足那种本能的欲望。

凤凰任由扎克带领她邀游这全然属于感官的世界。

凤凰的双眼是明亮的，是足以慑人心魂的。

刚才扎克所看见的碧绿，并没有看错。

只是那激情的扎克没有更深的望入凤凰的双眸。在那碧绿之中，有个闪动的银丝。

在凤凰迷失在感官中之际，凤凰的双眼成了和湖水一般的碧绿，那仿佛无法看透的碧绿，有种令人心寒的冷冽。激情来临前，凤凰的瞳孔中居然已非只是那深邃的碧绿，而是一条明显的银白色游丝。

当所有感觉自体内所有细胞爆发出来之际——

凤凰居然是飞来神力的将扎克扳倒在草地上。

扎克正处在迷失状态，完全无法反应出他的吃惊，但也由不得扎克吃惊。

因为此时的凤凰好像不是那原来的凤凰。

凤凰一翻身，力气变得巨大无比。

凤凰右手一扬，再落，已直接插入扎克的左胸膛。

凤凰的手插入胸膛的肌肤内，血液由指间和胸膛的接缝处沁出了一点

点血红。

扎克根本来不及感觉疼痛，只是睁大眼的看了看凤凰和那正插在胸口的手，扎克竟不觉疼痛、

扎克的嘴角一扬，但来不及出声。

因为凤凰的右手一抓，再一抽手。

血液霎时飞泼而出。

血红的血滴，落在凤凰雪白的身躯。

扎克是立即死去的。

凤凰的手上正握着那几乎可说是正在跳动的心脏。

那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

凤凰张开嘴，那血淋淋的心脏，就这么毫无阻碍的进了凤凰的肚子里。

那樱桃小口，仿佛刹时变成了蛇口，准确无误的将食物吞入腹中。

只见那凤凰赤裸的身子，下腹中竟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游动一般。

凤凰的双眼中，只见那银白的游丝就一只小蛇般的张开嘴，吞入了一个东西。

而后才数秒钟的时间，凤凰的腹部已经变得平坦，那原本占据她双眸的银丝也已消失无踪。

凤凰这才像是如梦初醒般，回过神来。

凤凰不解的望着眼前的景象。

那扎克的尸首，是如此恐怖，因为他的在胸口有一个血红的大意窿。

凤凰是立即自扎克赤裸的尸首身上移开的。

凤凰讶异于眼前的景象。

她像是完全不明白，为何会这样。

凤凰再低头看看自己身上溅满的血迹和那右手掌的血红。

凤凰只能不住的往后退。

凤凰不住的摇头，她像是明白眼前的惨状就是自己造成，但这是凤凰无法接受的事实。

碧兰不知何时已走到凤凰的身边。

凤凰泪眼婆娑，一见碧兰更是整个人趴往碧兰身上。

凤凰一手指着尸首，一手拉着碧兰：“神仙姐姐，扎克……我……”

碧兰对眼前的一切竟如视若无睹般，她伸出手轻轻拂着凤凰的长发。

碧兰轻声的说：“没事。傻瓜，有什么好哭的。”

凤凰：“可是，我……好像……好像是我……”

碧兰：“好像是你杀了他？”

凤凰死命的点头。

碧兰：“是又怎样？不过是个男人！”

凤凰的眼中刹时变得迷惘，因为碧兰的口气是如此轻描淡写，就像只是死了条狗一般。

凤凰：“可是……”

碧兰：“没有什么可是。”

碧兰伸出手，拉起凤凰：“傻瓜，这没有什么。你记不记得你说过你会相信我。只要我让你变成人见人爱的美女，你什么都愿意答应我。”

碧兰锐利的眼神让凤凰无所遁逃。

凤凰点着头：“是，我答应过。”

碧兰：“那你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只要你跟着我，有什么事我都会帮你。”

凤凰：“可是扎克死了。我杀了人了。”

碧兰：“胡说。这山里谁看见了？”

凤凰指着尸首：“可是……”

碧兰透出她惯有的冷冷的笑容：“这有什么？”

说完碧兰的右手已经扬出了一个透明的小瓶子，里面装着一种透明的液体。只见碧兰将她的手在扎克的尸首上，手一弹掉盖子，那透明的液体往下流，流在扎克的尸首上。

那尸首在液体滴落后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

凤凰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一切发生。

碧兰：“凤凰，好了，你现在再到湖里去泡泡，喝口水再上来。”

凤凰：“可是……”

碧兰：“别可是了，快听话，有什么事上来再说。”

凤凰依碧兰的话往湖里走去，在湖水里游了一下，喝了几口水之后才上来。

碧兰没和凤凰多说，便带着凤凰往山洞走去。

进了那在悬崖边的山洞，凤凰：“神仙姐姐，这是怎么回事？”

碧兰：“你在问什么？”

凤凰：“是，是我杀了扎克吗？”

碧兰：“你有没有杀人，你不知道吗？”

凤凰：“我不知道，原来我是和扎克在……在亲热，可是后来的事我就没有印象了，当我醒过来的时候，就看见扎克，他……他的尸体，而我的手上全是血迹，好像是我杀了扎克。”

碧兰：“不论是或者不是都不重要，反正不会有人知道扎克到哪里去了。”

凤凰：“不，神仙姐姐，那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我必须要知道，是不是我杀了扎克？”

碧兰忽走近凤凰的身畔。

碧兰那双灰眸正望进凤凰的眼神。

碧兰伸出手轻轻在凤凰的脸颊上拂过。

碧兰：“傻瓜，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证明了你是个绝色的美女，比起丽儿，扎克为了你可以不顾一切，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就算要他死，他都心甘情愿，这才是重点，这不就是你一直想要的吗？现在你做到了，不是吗？傻瓜。”

凤凰的心里泛起了一种没来由的恐惧。

凤凰连连往后退了二步。

眼前的神仙姐姐让凤凰如此不寒而慄。

凤凰：“不对，这是不对的。”

碧兰：“这有什么不对？”

凤凰：“我很高兴拥有现在的容貌，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但是为什么我会杀人呢？”

碧兰：“你曾经说过，愿意为美貌付出一切，即使是出卖灵魂都无所谓，不是吗？”

凤凰：“可是我没说过要杀人啊！”

碧兰：“只要能拥有你现在的一切，死几个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凤凰：“这么说，扎克真的是我杀的啰？”

碧兰一点头：“是的。他是死在你手上”...

凤凰对这个事实有些难以承受。

凤凰一跌步，倚在山壁边：“为什么？”

凤凰的眼里有着晶莹的泪光。

碧兰一侧脸：“为什么？你问为什么？你以为美丽是没有代价的吗？如果真的如此，这世界上还有丑女吗？”

凤凰：“可是，美貌需要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吗？我这个容貌是由别人的生命去堆砌出来的。”

碧兰：“在这个乱世里，谁不是踏着别人的头颅、鲜血往上爬？这有什么稀奇？上一个世纪的人们为了青春由胎盘中取某些成份，甚至吃下许多动物，这也都一样是在扼杀生命，而他们最终的目的也都是维持自己的青春啊！”

凤凰：“可是，可是……”。

碧兰：“有什么可是，这是个弱肉强食的年代。你还希望有什么公理正义吗？只有拥有支配人的力量才是最实在的。”

碧兰走向凤凰，把手递给凤凰：“你现在是凤凰，不是珠子，从现在起你应该收拾起眼泪，你应该高兴，你知道你拥有什么力量吗？这方圆百里之内的男女都将为你疯狂，你可以去主宰许多事，这种支配。奴役的力量，难道你不喜欢吗？现在的你能做所有珠子永远做不到的事啊！”

碧兰的双眼，像是一个巨大的磁石将凤凰的双眸摄住，仿佛想让凤凰相信一般。

凤凰的心神就将沉没在那深邃的灰眸之中，若不是那刹时自脑海里闪过的一幕——扎克胸膛上不断冒出的血液，和自己雪白身躯上的红色血迹。

凤凰是如此倍受煎熬。

凤凰第一次如此痛恨自己的视觉神经，若是这一幕都未曾出现该多好。

凤凰的眼一闭，双手捂住耳朵，像要阻止那仿佛未曾断绝的声音。

凤凰的声音像是自灵魂深处发出：“啊！”

凤凰的身子一转。

凤凰是不明白，为何美貌的代价，竟是一个生命的结果。

尤其那个人是珠子心仪已久的扎克。

如果可以让扎克复活，凤凰宁愿自己是那个丑女孩，珠子。

但一切都已无可挽回了。

对凤凰来说，她宁可一切回到原点。

所以凤凰转身面对石壁，她奋身往石壁一撞。

凤凰这一作势，快得让碧兰根本来不及反应。

碧兰一箭步往前，仍然只接到凤凰那撞击后的身子，凤凰的额头上有着血迹。

碧兰：“糟了！”接住了凤凰的身子。

此时的凤凰似乎已经昏了过去。

碧兰不管那泛出血液的额头，抱住凤凰的身子，往那金属台上一放。

碧兰：“你居然如此愚笨！”

碧兰的脸上居然没有半点其他的表情，只有那一贯的冷冽。
相传失心兰花的狠毒，此时仿佛被印证了。
碧兰完全没有凤凰可能会死亡的哀伤。

第十七章

鲍尔的飞行到达了目的地。

望着那简陋的飞行跑道，那并不影响他的好心情。

那远远可望见的白色山巅，使鲍尔的心竟如同孩童般的雀跃。

沉睡了十多个小时，此时鲍尔的精神十分好，提起随身的行李，鲍尔进了航空站内略为梳理一下，喝了杯热咖啡，并租了辆吉普车。

往那群山间的山路直驶而去。

凤凰的身躯在碧兰的安置下，正平躺在那山洞中的金属平台上。

碧兰是忙碌的。

碧兰动用着许多的仪器在凤凰的身上。

那额头上的血早已被止住，伤口上有着一种透明的凝胶覆盖着。

金属床上的电脑荧幕正闪动着，一长串的数据说明了凤凰身体所有的机能状况。

凤凰的伤势并不严重，而额头上的外伤更是不成问题，她的沉睡是因为那撞击力量所引起的。

碧兰对凤凰身体的状况像是不在意，她只是粗略的浏览了一下。

碧兰自金属床边的工具里找出了一只像是灯管的荧光色金属。

碧兰将金属棒自凤凰的腹部上一放，那电脑荧幕上立即出现一个奇怪的影像。

影像并不算十分清晰。碧兰小心的在腹部上四周移动金属棒，直到电脑上出现一个银白色的影像，那银色的线状像极了一只小蛇，正缓缓的在一小圆圈内转圈似的游动。

碧兰看着那影像，蹙起了眉头才一宽：“还好，没事。”

碧兰在凤凰的身上打入一些补充体力及促使伤口愈合的药剂，而后，碧兰收拾金属台上的工具，来到洞底那碧绿的墙边，在岩壁上铺了一件黑色的大斗篷。碧兰就这样席地而睡，虽然这夜早已过了大半，而黎明将至。

但碧兰毕竟只是个半生化人，只要还有人类的身躯，就无法不睡眠。

碧兰沉沉入睡，直到阳光耀进这洞内。

碧兰起身，看了看凤凰的身子，据电脑荧幕上所显示出来的数据来看，凤凰的状况十分良好，昨晚那额上的伤口也愈合得十分惊人。

碧兰将她胸前的那兰花状的项链打开，蓝色的光芒如此堆灿，令人无法逼视。

碧兰取来了一只十分细微的针筒，自打开的兰花项链取了约莫只有 10CC 的蓝色液体，碧兰小心翼翼的将兰花项链花蕊中的瓶口关上。那微量的液体被取出，从兰花状的瓶子外看起来竟像是完全没有任何减量一般。

凤凰的眉头一皱，像是已经清醒的样子。

碧兰飞快的取来那有着微量蓝色液体的针筒，注入凤凰的体内。

同时凤凰已经完全清醒。

凤凰的眼眨呀眨的，手往上一抬，像是无法适应那自洞口射入的光线，而就在她想抬起右手之际，碧兰已经将那蓝色的液体注射完毕了。

凤凰直觉的问：“那是什么？”

碧兰没有回答，只是一味的问：“你醒了，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凤凰的头似乎还有些沉重，她轻轻的摇摇头：“没有，只是头有些重，我怎么会在这里？”

碧兰却是反问：“‘它’应该不会让你失去记忆，我先看看伤口是否全愈合了。”

碧兰说完便取了些棉花状的东西，轻轻的在凤凰的额头上一抹，那原本带着红色血液的凝胶，像是水银般轻易的被抹去。

而那抹去后的皮肤，是令人吃惊的。

因为那原本是该有伤口的地方，竟像是从来都未曾受伤过一般完整与光滑。

碧兰：“很好，没事了，你可以下来走一走了。”

凤凰只是坐起身子，左手拍了自己的头部两下，好像想拍醒她自己一般。

碧兰并未理会她，只是往洞口望去，等待凤凰的开口。凤凰只花了几分钟的时间便已经记起昨天所发生的事情。

包括她和札克的缠绵及札克死在自己眼前、胸口上那血红的伤口……全鲜明的忆起。

还有她那寻死的决心。

凤凰突然问：“我没有死？”

碧兰轻笑：“你没有死，你也不会死。”

凤凰：“你为什么要救我？我不要了，我什么都不要了，我杀了札克，那还不如死了算了，你为什么要救我？”

碧兰：“你何必那么傻？没有任何人能证明你杀了札克，你怕什么？你还是可以如你所愿的拥有美貌，而且只要你肯用心，这个山头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在你的掌握之下，你知道你的力量有多大吗？”

凤凰：“为什么？为什么？我想拥有美貌，但是为什么？我不相信自己居然会杀了札克！”

碧兰：“反正事到如今我已实现了我的承诺，你就该照我的意思去做。”

凤凰：“可是我不要。”

碧兰忽然眼露凶光，望着凤凰，她仿佛已经对凤凰失去了耐心。

碧兰那双灰眸望得凤凰心惊。

碧兰的灰眸由浅变深，她一伸手拉着凤凰来到那金属台前，她飞快的操作着一堆按键。那电脑荧幕立即飞快的动了起来，由一堆杂乱的线条，慢慢的变得清晰。

碧兰拉着凤凰站在荧幕前面。

碧兰：“你仔细看看……”

荧幕上，显示的影像如此清晰，令凤凰着迷。专注的看。因为荧幕中的人竟是自己。

荧幕里的凤凰正是浴水而出的娇媚神情，那和札克调情的所有情况全

部被完整的记录了下来。

画面停留在凤凰跨身坐在扎克身上的模样。

那激情的极乐，让凤凰的神情有着异样的光彩。

碧兰：“看到没有，这一身的美貌能给你什么？”

凤凰盯着荧幕上扎克的神情。

凤凰沉默了。

碧兰走近凤凰的面前，抚着凤凰的脸。

碧兰：“凤凰，你知道，拥有这一身美貌，你能拥有那么多的力量。扎克，一个最勇猛的战士，情愿为你舍去一切，就算要他放弃一切，包括丽儿，他都愿意，那其他人呢？”

碧兰续道：“只要你想要，任何一个男人都会愿意为你倾倒，他们渴望你的垂爱，他们要你。有了这个美貌的外衣，你便拥有了全部，你怎么可以放弃？”

凤凰的眼神正因碧兰所陈述的一切而不停翻飞。

是的。

凤凰的心开始挣扎：这美貌、这完美无缺的外衣，可以给她全天下。

为什么要放弃？

凤凰的心在犹豫。

珠儿曾经如此渴求别人的赞同。所以她努力让自己的手艺精进，她欢喜别人对她的称赞。

她在渴望“被奴役”。

只有在被奴役之中，她才能得到那奴役别人的地位，她想起村里其他女孩渴望珠儿指导的样子。

而现在，从现在起，珠儿早已死去。

她是凤凰，是可栖身在梧桐树上，令人遥望，令人膜拜的凤凰。

凤凰可以改变所有的喜好，她可以站在奴役的最顶层。

凤凰可以奴役多数人。

此时凤凰拥有所有。

为什么？为什么要放弃。在拥有一切以后？

碧兰的眼如此犀利，足以穿透人的心神。

所以此时碧兰笑了。

因为她看见了，她看见凤凰眼中的欲望。

那只要是人类都不能逃脱的枷锁。

奴役权。

凤凰懂了。

碧兰笑了。

碧兰：“你明白了？”

凤凰也笑了。

那令万物苏醒的笑靥。

碧兰如此欣喜，她没有选错人。

眼前的凤凰，绝对是个令所有人类倾倒的蛇魔女。

碧兰：“太好了。”

凤凰：“可是神仙姐姐，我有好多事不明白。”

凤凰那双眼中闪烁不定的柔顺娇媚神情，碧兰全看在眼里。

这蛇魔女，是青出于蓝，更胜于蓝，碧兰知道自己得提防着她。

碧兰：“你有什么话就问。”

凤凰：“神仙姐姐，我现在有了这一身美貌，那会不会消逝？”

碧兰：“你是怕这美貌会消失，你会变得又胖、又老、又丑吗？”

凤凰猛点头。

碧兰：“这一点你放心。你的美貌谁也抢不走。而且只要你顺着我的意思去做，一个月后，你不只可以拥有永不消褪的美貌，还能长生不者。”

凤凰：“太好了。那么，我要怎么做呢？”

碧兰看着眼前的凤凰，忽然有了一股厌恶感，因为似乎连碧兰都必须承认，那原本单纯天真的珠儿已经消失了。眼前的这名女子，有着深沉的城府。

她在避重就轻的询问。

她开始顺从碧兰，因为她心里对碧兰的防卫。

早在数个小时之前，她怕还想追究札克的死亡。

但此时她却曲折的想问，为何札克会死在她手中。

碧兰造就了一个绝色魔女。

碧兰：“凤凰，所有的事情都必须付出代价，是不是？你努力做银饰，别人必须拿别的东西来跟你换取，不是吗？”

凤凰：“是的。”

碧兰：“所以，你的美貌也一样。”

凤凰依然神色内敛，安静的守在一旁，一会儿才开口：

凤凰：“那我要怎么做呢，神仙姐姐？”

碧兰：“其实很容易。白天，你快乐的去做只可以展翅飞翔，或栖身梧桐。引人注目的凤凰。可是到了晚上，你就必须回到湖边，到湖里去泡一个小时，你已经试过了，那很舒服，是不是？”

凤凰：“是啊。那湖水那么冰，可是对我来说完全没有影响！”

碧兰：“还有，在午夜之前，你必须和一个人交欢。”

凤凰一脸讶异。

但碧兰却深觉，那讶异是虚伪的。

凤凰：“交……交欢？为……为什么？”

碧兰：“因为只要你和人在一起，在他们最快乐的时候，你就能得到一种养分，好维持你的美貌。”

凤凰那娇媚、雪白的脸，刹时变了颜色，但只是刹那间，又恢复了。

凤凰连忙低下头，仿佛怕被碧兰看见。

但碧兰全放在心里。

凤凰：“神仙姐姐是指，他们的心？”

碧兰却没想到，凤凰会如此聪颖。

碧兰：“是的。你很聪明。”

凤凰：“凤凰远不及神仙姐姐。”

碧兰看着凤凰信步走到洞底那个巨大的碧绿色墙边，看着那流动的湖水。

碧兰：“怎么了，凤凰？要你取人‘心脏’来维持你的美貌，你后悔了吗？”

凤凰：“不，不会，只是……”

碧兰，“有话你就说吧！”

凤凰：“那要多少个呢？”

碧兰：“也不多，三十个就够了。”

凤凰：“那一定要男人吗？”

碧兰：“不一定，不论男女，只要是十五岁以上的大人都可以，而且还要在他们最兴奋的时候。”

凤凰：“为什么？”

碧兰一望凤凰，凤凰又低下了头。

碧兰忽然觉得可怕。

当人类顺从的时候，有时是隐藏了一种致命的杀机。

碧兰：“因为那个时候的‘心’跳动得最快，在瞬间心脏能有最多的血液。”

凤凰：“哦！凤凰懂了。”

碧兰：“哦！对了，还有一点你要记住。”

凤凰：“什么？”

碧兰：“为了不让你受伤。昨天夜里，我给你服了一种仙丹。它能保护你。”

凤凰一脸的不明白。

碧兰来到了金属床旁边，将金属台的板面拉起，像极了一面大的镜子。

碧兰和凤凰站在镜子面前。

碧兰拉开凤凰的衣襟，凤凰那雪白如凝脂的肌肤便展露眼前，凤凰伸手想拉回衣襟，却见碧兰一扬手，在凤凰的胸前一抓。

五道溢血的伤痕立现，凤凰立即哀叫。

凤凰直觉的想伸手去捂住伤口，但她的手却被碧兰的手给捉住。

碧兰：“你别动，你看看。”

碧兰站在凤凰的身后，将凤凰的双手制住。

二人同时看着眼前的镜子，所映照出来的凤凰那雪白肌肤上五道血红的伤口。

令凤凰吃惊的事发生了。

因为那五道伤痕，居然只花了几十秒钟便开自动复合。那沁出的血，未曾滴落。

只要短短的几秒钟，完全看不出一点痕迹。

凤凰的手一挣脱，伸手一抹。

只有那淡淡的血红，但被凤凰那一抹立即消失。

那雪白的肌肤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般。

凤凰发出一声惊叫：“啊！”

碧兰笑了：“所以你明白了，我说过的，什么伤都不会影响你，原则上，你已经不会受伤，死亡也已经遗弃了你了。”

凤凰眼中露出的喜悦，足以融化全世界的冰雪。

凤凰立即双脚一矮，跪了下去：“谢谢神仙姐姐。”

碧兰伸手将她扶起：“别这样。我说过要让你拥有一切的，不是吗？”

凤凰：“我……”

碧兰：“你什么都别说，你想说什么，我都知道。我只希望你记住，我可以帮你拥有一切，但是你必须听从我的话，因为有些事即使是我也无能为

力的。所以一切务必小心，若是你没有照我告诉你的去做，发生了什么事，我也就帮不上你的忙了，知道吗？”

凤凰的眼里闪过一丝光芒。

凤凰的心里在想：还有什么神仙姐姐做不到的？

凤凰：“神仙姐姐放心，我一定会听你的话的。”

碧兰笑了：“那就好。对了，你别再叫我神仙姐姐了。就叫我碧兰吧！”

凤凰：“碧兰。好美的名字，就像这潭碧绿的湖水一般。”

碧兰：“美吗？这湖水之中，你才是最美的人儿啊！”

凤凰开口欲反驳，却被碧兰阻止了。

碧兰：“别说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只要答应我听话就够了。我不会在这里待太久的。时间到了，你全变好了之后，我就会走。这片山头，就由你来主导了。”

凤凰笑了，但却是如同那童稚的笑，而且她这次是躲进了碧兰的怀中。

抱着这个由自己一手打造的魔女，碧兰的心却是有些游移不定。

凤凰是柔顺的。

但在喜的背后往往带着忧愁。

欲望在人心的催化下，它可以做到的，连撒旦都无法得知。

碧兰心里有了一个决定。

没多久，碧兰便送着凤凰离开山洞，回到湖畔。

在湖畔边，碧兰说：“凤凰，别忘了，天色暗下来之前一定要回来哦！”

凤凰像个小女孩般的依偎在碧兰的怀里：“我会的，你放心。”

碧兰等到凤凰消失在眼前，立即转身。

她可有得忙呢！

第十八章

鲍尔开着车子，往那远方的山峦之中行驶，直到车子不能再行走的山路，鲍尔才将车子停住，找了一个角落将车子停好。

背起行囊，往右边的另一个山头的方向走去。鲍尔的步履是快速的。

这些山野间的小路对他来说以乎完全没有任何困难。虽然鲍尔的脚步颇快。

一直奔走了约莫三个小时，才有些人迹的感觉。这已是这山巅的最高处了。

鲍尔这一路走来未见半点人影。

若不是他向来惯于往了无人烟的地方去，他怕早已回头了。而且他受了龙翔之托，非来不可。

眼前的花木似有人整理过。

鲍尔放了心，至少已经找到了。

鲍尔开心的往前方的一个木制房子走去。

鲍尔推门而入。

就在鲍尔一跨步之际，鲍尔的手背便已被人捉住。

在鲍尔来不及说话之时，已经被摔在地上，动弹不得。

鲍尔全然不反抗。或者说，他知道他怎么反抗都没用。

鲍尔立即开口：“白师父，我是鲍尔，是龙翔和韩奇让我来见您的。”

才说完，鲍尔全不知对方是如何办到的。

才短短几秒，鲍尔已由地上被人拖起，安稳的坐在室内一张竹制的椅子上。

一个浑厚的声音：“小朋友，对不起，有没有吓到你？”

鲍尔这才发现在自己左前方有着一位老者。

那老者，早已是一头斑白的发丝，但那典型东方脸孔却是满脸红润，而他身上的是一身白色的唐装。这便是龙翔和韩奇口中常常念念不忘的白师父。

鲍尔，“白师父，终于见到你了。”

白师父：“真是难为你了，小朋友，这山路不好走，龙翔怎么让你来呢？”

鲍尔：“我老听他们二人提起白老师，早就想来看看您，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这次刚好我要来附近的山上，龙翔才告诉我你在这山巅，哦！对了，他还让我给您带点东西上来。”

鲍尔立即翻开行囊，取出一个小小的黑色方盒，黑色方盒只有手掌大小。

白师父：“这是什么？”

鲍尔：“这是最新型的通讯器，只要打开电源，还有把这个耳塞带上，就可以和龙翔通话了。来，我们试试。”

鲍尔立即动手，将黑色通讯器启动，并且将电波设定好，而后将黑色耳塞交给白师父，白师父将耳塞放入耳中，鲍尔还将那黑色耳塞的下方拉出一个线状的东西，它的长度刚好可以到嘴边。

那显然是个接收声音的话筒。

鲍尔将白师父的通讯器调整好之后，立即也调整了自己身上的那一个。

鲍尔立即与防卫队联系上。

鲍尔：“龙翔，我是鲍尔。”

龙翔：“鲍尔，你现在人在哪里？”

鲍尔：“我在白师父这里，你和白师父聊聊。”

龙翔：“师父，龙儿给你请安了。”

白师父：“龙儿，亏你用心了。你和奇儿可好？”

龙翔：“都好，都好。”

就在二人交谈的同时，又有一个声音出现。

“师父！”

白师父笑了：“奇儿。”

没错，是韩奇：“师父，您老可好？”

白师父：“我很好，倒是你和龙儿要保重才是。对了龙儿，那老胖子可好？”

龙翔：“老爹很好，您老放心。这通讯器，请师父您一定要收下才是。”

白师父：“我都已是化外之人，还要这玩意儿做什么？”

龙翔：“师父，你且听龙儿一次，我和奇儿不能在您老身边，有这通讯器，我们才好跟您保持联络。”

白师父：“这……”

突然又多了一个声音：“白老头，那是这两个孩子的孝心，你又在推拖什么？”

白师父：“胖子，我这两个孩子交给你，你没欺负他们吧！”

老爹：“龙翔和韩奇，你们自己和白老头说去。”

韩奇：“没有。”

龙翔：“没有。”

二人异口同声。

韩奇：“师父，就算我和龙哥求您，您留下通讯器吧！如果我们两个有什么困难，也才好跟您求助啊！”

白师父这才改口：“这样啊！好吧！”

韩奇向来是最会跟白师父撒娇的。别看他一脸书生模样，在白师父面前还像是从前那个十来岁的小男孩。

龙翔：“师父，您老得保重啊！”

白师父：“你放心，龙儿，我会照料自己的。”

龙翔：“我等会儿会请鲍尔详细说明这通讯器的功能，师父，就请您老随身带着才是。”

白师父：“好吧！”

老爹：“白老头，你来吧！别老躲在那深山里，出来帮帮我们，别老让这两个孩子这么四处奔走，却还要挂念着你这老头子。你来，我也好跟你下两盘棋，喝两盅酒，我们都上了年纪了，时日无多了。”

白师父：“胖子，这两个孩子就有劳你费心了，还不到我走出这片山头的时候，若是该走，我也不会眷恋，你是知道的。”

老爹：“我说不过你。反正你别跟我们失去联络就是了。你在山里不觉得，那山区外面的世界已经不是我们年轻的样子了，这天一黑，什么时候会亮，我们都没把握，你也该出点力让天变亮了。”

白师父：“那是龙儿和奇儿他们这群年轻人的责任了，我们老了。”

老爹：“你这老头，以为我们就没责任吗？你错了，早晚你也要离开那片山的。”

白师父：“时机未到。”

就在白师父答应会随身带着通讯器后，众人才结束通话。

鲍尔在结束通话后，立即花了数分钟的时间向白师父解说通讯器的各项使用方法。

白师父则给鲍尔一顿丰富的果实大餐。

鲍尔：“离开山区，就吃不到这些甜美的果实了。”

白师父：“是啊！这本该是自然的天理，但却叫人给弄得天不能亮，万物不能自由消长。这全是由于人的贪婪！孩子，苦了你们要为此幕黑夜掀起一片白昼。”

鲍尔：“我相信龙翔及韩奇会带领着我们做到的。”

白师父望着眼前这个金发绿眼的大男孩，他像是看到了龙翔及韩奇一般的抚了抚鲍尔的头。

白师父：“好孩子。”

鲍尔收拾行李，向白师父道别：“白师父，您要保重，这通讯器别关上。它的能源最少还能使用上一百年没问题的。”鲍尔露出一个笑容。

白师父：“我可活不到那么老。”

鲍尔还想开口，却被白师父阻止了。

白师父：“小朋友，你要上哪儿去呢？”

鲍尔比了比最邻近的那个山头。

白师父：“你要去‘蓝色天堂’？”

鲍尔不住点头，面露喜色，像个得到玩具的大男生一般。

白师父：“那片湖的确美得摄人心魂，连我这糟老头都给迷惑了，每三、四个月我也都会上去走走。那里的村民还十分纯朴，只是山路不好走，你把通讯器打开，若是走岔了路，我可以指引你一下。”

鲍尔：“那太好了。还是白师父，您要跟我上去走走呢？”

白师父：“不了，我上个月才刚上去，你去就好。你快走吧！以免天色一暗，山路难走。”

鲍尔这才步出木屋。

白师父目送着这绿眸的大男孩步下山路。

他望着邻近山巅的那一抹翠绿。

其实那片湖对白师父来说有太多太多的回忆了。

所以白师父虽然不愿再日日见它却也不忍离它太远，白师父总是定期的回去走走。

直到鲍尔的身影再也看不见了，白师父才转身进入木屋之内。

而直到鲍尔真正踏上那片山巅，见识到那“蓝色天堂”的美貌，已经是两天后的事了。

在这之前，谁又能想到，那片湖水已经隐没了多少鲜红的血液？

没有人知道，这片“蓝色天堂”的碧绿湖水，会定期的在某一特定时刻化为一抹血红。

话说“重生”的凤凰自离开碧兰之后。

她即刻飞奔往村子里头跑。

她是只刚刚展翅凤凰，急于让所有人看见她的美丽羽翼。

如同所预期的一般，凤凰的美姿引来了无数瞻望的眼神。

在这狩猎季节已过的时节，只要她出没在村子里，便能吸引无数的壮男。

此时天色已经慢慢变暗，凤凰在村子里的一户人家中起身告别。

那当家的老妇拉着凤凰的手：“姑娘，你若是不嫌弃，今儿晚上就留下来吧！”

凤凰笑了笑：“不用了，我回湖边去。你交代的银饰我明儿个一做好，就给你送来。”

老妇人：“那银饰不急。要不要我让索克送你回去？”

凤凰看着老妇人身边的二名壮男。

老妇人这二个儿子是双胞胎，一个叫索克，一个叫索力。

不是十分熟识的人完全分不出二兄弟的不同。

而此时老妇人叫的是二兄弟中尚未娶妻的大儿子索克。那索克的眼中写满兴奋之情。

而索力则是一望那守在一旁的妻子，颇有无可奈何之态。

但凤凰却是出言回绝：“这湖边的路，我已经走惯了，这山里平静得很，不会有事的，不用索克为我走这一遭了。”

老妇人来不及再说什么，凤凰便已步出了他们的家门。

凤凰快步的走出村子，直到步出村子才慢了下来。

她眼露喜色，因为她相信，她不用走得太快，不久，索克便会追上来。

凤凰相信她在索克眼中所见的欲望。

凤凰如此快乐的享受这种被人膜拜的快乐。

当她走回到湖边之时，天色已经全暗了下来。

那皎洁的明月正在天空高挂，而这湖水明亮得可以映人。

凤凰笑了。

因为她已然听见那身后的脚步声，她相信来的人一定是索克。

凤凰面露娇态，开始轻解罗衫。

她那粉白的嫩颈、那雪白的臂头，在月光下，晕出一层光芒。

在衣领微露之际——令凤凰意外的是，她已经被扑倒在湖边的草地上。

虽然她早已有所准备，但似乎她也该有那片刻的娇纵坚持。

凤凰努力的想大声叫唤，但才一出声：“啊……”

口便立即被捂住。

两只大手把凤凰的口及头用力的捂住。

而此时真正令凤凰吃惊的是她的衣衫正被强力的拉扯，有人想要脱去她那一身衣裳。

说是脱去，不如说是撕裂。

因为马上随之而来的是衣服撕裂的声音。

但此时的凤凰正被索克的双手捂住，那么身后此时在撕去她衣裳的又是何人呢？

凤凰开始害怕。

今天玩得大过火了，居然同时有两个人出现。

而如果任由这二人这般粗鲁地对待，凤凰是心有不甘的，所以凤凰索性假装昏去，不再挣扎。

而此时，那原本捂住凤凰头部的大手才放开。

“索力，她死了，我太用力了，她这么弱小，我真该死，怎么办？”

凤凰这才明白，原来来的不止是索克，还有他那双胞胎弟弟，索力。

索力一听索克的话，便停止了“撕”衣服的动作：“不会吧！你不是只捂住她的嘴吗？”

索克：“是啊！”

索力：“快把她翻过身子来。”

二人飞快的将凤凰的身子翻过来。

索力贴在凤凰的胸前想听听凤凰的心跳，但才一贴近，索克便出手把索力的脸给推开。

索克：“你做什么？凤凰的身子是我的，你不能碰。”

索力：“你说什么？刚才是我骗娘说要出来，否则你能出得了门吗？凤凰应该是我。”

索克：“可是你已经有老婆了，凤凰应该是属于我的。”

索力：“她怎么能跟凤凰比。”

二兄北说着说着，便已经面红耳赤的争了起来。

凤凰不禁笑了起来。

真是两个傻瓜，此时两人早已忘了，应该先看看凤凰到底死了没才是。

凤凰：“哇！”

两兄弟才同时回过头。

索克：“凤凰，你没死？”

索力：“凤凰……”

二兄弟立即欺身向坐在草地上、半裸着身子的凤凰。

那脱了一半的身衫，被两个彪形大汉一踏，立时传来撕裂的声音。

那腰际的衣衫应声滑落，凤凰不免一声轻叹：“我的衣服。”

二兄弟可全然无法在乎什么衣服不衣服的，因为此时落在他们面前的可是足以令他们忘记呼吸的裸体。

二人立时傻眼。

凤凰发现了二人的停顿，连忙将双手捂住身子。

但二兄弟哪肯，二人立即伸出手，在凤凰的身子上游走。

凤凰：“你们快住手。别这样！”

但二人哪里听得进这许多。

凤凰急的直说：“你们二人轮流来，你们先商量商量，看谁先来，否则你们两个谁都别想碰我。”

这才让二兄弟停下手来。

凤凰趁这空档，立即起身，跃入湖中。

那冷冽得足以结冰的湖水对凤凰来说竟全然没有丝毫作用。

二兄弟同时傻眼。

索克：“凤凰你……不能下水，那会冻着你的。”

凤凰便开口：“那么你们就别争了，索力，我先陪索克，你向湖的那一头走，走足了一千步再走回来。”

索力似乎想反驳，但凤凰已先开口：“如果你们不同意，我就在湖里不起来，你们谁也别想动我。”

索克自是面露微笑。

索力虽想反驳却也无济于事，只得悻悻然的答应。

索力果然迈开步履往湖的另一头走去。

此时凤凰才伸出手来让索克拉她走上湖岸来。

索克看着眼前那无可替代的完美身躯立即扑向前去。

但他可知，他所急于得到的，居然是死神的召唤。

在激情的最高点，凤凰那眼中的杀意再现。

才数秒钟的时间，索克已然是另一个扎克。

那胸口上的大洞，血红得令人心惊。

凤凰完全不眨眼的自索克的身上离开。

和上一次一样，凤凰已经习惯那腹中的感觉。

凤凰在那残破的衣堆中找寻碧兰给她的透明液体。

很快的，不只尸首，连同索克的衣服也都一起化为乌有了。

凤凰跨步向湖中走去。

她需要湖水来洗净她的身子，也需要湖水的温度来让她舒服一些，因为此时的她不知为何变得浑身烫热无比。

一入湖水便如湖中的鱼儿，任意的四处优游，好不自在。

直到好一会几之后，隐约间凤凰又听见那湖面上有人在叫唤，这时才想起，还有一个人。

索力。

凤凰往湖面上游。

其浴水而出之姿，怕连那数千年的清华池畔的美人都比不上呢！

索力的命运如同他那同胞兄弟一般被结束。

同年同月同日生。

就古老中国人的算法，他们二兄弟可算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死。

这黄泉路上，二人并不孤单。

而就在凤凰张口欲吞下索力的心脏之时，没想到的是碧兰那飞奔而来之身影。

碧兰：“不……不要……”

不论碧兰再说什么都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凤凰已经将那颗正在跳动的心给吞了下去了。

碧兰来到凤凰的身边，看着嘴角的那滴鲜红的血迹，碧兰轻轻一叹：“哎！”

凤凰则是一脸无辜的望着碧兰：“碧兰姐，怎么了？”

碧兰：“我忘了告诉你了。”

凤凰：“什么事？”

碧兰看着凤凰那瞳孔中游动的银丝：“算了。你快下去游游水吧！这一个我来收拾，你快去吧！”

凤凰：“哦！”

不论什么事，现在就如碧兰所说，没有什么比游水还要重要的。因为此时凤凰的身子正是一身的滚烫，让碧兰面露担心之色。

碧兰连忙催促：“快点。”

凤凰依言，下水去游动。

好一会儿之后，当凤凰上岸之际，湖边的一切都已经收拾好了。

碧兰：“好了，我们先回洞里再说吧！”

于是二人相挽着走向那碧兰的山洞内。

凤凰一进山洞，碧兰便给了她一身衣裳。

凤凰穿上之后，碧兰才开口：“凤凰，我忘了告诉你，你从现在开始得牢牢记住。”

凤凰：“什么事？”

碧兰：“你今天吃了几个‘心’？”

凤凰：“两个。”

碧兰：“你记住，以后不可以了。”

凤凰：“你不是说我要吃三十个？今天我才吃两个，加上札克的也才三个，还有好多个呢！”

碧兰：“我的意思是，你要分开吃。你要每天吃一个，必须吃满三十天才可以。”

凤凰：“那有什么不同？”

碧兰：“反正你听话就是，否则会有反效果。”

凤凰，“那现在怎么办？”

碧兰：“没关系，你现在去床上躺着，我看看状况再说。”

凤凰依言上了金属床，碧兰立即帮凤凰做全身的检查，好一会儿碧兰才确定凤凰腹中的状况稳定。

碧兰将凤凰安置在金属床上，不准她下来，并取出了 1CC 的蓝色液体。

碧兰：“来，把它喝下。”

凤凰：“那是什么？”

碧兰：“就是它，能够确保你身体不受伤。一样，你必须连喝上三十天，以后你记住，若是我忘了，你要提醒我，知道吗？”

凤凰：“知道了。我可以不下来了么？”

碧兰：“今天晚上，你就这么躺着吧！”

凤凰依言。

碧兰立即趁凤凰闭上眼之际，给了凤凰一针的药剂，然后又飞快的将凤凰腹中情况的检查报告，透过电脑传送回魔宫。

她立即和魔王连上线：“她今天吃了两颗心脏，我怕蛇体长得太快了，请义父指示。”

魔父那一贯没有音调的声音传来：“照目前看来没关系，因为蛇体本身尚在幼年阶段，只是别再让这种事情发生了，否则蛇体长得太快，对人体是有危险的，若是人体一死，那所有的心血都白费了。”

碧兰：“是。”

碧兰这才结束和魔王的联络。

原来，碧兰正在凤凰的腹中豢养一种类似小蛇的蛇体，而正是因为这蛇体的缘故，凤凰的身子能不怕那碧绿湖水的冷冽。而且一个完全不识水性的山地姑娘能自在的在水中游动、来去自如。一切的一切全是因为那蛇体。

而如今碧兰才放下心来。

碧兰看着眼前的凤凰。

凤凰就像那碧兰小时候自唐姥姥手中得到的一个小瓷娃娃一样，好漂亮。

碧兰一直小心的收藏着那个瓷娃娃，因为魔王一向不准她们拥有玩具。

从小，对碧兰来说，她和雪兰及雨兰，就都是魔王手中的玩具。

但魔王的玩具，是不准拥有东西的。

包括一个小瓷娃娃。

碧兰想起了那个娃娃，仿佛与此时眼前的凤凰一样。

碧兰的眼中忽然蒙上了一层哀伤。

为什么？

第十九章

接连数日来，凤凰早已习惯这种噬血游戏。

白天，凤凰是只快乐的飞鸟，快乐的优游于所有人群之中，她乐于享受人们的膜拜供养。

她发现了美貌的力量。

的确，她拥有了一切，她不再是那个需要借由被别人奴役而得到奴役别人权利的人类，她已经代表了奴役，因为人类天性的劣根。

她可以简单的获得一切，因为她正受到朝拜。

虽然村子里对于那数名壮汉失踪之事，出现诸多传言，但谁会去猜测

这有一身美丽羽衣的弱质女子呢？

凤凰依然是那只美丽的鸟儿，除了在夜幕低垂之际。

因为那夜会挑起了凤凰血液中的邪恶。

在黑夜的引导下，凤凰是死神手中的镰刀，她恣意的取走任何一个自愿为她献身的男子。

凤凰开始享受这种快乐，因为在激情的极乐之中，凤凰似乎也开始感到血液的甜美。

跳动的心脏对她来说，竟只是一个甜美多汁的果实一般。

此时的凤凰早已能准确的知道，何时攫取人的心脏会是最甜美的。

今夜，在那一轮明月之下，凤凰想要的竟是一个女子的躯体。

碧兰说过，可以不分男女，只要是成人即可。

所以凤凰带着那曾经是珠儿最忌妒的女子来到湖边，那是——丽儿。

丽儿是个美人，但在凤凰的身边就明显的少了些什么。

是少了些艳丽，少了些更精确的美丽！

凤凰是那完全无需更动一分一毫的瓷娃娃。

可是正因为如此，凤凰就少了一分人气；而丽儿在一旁相较之下，老觉得自己不如凤凰。

这也就是丽儿跟着凤凰来到湖边的原因，丽儿想要寻求美丽。

丽儿：“凤凰，你就住在珠儿以前的屋子是吗？”

凤凰：“是的。”

丽儿：“那你为什么带我来湖边？”

凤凰在丽儿完全不经意之际，一扑身，立即将丽儿扑倒。

凤凰：“因为我好爱你。你好美哦！丽儿。”

丽儿对凤凰的举动大为吃惊，连忙想离开，但凤凰却一伸手，将丽儿的衣襟撕了开来，丽儿那美丽的胸膛便在月光之下展露无遗。

丽儿：“你要做什么？”

凤凰完全不理睬丽儿的反应，一欺身往丽儿的胸前靠去。

凤凰以近乎膜拜的感觉亲吻着丽儿的每一寸肌肤，丽儿由惶恐的感觉渐转为快乐。

不消多久的时间，丽儿便屈服在凤凰的热唇之下。

即使是美丽的丽儿依旧没有逃过那死神的刀。

凤凰的狠，并不留情，更何况此时她的对象是丽儿，那曾经让珠儿忌妒不已的丽儿。

对凤凰来说，唯有杀死丽儿，才能表示她对以往珠儿的所有事情的反抗，因为丽儿代表着所有珠儿做不到的事。

只有丽儿一死，才能解凤凰的心结。

当碧兰来到湖边时，看见尸首是丽儿之际，不免有些吃惊，因为这十几天来，丽儿是凤凰第一个杀害的女性。

碧兰：“你怎么会挑了一个女子？”

凤凰：“男，女不是都一样？他们的的心脏都一样好吃，不是吗？”

碧兰对面前的这个魔女娃娃，有了更深一层的恐惧。

因为碧兰看见了她眼中的不在乎。

那个当初为杀人而情愿死的人性已经完全殆尽了，碧兰造就了一个美丽的魔女。

为什么？

为什么？

碧兰却只觉得悲哀。

今晚的夜空中挂着一轮圆月。

碧兰想起了上一个圆月，她造就了一个凤凰。

但下一个圆月呢？

碧兰的眼又蒙上了一层抹不去的哀伤。

今天对这山巅上的人们来说，是个令他们好奇的一天。

因为村子里出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类——那个有着金发碧眼的男子。

虽然他和村民说一样的语言，但是他的出现依然引起所有村民的侧目。

鲍尔到了这个村落，早已是满身疲累，因为自白老师住的那个山巅到这个山巅，共需花上他近二天的时间，而且完全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可以帮忙。

这也就是这个村落可以这么与世隔绝的原因。

而正如村民所讶异的，鲍尔居然可以和他们说着相同的语言——当然不是因为鲍尔的语言能力，而是透过语言转换器。

鲍尔对于村民的好奇，并不以为意，因为对他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快点到湖边，好让他在湖边搭起住所，好好的领略这湖泊的美丽。

鲍尔向村民问了湖边的方向，便往那湖泊走去。约莫三十分钟之后，那有“蓝色天堂”之称的湖泊便已出现在鲍尔的眼前。

那湖泊真的好美，这是鲍尔见过最美的一个湖。

那深浅不同的碧绿潭水，如同那少女遗落的双眸，如此深邃、如此明亮，如此醉人。

鲍尔几乎要投身于其中。

那湖边清澈得足以见底的湖水对鲍尔来说，实是有着十足的诱惑力。

因为鲍尔实在是渴了。

即使站得这么远，鲍尔还是觉得，那湖水必然十分清甜，好喝。

鲍尔一俯身，趴在一个石块之上，伸出手捧了捧湖水想喝，但鲍尔却只是发出一声惨叫：“啊！”

那捧水又跌入湖水之中，因为鲍尔完全无法想像这湖水居然会如此冷冽。

因为就鲍尔的直觉，这湖水约莫在零下十度左右，但令人费解的是，水的冰点在零度，正常的水在零度之时便会开始结冰，但这湖水在风吹拂之时，仍然会有粼粼的涟漪。

这太令人惊奇了。

而鲍尔的手一下子捧起湖水，自然会无法承受那么冷的温度，自然也就发出那一声惨叫。

鲍尔愈发觉得对这湖水的迷恋。

这“蓝色天堂”果真是“冰山美人”。

鲍尔开始提起精神，将四周的环境看上一遍。

这湖泊十分大，光是漫步湖畔便需花上约莫一个小时的时间，若是住在湖的一畔，怕都看不到对岸的人家。而且这湖泊的四面，有一面是树林，一面则连着一面断崖，只见向崖下望，是万丈深渊。

连云儿都还在崖下飞掠，足以见得，这山峦的高峰。

鲍尔信步的回到那湖畔的草地边，适才看见在靠近林边有栋小木屋，鲍尔轻唤了一下，并没有人在屋内，鲍尔也不好进入屋内。

鲍尔居然有好一段时间，只是坐在一块大石之上，望着湖心发呆。

很难让人相信，光是一面湖就有如此多变的美姿，在阳光慢慢消褪。湖面扬起一层薄雾时，像是带着面纱的少女，让人有更想一窥究竟的冲动。

鲍尔发现自己真的深深为这湖泊着迷。

鲍尔自大石上下来，很快地，明月便要高挂了。鲍尔必须为自己找一个栖身之所。

想当然尔，鲍尔是绝对不愿意离开这湖畔的。

鲍尔挑了一个在树林及崖边的地方，搭起了一个篷子，因为在树林的另一头有间小木屋，而草原那部份又最接近村落，鲍尔只想远离人群，好好的享受这个属于他自己的假期。

鲍尔几乎是在搭起帐篷之后没多久便立即入睡了，因为他真的累坏了。

本来鲍尔是绝对不会醒来的，若不是因为那一声惨叫。

鲍尔本能的自帐篷中起身，那种对周遭环境的敏感度让鲍尔立即往湖泊的另一头——草地边放足奔去。

那正是惨叫声的来源。

当鲍尔到达那草原的湖畔之际，却什么也没看见，只有那一轮明亮的月光。

草地上完全没有人影。

鲍尔不相信。是因为自己是太累了缘故吗？

但那自人类口中像是呼救的叫唤，鲍尔不相信自己会听错。但这时却又真的没有半点人迹。

鲍尔是太累了。

只花了几分钟，鲍尔便放弃了。

回到帐篷内，他再度入睡，直到太阳的光芒，让帐篷内变得无比的光亮。

这里是个有白天与黑夜的地方，真好。

鲍尔一步出帐篷，便发觉自己帐篷的位置太容易被太阳直接照射了，那是昨天夜里没发觉的，所以鲍尔将帐篷移进了林子里，那样即使是日正三竿，也不致于太热了。

鲍尔离不开这片湖，他吃了两口随身带来的干粮，找了一块湖边的大石，便在大石边欣赏这湖畔的美丽景象，清早的阳光将夜里湖面的薄雾慢慢的驱走，那像是热腾腾的水所冒起的轻烟。

但鲍尔知道，这水有多冷，昨夜的经验告诉鲍尔要小心才是。

这湖是寂静的，因为它的人烟罕至。

所有任何声音，鲍尔都可以听见。

有人走动的声音。

这次鲍尔十分确定，本能的他依寻声音的来源，向大石后的崖边望去。

令鲍尔吃惊的是，这次他没有听错。

崖边有名女子，往湖畔走来，而且她像是要往草地的方向走去。

太不可思议了！

因为这女子竟像是自崖边蹦出来的，鲍尔一直守在这大石后，他相信，这女子并非自他处走来，信步到崖边再回头的。

而是自崖边出现，而往草地的方向走去的。

只是这未免太神奇了。

这崖边是万刃千丈的深渊，除非这女子是飞鸟化身，否则她绝无可能出现在崖边。

更何况，这女子是如此美丽。

美得令人无法逼视，她像极了橱窗内那未带人气的娃娃，美丽得有些不真实。

就在鲍尔想起身跟随那女子之时，令鲍尔更吃惊的是，崖边又出现了一个女子，而且一样是在极速内现身，鲍尔刚才若是不确定，此时也已十分确定，这二名女子一定是有什么奇特的方法，才能这样来去自如。

鲍尔看着眼前这名在崖边的女子，她有别于刚才走过的那绝色美女。

并非指这第二个女子不美丽，只是她们二人的美丽并不相同。

前面身着与村民相同传统服饰的女子，她的美丽如同那橱窗中的瓷器娃娃；而这第二个出现的女子，若论人气，也比不上那瓷娃娃来得有人气，反而更加没有“人”的感觉，若要形容她，应该用机器娃娃较合适吧！

鲍尔为何未追那第一个离开的女子，那名机器娃娃应是主因。因为她太奇特了。

不论是她那双灰色的眼眸或黑色的紧身衣，此外她胸前的蓝色项链，更是鲍尔无法将视线移开的主因，这项链的样子，鲍尔听过太多，太多的形容了。

那令人无法逼视的蓝，就如同外传的失心兰花一般。

她会是失心兰花之一吗？

鲍尔无法确定。因为这山巅，本该是个战火尚未蔓延到的地方。

这里找不到兰花们想要的东西啊！

鲍尔无法猜测。

那戴着蓝色项链的女子，并未如同那瓷娃娃一般向草原的方向走去，她反而往树林里走着。

鲍尔自然跟随在她的身后。

鲍尔小心翼翼的跟随，因为那机器娃娃若真是失心兰花之一，一交手，鲍尔相信自己绝对占不上便宜，更何况鲍尔对四周的情况完全无法了解。

鲍尔小心翼翼的跟随她至树林内，却见机器娃娃在一棵树下停了下来，像在找寻什么东西一般。

鲍尔不敢太过逼近，但念头一转才想起自己的一个随身装备，鲍尔开启那一直设在领口的录影设备。

鲍尔原本是答应瑞秋要将这里的景致拍回去的，现在正好用来拍摄这名女子。

那如同机器娃娃般的女子在树叶的覆盖下，好像找到了什么！

远远看，像是动物的卵。

对鲍尔来说，这是他的专长，只是那会是什么动物的蛋呢？绝非一般鸟类。

只见那女子将所有的蛋放进一个像是公事包大小的四方形箱子内。

鲍尔可以知道，这箱子内一定具有保温的功能。

那女子将所有的蛋取走之后，立即盖上箱子，准备转身离开。

这次她不再往林内走，而是转身折回崖边的方向，也就是目前鲍尔的

所在方向。

鲍尔小心的不动声色。

而就在那女子要经过鲍尔身前的时候，鲍尔身上的通讯器却传来声音。

鲍尔不禁大叹失声：“哎！”

鲍尔忘了启动通讯器，防卫队总部要和他通话，只好让通讯器发出声音来提醒他。

那女子一惊觉鲍尔方向的声音，她一侧脸，那如同刀剑般的双眸，眸光射来，让鲍尔都差点忘了反应。

那女子毫不考虑的伸出右手，那银色的手掌上，立即射出两个小型似针状的东西。

鲍尔只要脸偏错了边，就立即被射中。

幸好，那银针没入了一边的树林中。

鲍尔不理睬那通讯器的声音，他也一伸手自腰际上取出唯一的一把手枪，然而女子那子弹射出未中之时，便已无心恋战。

她开始往崖边放足狂奔。

鲍尔对那狂奔中的女子，几乎是只能任其扬长而去。虽然鲍尔也试图发射了二发子弹，但就如所预期的，子弹并未打中那女子。

而鲍尔虽然也未有迟疑便放步追逐，但终究只能眼睁睁看那女子绝尘而去。

令鲍尔吃惊的是，那女子飞奔到崖边，居然一纵身，往那断崖一跳。

鲍尔甚至出声：“不要！”

但那女子丝毫未有迟疑的消逝在崖边。

鲍尔叹了一口气，收慢脚步，一边往崖边走，一边伸手打开通讯器。

“我是鲍尔。”鲍尔向总部回报。

“鲍尔，这黑衣女子的景像是你传送回来的吗？”说话的人是老爹。

“老爹，是我没错，她是不是……”

“她不是雪兰，就是碧兰。”此时说话的是韩奇。

鲍尔：“可以确定吗？”

韩奇：“失心兰花的身上都有那相同的蓝色项链，而与我们交手过的雨兰，是蓝色眸子。若是生化人，他们身上就没有那条项链，而且影片中，那女子的右手掌及右大腿上有银色的装置，那右手掌可以自由的变形，那右大腿可以打开，里面放满武器及各种药品，所以你千万要小心。我确定你所遇到的就是失心兰花。”

鲍尔：“现在我站在崖边。刚才那朵兰花就是从这里往下一跃的。”

透过镜头，防卫队里的韩奇及老爹也都可以看见那个有千仞高的断崖。

那崖几乎是笔直的，还可以看见白云飘过的景象。

韩奇：“我们曾经亲眼见过，她们可以自十几层楼高往下一跃；如同飞鸟着地一般轻盈，而且毫发无伤。所以她可以往下这么一跃，我十分相信。”

鲍尔：“那这三朵兰花还有什么做不到的？”

韩奇：“我们了解也有限，所以你千万要小心。对了，你怎么发现她的？”

鲍尔：“我一直在湖边，今早就发现了两个女子相继现身。”

韩奇：“两名女子？”

鲍尔：“是啊！第一个女子，我没有跟踪她……”

韩奇：“她是不是和这个灰眸的女子一模一样？”

鲍尔：“那倒没有，她身着村民的服饰，看起来像是这山巅上的族民。”

韩奇：“那就好。你要小心，有生化人与失心兰花长得一模一样，就像是失心兰花的化身一般，而生化人，是刀枪不入。根本就打不死的。”

鲍尔：“我会注意的。”

韩奇：“对了，那‘兰花’手上拿的是什么东西？”

鲍尔：“就我的猜测，那应该是一个保温箱。”

韩奇此时再将鲍尔送回的录影看了一遍。

韩奇：“那是什么蛋？”

鲍尔：“这么远，我也无法看清，但可以确定的是那应该不是一般鸟类的蛋。”

韩奇：“那到底是什么呢？那朵兰花，又为什么出现在那个湖边呢？”

老爹：“鲍尔，从这里到你那里需要多久的时间？”

鲍尔：“飞行就花了十几个小时，再加上步行上山的话，大概要一天半的时间，我还去看白师父，所以多花了半天的时间。”

韩奇：“老爹，那个湖边的草地，应该可以供飞行器降落，不是吗？”

老爹：“可以，可是那是个在云端之上的山区……”

韩奇：“鲍尔，你尽量在湖边找寻线索，我和老爹想办法克服困难，我尽快赶过去，你有缺任何东西，设备的话，就和总部联络。”

鲍尔：“看来，我最需要的只是武器。”

二人的通话结束了。

鲍尔不知道这休假，居然会变成是出任务。

那机器娃娃果真是“失心兰花”。她是雪兰，还是碧兰呢？

她们要的是什么呢？

鲍尔望着那脚下的崖谷。

这云端上的世界，难道也难逃魔王的侵略吗？

第二十章

鲍尔开始仔细的观察这湖畔的一一点一滴，他希望藉由仔细的观察来找出一丝一毫的脉络。

鲍尔又仔细的走了一遍湖畔。

让鲍尔有所发现的居然不是树林那一区，而是草地这一区。

在草地间，鲍尔发现了有十几处的地方，草地发展得特别茂盛，像是得到了特别的滋养；但又有几处草地，杂草有些枯黄，像是被某些化学物质炙烧过一般。

鲍尔大感不解。

但除此之外，他并没有什么其他的收获。

湖水的温度，鲍尔已经测量过，光是湖面的温度就已经在零下十三度左右，若是在湖底，怕是更低得吓人的低温。

鲍尔将所有发现放在心里。

已经接近中午时分了。

鲍尔想起，早上那身着这山区部落服饰的瓷娃娃，或许进村子里能找到她。

她应该也是这些谜团中的一部分吧！

鲍尔并不快步的走，反而真像是度假般的信步走着。当他走到村落时，日正当午，阳光晒得人好不暖和。

鲍尔在村子里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街角的小酒馆坐下来。

在这样与世隔绝的村落，所以根本就几乎没有外人来到，根本没有餐馆这种东西；但由于这高山上寒冷的气候，却总是难免使这村落的人都会喝上两杯酒，所以这小酒馆，真如其名。除了酒，及一、两样下酒的小菜，什么也没卖。

鲍尔向来走惯了许多荒凉的地方，对于任何地方的食物向来有超人的接收力。

而他点了一壶酒，及二样小菜，而桌面上那像是用面粉做成的一大碗白灰色的食物则是店东的特别招待，谁叫鲍尔是他们难得一见的外人呢？

鲍尔出现的消息，在昨天便已传遍全村落。

所以此时他在酒馆喝酒，虽然还是引人注目，但也不致造成太大的骚动。

鲍尔将那一大碗的白灰色食物吃了个精光。

只要别问它是用什么做的，鲍尔都能将当地的食物吃出个好味道来。

那村民看见他吃完那一大碗的食物像是十分高兴的笑了。

鲍尔虽然未曾与他们交谈，但也笑了。

酒馆里坐了不少的男子，反倒没见过女子在酒馆内，虽然这村落中，依然是个父系社会。

村子的女子都在忙著，而狩猎季节一过，所有的男人除了大家帮忙，便是到酒馆里聊聊天、消磨时间，所以此时鲍尔放眼所见尽是男子三五成桌的交谈着。

鲍尔一将桌上食物全吃完。倒起酒来，便有村民来到桌边，手中捧着酒杯。

这是个典型的好客的民族。

鲍尔开始和那些村民一杯接着一杯的喝酒。

那村民以最原始的酿酒方式所酿的酒之浓烈，以外人来说绝难下咽。

若不是鲍尔长期在各种部落里四处来去，恐怕只要一杯便要倒下了。

鲍尔在一壶酒喝干了之后，便不胜酒力的倒在桌上。

当然这一倒，便引起酒馆里所有村民的哄堂大笑。

店东则好意地将桌子收拾干净，并且找来了一件皮毛大衣，盖在鲍尔的身上。因为他知道，这外来客，一时五刻是醒不来的了。

酒馆中的村民欢笑过后，便开始恢复交谈，而趴在桌上的鲍尔一直等待的便是这个时刻。

其实鲍尔在喝酒的时候动了个小手脚，那一大壶的酒，鲍尔真正下咽的只有一口，而那一口是为了让他的脸上泛起红晕。

因为鲍尔知道这样没有外人的村落，以他这样外型完全不一样的外人想和村民说些什么话是不可能的。

但若是他醉在酒馆里，可以听到的就真实且详尽多了。所以此时，鲍尔正仔细的聆听村民的谈话。

“最近村里许多人无故失踪，已经有了二十多人了

“是啊！”

“尤其是壮男……”

“像第一勇士——札克，还有索克。索力二兄弟……”

“可是也有女子失踪啊！像是丽儿呀！”

“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么多年来，村子里都没有发生过这种事……”

“会不会是被湖泊里的大蛇吃掉了呢？”

“湖底的大蛇？”

“怎么，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

“你们也不知道？”

“不知道。”有多人同时回答。

“长老，就请您说一说吧！”

有个一直未曾出现过的苍老声音此时出现了。

“这只是个传说，谁也没见过，是真是假，谁都不知道……”

“长老，你就说嘛！”

“是啊！”显然意见一致的人颇多。

老者迟疑了一下才说：“相传在这个湖泊刚开始形成的时候，就住着一
条蛇，这湖水因地处在二极之地，因此虽然这湖水如此冷冰但在地热散发之
时，这湖水是会沸腾的。”

“会沸腾？”

“是的。相传在湖底是明亮的，因这湖是地火在燃烧着的，否则依这湖
水的温度它早该结冰的，就是因为湖底有地火在烧，它才能不结冰，而且能
流动。”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那怎么会住着一
条蛇呢？”

“不知道，只听说有条蛇就住在那地热及湖水之间的暖水之地。每十年，
它就会游出湖泊。爬上岸边去产卵。”

“那蛇有多大？”

“没人见过，谁也不知道，这只是个传说。”

“在这湖形成时就有的蛇，若还没死到现在早就已经数不清有多少岁了，
你说会有多大？”

“那不就是无法去形容的巨大？”

“谁知道？”

“长老，那曾经有人死在蛇口之下吗？”

“是啊！是啊！”众人便又聚精会神的听。

“只听说，若是蛇在产卵之后，有人去破坏蛇卵或是去翻动蛇卵的孵蛋
之处，蛇母会攻击人。这是为了保护幼蛇，但它却没主动去攻击过什么人。”

“难道失踪的这些人全都是受了蛇的攻击？”

“不知道。唉！”

“可是他们全都是在夜晚失踪的，而且听说蛇母不是在夜晚才会爬上岸
来吗？”

“是吗，长老？”

“嗯，是有这种传说。”

“那就是了，一定是被蛇吃了。”

“可是湖边不是一直住着珠儿的亲戚，那个叫做凤凰的女子吗？”

“是啊！”

“凤凰真是美哦！”

“是啊！是啊！而且她的手艺可不比珠儿差。”

“那凤凰每天晚上都回湖边，找她问问是否有听见或看见什么不就明白了？”

“对了，是从凤凰出现之后，才开始有人失踪……难道，难道……”

“难道，凤凰就是蛇精？”

这自是又引来一阵骚动。

“会吗？不会吧！”

“凤凰那么漂亮。”

“是啊！”

“可是你们不觉得她太美了吗？她美得不像……”

“不像人……”

“她美得像蛇精……”

此语一出立即让所有人一阵安静。

“是啊！她说珠儿去找她大哥，说不定，珠儿就是被她给吃了，不然怎么这么久还没回来？更何况你们什么时候听过珠儿有个阿姨的？”

“是啊！是啊！”

酒馆内又是一阵此起彼落的讨论声。

“长老，你看呢？”

“是啊！”

小酒馆静了下来，大家都在等待长老的回答。

“这件事，我看还是交由族长去跟大家说去，何况那只是个传说，谁也没真正亲眼见过，不是吗？”

“是啊！”

“族长应该出来跟大家谈谈的。”

“我们现在就去找族长！”

小酒馆里的人群立即一哄而散，大家全都往村子中那间最大的宅子走去。

鲍尔待店东跟着大伙走去之后，立时坐了起来。

仔细想想这村民所说的话，此时鲍尔几乎可以确定，那个瓷娃娃，就是村民们口中的凤凰。

她有此名讳倒也十分合适，这瓷娃娃果真美丽，如同拥有一身彩衣的凤凰一般。

而自从她出现之后，这村子里便开始有人失踪，况且这名叫凤凰的女子，今早又和“失心兰花”一起出现。

难道，这瓷娃娃，便是“生化人”。

如果是的话……那这些村民到族长家聚集一事，若是让那叫凤凰的女子知道，可能会引起的杀戮就十分可怕了。

传闻中的生化人，是刀枪不入的。

鲍尔思索至此不忍担起心来，他要赶过去看看情形才是。

鲍尔抖落身上的毛皮大衣，一纵身便爬上了酒馆的屋顶，鲍尔的身手如此轻巧，完全未发出半点声响，他依村民前往的方向前去，很快就知道村民的目标。于是鲍尔放开脚步往那大宅子去。

鲍尔的行动十分轻巧，并未惊动任何人。

一到大宅子，鲍尔便四处观察。这偌大的宅子，除了前院的空地上有两，三个人在忙着整理，打扫之外，就只有最后面的一个大房间里有人的声音。

鲍尔自然翻身来到那房间。那房间看起来像是一间会客室，而对话的声音则是来自会客室后面的卧室之内，鲍尔立即栖身在檐下，想看清楚屋内的状况。

但才一望眼，鲍尔便傻住了。

因为屋内的景象，让鲍尔吃了一惊。

那卧室内的景象，活像是一幅春宫图，而女主角正是那美丽的瓷娃娃——凤凰。

男主角则是一个年约六旬的老者，看他的身形，年轻时必然也是一名勇士。

鲍尔立即翻身上屋檐。

才短短的几分钟，那二人便开始对话。

“族长，你什么时候要让我明正言顺的住进这大宅子？”

鲍尔听见了一个十分悦耳的女声，显然就是那名叫凤凰的女子的声音。

“你真的愿意跟着我这个老头子吗？”

“人家都跟你在一起了，你还说这种话？”

“好，好，好。你这小丫头。凤凰，只要你真的肯跟着我，我马上就召集所有的长老，告诉大家，你就是我的夫人。”

“好。我就知道你最疼我了。”

鲍尔听到这段话便明白，这名叫凤凰的女子可能会为这村落引来的纷争了。

这名叫凤凰的女子，是生化人吗？

鲍尔此时变得有些不确定。

而此时前院里早已聚集了大批的村民。

有人向族长通报，族长理了理仪容，便转身向凤凰说：“我先出去，你随后就来，我马上去跟大家宣布，你要成为族长夫人了。”

族长就这么步出后院，往前院走去。

族长的喜色，一眼便可看出。

看见大批的村民，族长显得十分快乐。

“怎么大家都到了？”

那在酒馆里说话的长者，代替大家回答：“是啊！族长，今天大伙来找您是有件事要族长给拿个主意！”

“那好。只是我刚好也有件事要跟大家说，现在正好趁这个机会跟大家宣布。”

长者：“哦！族长，你先说吧！大伙恭听了。”

族长忽然面有赧色：“这是我个人的小事。大家都知道我们家丽儿的娘早已经过世多年，我一直孤家寡人一个，还好有丽儿陪着我。可是最近丽儿却也失了踪，怕是和扎克二人相约到山里去了，而我年纪大了……”

族长似有些害羞似的不敢再说。

那长者立时接口：“族长再续弦是件好事，只是不知族长中意哪位姑娘？”

族长：“这，也是大家认识的，就是这位……”

此时姗姗而至的，正是凤凰。

族长：“就是她，凤凰。”

而族长语毕立即让所有的村民目瞪口呆，这原本吵杂的人群，立即变得鸦雀无声。

族长看着村民，忽然涨红了脸。

难道，村民在笑话自己，年纪这么大了，还要娶凤凰这么年轻貌美的姑娘吗？

幸好长老立即接口：“那……真是恭喜族长了，娶得这么一位美娇娘。”

村民这才接口：“是啊！是啊！”

“恭喜！恭喜！”

此时才变得人声鼎沸了起来。

每个村民看着那站在族长身边的凤凰都不禁轻轻一叹，那原本到口的猜疑，此时全数都得往肚里吞了。

因为谁能去怀疑这新上任的族长夫人是蛇精呢？

族长这才搂着凤凰对向众人大笑：“对了，大家来这里是有什么事呢？”

这底下又是一片寂静。

在酒馆的激昂话语，此时怎么说得出口呢？

那老者又开口：“没什么。只是最近村子里常有人失踪，大家想成立一个巡逻队，晚上四处走走，以防再有村民失踪。”

长老一说完，立即又是一堆应和之声。

“是啊！是啊！”

族长：“那倒是，那就请各户人家的男丁，组织起来，以防再有人失踪了。”

长老：“是。”

此时来的村民立即想散开。

族长：“对了，我和凤凰的婚期订在一个礼拜之后，到时候，大家再来喝喜酒，我们不醉不归啊！”

村民一片祝贺之声，但却也是这般快速的散去。

原本鲍尔也想离去的，但是，他却又觉得这个瓷娃娃太像个谜了，也许该跟着她才是。

凤凰在大家散去之后，便和族长告别：“我先回去

族长：“你今晚就留下来吧！”

凤凰：“不要啦！我要正式成为族长夫人之后才明正言顺的留下来。”

族长：“可是……”

不等这族长再说，凤凰的吻早已封住族长的嘴。

凤凰：“你乖，再几天，我就是你的妻子了，你急什么呢？”

这名叫凤凰的女子，的确拥有迷惑人心的魅力。

别说是族长，就连在屋顶上的鲍尔都感受到了她的妩媚，这女子，的确有能力得到全世界。

第二十一章

鲍尔一直在远处跟随着这名叫凤凰的女子。

凤凰自族长家的宅子走出来时，天色已经开始要变得昏暗了。这则开始变得有利于跟踪凤凰。

只见凤凰在街上走着，一路上跟村民有说有笑的，看来是往湖边走去。

直到街尾，凤凰在大家都回屋子里去时，跟一名在街尾劈木村的年轻男子笑了笑。

那傻子，还以为她是在向别人招手的看了看自己身后，发觉没人，才又望着凤凰。

凤凰则是一脸笑意的指了指那年轻人。

那临去秋波，别说是那年轻人，连鲍尔都觉得少了一条魂儿。

而后凤凰便往那湖泊的方向走去。不再回头。

留下那年轻人，呆呆的望着她那渐行渐远的窈窕身段发呆。

那年轻人在凤凰快消失在路的尽头之际才回过神。

年轻人丢下手上的工作，急忙快步向前，尾随着凤凰的脚步往前飞奔。

鲍尔不禁摇了摇头，但也只有尾随的份。

当年轻人到达湖畔的草原地之后，不断的四处张望，却全见不着那凤凰的身影，而就在年轻人想放弃。转身离去之际，忽然自湖边传来哗啦直响的水声。

此时的明月已然高挂，在那月光的照映之下，那凤凰正站在湖水之间。

那玲珑有致的身段上除了串串滑落的水珠之外，空无一物。

现在鲍尔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出水芙蓉。

凤凰就站在那湖水之间，盈盈而笑，看得年轻人怕是忘了呼吸。

许久。

凤凰：“你不把我拉上岸去吗？”

那年轻人这才回过神，飞快的走向那湖畔，伸出手将凤凰拉起身来。

而就在凤凰的脚踏上湖岸之际，那年轻人再也按捺不住的飞身将凤凰压在草地上，也顾不得那草地是否会扎得凤凰那一身凝脂受伤。

男人总是无法抗拒美色。

柳下惠做到了？

那或许是因为那美色对柳下惠来说并非绝色吧！

不消多说，此时的湖畔正是春色无边。

鲍尔只得远观。

这两情相悦，由得了别人说什么吗？

凤凰是族长口头允诺的妻子，但除非是族长本人谁有权利说什么呢？

虽然鲍尔绝非窥人隐私之人，但此时鲍尔除了静观其变之外，有什么办法？

而就在鲍尔有些不耐的时候，事情有了变化。

凤凰的眼神透出一种杀机，即使是隔了数步之遥，鲍尔都能看见凤凰

眼眸中那清晰可见的银丝。

鲍尔心里想：那是什么？

凤凰的右手扬起。

鲍尔直觉事情有些不对，他的枪已上膛。

凤凰的手猛然往下一攥，精确无误的穿入那年轻人的心脏。

年轻人睁大了双眼，望着凤凰，只有短短数秒钟，年轻人便已气绝身亡。

只见那凤凰一张嘴，像只正在进食的蛇一般，张开嘴把整个心脏放进嘴里。

此时的凤凰真如蛇的化身。

那拳头大小的心脏竟然可以顺利的吞入腹中，其进食的方式和蛇一模一样。

这一切，真的叫鲍尔看得傻了眼，连上了膛的枪都不知该发射。

凤凰把心脏吞入腹中之后，便起了身，那原本在双眸中的银丝似乎也慢慢消退。鲍尔也立即忘情的步向凤凰及那具尸体。

而这鲍·尔的现身自然也惊动了凤凰。

那赤裸的完美体态，原本是世上最引人注目盛宴，但可惜，刚才的表演已经让鲍尔倒尽胃口。

尤其此时凤凰的身上正沾满那年轻人的血迹。

血红的颜色，总是特别引人触目惊心。

凤凰没有想到会有别人出现，尤其是在她刚刚杀了人之后，而且这个人还是个“金发碧眼”的外人。

鲍尔高举着枪枝，对着凤凰喊道：“不要动。”

凤凰则是一下子不知该如何反应。

吞下心脏之后那腹中的火热正在燃烧，让凤凰十分难受，而这金发碧眼的男子手中握的那个黑色的东西，在这个族群里是未曾见过的。

凤凰不知道那是什么，但似乎可以感觉到，这男子并非善意。

凤凰的身子开始由雪白慢慢泛红。

凤凰十分难受，她不想理会这慢慢逼近的“男子”。

凤凰一转身，往湖水一跃。

在她落入水中之后，一枚子弹射中了她的肩头。

带着一声惨叫：“啊！”凤凰投入湖水之中。

又是一个惊奇。

鲍尔如此无法置信，这湖水是那般冰冷，为何对这名叫凤凰的女子来说，却如一般湖水，丝毫不受冻伤？尤其此刻凤凰还是赤身入湖中。

这是太令人难以置信的。

鲍尔快步向湖中张望，但凤凰竟如那入水的雨滴，了无踪迹。

鲍尔不免直守在湖畔。

难道凤凰真是人鱼，能入水中而不需呼吸？

在十分钟过去之后，鲍尔不禁想问。

苦思无果之后，鲍尔来到尸身旁边，正如鲍尔刚才在一旁所见，尸首上左胸一个碗大的伤口不断冒出的血液染满这片草地。

鲍尔未在那尸首上找到任何其他的疑点。

这春宵的代价居然是“死亡”，若是这年轻人早知道，他还会如此甘心

吗？

谁知道？

以那凤凰如瓷娃娃般完美的体态，谁能说得准呢？

说不定，真会有牡丹花下死的勇士呢！

鲍尔再去翻动那凤凰所遗留下来的衣服，在衣堆里，鲍尔发现了一只小瓶子，瓶中装着一种液体。

鲍尔好奇的将液体倒了一点出来，落在草地上，那草立即一片枯黄。

莫非……

莫非这草地上的数处枯黄都是因为这种液体的关系？

而且……

鲍尔心里扬起了一种念头，鲍尔走近那尸首，在那尸首上滴了几滴瓶中的液体。

没错……

正如鲍尔的猜测，这液体能将尸首化于无形，但因它具有腐蚀性，所以刚开始这附近的草地会有焦黄的现象。

但是因为尸首本身具有养分，就像是肥料一般，一段时间后草会再生出来，而且会长得更好。

所以……这湖畔居然真的是一个杀人的刑场。

这无故失踪的族民，原来都是受诱惑来此而被杀害的，而杀手正是这位美丽得令人垂涎的凤凰。

鲍尔此时已明白。

那尸首的惨状颇为可怜，因此鲍尔索性将那瓶中的液体倒了大半在尸首上，让这尸首早些归于尘土。

已是明月高悬之时，湖面吹来一阵冷风，这是鲍尔第一次觉得有些冷冽。

但鲍尔不愿离开，因为他不愿放过凤凰可能会上岸的机会。

鲍尔找了一块大石，隐身其后，等待。

此时，鲍尔的通讯器传来老爹的声音：“鲍尔，你有什么新的发现？”

鲍尔：“这里发生的事，太令人匪夷所思了，我理出了一点头绪，但一时间似乎也难说得清楚。”

老爹：“我已经派韩奇过去了。他大概在八个小时之内即可能到达，但也大概是你那里天亮之后的事了，所以你自己一个人行动要特别小心。”

鲍尔：“我知道了。”

老爹：“对了，那朵兰花有再度现身吗？”

鲍尔：“没有。”

老爹：“鲍尔，千万别跟那朵兰花正面交手。”

鲍尔：“我会小心的。”

二人结束通话。

鲍尔望了望手表，已是午夜时分了。

就算韩奇提早赶到的话也要再五至六个小时。

鲍尔只能希望情况能在自己的控制之中。

湖水因微风吹拂而有阵阵涟漪；湖水拍打岸边，有了“泊泊”的声响，让有些睡意的鲍尔又提起了精神。

看了看手表，凤凰入湖水之中已经有两个小时了。

难道她从别处上岸了？

鲍尔不禁有些怀疑，因为这湖委实不小。

就在鲍尔想站起身活动活动筋骨之际，自鲍尔立身之处，一望，在那树林及草地边的那栋小木屋前，鲍尔仿佛看见了一个人影。

显然这美人鱼是真的已经上岸了。

鲍尔快步往木屋方向移动。

木屋里透出十分微弱的光芒，凤凰那身湿润的身子，在火光下闪烁着迷人的光芒。

显然她正在小屋内将身子拭干，并且穿上一件新的衣裳。

而她的右肩的移动有些困难，可以看得出来，鲍尔那一枪已经射中了凤凰的右肩，而且子弹并没有贯穿，否则应该不至于如此疼痛，若是子弹贯穿而出，她一定会先包扎伤口。

鲍尔知道她不会立即离开后，便在木屋的四周看看，但是除了凤凰之外，并无“失心兰花”的踪影。

鲍尔再回到窗口时，只见凤凰已经穿上了衣裳，只是露了右肩，坐在镜子面前。

看起来，她是想将子弹取出。

鲍尔不客气的翻窗而入，让凤凰吃了一惊。

凤凰想夺门而出，无奈鲍尔挡住去路。

凤凰一脸惊慌。

鲍尔：“你别动。”

凤凰已经知道鲍尔手中的黑色东西足以伤害她，所以她并不移动。

凤凰：“你要杀我？”

鲍尔：“只要你别乱动，我不会杀你。”

凤凰：“你是谁？”

鲍尔：“这才是我想问的，你是谁？你为什么要杀人，还要吃下他们的
心脏？你杀了多少人？那个灰色眼睛的女子又是谁？”

凤凰对于鲍尔的问题自然十分讶异。

他怎么知道碧兰的呢？

鲍尔：“你回答我，我就帮你把弹头取出来。”

凤凰双眼注视着鲍尔：“只要你把那个东西放下，我就是属于你的。”

凤凰那眼中的光芒，足以摄人心魂，让鲍尔看得有些入迷。

但当凤凰的衣衫抖落之际，那右肩上的血红色伤口，唤醒了鲍尔。

鲍尔的眼前又浮现那个年轻人的尸首：“把你的双手伸出来。”

凤凰讶异于鲍尔那已经入迷的样子，居然忽然醒了过来，凤凰有些不解。

这是第一次有男人拒绝她。难道是自己的容貌变了吗？

凤凰如此心惊。

凤凰：“快把镜子拿给我。”

鲍尔不明白力何她会如此大惊失色，连忙将镜子递了过去。

凤凰看着镜中的自己。容貌并未改变，这才安了心。

而此时鲍尔已经欺近凤凰的身边，三两下便把凤凰的双手给制住。

鲍尔不理睬凤凰的吵闹，硬是将凤凰捆在一张木制的椅子上。

凤凰：“你放开我，你为什么要绑住我？”

鲍尔此时完全确定，凤凰并非是一个生化人，她只是平凡的人类，她甚至于连一般的武术基础都没有，若不是见过她那杀人时伸手即能取人“心”的样子，鲍尔可能不会将她绑住。

鲍尔对那不停扭动身子的凤凰说话：“你别乱动，我帮你把弹头取出来。”

鲍尔立即按住凤凰的肩头，动手将那弹头取出，而就在弹头被取出后，鲍尔立即盯着凤凰的右肩，傻了眼。

那太神奇了。

鲍尔：“这。这，不可能吧！”

鲍尔指着凤凰的肩头。

因为那伤口自弹头被取出之后，立即开始愈合，只花了一、二分钟那伤口便已恢复得像是未曾受伤一般。这太不可思议了吧！

凤凰看了看自己的肩头：“太好了，碧兰姐姐没有骗我。”

鲍尔：“什么？你说什么？”

凤凰只是笑。

凤凰：“没有什么，我没说什么。”

鲍尔：“你刚才说的碧兰，就是那个灰眼睛的女孩子吗？”

凤凰：“我不知道。”

鲍尔从她的神情里可以得知，她是真的不愿说了。

鲍尔看了看手表，反正还有时间，鲍尔觉得不如由其他方面去问她。

鲍尔：“你是谁？”

凤凰：“我是谁？我叫凤凰。”

鲍尔：“你是从哪里来的？”

凤凰：“我是这里的村民，你才是外来客。”

鲍尔：“可是村民说你是二十多天前来的，你是珠儿的亲戚，你并不是这山头的人。”

凤凰：“我是另一个部落的。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鲍尔：“好，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杀人？”

凤凰：“我不需要回答。”

鲍尔：“你是不是杀了珠儿？”

凤凰：“我没有。”

鲍尔：“那珠儿人呢？”

凤凰突然变得面有难色：“她死了。”

鲍尔：“是你杀了她？”

凤凰：“我没有！”

鲍尔：“你能杀了那些彪形大汉，为什么不能杀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你敢杀为什么不敢承认？”

凤凰：“我没有，我没有。”

鲍尔：“那她到哪里去了？”

凤凰：“她死了，她死了。”

鲍尔：“你杀了她！”

凤凰：“你为什么一定要知道？珠儿这一生除了父母亲之外没有人过问她的生死。

可惜她的父母死得太早，留下了她一个人。人们只有乎珠儿能不能做

出更美的银饰、更美的衣裳，有谁在乎过她？没有！从来没有！你没有见过她，你为什么还要追问她的下落？”

鲍尔：“每一个生命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只要是生命都应该被尊重。谁说没有人在乎珠儿的生死？一定有人在乎的，只是珠儿不知道。”

凤凰：“你错了，没有。没有人在乎，人们总是说，珠儿长得太平凡，除了手艺之外，根本没有人会在乎她的生死。扎克爱丽儿，所有的人都夸丽儿，没有人不爱丽儿，即使丽儿什么都不会，但是她有张美丽的脸，而那是珠儿永远都不可能拥有的。”

鲍尔仔细的听着凤凰的一字一句，鲍尔的心里闪过一线感觉。

为什么谈珠儿会让凤凰这么激动？

而且她若真的杀了珠儿，她为什么不承认？

珠儿若是没死，那她人在哪里？

凤凰为什么这么了解珠儿的感受？

凤凰的出现，珠儿的失踪！

难道……难道凤凰就是珠儿？

鲍尔：“珠儿！”

凤凰那原本低垂的脸立即抬起。

鲍尔：“你就是珠儿！”

凤凰这才惊觉，自己这一抬头，已经泄露了自己的身份，而扬起头的凤凰居然是泪流满面。

鲍尔：“你就是珠儿，你为什么不承认？”

凤凰：“珠儿已经死了，我不是珠儿，珠儿是个没人要的丑八怪，我不是，我是个大美人，我是只可以飞上梧桐树的凤凰，你凭什么认为我是珠儿，你真是傻瓜，你没看见我是这么美丽吗？”

鲍尔脑筋飞快的组织着。

鲍尔：“你是珠儿，为了想要改变容貌，你遇上了碧兰，要她为你改变容貌，让你变身为现在的这个凤凰，所以你受控于她！是她要你去杀人的，是不是？”

凤凰沉默不语。

鲍尔：“你甘心为了美貌，出卖自己的灵魂？你爱扎克，可是你却杀了扎克。你将自己出卖，你为了美丽的羽衣，将自己的灵魂卖给魔鬼。美丽对一个女人真的这么重要吗？”

凤凰：“哈！哈！哈！不重要吗？如果不是容貌的关系，有谁会在意凤凰？如果以珠儿的那等模样，会有那么多男男女女愿意栖息在她的足下，任她差遣。任她使唤吗？”

鲍尔：“可是你的美丽是建筑在许多人的死亡之上的啊！”

凤凰：“他们全是心甘情愿的，他们迫不及待要将他们自己交给我。你以为他们很后悔死在我手下吗？我想未必，就算我在事先告诉他们，要他们以生命来做为代价，来交换我这身美貌，别说是男人，可能会有大多数的女人也愿意和我一样，换得如今的美貌。”

鲍尔，“我不相信，这个世界应该不是这样的。”

凤凰：“是或不是，应该由你这个外人来告诉我，不是吗？在这山巅下的世界，难道会比这里更有正义公理吗？你在自欺欺人。”

鲍尔：“那你为什么要吃人的‘心’？”

凤凰：“那是美丽的代价，只要吃过三十天，我就可以永永远远保有这个容貌，只要三十天，而我再两天就可以永远这么美丽了。”

鲍尔：“这是碧兰告诉你的？”

凤凰沉默不语。

这时天色已然开始明亮了，这大半夜已经过了。

远处传来“嗡嗡”的声音，让鲍尔欣喜不已。

鲍尔：“他来了”

凤凰：“他是谁？”

鲍尔：“他是医生，或许他可以治好你的病。”

说完，鲍尔便往木屋外跑：“我马上回来！”

当鲍尔出现在湖畔之际，只见一个飞行器已经降落，从飞行器上走下来了一个人。

当然，那就是韩奇。

鲍尔立即和韩奇打了招呼。飞行器并未真的降落，它只是让韩奇下了飞行器，立即又飞走。

韩奇看见了在湖畔另一方的鲍尔，看见了他的召唤，韩奇立即往那个方向飞奔。

韩奇的武术底子，让他放足奔跑得十分迅速，才片刻的时间他就已来到木屋面前。

而就在鲍尔要开口说话之际，木屋内却传来一声惨叫。

那痛苦的哀嚎，着实令人不忍。

二人即刻飞奔而入。

只见那被绑在椅子上的凤凰，正因所承受的痛苦而不停的哀嚎着。

凤凰的身体开始冒出烟，而她的脸开始扭曲变形。

从一张完美无暇的细致脸庞，变成另一张十分平凡的脸孔。

这两张脸孔交互的转变着。

鲍尔想上前去扶住她，却被韩奇阻止。

因为韩奇看过这个景象，这就像“雨兰”在变身时一样。

那身上的烟，是自凤凰本身冒出的。

此时的凤凰身上是数百度的高温，谁若去碰她，必然免不了一身的伤。

凤凰：“哦！我好痛苦，你们杀了我吧，快，快杀了我。”

鲍尔：“韩奇，我们不能做点什么去帮她吗？”

韩奇只能摇摇头，他也没有办法帮她。

韩奇只能告诉这女子：“不要怕，这个样子只要一下子就过去了。你忍一忍。”

凤凰：“杀我了，快，快杀了我。”

鲍尔：“韩奇！”

韩奇：“我也想帮忙，可是这种毒，除了解药之外，谁也没有办法，这就是传说中的‘蓝色天堂’的药剂的发病情形。”

鲍尔：“‘蓝色天堂’？”

韩奇：“是的。”

鲍尔：“这里就是‘蓝色天堂’。”

韩奇：“什么？”

第二十二章

果然就如韩奇所说，那强烈的燃烧并未持续多久，前后的时间不超过一分钟。

凤凰在椅子上几近虚脱。

鲍尔在一旁和韩奇解说这眼前的女子的情形，以及这段时间鲍尔的所见所闻。

韩奇仔细的聆听。

就在他们二人谈话的同时，凤凰似乎也在休息。

那适才所经历过的一切，足令人痛不欲生。

凤凰这一抬头，令鲍尔及韩奇吃惊的是，那原本美丽得如同瓷娃娃的凤凰已经变了。

变成了一个其貌不扬，平凡得不会让人想多看一眼的女子。

鲍尔忍住不说。

“啊！”韩奇则是指着凤凰的脸：“你……”

凤凰立即发觉不对：“我，我怎么啦？”

凤凰的问题，鲍尔着实不忍回答。

鲍尔暗示韩奇别说，但凤凰则侧过身子去看那镜中的自己。

“啊！”凤凰自是一声惨叫。

鲍尔：“凤凰，你怎么啦？又不舒服了是不是？”

凤凰：“我怎么啦？我怎么会变成这样？怎么会这样？这是怎么一回事？”

鲍尔：“你现在这样很好啊！这就是你啊！珠儿。”

凤凰：“不要，放我走，求求你放我走，我要去山洞，我要去找神仙姐姐，我要变成凤凰，我不要变回珠儿，我不要。”

鲍尔望着眼前的女子。美貌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韩奇自然不明白鲍尔对凤凰的感觉，但是若是放开眼前的女子，就有可能引来“失心兰花”的出现。

韩奇想放开她。

而就在韩奇想开口之际，木屋外，已经有了声响。

是那个鲍尔口中的机器娃娃，也就是失心兰花之一的碧兰，她已经来到木屋的门口。

鲍尔连忙叫韩奇注意身后：“韩奇，小心！”

碧兰已经发觉木屋内除了凤凰之外还有二名男子，而碧兰是不负失心兰花的盛名的，因为她一近木屋便已接连对木屋的二名男子发动攻击。

“啪！啪！啪！啪！”一连四支针状的暗器分别射向鲍尔及韩奇。

凤凰一见来人是碧兰便开心的叫：“碧兰姐姐，快救我。”

碧兰没有开口，因为韩奇及鲍尔都已经各自向她发出攻击。

在这样狭小的屋内，武器并不是最能发挥功效的，尤其是屋内还有这么多人。

韩奇伸手抽出那在腰际的软剑。

“沙！沙！沙！”已经三剑向碧兰挥去。

韩奇边向碧兰发动攻击，边向鲍尔说话：“快把她解开，我引她出去。”

鲍尔发现了韩奇有意引碧兰出去，便开始动手去解那绑在凤凰身上的绳子。

碧兰一步向外面较宽大的空间，在攻击上便显得较为伶俐。

碧兰的右手伸入右大腿内取了一种像是手枪的武器，开始向韩奇射击。

若韩奇并不是使用软剑的话，他可能就已经受伤了。

对于碧兰的射击，韩奇使用剑花来阻挡。

但听闻那子弹射在剑上被弹开的声音，就可以知道碧兰出手之狠毒。

韩奇顺着这剑花的保护之下，一步步的向碧兰逼近，越靠近碧兰，他所发动的攻击便越准确。

韩奇如此逼近碧兰，左就在离她五步之遥的地方。

韩奇右手舞剑花如花，左手缓缓往前瞄准。鲜少人知道韩奇的左手会射击，而这种绝技是白师父当年严格要求下所训练出来的。

而此时，在和敌人交手之际，韩奇便能明白，当年白师父的苦心。

韩奇在剑花的空隙之间，射出一发子弹。

子弹飞快的射入碧兰的大手臂，立即传来一声叫喊。

“哦！”碧兰用左手捂住她的右肩，但她的右手并没有停止射击，所以当韩奇以为碧兰受伤后会停止攻击，而将剑花撤下时，韩奇便也立即挨了一枪。

子弹射进韩奇的左手臂，韩奇的左肩向后一偏，退了一步。

受了伤的韩奇在和碧兰的交手上就逊色了些，尤其他左手的枪已经掉了，所以韩奇只好引她往树林里去，至少林子里会有较多的阻碍。

二人的打斗往树林里移动。

而把凤凰从椅子上松开的鲍尔则是在追着凤凰，因为凤凰一得到自由便迈开步伐往外奔去。

鲍尔：“珠儿，你别走！”

凤凰则是不理会鲍尔的叫唤，死命的往前狂奔。

凤凰：“我不是珠儿，我不要当珠儿，我是凤凰，我是凤凰。”

但凤凰才奔跑了没有几步路，便失足的跌在地上。

凤凰的身子又开始的烧及变形。

“啊！啊！”

那种哀苦的叫声令人侧目，尤其是站在一旁的鲍尔，他明白凤凰想追求美丽的背后所隐藏的悲哀。

数十秒后，一切又归于平静。

凤凰眼中充满哀求：“求求你，带我回山洞，山洞里有解药。求求你，你会帮我的，对不对？你说过你在乎珠儿的，对不对？帮我！”

鲍尔看着眼前跌在地上苦苦哀求的女子，鲍尔委实不忍心，他铁了心，一咬牙：“告诉我，山洞在哪里？”

凤凰指了指崖边：“在崖边。”

鲍尔：“在崖边？”

凤凰点了点头。

鲍尔等凤凰身上的温度稍缓，便抱起她往断崖边奔走。不多久就到了崖边。

凤凰要鲍尔站在断崖最凸出的点。

凤凰：“往下跳。”

鲍尔：“什么？”

凤凰：“快，往下跳！在云的下面有一块大石头。”

鲍尔本来有些不相信，但见此时阳光较大，让云开了些，的确可以看见一个凸出的石块。

鲍尔几乎是闭着眼往下一纵的。

果然如凤凰所说，这石块可以承受二人的重量。

很快的凤凰就带着鲍尔进入那个山洞。

凤凰要鲍尔将她放在那个金属台上。

凤凰在金属台边的石壁上找到一个小洞，在那小洞里找到约 1CC 的小针剂。

凤凰飞快的将那蓝色的液体往嘴巴里面送。

不一会儿，随着那蓝色液体的被吞入，凤凰那原本变回珠儿的脸庞又开始转变。

不到三十秒的时间，又变回那个美丽的瓷娃娃。

凤凰由自己的体温变化可以知道，自己又变回凤凰了。

她坐起身子，找寻可以看见自己容貌的地方。

凤凰试图像碧兰一般将金属台的床缘往上拉，她曾经见过碧兰这么做许多次，但不知为何凤凰此时却是怎么拉也拉不上来。

鲍尔：“你在找什么？”

凤凰：“这可以拉上来，变成一面镜子。”

鲍尔便试图帮忙，在床的边缘上找。

但不知二人这一阵乱摸，去碰上了什么按键，这床缘是被拉起了，可是那电脑也立即被启动。

很快的电脑的扫描器自动的在凤凰的身上扫描过一遍。电脑的荧幕上开始出现一堆数字。

那是凤凰看不懂的东西。

凤凰只在乎，那金属面所映射出来的自己，是不是如同往常般的美丽。

凤凰找回了那张瓷娃娃的脸，便十分满足的笑了。

鲍尔看着电脑上列出来的数据，十分不解。

鲍尔：“凤凰，你好好躺着休息休息，让电脑帮你检查看看，你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凤凰，“好。我没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只是好累，我想睡一觉。你等等，等我睡着了，就快走。否则等会碧兰姐姐回来了会不高兴。”

鲍尔看着电脑上的资料，一直眉头深锁。

凤凰不知道他为何如此，但是凤凰可以感受到鲍尔的不快乐。

凤凰拉了拉鲍尔的手。

凤凰：“你别不快乐了，你是好人，会有好报的，谢谢你，我会记住你一辈子的。”

鲍尔望了望眼前这个美丽的瓷娃娃，心里有无限的哀伤。

他忽然发觉，她像个玩具，一个美丽的洋娃娃。

鲍尔：“你睡吧！”

凤凰便安心的人睡。

鲍尔仔细的读取那电脑上所有的资料。

越看，鲍尔的眉头越是深锁。

鲍尔的心，冷到了谷底。

为什么？这是鲍尔此时唯一想问的一句话。

可惜没有人可以回答他。

话说在崖上的湖泊边的树林间，韩奇及碧兰正在林间陷入苦战。

韩奇的左手臂受了伤，在行动上大打折扣，以至于碧兰在和韩奇的距离拉远之后，碧兰便能找到空档的片刻，先将那左肩里的弹头取了出来。

那对一般人来说应该是会十分疼痛的事，对碧兰来说却丝毫没有任何疼痛的样子。

碧兰的左手轻易的将子弹的弹头取出之后，那令人吃惊的一幕又开始上演了。

那原本血红的伤口居然以十分惊人的速度在愈合。

才短短的数十秒，那伤口便已该复得像是未曾受伤一般。

而伤口愈合的碧兰却显然不想再恋战，她转身想往林子外走去。

但无法令她如意的是，在林子的入口处来了另一个人，一个让碧兰想退个两步的人。

韩奇一见此人便十分高兴的呼叫：“师父。”

没错，此时出现的不是别人，正是白师父。

碧兰一扬手，又是四支银针。

韩奇：“师父，小心银针暗器。”

说着韩奇又往前飞奔，想快些欺近碧兰，他知道以那碧兰半生化人的特殊体质，就算是有着高深武艺的白师父都难以说会轻易抵挡得住。

白师父十分巧妙的闪躲过那银针的攻击，而且白师父双手一扬，往前一推，便有股巨大的挡风向碧兰袭来。

碧兰以右手去挡，但依然退了二步。

韩奇一近身便又开始扬起软剑，想要击中碧兰的身子。而此时有白师父在正面与碧兰交锋，对碧兰有相当大的制衡力量。

碧兰一面要迎接白师父源源而来的掌风，一方又要提防韩奇的软剑攻击，自然倍觉吃力。

所以才几个回合，碧兰便已觉无力消受。

碧兰眼露凶光，右手一靠上右大腿，取出了一个圆形的金属球的东西，她对白师父或韩奇的软剑都不再挡了。

碧兰将那两个金属球往前后一丢，然后一跃起，那两个金属球在空气中立即引爆。

幸好白师父及韩奇身手十分矫捷，全闪开了。

但碧兰那一跃起，便栖身到了树上，趁着火药爆炸之际，碧兰便如林间的飞鸟，自这棵树飞到另一棵，很快的便消失在林间。

而白师父和韩奇在躲过那两颗金属球的爆炸之际，却也难免受到些小炸伤。

韩奇飞快的奔向白师父：“师父，你有没有事？”

白师父：“没什么，一点小伤。”

师徒二人相互扶持地到了小木屋去休息。

鲍尔看完电脑上的所有资料，不忍去看那在金属台上安详睡去的凤凰。

鲍尔将通讯器关上，走向那洞底那一面碧绿的玻璃墙边，仔细的端详那面深浅不一的碧绿。

真的好美。

人们总是醉心于任何一种美丽的东西，所有的事物只要有那美丽的糖衣便能引来更多的注目，所以人类也盲目在追逐，而当一切的追逐被错误的引导时，必须付出什么代价？

鲍尔的心中，不停的问，但他却一直无法得到结果，直到碧兰出现在洞口。

碧兰一进洞发现凤凰安稳的躺在床上，心中放下了一块大石，但她没想到的是，鲍尔也在洞内。

鲍尔自洞底走向碧兰，原本碧兰扬起了手，但当她发现鲍尔并无举起武器，以及鲍尔眼中的哀伤，碧兰将右手收回，没有对鲍尔开枪。

鲍尔开口，用一种凤凰听不懂的语言。

鲍尔：“你为什么这么对她？”

碧兰：“我为什么这样对她？我给了她所想要的。”

鲍尔：“你给了她什么？你让她变成一个吃了人心脏的魔鬼。你让她一步步走向死亡，你别说你没有给她吃‘蓝色天堂’。‘蓝色天堂’是没有解药的，除了一辈子服用，根本无法可解，对不对？”

碧兰：“对。但是我没有对不起她？”

鲍尔：“你对她做了这些之后，你还能说你没有对不起她。”

碧兰：“我给了她她想要的。”

鲍尔：“错。你在利用她。你给她的美貌，只是用来吸引男人的注意，好让他们对凤凰着迷，自愿将自己送上门来，方便凤凰取他们的心脏，好来喂食她腹中的那条蛇，对不对？”

碧兰：“没错，我是以她做母体来喂养‘蓝色天堂’。”

鲍尔：“那蛇叫‘蓝色天堂’。”

碧兰：“没错，这湖水是因这蛇的名字来命名的。”

鲍尔：“你用这蛇来做什么？来提炼控制你们这三朵失心兰花的毒剂？”

碧兰：“是的。”

鲍尔：“你不觉得悲哀吗？”

碧兰：“你知道什么叫做悲哀吗？生而不被了解才叫悲哀。你以为当凤凰是珠儿的时候快乐吗？当她化身为凤凰时，她可以轻易的得到一切，那个时候，才是她一辈子唯一的一段快乐的时光。”

鲍尔：“不，那是不对的。”

碧兰：“你为什么这么苦恼？因为你同意我的话。我给了她短暂的快乐，至少在她死亡之前，她曾经快乐过，不是吗？”

鲍尔：“不，你在利用她，可是却把理由说得这么冠冕堂皇，这是错的。”

碧兰：“我们何必争对与错，我们各自有论断，不是吗？你视我如魔鬼，但对凤凰来说，我却是神，我却是仙，她若信你会得到快乐吗？”

鲍尔发现自己居然无话可答。

难道那是对的吗？

碧兰一扬手，却被鲍尔死命阻止。

鲍尔：“你要做什么？”

碧兰：“我要杀了她！”

鲍尔：“不，我不准你杀她。”

碧兰：“你让开，你以为你现在护着她是在保护她吗？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离开，她就必须受“蓝色天堂”的毒害，没有我的“蓝色天堂”，她会比死更可怜。”

鲍尔：“我想办法帮她解。”

碧兰：“好。就算你有本事帮她解她身上“蓝色天堂”的毒，那她的胃里的蛇呢？只要今晚午夜之前，蛇没有吃到人的心脏，蛇便会在人体内四处乱窜，直到母体死亡，蛇吃掉母体的心脏为止，那今晚，你是不是要让她去吃人的心脏呢，正义使者？”

鲍尔被碧兰的话问得哑口无言。

碧兰一扬手，在鲍尔未留意之际，一支银针射入鲍尔的体内，鲍尔立即无法动弹。

碧兰：“念在你对她的关心，我不杀你，但是下次就没这么幸运了。这药效会在几个小时内被消除。”

碧兰说着，便将鲍尔的身子扶出洞外，碧兰将他送上了崖上的草地处。

碧兰转身再回洞内。

碧兰对凤凰注入一针麻醉剂，碧兰的眼前突然浮起了那个童年时被义父弄破的洋娃娃，碧兰的眼角落下了一滴透明的液体。

后记

碧兰最后离开的方法没有人知道，而那个山洞也消失了，因为那山洞的一面墙破了。

当然引爆的人除了碧兰之外并无他人。

而那个名叫“蓝色天堂”的湖泊也没了，因为那山洞形成了一个渲泄的点，冷冽的湖水向下飞奔。

那天有阳光，一道美丽的彩虹出现在那云端上的山巅。

韩奇及鲍尔没多久便重回防卫队，而白师父则回到另一个山巅。

这个山区又回复原有的平静。

阴冷的魔宫。

碧兰带着一个箱子回来了。

魔王：“你怎么提前回来了？”

碧兰：“因为母体已死。”

魔王怒问：“为什么？只剩下三天，为什么你让它死了？那蛇呢？你有没有把她取出来？”

碧兰低着头：“没有，因为防卫队的韩奇他们出现捣乱，所以……”

魔王：“防卫队！又是防卫队！你们比起他们要强大多，你们没有理由会输，哼！”

魔王一扬手，一长鞭立即将碧兰打得跌在地上。

魔王：“没把事办好，你敢回来？”

碧兰：“我把湖泊中的母蛇所产的蛋带回来了。”

魔王立即转为欣喜：“在哪？”

碧兰立即将箱子献上。

魔宫，依然冷冽。

碧兰眼里浮现了那个碧绿的湖水景致。

那美丽的蓝色天堂。

第二十三章

入夜的城市，让所有的一切事物都得到了休息，但对防卫队的总部来说，却没有丝毫差别，无论你什么时候到达那儿。

是一个下着雨的夜。

这夜里值班的工作人员们个个坚守岗位。

但不知为何，这夜似乎就是无法让韩奇入睡。

韩奇的房间里有个漂亮的天窗。

以往韩奇都是躺在床上眺望那满天星光。

原来这也只是个如同以往一般的夜，但不知为何，那天窗上却出现了几个小点。

而且越来越多，韩奇有好一会几不明白，那小点是什么。韩奇只是好奇的看着它，不断的。越来越密集的落在天窗上。

直到那水流动的痕迹出现，韩奇才恍然明白。

原来那是……雨。

雨，会让人想起许多事。

但只会让韩奇想起一个人，一个他不应该挂念的女人。

于是韩奇突然觉得心慌，他发现自己真的无法抛弃所有的思绪。

虽然他一再要求自己别再回忆。

但如果回忆可以不要，那生命也可能没有任何意义。

总之不论如何，韩奇是无法入睡的了。

韩奇走出他的房间，往防卫队的总枢纽，也就是控制中心走心。

控制中心一如往常的有许多不断由世界各地传入的各种资料。

就在韩奇出现在控制中心的大门时，有一名年轻黑人男子，手上拿着一份资料正转过椅子，与韩奇打了个照面。

“韩大哥，你来的正好，我刚刚拨了通话器，你不在房内，队长应该马上就到了。”

“什么事？”

此时宋龙翔也赶到了。

“韩奇，什么事？”

“我也刚到。”

“是这样的。”年轻男子向二人解说的同时，启动控制中心的大荧幕。

荧幕上立即出现一个像是具有古沙漠地区，前世纪称为中东地区的男子的脸孔。

“我是 V 国的保安总长，刘穆罕。我国目前需要贵队的协助，请在收到资料后与我连络。这次的通话密码为 X X X X。”

而后是通话结束的讯息。

龙翔：“这通话是确认过的吗？”

年轻男子：“是的。刘队长所说的通话密码跟我们所给的编号相同，而且经过画面通讯确认完毕。”

这些一大堆的程序是这样的。

防卫队每天由控制中心向各个联盟国发出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由一组号码所组成，而各国若有任何事情要向防卫队请求支援，则必须由各国的特定人士透过影像。密码及电子邮件之画面等共三项程序来向防卫队请求支援。

而这样复杂的程序为的无非就是防止魔界的干扰。

因为在这样科技被无限拓展的时代，任何人都可以经由破解密码等方式恣意入侵通讯设备。

为了免于那些假讯息的误导，只好形成如今这种多重关卡的通讯方式。

韩奇：“那就和刘队长连络，看看有什么事。”

年轻男子：“好。”

说完立即操作电脑，而韩奇及龙翔二人随即聊了起来。

韩奇：“V国，地处热带地区。向来是最困苦的一个国家，它的贫穷真的十分彻底，富有也相当集中，整个国家，几乎全靠三至四个大企业在支撑，而且人种也十分复杂且多。”

龙翔边听韩奇对V国的说明，边注视着那地图上V国的地理位置。

龙翔的心，似乎有些悲哀。

V国，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的国家。

在这样的国家里，绝大多数的人民是“绝对的穷困”。

在现今科技如此发达。资讯无所不在的世纪中，却仍然有着贫穷与饥饿的存在。如何不让人感到悲哀？

更令人心酸的，是科技带来了战争，而战争带来了贫穷，但是穷困的人们却又被这个高科技的社会所唾弃。因为一个进步的社会是不容许穷困的。

而这些穷苦的人民便成了一种深沉的痛苦。

这样的痛苦来自于穷苦人民的存在。

他们的存在让想推动进步的人难以忍受。

而或许这种难以忍受是来自心中的那种无能为力吧！

因为有谁，有谁能做到让这个世界均富，让这些人们远离穷苦与饥饿呢？

看着那许多无助的人们，龙翔总是想问：如果文明与科技只是完成破坏，那到底科技有什么意义？

龙翔盯着V国的地图及一些简单的说明发起呆来，他没有抬头，只是开口：“阿奇，怎么睡不着？”

龙翔的话让站在一旁的韩奇为之一愣。

龙翔和韩奇毕竟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兄弟。

韩奇：“是啊！睡不着，起来走走。”

龙翔还是一直没抬头：“阿奇，这回该怎么走，会有……什么结果你也是知道的，老哥哥只想提醒你，别为难自己。”说完龙翔才抬起头。

韩奇与龙翔一相视，眼神交会。

二兄弟还有什么好说的。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终于，电脑接通了。

电脑荧幕中那个中东的脸孔，就是V国的刘队长。

“刘队长，你好，在我身边的是韩奇，有什么事我们帮得上忙的？”说话的是宋龙翔。

因为龙翔经常出现在联盟的各项会议上，所以他和刘队长是有几分熟悉的。

“韩医生。”刘队长先向韩奇问好，自然韩奇也回应了对方的问候。

刘队长：“最近一个月来，敝国境内有个奇怪的组织。而这个组织所到之处，几乎都引起死亡。”

龙翔：“引起死亡？”

韩奇：“死亡人数呢？”

刘队长：“怎么引起的，我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但是到目前为止，已知的死亡人数大约在一至二万人之间，正确的死亡人数还在增加。”

韩奇：“一至二万人？”

刘队长：“是的。”

宋龙翔：“我会在最快的时间内带着小组成员到贵国。相关细节会有专人与您连络。”

刘队长：“谢谢！”

二方结束通话。

韩奇：“大哥，让我去。”

龙翔：“鲍尔在休假中，你上一次的任务刚忙完，你留在总部休息二天。我带冷霜过去就好。”

韩奇：“大哥……”

龙翔：“阿奇，我也想有机会，会会这些致命的兰花们，虽然现在我们也无法确定是什么情形，但若有需要，你也一样要来帮忙的，不是吗？”

韩奇只得点头。

宋龙翔在和老爹谈过之后，通知冷霜在清晨启程出发。

那时的夜，雨依旧直落。

韩奇突然好想出去看着那落在窗上的雨滴。韩奇步出防卫队。

夜空里没有半点亮光，只有那总部屋外的照明灯光。

在昏暗的灯光下，雨丝仿佛自天而落的银丝。

韩奇开始放足狂奔……

任由雨水打在他身上。

只是韩奇未曾发现，一个在他身后微弱闪亮的点。

直到韩奇隐身在雨夜里，那站在韩奇身后的人影才出现在灯光下。

是冷霜。

她丢掉手中的烟，那白雾自口中吐出。

昏暗的灯光下，却有一丝银光。

只是那不是雨丝，而是冷霜脸庞滑下的一滴泪水。

凄冷的雨，寂静的夜。

伤心的人有多少？

或许不只是人们，连老天爷都在落泪，不是吗？

V国的机场，在已经如此进步的世纪，却还是落后得如同上世纪的水准。

龙翔及冷霜和三名防卫队人员一同到达。

这是一个炎热得让人的心都无法正常呼吸的地方。

龙翔他们一行五人直接前往刘队长的办公室。

冷霜看着窗外那在机场附近行乞的人群。

这真的是一个十分贫穷的国家。

行乞的人们什么年龄都有，男、女、老、少，又似乎各自形成一个小团体。

贫穷相对于饥饿。

一个在这个世界最不该存在的一种匮乏。

文明、科技，改变了这个自然界的自然生态法则。

而生态似乎也给了人们报应。

广大的土地，因为炎热而近乎寸草不生。

带来了无止尽的饥饿。

是自然的无情，亦或是人类科技的无义？

好像很难以能说得清。

很快的，龙翔一行人到达一个守卫严密的大楼区。

车子直接入入到大楼的内部。

不多久便到了顶楼刘队长的办公室。

刘队长的办公室很大，其实与其说是办公室，不如说是一个小型的会议室。

因为一进入办公室，入眼的即是一张可供约莫十至十五人开会用的会议桌和相关的会议设备，一应俱全。

这跟龙翔对刘队长的印象十分一致。

刘队长是个绝对行动派的人。并非做官，而是做事的汉子。

刘队长已经在他的办公室内，而且他的身后还有一名看起来较年轻的男子，像有亚裔之血统。

刘队长向防卫队之众人介绍。

刘队长：“他叫木村，是我的左右手。”

那名叫木村的男子，年约三十岁，身材比起刘队长高大一些，约莫在一百七十五至一百八十公分左右，长得十分清秀，跟刘队长是完全不同的典型。

龙翔一见这年轻人，或许是同为东方人血统缘故吧！龙翔颇为亲切的用了古老的语言向这年轻人打招呼，但这名叫木村的年轻人居然不为所动。

令人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我代木村向你问好，很可惜，他并不懂这些古老的语言。”令龙翔意外的是，代木村回答的人居然是刘队长，而且刘队长说得十分流利。

龙翔，“真没想到队长这古老的东洋话说得这么好。”

刘队长：“我有二分之一的中国血统，四分之一的东洋血统，除了外表不像，你不觉得我以古老中国人的姓氏为姓，十分特殊吗？”

刘队长反而笑了。

龙翔倒是十分讶异于刘队长的话，因为刘队长的外表实在看不出来有中国的血统。

龙翔：“没想到，刘队长和我还是有血脉渊源的族人！”

刘队长现也改口以古老的中国话跟龙翔说话。

刘队长：“宋公子，我若没猜错，若非这世界变了模样，早个世纪，这老中国还是你先人主政。你是天子之躯，我只是一介平民，怎敢和你相提并论？”

龙翔闻言立即回话：“刘大哥，你这话我可受不起，这先人的事，我当时年幼，什么也不知，我只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可绝非什么‘天子之后’。

这些事，我是真的一概不明白。请刘大哥别多猜测，再说，同是一派相连，哪分得什么贵贱？刘大哥时至今能说这多年没人会说的‘古语’，由是可见咱们族人的思源性格，龙翔佩服。”

刘队长笑了。

龙翔也笑了。

难得的是，冷霜也露出笑容。

刘队长有些讶异。

龙翔这才解释，二人说的古老语言，冷霜也能听得懂，因为冷霜本身就是语言及易容等多方面的专家。

刘队长这可对眼前这名“冰山美人”有了更高的评价。

龙翔解释完又说：“刘大哥，以后咱们就以兄弟相称了，我真是难得遇到会说家乡话的人了。”

刘队长：“那是我高攀了！”龙翔：“刘大哥，别再这么说了，客气话不是对自家兄弟说的。”

刘队长这才又点头。

而除了他们三人，其余的包括防卫队的三名成员及站在刘队长身后的木村全都对他们的谈话内容茫然无知。

话毕，众人立即在会议桌旁围坐了下来。

刘队长：“我们先将目前现有的资料跟各位做解释。木村。”

这长得高瘦、清秀的木村，立即利用电脑荧幕向众人做完整的解说。

木村：“这是一名年纪约在五十岁左右的男子，他的名字叫克里斯。”

电脑荧幕上出现的男子，外貌是上一世纪欧洲人的血统。

满脸落腮胡，而且十分肥胖。发长约在耳齐，头发是金棕色，眼眸是咖啡色。长相像极了古世纪的一个童话故事中穿着红衣、发送礼物的老人。

甚至他也有相同的微笑脸庞。

木村：“这名克里斯先生，他从何处来，并无法详细追查，而据我们所知，他拥有十分庞大的财力，而且他身边并没有家人或随从人员。他的出现，最早是在本国最南端的城镇。他的活动路程就这样自南而北上，一路向北而来。”

木村电脑荧幕一变。

出现了v国的地理图形，而上面的红点显然就是移动的路线。

可以明显的看出来，这图形的点有向北方移动的趋势。

木村：“他的活动情形大致上是这样的：在一个城市的中心找寻一个宗教的会堂，以高额的租金向教会租下场地，而后向外散布消息，他倡导的是，人的自省与忏悔。他刚开始吸收的都是一些流落街头的游民，他要人们到他的聚点去忏悔，而后，他供应许多免费的食物，和一些生活必需品给参加的人。”

冷霜：“那他应该是个慈善家！”

木村：“是的。所有的人都是这么认为。”

刘队长：“刚开始连我们也都这么认为。”

木村：“原本我们根本不可能去注意到这样一个慈善团体的集会行动，但是在各地开始传出‘自杀事件？’之后，我们就不得不开始注意了。”

冷霜：“自杀事件？”

木村：“是的。一种集体……”

刘队长：“也不能说是集体，应该说在几乎相去不远的时段内，有许多人从事自杀行为。”

木村：“其实在许多地方，当地的安全局人员根本不会对这种死亡的行为多加注意……”

龙翔与冷霜都明白，木村所指的是什么。

在一个贫穷的地方，游民都是让主政者头痛的大问题。

所以，如果有游民自杀，对当地政府来说，那根本不算什么，甚至恐怕会有松了一口气的心态。

木村：“之所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各地福利机构追加经费的要求。因为那些游民的死亡，所有后事的处理费用全部由社会福利机构来支出。”

刘队长：“所以慢慢的由各地申报到中央的死亡人数不断的增加，因此我们发现了这位克里斯先生，和由他所领导的‘希望会’。”

龙翔终于开口：“在他身边没有任何助手吗？”

木村：“因为他是教会组织做为聚点，所以他每到一个教堂便和教堂内的神职人员结合，由他支付所有费用，但是所有行动几乎都是由神职人员来代为执行。就连他在下一个城市的落脚点，教会大都愿意代为连络安排。”

冷霜：“所以他真的是独来独往？”

木村：“是的，若要勉强说他有什么‘伙伴’的话，那就只有一个‘箱子’。”

冷霜：“什么箱子？”

木村：“一个装行李的大箱子。”

木村边说边将那箱子的影像放映出来。

果然是一个最平凡、最不起眼的箱子，到机场去看，随便都可以找到上百个相同的东西。

龙翔：“有比较确切的统计数字吗？例如自杀事件的时间有没有一个固定的周期？或者时段？”

木村：“我们经过所有资料的汇集后发现一个现象。”

木村在电脑上显示一堆的时间数据，而最后一栏则是人数。

木村：“这是‘克里斯’先生出现在当地所谓‘忏悔会’的活动时间，然后是他离开当地的时间，而后是发生‘自杀事件’的时间，最后是已知的死亡人数。”

冷霜及龙翔等人盯着荧幕看，那真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目。

龙翔：“所以也就是说，所有的自杀时间都是发生在他离开当地后的三至七天之内。”

木村：“是的。”

刘队长：“若不是这种情形不断发生所导致的雷同，我们根本不可能去怀疑他。”

冷霜：“所有参加过‘忏悔会’的人员都会自杀吗？”

木村：“不能这么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自杀，但是所有在忏悔会活动后一周内自杀的人，百分之九十九都参加过该会的活动。”

冷霜：“那自杀和未自杀的比例呢？”

木村身后的电脑又出现了另一个荧幕。

木村：“我们发现，若是街头游民，则他们的死亡率，几乎高达百分之百。更甚者是游民的自杀行为不只是对自己，若是他身边有家人，也几乎都

一律惨死在自杀者的手下。但若是不正常工作及生活较富裕的家庭，他们的死亡率就偏低。”

冷霜：“‘忏悔会’是个什么样的活动？”

木村：“那是个像是告解的仪式。”

木村继续说下去：“由‘希望会’的克里斯出资，教会的神职人员去散布消息及准备忏悔会的所有必需物品，当所有人员到达会场之后，由克里斯先做约莫十分钟的‘忏悔’谈话，而后，借由教会中的告解室，每个与会的人都进行对自己良心的忏悔和对未来希望的告解，所以每一个都拥有绝对的隐私权。”

龙翔：“那，那时候克里斯先生，他人在哪里？”

木村突然一愣：“不知道。但只知道，任何人都不得接近告解室。”

冷霜：“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告解吗？”

木村：“是的。就算你没有想忏悔之事，至少你可以有希望的心愿可以畅言。”

冷霜：“那每次聚会的人数呢？”

木村：“这并不一定，依当地场地的大小，及各种现实设备的考虑而有所不同。”

冷霜：“那每个人进告解室的时间呢？”

木村：“大约在十分钟。”

冷霜：“每到一个场地都只有一场这种‘忏悔会’吗？”

木村：“不一定。”

冷霜：“怎么说？”

木村：“也曾经在一个大都市，有一连三天三夜的行程活动，但也曾有只有五十人一场的小型活动。”

冷霜：“那克里斯先生的资金来源呢？”

木村：“他的资金来源也是我们十分好奇的事，因为他几乎曾在任何一个国家或银行组织开户头，在银行里完全查不到他相关的资料。”

冷霜：“那费用是怎么支付？”

木村：“借由他手上那个百宝箱。听所有曾经与他相处过的神职人员叙述，每一次，他都是由那箱子里取出一个任何银行都愿意接受的世界银行的本票，而且面额都是普通的金额，不需经过严密的检查，几乎是任何人都可以立即兑现的。”

冷霜：“那应该有一个开出这些票据的银行啊！”

木村：“世界银行在全世界各地的分行几乎都有。”

冷霜：“任何一件事都不可能没有破绽，只要他有目的，就一定会有无法顾及到的事，更何况他只有一个人。队长，你看有可能是‘兰花’吗？”

冷霜此言一出，令得木村及刘队长都一脸郁闷，因为他们当然也明白，冷霜口中的‘兰花’是指什么。

刘队长：“唐队长，你看有可能吗？若真的是‘失心兰花’，那她要的是什么呢？”

木村：“我想有可能，否则谁能拥有那么多源源不绝的财力？”

龙翔：“只是，我对这位克里斯先生的目的没有办法掌握，若是‘兰花’也并非没有可能做到无所不能。”

刘队长：“只是，他为什么要杀这些游民？以十分讽刺的观点来说，他

的作为并没有对这个国家造成负面影响……”

刘队长的话中有那令人难以视睹的悲哀。

因为一个城市的更好，居然建立在那个城市里，‘不好’的人民的死亡。

这是多么令人深感悲哀的事。

繁荣、整洁，建立在‘死亡’之上。

生命里无法承受的悲哀。

第二十四章

冷霜：“那么这位克里斯大善人，目前人在哪里？”

木村：“在距离这里大约一百五十公里的M市。”

冷霜：“队长，让我去……”

刘队长：“冷霜小姐，你且稍安勿躁，我们也曾经派过人员去参加这种聚会。”

冷霜：“那结果呢？”

木村：“结果，十位参加的成员，有九位在第三至七天内自杀。”

冷霜：“那第十个呢？”

木村：“那第十个表现十分正常，完全没有任何影响。”

冷霜：“这不可能吧！为什么那九个人都自杀了，只有他一个人活着？他是不是没有参加全部的活动。”

冷霜这话虽说得含蓄，但事实上是十分严重的指控，因为那表示那个人并未完成任务。

木村：“他全程参与了。”

冷霜：“这很难说，因为这些队员在事前都知道，可能必须面临死亡，不是吗？”

其实冷霜的话并非无理，有多少人明知道有死亡的危机而却依然有义无反顾的去执行这些命令的？

刘队长：“他没有问题，这是确定的。”

冷霜：“您这么有把握？”

木村：“因为那个人就是我。”

木村此言一出，果然令冷霜吃了一惊。

刘队长：“在我们发现‘希望会’及克里斯这个人的时候，那时候的死亡人数就已经超过万人，那时木村便自愿去参加那个活动了。”

木村：“而且陆续自愿加入这个活动的兄弟也都和我一样，身上带着录影及录音设备，而我们十个人在整个活动过程中，所拍摄到的情形完全都一致。”木村此时表情肃然：“我可以将影像播放给各位观赏。”

刘队长：“各位远来此时怕已累了，我们要不要休息一下，吃个饭再来看这些影片？”

龙翔：“冷霜，你们要不要休息一会儿？”

冷霜摇了摇头，而坐在冷霜身后的那三名工作从员则开口：“队长、我们三个可以工作主要是这些尸体的化验，能不能请刘队长安排呢？”

刘队长：“这当然没有问题。只是所有尸体都不在本市，恐怕要请各位稍待，我让他们将尸体送来，可能要些时间。”

防卫队人员：“我们还要一间完整的化验室。”

刘队长：“这没问题，这栋大楼就是敝国的警局总部，设备虽比不上贵队，但应该还是勉强可以将就着用的。”

龙翔：“那刘队长，就请您安排一下，他们三位的住所及用膳，至于我和冷霜，在这里吃就可以了。”

木村连忙抢话：“队长，还是让我来安排他们三位吧！您等会儿还要跟总理开会呢！”

刘队长：“安排他们三位容易，我来处理，我没办法留下来为龙翔队长及冷霜小姐解说，你就代我留下吧。”

龙翔：“刘大哥，你有事就去忙吧。至于他们三个就请木村老弟带他们去休息吧！”

这里的仪器我和冷霜都会操作，你别费心了。”

刘队长：“那也好，我开个会，会尽快赶回来，木村也是，至于用餐我让他们送上来给二位。”

说完刘队长。木村和那三名防卫队人员一同离开了，这倍大的办公室只留下宋龙翔及冷霜二人。

冷霜启动机器，开始放映其中的一部影片。

这是一部片长达十天左右的片子。

刚开始二至三天全部都是游民的生活情形。

那是十分令人难过的画面。

冷霜和龙翔以快转的速度去看那些影片，也足足花了好几个小时。

终于，影片进入主题。

有一名神职人员来到这个游民集中的街道。由这神职人员做引领，带着这些游民进入教堂之中。

站在教堂台上的是一名神职人员，他简单的说了几句话，然后由他介绍出现的就是那一位传说中的大善家——克里斯。

这时冷霜让影片以正常的速度播放。

只见这位克里斯先生，即使是这么一个大热天，依然如同神职人员一般，身着长袖的大袍子。

克里斯的服饰也颇像神职人员，一件灰色的大袍子将他的身子包裹住。

但即使在影片中都可以确定，克里斯真的十分肥胖。而他的体形并不算高，高度约在一百七十五公分左右。

他站上了台前，自然免不了一番感谢神职人员的话语，然后他开始说些关于忏悔的原因和希望的重要等等，他的语态像是欧洲人的语音。

他的话让什么人都无从反驳，因为他所说的全都是义正严词的话语，完全没有半点可以批评的地方。

他认为只有真心忏悔，罪恶才会被救赎。

而希望，只要真心祈祷，一定可以被实现。

他的话语只持续了大概十分钟。

克里斯的所有言论都没有什么破绽。

也如木村所形容，那满脸的落腮胡和胖胖的身躯，金棕色的发丝，咖啡色的双眸。

令人感到十分舒适的语态。一身宽大的灰袍，他的确就像上个世纪的神话人物。

而就在克里斯的话一说完之后，神职人员开始发放一些号码牌。

然后依序有些人开始进入告解室去进行忏悔或者是去祈求希望。

至于其他的人可以自由的去进食或者梳洗。

接下来的全都是一群人吃东西，交谈的画面，并无任何特殊之处。

终于轮到拍摄者本人进入告解室。

那小小的空间里的确什么都没有，而这位拍摄者四处张望以让摄影机拍得更清楚一点，但这么小的空间中，的确空无一物。

而最后又是一连串进食的影片，和回到街道上的画面，冷霜又开始以快转的方式将影片快速的看过，除了片子的最后。这摄影机应该是安装在领子附近的地方，因此所有在拍摄者前方的事物都能被拍摄得十分清楚，而原本灰暗的巷内，像是一个天未亮的清晨。

有些画面被拍摄进去。

是一个年约三十至四十岁左右的游民，他身边还有一个年约八岁左右的小男孩。

在一个天未全亮的清晨，那游民不知何时手上拿着一把刀子。

他的脸上爬满泪水，他的眼神有着如此深刻的哀伤。

他的刀子一扬起，再落下。

竟没入了那身边小男孩的心脏。小男孩还在睡梦中，完全来不及反应这些事。

那游民随即没有多做迟疑，那把染满血迹的刀子正确无误的又送进了自己的心脏。

这对游民父子显然正好睡在拍摄者的正前方，所以这些景象才能全部被拍摄进去。

而这个拍摄器最后的一个画面，居然也和那对游民父子一般。

画面的最后可以说是停留在一把小刀上。

那小刀往前一移动，然后画面变成一片漆黑。

显然这名拍摄者也‘自杀’了。

看完这片子，已经是好久的时间了，龙翔也不免起来活动筋骨。

此时木村推着一车餐点入内。

木村：“二位片子看完了，要不要休息一下、喝点东西，队长这会还没开完呢！”

冷霜：“这其余的片子都一样吗？”

木村：“差不多，只是因为聚会的时间及场次不同，而且拍摄者所在的位置不同，所以除了拍出来的角度不同之外，其余的都是大同小异。”

龙翔：“现在已经是深夜了吧？”

木村：“是啊！”

龙翔：“冷霜，你去休息吧！有事明天再讨论了。”

冷霜喝了杯热咖啡之后便离开了这间会议型的办公室，而木村临走前以为龙翔也要休息了。

却没想到龙翔告诉木村，他还要继续看片子，要木村别打扰他了。

很快的办公室里只剩下龙翔一个人。

龙翔又将另一卷片子放映出来，只是一样全是利用快转的方式在播放

片子，只有在片子出现“克里斯”的时候龙翔才将片子以正常的速度播放。

这名“克里斯”到底是什么人呢？

他会是“失心兰花”之一吗？

他又是用什么方法让这些人自杀的呢？

他为什么要让这些入自杀？

那些人的死去，对他有任何好处吗？

依魔王的行事风格，无利可图的事，他是不会做的。

而能造成这么重大死亡人数的，若不是魔王还有谁呢？

更何况克里斯身上所有的巨款，除了魔王还有谁能具备呢？

假设这真的是“失心兰花”所为，那她们的目的为何？

还有，她们用了什么方法？

是魔王又发明了什么新的药物吗？

龙翔的脑子里有着一大串无法解开的谜团。

夜更深了，但龙翔坚持看完所有的片子。

即使这些片子是令人寝食难安的。

游民，一种最无奈的生活方式，一种生命被最彻底矮化的生活方式。

为了生存，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有时候居然是这么的可悲。

龙翔反复不停的看片子，只是现在他的目标全放在克里斯的身上。

每卷片子里都有他的身影，只是每个拍摄者的角度都不尽相同而已。

第五卷片子。龙翔已经看得眼睛有些疲倦了。

半眯着眼，龙翔操作着仪器，他需要暂时让自己休息了，但没想到一不小心，他按错了键。

他按错了让画面静止的钮。

龙翔原本已起身姿势，忽又坐了下来。

龙翔注视着画面。

他以最慢的速度在看这个片子。

画面静止在克里斯的右侧，那是克里斯站在台上说话的样子。

这个角度可以完整的看见克里斯的右侧面。

令龙翔感兴趣的是，克里斯右手臂。

那宽大的袍子，将他的右手臂全部隐没。

但那袍子的袖口，却隐约可以看见一种白色的烟雾。那正是龙翔感兴趣的地方。

因为那淡淡的烟雾像是源源不断的自克里斯的袖口释出。

龙翔变得精神大振。

龙翔开始反复不断的看所有的片子。

的确没有错，几乎所有片子只要有拍摄到克里斯右侧的画面里，克里斯的袖口都有那白色的烟雾涓涓不绝的流放出来。

龙翔站起身，想起那上次和雨兰交手的情形。

龙翔直觉，这位克里斯先生显然也是一朵兰花。

只是，是哪一朵呢？

龙翔觉得自己该休息了。

因为他必须要面对的绝非一般的杀手，而是美艳如天使，却凶恶如死神的“失心兰花”。

龙翔回到木村帮他安排的房间去休息，即使已经是黎明时分。

龙翔一进房，便透过通讯器和冷霜通话。

龙翔：“冷霜，我要和总部通话，你能不能过来一下？我在房里。”

冷霜：“我马上过去。”

不消一分钟，龙翔的房门就响起了敲门声。

龙翔让冷霜入内。

冷霜：“队长，什么事？”

龙翔：“冷霜，我要和总部通话，你一起来讨论。”

龙翔打开一个掌状大小的通讯器，立即有了影像。

通话的人是韩奇。

韩奇：“大哥，情况怎么样？”

龙翔：“我想这位脑主人物应该是《失心兰花）之一，我们都见识过她们变身的能力。

冷霜自然是大吃一惊。

冷霜：“队长，你确定吗？”

龙翔：“我想有九成的把握，所以明天我们必须分开行动。”

韩奇：“需要我支援吗？”

龙翔：“韩奇，我要你帮我查一查，有什么样的气体能够引发人自杀？”

韩奇：“是气体？”

龙翔：“是，是一种白色的淡烟状的气体。”

韩奇：“好，我和老爹会尽快查查看。”

龙翔：“今天我会去会一会这朵兰花。”

冷霜：“我和你一起去。”

龙翔：“不要，我一个人行动比较不会引起她的防心。”

冷霜：“可是……”

龙翔：“你留在这里和他们去检验那种气体，看看是不是有破解的方法，我只是去确定一下，不会跟她马上动手的。”

韩奇：“我看还是让冷霜……”

龙翔：“我曾经跟她们交手过，更何况我会和你们保持通讯，别担心。”

说完随即结束通讯。

龙翔站起身：“冷霜，这里就交给你了。”

冷霜也立即起身：“队长，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龙翔：“大约一个小时前，怎样？”

冷霜：“没有。”

冷霜若有所思，但龙翔没有多问，因为他信任冷霜，冷霜向来十分沉着，龙翔相信她若有什么事会立即通知他的。

二人立即步出龙翔的房门，临到门口龙翔才想到。

龙翔：“冷霜你先走吧，我收拾点东西，一确定‘克里斯’先生在哪里，我就立即过去。”

于是冷霜出了房门。

龙翔提起惯用的背包，才刚刚打开背包口，便听见通讯器里传来韩奇的声音。

龙翔：“宋龙翔，请说话。”

韩奇，“大哥，是我阿奇。”

龙翔：“阿奇，怎样？”

韩奇：“大哥……”

龙翔：“什么事？有什么话就说，这不像你。”

韩奇：“你若是……”

龙翔发现韩奇沉默语气里的特殊气氛。

韩奇：“我是说……”

龙翔刹时会意了过来。

龙翔：“阿奇，不违反原则的事，我一定会答应你。”

韩奇：“我不是……我只是……我只是希望你若是遇上她，在可能的范围里……别……别杀她。”

韩奇的话里有着龙翔未曾听见的为难。

龙翔：“傻兄弟，在我做得到的一定会做，但若是情况不能由我控制，就……”

韩奇：“我不会无理取闹的，若是情况太危急，我也会希望是她死在你的枪下。”

龙翔知道韩奇的话非虚言。

爱上一个敌对的女子，龙翔明白韩奇的挣扎。

龙翔：“兄弟，我答应你。但是爱上雨兰一事，你真的该仔细去想想了。”

韩奇的沉默，是一种为情所困的为难。

冷霜一步出龙翔的房门便看见木村。

木村一脸笑意，仿佛看见冷霜自龙翔的房间走出来有什么不该一般。

冷霜知道木村的误会，但她向来是冷傲的，对大多事她可真的是懒得去解释。

木村：“冷霜小姐，龙翔队长在忙吗？”

冷霜：“他等会儿就出来，我们可以准备开会了，等会儿宋队长有事要宣布。”

木村和冷霜回到刘队长的办公室。

刘队长及防卫队的三名工作人员都已经列席了。

和刘队长等人寒暄过后，不消几分钟龙翔便已回到这间大办公室。

龙翔一进门，身上已经带着他惯用的背包。

龙翔：“大家早。刘队长，昨天晚上我有些小发现，跟大家报告一下。”

冷霜已经将片子放映出来。

当片子停在克里斯在台上的右侧身的影像时，龙翔便要冷霜将片子控制在静止的状态。

龙翔：“就是这里。”

自然众人对于这个画面看不出任何问题。

龙翔再将片子以最慢的速度播放给大家看。

龙翔：“这位‘克里斯’先生的右手袖口的部分有淡淡的像是香烟的白色烟雾。源源不断的释出，请大家仔细看看。”

大伙这才恍然大悟般的发出声音。

刘队长：“这么说，这些参与聚会的人会自杀是因为这种白色的气体罗？”

龙翔：“这是我私人的猜测。”

木村：“那这位‘克里斯’是……”

龙翔：“我猜，他是‘失心兰花’之一的化身，以我们和‘失心兰花’

的交手经验得知，她们可以随时地变身，完全毫无破绽。”

刘队长：“那我们应该怎么去辨别？”

龙翔：“这是个难题，但若是‘失心兰花’三人之一，她们的右手掌及右大腿都是经过改造的金属合金类的物质，除非亲手去碰触，否则不易辨别。”

冷霜：“可是她们的右手掌也没有什么破绽。”

龙翔：“没错，因为她们的手掌可以随意变形，真正较容易辨认的是右大腿，因为那里像是一个武器的储藏室，是个可以打开盖子的设计，所以可以较容易找到接缝之处。”

刘队长：“而这位克里斯先生，他身着那么宽大的袍子，我们根本无从去得知。”

龙翔：“是的。她们是最难对付的敌人。”

刘队长：“反正现在应该可以确定是《失心兰花》所为，那我们该怎么处理呢？”

龙翔：“现在这位‘克里斯’先生，他人在何处呢？”

木村呆了一会儿，像在深思。

直到刘队长叫了他一声，他才回过神。

木村不好意思的摸摸头一笑。

木村：“对不起，我在回想，为什么当初我在现场都没注意到这个现象！”

刘队长又询问了他一次，现在“克里斯”的行踪。

木村才回过神，将V国的地图再度展现出来。

木村：“现在他的所在地在M市，今天是他预定行程中的最后一天。就算现在赶过去，可能仪式都已经结束了”

刘队长：“那么宋队长，你看我们要不要将人员调度至下一个目的地？”

龙翔：“刘大哥，你误会了，我想一个人行动。”

刘队长：“什么？”

龙翔：“因为这些都只是我的推测，所以我不想惊动这位大善人。我想一个人去看看。”

刘队长：“这不可以，太危险了。”

龙翔：“我不会与他正面冲突，冷霜及其他的人也都会留在这里，请刘大哥费心，我们必须尽快将这种气体化验出来，因为若是他并不是‘失心兰花’，那我们更要扼止这种比死神还要恐怖的杀人行动。”

刘队长：“这……”

龙翔：“刘大哥，请你帮我安排一个新的身分，还有到M市的交通。”

刘队长：“那好吧！但宋队长，你必须随时跟我们保持连络才是。”

龙翔：“这没问题。”

木村：“我需要一点时间来安排，请宋队长在这里稍待，顺便休息一下……”

龙翔：“不用了，现在我们可以立即到机场，在等待的时间中，我也需要改装一下。”

木村似乎又有吃一惊的感受。

木村：“这会不会太……”

龙翔：“没关系，我跟冷霜交代好了，这里就由她来指挥，我可以放心。”
木村这才和龙翔步出门去。
而一直望着木村的冷霜，只是冷眼的看着木村的身影，但她不在“冰山美人”的美名，什么也没说。
仿佛是美丽得让人想触摸，却有可能冻着手的冰山。

第二十五章

龙翔跟随木村来到机场之后，便在木村的安排之下，进入一间贵宾休息室。

木地：“宋队长，你稍待，我去处理一下，马上回来。”

龙翔：“好。”

木村走向机台的控制室。

龙翔在休息室里，什么也没做，一整夜他几乎没休息，所以刚好趁此机会休息一会。

木村离开了约莫十分钟后又再度回来。

木村：“宋队长，这是一本我国的护照，上面是你的名字，还有这是你的机票，飞机再一个小时就起飞，这是你的登机证，还有你要的本国的基本资料，里面有各地的详细地图，还有你所需的货币。还有这是给你随身携带的通讯器。”说着木村便要帮龙翔带上，但是却被龙翔婉拒。

龙翔：“我看不用了，有什么事冷霜可以立即连络我，而这个我使用得比较不顺手，更何况我想改装为一个流浪汉，我这一身的东西会引人注意的。所以这个就不用了。”

木村：“那，要不要我帮你准备改装用的衣服？”

龙翔：“那也好，麻烦你了。”

龙翔随即跟木村说了些必备的服装等东西，要木村代为准备。

说完木村便回答：“我会为你准备的，等会儿便请人帮你送过来。而我就不过来了，我要去安排解剖的工作。”

龙翔：“那就麻烦你了。”

木村：“哪里，哪里。”

木村离去前还让龙翔安心休息，在飞机起飞之前，会有专人通知龙翔上机。

龙翔继续休息。

因为要面对的绝对是强敌，龙翔不敢轻敌。

冷霜和刘队长及防卫队的三名成员在龙翔及木村离开之后，冷霜便开口。

冷霜：“刘队长，那我们这三名队员的化验室……”

刘队长立即找来一名身穿白袍的女子。

刘队长下令让这名白衣女子配合这三位队员，对他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给予最高度的配合。

说完，这白衣女子便带着三名队员到这栋大楼的地下。二楼，因为那

里正是 V 国警署中的实验、化验、解剖等部门的专属楼层。

防卫队等三人及白衣女子离开后，冷霜：“刘队长，你若有事，你忙，我需要一间办公室，里面只要有可以放映这些片子的机器就可以，我想再找找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刘队长：“这没问题，那就请你移驾到隔壁的会议室里可好？里面的设备还算完整。”

于是冷霜便在刘队长的带领下，来到隔壁的大型会议室中，会议室里果然一应俱全。

刘队长很快便离开，留下冷霜独自一人看着那十卷的片子，和一堆相关的资料。

而这间会议室对冷霜来说的确十分合用，因为会议室里的设备中有一个容量看起来十分庞大的电脑。

冷霜一边将那些未看过的片子任意挑了一片来播放之外，一边打开电脑。

冷霜一开启电脑便利用通讯器和总部连络。

冷霜：“我是冷霜。”

通讯器里立即传来声音。

是老爹：“冷霜，有什么事？”

冷霜：“我想找瑞秋，她在吗？”

老爹：“她在，我让她和你通话。”

随即出现在通讯器上的声音便是瑞秋的：“霜姐，我是瑞秋。”

冷霜：“瑞秋，我有些片子要传送给你，你有办法接收吗？片子十分长。”

瑞秋：“没有问题。那是什么片子？”

冷霜：“是我们这次行动的资料，我想请你帮忙找出线索，老爹有任务给你吗？”

瑞秋：“没有，韩大哥出门帮鲍尔了，所以总部就只剩下我了。”

冷霜：“韩奇不在？”

瑞秋：“是，那片子是……”

冷霜：“瑞秋，我还有事要麻烦你。你能不能进入 V 国的电脑系统？”

瑞秋：“当然没有问题，只是霜姐，你要找什么？”

冷霜：“你帮我查一查两个人的资料……”

瑞秋：“你怀疑他们有问题吗？”

冷霜：“他们有没有问题，我现在不确定，只是想多知道一点他们的背景资料。”

瑞秋：“没问题。”

冷霜：“还有，我现在在使用的电脑的编号是……”

瑞秋：“只要你开机，我就找得到你在哪里，你现在在 V 国警署的主会议室，对不对？”

冷霜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笑容。

冷霜：“瑞秋，你真是天才！”

瑞秋：“霜姐，你过奖了，你还有别的问题吗？”

冷霜：“我要你进入警署的保全监视系统，我想知道，有些什么人进出警署。”

瑞秋：“霜姐，你让我查的那两个，到底做了什么让你这么不放心？”

冷霜：“其实我也不确定他们是不是有问题，只是直觉告诉我，要特别注意。当然，我希望一切只是我多疑了”

瑞秋：“有问题总是要查，况且你的直觉一向很准。对了，你要传送片子给我，我看就使用我们防卫队专属的影像通讯器，以免被别人发现。我进入V国警署的保全监视系统之后，会将监视系统的所有影像直接接到你正在使用的那台电脑上，这样你就可以立即看见所进出警署人员的情形了。”

冷霜：“瑞秋，太好了。对了，我还有事要你帮忙，就是我传送给你的那个片子，你注意去看……”

冷霜将V国的情况做了简短的介绍，并且一边进行着瑞秋告诉她的指令。

木村自龙翔的休息室离开后，便交代机场的安全人员要他们去准备龙翔所需的东西，而木村则是随即乘车离开机场。

木村的座车开得飞快。

他要急于前往的地方不是哪里，而是他刚才离开的警署大楼。

木村一进警署便往他自己的卧室走去。

这是不寻常的，因为他一回来通常是应该先向刘队长汇报才是。

而木村进入卧室约莫十分钟之后又旋即踏出房门。

木村还是没有到刘队长的办公室，而是直接前往刘队长的卧室。

木村几乎可说是推门而入。

至于他为什么会有刘队长房门钥匙，这就不得而知了。

木村进入刘队长的房内才短短数十秒钟便又退身而出，其神色颇为匆忙。

这一次木村的目的地，好像就是刘队长的办公室了。

这木村的所有行动，全看在冷霜的眼中。

在木村进入他自己的房内的时候，冷霜便已有所行动。

冷霜向在地下室的防卫队员中的一位女性成员通话，她要那名女队员到会议室。

女队员到了会议室时，冷霜已经准备好改装的工作。

冷霜本来就是十分出色的易容专家，在冷霜的巧手之下，这名女队员在短短的数分钟之内已经化身为另一位美艳的女子。

她化身的不是别人，正是冷霜她自己。

冷霜：“从现在起，你要化身为我……”

冷霜花了数分钟向她解释所需处理的事物，而长期和冷霜她们相处的防卫队员好像对这些突发状况早已习以为常、不以为意了。

冷霜的化身很快的记下应注意的事项，而正牌的冷霜则化身为一个长相平庸的男子。

不管是什么人，都难以将眼前的这个年轻男子和美丽的冷霜联想在一起。

而所有的事情完毕之后，真、假冷霜都盯着荧幕中的监视系统。

木村进入了刘队长的办公室。

木村：“队长，我已经将宋队长的班机安排好了。”

刘队长：“那就好。这位‘飞龙队长’果然名不虚传，那些片子我们都反复看了那么多次，都没看出什么端倪，但是他就找出了问题的破绽。”

木村：“是啊！”

刘队长：“有关那些需要化验的尸体呢？”

木村：“我就是要来跟你报告这件事的，这件事我想办得隐密一点，所以我想亲自去看看，我不想这过程有半点差错。”

刘队长：“那也好，你亲自去走一趟我也比较放心，最快的已经到了吧！”

木村：“从最近的城市那儿已经运到了一具。”

刘队长：“那化验工作也可以开始了。好，那你去忙吧！”

木村原本就离刘队长不远，才两步的距离。

而木村此时却是往前跨了两步，抱住了刘队长。

而刘队长有些措手不及，但是却没有太吃惊的也反手抱住了他。

刘队长：“你怎么啦？”

刘队长的语气里充满关怀和一些像是怜惜的语气。

木村竟像是一名柔弱的女子，依偎在刘队长的怀里，没有放开手的意思。

木村：“没有，只是这几天你都忙，我已经好些天没法子抱一抱你了。”

刘队长：“你这傻瓜，你也知道我现在在忙这个案子，有了防卫队的帮忙，很快我们就可以破案，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压力了，我们到时候再找个地方小住几天，你说好不好？”

木村这才自刘队长的怀里仰起头。

木村：“好。这是你说的哦！可不准再黄牛哦！”

刘队长笑得十分开心。

刘队长：“不会的。这一次绝对不黄牛。”

木村像是十分开心的笑了。

木村得到了刘队长的承诺后，便转身往门口的方向走去。

临走前木村还回过头对刘队长说：“那我去办事了，你不准骗我。”

刘队长还回一句：“好。”

木村出了刘队长的房门，便往会议室去。

木村一推门而入就看见冷霜坐在会议桌前直盯着那些片子。

木村：“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在这里。”

冷霜：“没关系，我在看这些片子。”

木村：“龙翔队长已经上了飞机了。”

冷霜：“那就好，对了，那些要解剖的尸体已经送了一具来，现在已经在进行化验了，那其他的呢？”

木村：“其他的也会陆续送到，我现在也正想去看看其他城市的情况，我会尽快让运送的速度快一点的。”

冷霜：“那辛苦你了。”

木村说完便退了出去。

木村离开会议室之后，自会议桌下便出现了一位年轻男子，当然，那就是“真冷霜”。

很快的这位“真冷霜”便也离开了这位在会议室坐镇的“假冷霜”。

而“真冷霜”的目的却是十分明显。

因为她的乔装，她能够很方便的在任何地方出入，完全不被任何人起疑。

冷霜化身为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年轻男子，为的是跟踪“木村”。这是冷霜心中的一个疑问。

不知道为什么，冷霜总觉得这名叫木村的清秀男子有些说不出的不对劲。

冷霜在加入防卫队之前便已是当时联合国组织里的一名最年轻、优秀的警探，所以以她的追踪技巧，别说是一个人，就算是一组人对她来说都应该足以应付，更何况，此时她所跟踪的是一个如此明显的大目标。

因为木村根本想不到会有人跟踪他，而冷霜又是易容的高手，因此就算木村有一双翅膀都飞不出冷霜的手掌心。

木村自刘队长的办公室出来之后，便往他的座车直奔。

冷霜很巧妙的坐上了木村的座车，而木村根本不知道和他同车的安全人员之中有一位是冷霜。

木村的座车是前往机场的。

只是他并没有在一般的机场大门进出，而是直接前往一个像是政府警方专用的进出口而去。当木村的座车一停下来，便有人来向木村报告。

那像是机场的控制台的工作人员：“木村副队长，专机可以在十分钟起飞。”

木村点了点头，便在众人的指引下进了休息室。

冷霜自然没有跟着他。

而是一个转身——冷霜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再度换装。所以冷霜一得空档便尾随一名在胸前别着副驾驶名牌的男子而去。

不消说，那名副驾驶很快就“昏睡”在某个角落，而冷霜便顺理成章的登上了那架看起来正要准备起飞的专机了。

冷霜能成为防卫队的核心成员，自然有她过人之处，这些专长之一，包括能驾驶任何一台会动的机器，这自然也包括任何一种机型的飞机。

木村很快的便登上了这架只容得下约莫十人的专机。

冷霜在配合正驾驶做起飞的工作之际，还注意着在机舱内的木村。

冷霜在上机时，在机舱上做了一个小手脚。所以此时机舱内的所有对话，冷霜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木村：“××号班机起飞了吗？”

另一人回答：“还没，还要十至十五分钟。”

木村：“那好。”

此时机长报告起飞的讯息，于是有了几分钟的沉默。

而就在飞机上了天空之时，木村的声音又传来：“到M市要多少时间？”

有人回答：“一般的班机要五个小时。”

木村：“那我们呢？”

那人：“副队长很急吗？”

那人的话引来了数秒钟的沉默，显然他问了不该问的话。

那人连忙又回答：“有需要的话，可以在三个半小时飞抵M市。”

此时木村的声音才又响起。

木村：“那就是说，我大概有四个小时的时间比他更早找到他。”

此时木村的话像是喃喃自语，所以并没有任何人回应他的活，而在前机舱的冷霜则将这些话全听在耳中。

冷霜在心里盘算着：木村刚才所说的班机号码，应该是龙翔要搭乘的

班机。

而有这专机，木村却没有让龙翔使用，这是一个疑问。

再者，木村口中的会比“他”更早找到“他”，这话中的第一个他，应该是龙翔。

因为刚才他还在盘算自己比龙翔多出多少时间到 M 市。

至于第二个“他”呢？

会是那个“克里斯”吗？

这名刘队长身边的亲信，年轻、俊美、有才气，但在这件事情上，他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冷霜真的不知道。

而他又和那位克里斯有多大的牵扯呢？

如果那名克里斯先生是死神，那他可是死神手中助长威风的大镰刀？

在接下来的数小时的飞行中，木村好象陷入沉睡之中，因此并没有再听见他与其他人的任何对话。

而龙翔在木村离开后，便真的小憩了十几分钟。

直到有人将龙翔所需的服装等东西送来，龙翔才醒过来，为自己的外貌做点些微的改变。

很快的龙翔就变得与一般的 V 国人没有太大的差异了，包括肤色也变得较为黝黑。

到了 M 市，龙翔只需换掉身上的服装即可。

龙翔在上飞机后反而没有大多的时间入睡，因为他开始埋首于 V 国的资料中。

当木村的专机到达 M 市时，的确正如木村所预估的，离龙翔到达的班机时间约莫还有近四个小时。

木村快速的步出机场，开着由机场人员所提供的车子。

木村不让任何人员随行。

冷霜在来不及的情况下，只好“顺手”开了一辆性能还不错的车子，尾随在木村的车后。

木村是太心急了，否则他不可能这么没有防心。

冷霜的车子明显的尾随着，因为木村车子行走的方向对完全不熟悉当地地形的冷霜来说十分吃力，若是木村用点心，他一定会注意到的。

但此时他却完全没有转移其注意力，他只是专注的将车子开往他心中的目的地。

车行约莫近三十分钟。

在经过一个像是市区中心的拥挤街道后，木村的车子停在一座大教堂的前面。

木村飞快的奔向教堂的大门，而此时教堂里却涌出许多的人潮，一时间让木村的行动缓慢了不少。

而这也给了冷霜一个好机会。

大量的人潮有助于混在其中跟踪而不会被发觉。

木村的神色有些慌张。

他努力的避开人群，往教堂里走。

此时的冷霜离他只有三步之遥，所以能清楚的看见他所有的表情。

木村到了教堂的大厅。

此时只有那渐渐散去的人潮，不见“克里斯”的行踪。木村张望了一会儿，终于失望。

木村找了一位神职人员。

木村拉着他：“‘克里斯’先生呢？”

那名神职人员有些吃惊的回答：“他刚刚出去了。”

木村：“往哪里去？”

神职人员：“可能往机场去了吧！这里的活动已经结束了。”

木村一脸急躁，放开那名神职人员。

木村一回头又开始往车上奔走。

但是就在木村挤身在人群之中时，忽然有个像是游民的男子挤身到木村的身边。

由于他就站在木村的身后，木村只能听见他的声音，却无法看见他的容貌。

那人：“木村先生，继续走，别停下来。”

木村一愣之后，放慢脚步却没停住脚步。

那人：“很好，别张望。你找‘克里斯’？”

木村：“是。”

那人：“你被人跟踪了。”

木村：“什么？”木村语里自然有隐不住的惊讶。

那人：“你上车去摆脱那人的跟踪之后，一个小时后再回来。”

木村：“你是谁……”

那人在人群中很快就失了踪影，即使木村立即回头，但哪个游民是刚才那个出声的人，木村完全无法得知。

但木村没有多迟疑，他立即上了车，只是此时木村便十分注意身旁的动静。

果然在车行了大约十至十五分钟，在转了五、六个街角之后的一个交流道人口之处，木村看见了那辆一直尾随他的高级房车。

木村不禁猜测起那车上的人是谁。

但墨色的车窗使得木村完全无法得知车内人的模样。

只是，不论车窗内是谁，木村总算有了确切的目标。

木村看了看时间，他并没有大多时间和这位神秘客玩游戏。

木村已无心去想车内可能是谁，现在他只需要将那人摆脱掉即可。

木村让自己车子往郊外的交流道上直驶。

而跟踪他的人显然并不熟悉这里的道路，几个刻意的摆脱，木村花了三十钟，才看着那辆墨色车窗的高级房车消失在自己的视线范围。

而此时木村也已无心再驾驶这辆车子，他将车子丢下，拦了一辆车子，往市中心的教堂而去。

他看了看时间，刚好足够让他去赴这场约会。

木村的心其实是有些忐忑不安的。

他有太多的担心，对于他所选择的事。

第二十六章

木村在约定的时间到达了教堂。

在走进教堂之后木村立即看见“克里斯”的肥胖身子，克里斯没有和他说话，他只是向木村招了招手。

克里斯走向教堂的侧门，往教堂后花园的方向走去。

木村立即快步跟上。

克里斯引着木村来到后花园一个不引人注目的角落。

克里斯：“你在找我？”

木村看着眼前这个始终穿着一身袍子的肥胖男子，他很难相信，他会是什么“失心兰花”之一。

木村：“你是谁？”

克里斯对于木村的问题似乎感到颇为讶异。

克里斯：“我就是克里斯。”

木村：“我问的是，到底谁是克里斯？那种气体到底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

克里斯忽然微笑着。

克里斯：“那你以为我是谁？”

木村：“你是不是……”

克里斯：“你怎么不说下去我是谁？你以为我是谁？我在做什么你很清楚，你不是也同意，你为什么现在问。我是谁？”

木村：“我没有同意你任何事情。”

克里斯：“怎么，现在你良心不安了吗？”

木村：“我……我没有。”

克里斯笑了：“那我是谁，谁是我，有什么不同？你为什么要追问？”

木村：“你是不是《失心兰花》？”

克里斯：“哦，原来你认为我是失心兰花，所以你害怕了。你怕什么？怕我让你无法在警界立足？”

木村：“你到底为什么要杀害那么多人？”

克里斯：“那你又为什么允许我杀害那么多人？”

木村：“我没有。”

克里斯：“你有没有你自己很清楚，不需要跟我争论，你忘记你自己所许的愿望了吗？”

木村：“我没有忘，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

克里斯：“那你对我是谁有什么好问的？我们的目的或许不同，但是我所做的和你希望的并没有不同，不是吗？”

木村：“不一样！我以为你是好人，可是你却是杀人魔女。”

克里斯：“你这句话不是太可笑了吗？你是好人吗？”

克里斯笑得如同慈父一般。

木村：“我……至少不是魔女。”

克里斯：“是吗？你认为我是坏人，因为我让那些游民选择是要赖活着，还是结束那可能被人恣意践踏的生命：而你是好人，你是别人心目中的英雄，年纪轻轻就已经是V国警署中的第二把交椅，哈……哈……哈……你未免太会自欺欺人了，如果我是死神，那你就是我手中的那把镰刀，在你没

有一见我的面。知道我在做什么时就立即杀了我，反而默认我的作为的时候，你就已经将良心给魔鬼了。”

木村努力的摇头，往后退了二步。

木村：“别说那么多，你到底是不是《失心兰花》？”

克里斯依然是一抹笑容。

克里斯：“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

木村：“如果你是的话……”

克里斯：“怎样，你想……”

木村在同时伸出右手，一把威力强大的枪枝，立即朝克里斯发射。

只见克里斯一侧身，向前跨了二步。

还是那抹笑容。

克里斯：“你想杀我？你以为你杀得了我？”

木村无法相信，在这么近的距离里，这肥胖如他的身子能躲得过自己的射击。

克里斯：“是谁怀疑我是《失心兰花》？”

克里斯一个箭步向前跨，一手捉住木村的颈部。木村：“我……”

木村因颈部受困于克里斯而连说话都有些吃力。

克里斯：“快说……”

木村挣扎着用右手硬是开了一枪。

这近距离的一枪射中了克里斯的左手臂，克里斯这才放开木村，并且退开了二步。

克里斯右手招住伤口。

此时，这接连二次的枪声引来了人群的注意。

克里斯在望了望木村之后道：“副队长，不管是什么人在你背后支持你，你都该知道，如果你危害到我，我也不会放过你，最好你将那些背后的‘势力’引开，否则你说过的话，会在警署的每一个角落‘绕梁’三日，不绝于耳。你是聪明人，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克里斯说完，便一跃身，如同那敏捷的花豹般跃上了教堂的围墙，消失在墙外，无影无踪。

木村是呆了。

他望着那消失在眼前的克里斯，他真的呆了。

能如此这般，如同花豹般快捷，以正常人类都绝不可能做得到，更何况是克里斯那一身的肥胖体态。

木村的心里十分明了。

他一直不想去承认的事：这位克里斯，绝非一般人，怕也绝非单纯的人类。

木村确信，“克里斯”便是“失心兰花”之一的化身，无误。

而惹上了这传说中的魔女，木村真的不知该如何。

木村想起“克里斯”的话：“你说过的话会在警署，绕梁三日不绝于耳……”

木村真的乱了手脚。

此时那已经聚集而来的人潮，唤醒木村此地并非久留之地。

木村在许多人的注视之下，快步离开教堂。

而这些人之中，自然包括冷霜。

化身为年轻男子的冷霜，在跟丢了木村之后，唯一的念头便是回到教堂。

只是她回到教堂之后，在听见枪声时飞奔而至，然后便发现木村茫然的站在后花园里。

那位“克里斯”必然已经和木村见过面了。

而此时木村的神态如此慌忙，到底有什么事呢？

冷霜依然选择尾随在木村的身后。

克里斯在踏过教堂的围墙之后，便迅速的放足快奔。

克里斯的飞奔自然引来许多人的注目。

因为以克里斯体形，少说一百多公斤，但却能如飞羚般的狂奔，谁不称奇？

克里斯连转了两个街角，便隐身入一个死巷子。

在巷子的一个不被人注意，堆放了一堆杂物的角落，克里斯才收住步履。

他放开那捂住的伤口。

克里斯的右手一扬，那一身的袍子立即滑落。

那流出鲜血的伤口依然不断的涌出血红的血液。

但克里斯自巷中的杂物堆里，迅速的找出一个行李箱，更将行李箱一拉开，将行李箱放在一个杂物上的平台。

一个像是金属般的白色面板立即将克里斯那肥胖的样子映了出来。

克里斯看了看映出来的影像，不消数秒钟，克里斯的全身散发出一种淡蓝色的烟雾，烟雾将克里斯全然围住。

数十分秒钟之后，那些淡蓝色的烟雾一散。

令人吃惊的是，在金属板中出现的不再是克里斯那臃肿不堪的肥胖身子，而是一个艳丽动人、美不胜收的女子。长发及腰，眼似明珠，秾纤合度的身段，如雪凝般的肤质。

这女子美丽得恍若那来自仙界的女子。

她望着金属板，看了看那受伤的伤口。

她的右手一扬。

奇怪的是她的右手掌居然是一种银色的、像是合金属般的色泽。

更不寻常的是，她的右手掌居然可以变形。

她的右手掌一变形，化为二只细长形的镊子状的东西。右手一靠近左臂，便往伤口里夹去。

那女子的神情只是一皱眉，仿佛在忍受那伤口的疼痛。

但只是一下子，右手便自伤口处退了回来，而此时那镊子上却夹着一颗子弹。

她的手恢复成了正常的手掌的形状。

那女子上闭眼，像在休息一般，再睁眼，看着镜中的自己。

那原本流血的伤口此时已不再流血，而且那原本裂开的肌肤居然在一点一滴的愈合。

多么令人难以置信但就是发生了。

才短短的时间，那女子的手伤便好了，她又找了块布状的东西往伤口上一抹。

她的手上居然再也找不到丝毫的伤口。

这名女子，收拾起那只箱子，将袍子及箱子再收回那堆杂物之中。

这名女子又自杂物中找出了一套男子的衣物，往身上一套。

又是一阵淡蓝的烟雾。

待烟雾散去，此时站在原地的已经是一个随处可见的本地人，而且是个看起来约莫近四十岁的中年男子。

他快步的又再度走向那人群较多的街道。

他是谁？

这能在此时化身成中年男子，又能化身为肥胖的、慈父般的克里斯，却也是黑眸如珠的绝世美女。

她是谁？

龙翔没有猜错，她是“失心兰花”之一，而且是“失心兰花”中最神秘的一位。

碧兰，眼为灰眸，美丽却冰冷，如同没有生息的机器美人。

雨兰，眼为紫眸，美丽如花，宛如惹人怜的雨中娇兰，充满灵气。

而雪兰，眼为黑眸，美似那纷落的天山霜雪，令人不忍少看一眼。

三人像是三胞姐妹，身段都一致的美丽，长发亦如同丝缎般的柔软。

只要亲眼看见过，都能感受到她们各自不同的特殊气质。

猛一看或许无从辨别，但一细看，便可立即发现她们的不同。

她化身为中年男子。

她就是“失心兰花”中的首领，雪兰。

木村走到教堂大门的马路上才想起此时自己并无代步的工具。

而木村现在也是满心的纷乱思绪。

所以木村索性，让自己再走向教堂。

他想，那位“克里斯”先生，应该不可能再回头了，而再二个小时会到的龙翔，也不可能到教堂的后花园里去。

因为龙翔只要一到教堂，便可得知，这里的聚会已经结束了。

龙翔应该会立即离开。

于是木村放心的折返那教堂的后花园。

这一次木村为自己找了一个地方坐了下来。

此时木村谁都可以看得出来，他陷入深思之中。

而这样正好方便冷霜对他的跟监。

冷霜也为自己找了一个可以清楚看见木村的角落，只是这一次，冷霜亦改变了模样。

冷霜此时变成了一位神职人员的打扮；

木村在座位上不断的思考，现在的自己到底该如何才是。

宋龙翔怀疑“克里斯”是失心兰花，而他的怀疑并没有错。

克里斯真的是失心兰花。

而自己或许在潜意识里也知道，克里斯的身份可疑，但他却从不愿让自己去正视。

去承认直到如今。

克里斯有着足以让木村在世人面前无立足之地的证据，木村或许并不在乎自己的未来。

因为他就如同克里斯所言，在当初获救、没有立即杀了克里斯之时，他就已经和克里斯站在同一艘船上了。

但若再给木村一次机会，木村知道自己还是会做这种选择。

木村回想起那一次化身为游民，一起接受“希望会”的忏悔与祈求洗礼的情景。

那一切都如龙翔他们所看到的片子一般，无误。

仪式就是这样进行着。

每一个人都到了那告解室里“忏悔”或者“祈求”，而且每一个人都安全出来了。

仿佛这只是一般的宗教信仰而已。

木村一如所有人般进入那告解室，然而木村没有什么事想忏悔。

但木村却检查了这告解室里的每一处，都没有发现任何的异状。

木村看了看时间。

他们说每个人都有十分钟，于是木村知道自己还有三分钟的时间。

木村想起那些在外面的游民，木村的心中有了前所未见的憎恨。

这些满身污渍的游民，是多少犯罪的根源？

在这么无生机的时代，这些游民更是所有主政者心中的痛。

木村多么希望，他们能全部消失。

木村那时便脱口而出，说了一句话。

木村说：“我希望，所有的游民都死去。”

这就是克里斯拿来要胁木村的话。

木村在接近十分钟的时候，出了告解室，和所有人一同享用食物，和做简单的沐浴。

木村那时有说不出的快乐，因为那时他为了扮成游民已经有近一个星期未能沐浴了。

而后的几天，木村依然混在游民之中。

那样的生活更让木村厌恶所有的游民。

因为木村看见了那些游民中，只要有一顿温饱，任何一个游民女子都愿意拿自己的身体来交换。

为了那口腹之欲，老的游民要年幼的小孩子向可以看到的所有人，伸手乞讨。

只要小孩的收获不丰，便立即是一顿毒打。

而他们却又沉溺于许多的酒精与毒品之中。

对木村来说，他所说的话，并没有错。

木村是真的希望这些人能死去。

木村认为只要这些游民死去，这个国家就能富强。

而就在一个黎明时分的清晨，木村不知道自己为何醒来。

但那已经睁开的双眼，早已了无睡意，即使那时木村才刚刚入睡不久。

木村的心里开始产生许许多多的感觉。

木村开始发现自身边响起的声音。

木村不断的想着：这些游民该死。这些游民该死。

但是越是这么想，木村就越难过，因为他发现，自己的无能为力。因为木村永远帮不上他们，木村知道自己不论怎么做都无法改变这些游民的生活。

木村的眼角居然泛起了泪水。

木村开始想着：为什么我做不到？为什么他们不会死去？只要他们全

死去，这个国家就会富强，这个世界就不会这么混乱。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做不到？

木村的意念如此难以自持。

而没多久，木村便开始自责。

木村觉得这些游民活在这个世界上做这么多坏事全是自己的错。

木村不断的自责，泪也不断的流。

那让木村近乎完全崩溃。

木村发现自己不由自主的找寻。

木村开始翻遍自己的衣物。

木村翻了一下子，在自己的外套里找到了一把刀子。

木村此时飞快的拿出刀子，那锋利的刀尖，对木村来说，仿佛是一切问题的答案。

木村的双手握住刀子。

双手高举小刀，木村一闭眼。

多么令人吃惊。

因为那时的木村觉得，死亡真是一种快乐。

死亡，成了一种救赎。

木村真的认为死亡会让一切找到答案。

但不知为什么，木村并没有死。

木村不知自己怎么了。

因为当他再醒来时，已经不是在那条挤满游民的巷子了。

木村被带到另一条干净的巷子，他躺在巷子的地上。

当他醒来之时，克里斯那慈父般的笑容是木村第一眼所看到的。

木村摸摸自己的颈子：“我怎么会在这里？”

克里斯：“是我带你来的。”

木村：“你为什么带我来这里？哦，我的头好痛，这里是哪里？”

克里斯：“这里离你原来‘躲’的那个巷子没有多远。你的头痛一下子就会好，没事的。”

木村：“那你为什么带我来这里？”

克里斯：“你忘了你刚才要做什么吗，副队长？”

木村真是大吃一惊，因为克里斯称呼他为“副队长”。

木村不知道为何他的身分会曝光。

木村：“你是谁？”

克里斯：“我是救你的人。我是‘希望会’的克里斯先生，你不认识我了吗？”

木村：“你救我？”

克里斯：“怎么，你真的忘了？那么这把刀呢？它有没有提醒你什么事？”

克里斯把那刀子丢给了木村。

看了看刀子，木村想起了刚才的一切。

木村才惊觉，自己刚才是要自杀的。

木村这才明白为什么克里斯说他救了自己。

木村：“你为什么要救我？”

克里斯笑了：“因为我听见了你的心愿。”

木村：“什么？”

木村自然吃惊于他的话。

克里斯：“你要我重复吗？”

木村立即摇了摇头。

他当然想起克里斯所指的是什么。

木村：“那又怎样？”

克里斯：“你不需要自责，这些游民不死，不是你的责任，但我会帮你。”

木村：“什么？”

克里斯：“我会帮你完成心愿。”

木村：“我……”

克里斯：“是的，我会让这些卑贱的人们，自己羞愧至死，完成你的心愿。”

木村：“怎么可能？”

克里斯：“如果我没做到，你又何必化身游民，来查看‘希望会’的活动呢？木村副队长。”

木村：“你，是谁？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克里斯：“你是警界的第一把交椅，谁不知道？”

克里斯又接着说：“我救你的理由很简单，我不会要你做任何违背你的心意的事，我只是要你尽量将游民大量自杀的事，当做一般事故一样去处理，别花太多心思去调查，反正游民是贵国的一大祸害，死了那些人，只会让这个国家更好，不是吗？”

木村立即陷入深思，许久才又抬起头。

木村：“真的只有这样。”

克里斯：“否则你认为我能在你身上找到什么好处吗？”

木村的确也想不出其他的。

而不消多久的时间，木村便在那条巷子里和那位克里斯先生达成协议。

木村答应，尽量将这些游民自杀的事，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别让中央花太多注意力在这件事上面。

而克里斯答应为木村达成心愿，杀死“游民”。

这就是木村和克里斯二人之间的协定。

于是，木村成了那次行动中唯一的生还者。

木村做到了答应克里斯的事，任由克里斯游走诸多城市。

然而在造成数万人死亡之后，刘队长正视了这些不寻常的游民自杀事件。

而在刘队长的坚持之下，他们才找上了防卫队。

第二十七章

木村坐在座位上，不知不觉时间已过了约莫一个小时。

但木村依然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做才是。

在龙翔点明克里斯就是失心兰花的时候，木村一边安排龙翔的行程，

一边便已打算要早龙翔一步来和“克里斯”摊牌。

这也是木村为何不让龙翔搭乘专机搭一般飞机的原因。

只是木村发现，克里斯真的是失心兰花，而他所无法预测的是，自己和克里斯的能力相差如此悬殊。

失心兰花，怎会是一般人可以对付的人物？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而木村却依然一动也不动，像是入了定一般。

看在一旁的冷霜的眼中，是多么的难以忍受。

冷霜几乎想冲过去摇醒木村。

冷霜多想知道木村此时的沉思是为了什么，但冷霜却硬是忍了下来。

因为冷霜看了看时间、龙翔不久就该到了。

于是冷霜让自己再忍耐些时候。

而化身为中年男子的雪兰一出了那条巷子，便往热闹的街上走着。

雪兰思索着木村的行为。

其实雪兰心里有些明白。

依木村的才能，他或许怀疑过“克里斯”的身分，但他绝无法一时间立即肯定自己就是“失心兰花”中的一名。

而能给他这些想法的人，不消说，除了防卫队的队员之外，雪兰不相信能如此一语道破她的伪装。

现在雪兰想知道的是，到底来的人是谁？

雨兰上次说过，防卫队中的“飞龙队长”是最难应付的角色，要雪兰和碧兰小心点。

这次来的会不会就是传说中的“飞龙”呢？

雪兰的步伐迈向机场的方向。

而这一路上雪兰都在注视着那右手掌的掌心。

原来此时她的掌心居然是一个罗网状的方块，上面有着直横交错的线条，而就在线条中间有一个红色的点。

在这一路上，雪兰都没发现那个红点有移动的情形，这是令雪兰有些不解的。

雪兰到了机场，直接前往柜台买了张机票，然后再转身出了机场。

雪兰再度看了看那个红点，仔细的盘算了一下。

他并没有离开。

雪兰的确有些吃惊。

但雪兰心中也暗自盘算：难道他的身边也有助手？所以他能有恃无恐的在原地不离去。

雪兰要自己小心点，但她还是往那适才离开不久的地方去。

是的，教堂。

雪兰在适才和木村打斗之时，已经在木村的身上放了一个追踪器，而那个掌心的红点便是木村此时的所在地，也就是教堂。

这也是雪兰能毫不在意，将所有的事安排好，才决定去找寻木村的原因。

雪兰不可能会放过木村。

因为雪兰知道，只有木村才能将在木村身后的防卫队员引出来。

木村在深思许久、苦无良策之后，站了起来，依然满脸愁容。

他开始在花园之中来回地信步走着。

而一直躲在一旁的冷霜则是看了看时间，不理睬木村，开始向教堂的大门口走去。

木村一个人走着，走到了角落便想转身再往回走。

但出乎木村意料之外的是，木村一回头，便发现了一名中年男子站在数步之遥的地方。

木村：“你……你是谁？”

那中年男子突然笑了。

不消一分钟，在一阵淡蓝的烟幕出现之后，木村知道了那人是谁。

所以不等烟散，木村便已将枪对准那烟幕之中，不断的发射出子弹。

然而一阵轻风吹散了那团烟幕，依然是那绝色的美人。

只是这次木村的所有子弹都没能伤及她。

那金属色的右掌一摊开，从中散落了数颗子弹。

木村的脸色堆满了死白。

雪兰。没错，雪兰已经从围墙外翻身到了花园之内。

雪兰：“木村先生，你今天问了我好多次‘我是谁’，你真的很想知道我的名字吗？”

木村：“你……你不是人类？”

雪兰：“你不是早就猜出我是‘失心兰花’之一吗？我是不是人类？对你来说我不是魔鬼吗？”

木村看了看枪中的子弹。

一阵胡乱发射后，此时木村手中的子弹空无半颗。

木村看着眼前的美人。

这是生平木村第一次觉得眼前的真的是……死神。

雪兰：“你刚才送了我八颗子弹，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

木村退了二步。

木村：“你说什么？”

雪兰：“很简单，你今天总共给我近十发的子弹，我不会将这么多颗还你。只要你将参与这次行动的防卫队成员有谁全告诉我，我就让你一枪毙命，否则的话，我就让你试试身上中了五发子弹，却还得等心脏的血全流干了才会失去知觉的死去。你挑一种。”

木村：“你呢？你到底是哪一朵兰花？”

雪兰：“你的问题太多了。你真的要答案吗？好。我告诉你，但是我要先废掉你一双手臂。”说完，雪兰的右手一扬，不知何时，她的右手掌已然化为一枝手枪。

而她一扬手，也已经有一颗子弹准确无误的送进木村的左手臂之中。

木村一个脚软，退了一步，跌坐在地上。

雪兰往前踏出了二步。

她的枪依然瞄准木村。

雪兰：“说，是飞龙，还是韩奇？或者是鲍尔和瑞秋及冷霜？”

木村依然是开口问：“你是谁？”

雪兰有些难以相信。

雪兰：“你真的那么想知道我是谁？”

木村点了点头。

雪兰又是一发子弹，准确无误的送进木村的右手臂之中。现在木村没

有手可捂住伤口了。

雪兰：“好。我答应你，在你死之前，我会告诉你我是谁。”雪兰又往前逼近了木村二步。

雪兰：“你何必让自己受这种苦？有些时候若是能够没有感受是件快乐的事，给自己一个机会吧！只要你说出入名。”

木村依旧是那句：“你到底是谁？”

雪兰：“你真的很固执，但是你现在想变好人有谁会相信你呢？”

又是一发子弹，此时射进了木村的右大腿。

木村：“你是雨兰、碧兰、或者是雪兰？”

雪兰什么也没说，子弹再次准确的射出。

左大腿，此时木村的表情异常的平静。

木村：“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了。”

木村笑了。

他的笑容让雪兰有了几秒钟的停顿。

而就是这几秒钟，让二名男子奔了过来。

是他们。

一个年轻的男子。

一个似游民扮像的男子。

雪兰看了他们二人一眼。

雪兰对于这二名男子自然有些疑心，尤其是那名游民的眼睛和身高。

这名游民的眼睛未免太犀利了吧！

更何况他有着近一百九十公分的高度。

这是一个热带地方的国家，要有这种身高的确不易。

雪兰还来不及反应之时，那名看起来像年轻小伙子的男子已经举起了武器，一连发了四，五枪。

但雪兰只几步便已将那些攻击全数闪躲过。

雪兰开口：“你是明知道有人可以帮忙，才能这么自信的留在这里，好。”

龙翔就是那名年纪较大的游民，而冷霜便是那名年轻的男子。

刚才冷霜便是为了要去接龙翔而离开木村。

龙翔：“别杀他。”

龙翔一急，施展出中国武术中的一个招式，一翻身已欺近了雪兰和木村之间。

雪兰：“你是哪一位？”

现在雪兰不想再追问木村了。

冷霜在一旁十分不死心的又对雪兰开了好些枪，但却全没打中。

雪兰一翻身站上了教堂的围墙。

雪兰：“你是龙翔！”

龙翔：“你是雪兰？”

雪兰一笑。

冷霜再替枪枝上膛。

但雪兰在冷霜能反击之前，一扬手，目标对准那四肢都已被射伤的木村。

龙翔一见，伸手至腰际，抽出一把软剑，一翻踏，龙翔希望能挡住雪

兰的子弹。

但毕竟是慢了一步。

雪兰的子弹已经准确无误的射进木村的心脏。

就在子弹发射的同时，雪兰说：“木村，你听好，我是雪兰。”

语毕，子弹也结束了木村的生命。

木村的脸上有一片安详的笑容。

雪兰的手一收，冷霜的攻击又开始连绵不断的发出。

她不再恋战，一跃隐身在墙外。

龙翔自然不愿放过这和雪兰正面交手的机会。

他一提气，也直奔雪兰离开的方向。

龙翔临走时还交代了一句：“冷霜，去照顾木村！”

冷霜来不及回话，龙翔已消失无踪，冷霜只得趋前去探视木村，但身中五枪的木村早已气绝。

冷霜在和刘队长通过电话之后，立即在他的安排之下，由原先木村所乘的专机将木村的尸体运回。

而即使透过通讯器，冷霜都可以感觉得，刘队长对于木村之死的震惊。

雪兰一越进墙头，一落地，她的双足便未停歇。

她那犹如闪电之势，自由穿梭于所有的车辆之间，她显然试图以速度来摆脱任何人的追逐。

就在龙翔落地于街道的这一边时，他只能看见雪兰早已远在街道的对岸。

但龙翔也绝非泛泛之辈。

龙翔看见过雪兰如迅雷般的身形，所以他丝毫不敢放松。一落地，龙翔便使出那自小苦练的身段。

或许就速度上来说龙翔是略逊于雪兰，但实则也相去不远。

更何况雪兰正站在对街望着龙翔，给了龙翔一点时间。

龙翔亦快步略微飞跳，略微飞奔的穿过车流。

雪兰是吃惊的，因为龙翔不该有如此的身手。

于是雪兰不再迟疑，她快步的在人群中奔跑，试图摆脱龙翔的追逐。

但龙翔怎可能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

与传说中的雪兰交手，这对龙翔来说是多么渴望的机会。

龙翔自年幼就被教养成为正义的化身。

从小白师父就告诉他长大之后最重要的事，就是杀掉魔王，因为那不只为求正义，更是因为龙翔那一门血债。自龙翔懂事以来，魔王就是龙翔不变的世敌。

而这三朵兰花，更是龙翔杀魔王的重要关卡。

雪兰一路直奔回那个她变身的死巷子。

她知道龙翔可能尾随在后，但她有恃无恐。

她把那杂物堆中的箱子找了出来，打开箱子，自箱子里取出一个像是试管状的玻璃管，管中所装的是一种无色的透明液体。

就在雪兰想起身之际，没想到龙翔已然身在背后。

一个剑式，雪兰的背部已然挂彩。

雪兰连忙往前踏上了杂物堆。

这软剑着实锋利，因为雪兰的背上立时有那长长的一道刀痕，红色的

血液立即流出。

雪兰似是受了巨大的打击，只得让身子趴在墙边。

龙翔自然想乘胜追击。一个跨步，龙翔还想再施展一记剑式。

但雪兰也非省油的灯，龙翔适才能如此轻易使雪兰伤是因为，龙翔一发现雪兰的身形影便一个提气，腾空向前一跃。

因此才会未发出任何脚步声的来到雪兰的身后，也才能轻易的伤杀了雪兰。

但此时雪兰虽倚在墙边，且身体受了伤，但雪兰并非是一般的常人。

雪兰的右手一扬，对于欺身向前的龙翔便是六支银针。

龙翔一见银针便只得身子往后一翻，再落地，躲过那银针的攻击。

雪兰此时的脸色变得无比的苍白，那双足以摄魂的眸子正写满无数的伤痛。

但龙翔绝不肯罢休，他再度挥剑直攻。

龙翔又是一记剑式，他想一剑插入雪兰的心脏。

雪兰自然不会如此轻易让龙翔得逞，但此时雪兰身受重伤，她也不宜再激烈的还手。

雪兰任由龙翔的剑锋向自己袭来，而就在剑尖接近心藏部位仅有十公分之距时，雪兰将右手掌伸出，使力一捉，雪兰的那只右手便将龙翔的软剑捉住。

龙翔自是双手握住剑柄，想转动剑身好摆脱雪兰的控制。

而雪兰对于左手无法拍击到的龙翔，或许是碍于负伤颇重，她根本懒得去还击。

但这样的僵持并未延续太久的时间。

因为那二人同时握住的软剑，在雪兰的金属手中握住，动弹不得的情况之下，居然由剑尖开始慢慢的冒出淡淡的烟，而烟雾下的剑身居然开始慢慢的变红。

短短一分钟不到，龙翔便不得不放手。

因为那把软剑已经滚烫得让龙翔无法掌握。

龙翔只好翻身跳回地面。

雪兰右手一丢，将软剑往龙翔无法取得的角落丢去。

随后她的右手掌那有着金属色泽的部分又开始变形，变成一种像是喷枪状的东西。

龙翔即使是空掌都不惧怕这魔界的第一把交椅，龙翔又想到欺身发出一掌。

雪兰只得以双腿拆招。

雪兰用双足自然对付像龙翔这样武术底子深的练家子是较不利的，更何况雪兰身上还负伤。

所以才一招，雪兰便不由得需以脚下的杂物做为武器向龙翔不断的攻击。

只是那些杂物都不具任何的杀伤力，那根本伤不到龙翔。那些杂物只能稍稍阻挡龙翔的凌厉攻势。

但也的确让龙翔在攻击上吃了点亏。

雪兰发现了杂物堆中的一把被遗弃的断刀，二话不说，雪兰让断刀直直的朝向龙翔飞去。

龙翔在慌乱之中，看见了一个看起来较厚实的行李箱，便捉起箱子一挡，刀子足足插入箱子约莫十公分深。

还好这箱子十分厚实。

但这刀子如此一划过，箱子便已形同稀烂。

龙翔再用手一扯，箱子立即分开。

箱子里的东西散落一地，发出一阵轻碎的声音。

是一堆破碎的玻璃，而那玻璃中所装的液体，此时立即被地面所吸收。

那液体亦像是有挥发性似的，立即蒸发，即时了无踪迹。

这一切看在雪兰的眼中自然懊悔万分。

雪兰：“你……”

这叫雪兰如何再说得出第二句话？

雪兰再不顾自己身受重伤，将那刚才自箱内取出的试管状玻璃的玻璃口盖子除去，把玻璃内的液体倒入那右手化成的喷枪之中。

雪兰再无顾忌，她一纵身，往龙翔的面前一站。

雪兰一出手，便是接连三掌。

打得龙翔结结实实的连连往后退了三步。

雪兰本想再出掌，但背上的伤却如此疼痛。

无奈，雪兰知道自己必须先是将伤口复合。

雪兰往后退了数步，让自己保持在龙翔无法欺身之距。

雪兰的手靠在墙边，伤口开始变化。

那原本自左肩直划到右腰际的伤口，居然开始停止流血。

龙翔知道雪兰在为自己疗伤，龙翔多希望自己能再近她的身。

但是，雪兰那三掌，下手怎会轻呢？

龙翔忍住胸口的一股气，否则，龙翔怕自己早已昏过去。

所以即使知道雪兰在疗伤，龙翔也无可奈何。

龙翔思虑一转，他也立即盘腿而坐。

他也需要让自己喘口气，好再迎战雪兰。

雪兰的伤口，像有完美的愈合能力。

只是这伤口，花了她近五分钟的时间才全部修补到一个阶段。

而才刚刚略微感到舒适的雪兰也发现，龙翔未再进攻也是因为他正在为自己调养气息。

雪兰见龙翔席地而坐，闭目养神，她怎肯放过？

雪兰往前发动攻击。

雪兰的复原能力，龙翔早已在雨兰的身上见识过，所以龙翔亦早有准备，他不能有太多时间休息。

果然，才数分钟，即使未睁开双眼，龙翔都已经知道，雪兰已向自己欺身而来。

龙翔并未起身，但他双眼已睁开，望着雪兰的身形。

龙翔双手一推，他也以双掌迎向雪兰。

雪兰此时的脸色还是一抹雪白，但可以看得出来，气色已经好多了。

对龙翔的掌风，雪兰知道自己最好别正面迎上前去，在自己元气大伤之后。

于是雪兰选择侧过身。

而就在雪兰侧过身之后，她却又悄悄的移动步伐，似乎是想欺近龙翔

的身畔。

龙翔发现了雪兰的意图、便立即一滚身，向巷子的另一侧而去，并且连忙站起身。

只是雪兰并没有放弃，反而攻击连连。

于是二人的打斗变成了近身的肉搏，因为这巷子实在称不上宽敞。

二人不断你来我往的掌拳相向。

而数十回合之后，自然有败象的不是别人，是龙翔。

因为龙翔并不像雪兰，雪兰身上拥有一半的生化系统。所以论体能吃亏的自然是龙翔。

龙翔所受的伤，之所以未让龙翔倒下，全是因为龙翔那惊人的意志力。

而这样长时间的打斗，自然他非输不可。

就在一个步伐想往右侧一迈之际，龙翔发现自己的左肩已被雪兰紧紧捉住。

雪兰飞快的来到龙翔身后，结实的给了龙翔一掌。

这次龙翔只得倒在地上，无法动弹了。

第二十八章

龙翔倒地之后，雪兰立即趋身向前。

很快她便确定，龙翔是真的昏了过去。

雪兰快速的将龙翔的身子翻了过来，让龙翔仰卧。

雪兰的右手掌化做喷枪，此时雪兰便将枪口对准龙翔的口鼻。

那淡淡的，白色的气体便源源的自枪口喷入龙翔的口鼻，直到枪口再也没有任何烟雾出来。

雪兰望着昏迷中的龙翔。

令人好奇的是，此时雪兰居然低下身子去摸摸龙翔。

而那右手掌也恢复原状，去贴在龙翔的心口上。

左手摸住龙翔颈部的脉搏，右手贴在龙翔的心口。

雪兰此时像在关心龙翔的生死，而非有如刚才一般的仇人，招招都想取龙翔的性命。

而不久，雪兰似乎安心了。

她看着巷子里那口破了的行李箱。

她不再去翻动那行李箱，而是自龙翔的身边退开了二步。

雪兰一吸气，又开始变形。

这一次，雪兰变成一名欧美血统的男子。

雪兰未再迟疑，她安心往巷子外走去，留下那奄奄一息的龙翔。

而此时龙翔通讯器传来的呼叫声，自然不可能再有人去回应了。

且说那冷霜带着木村的尸体，本该立即搭乘专机往刘队长的所在地 A 市前去，但冷霜临登机之前，都未曾收到龙翔的任何消息。

龙翔追寻雪兰而去，若没追到，龙翔势必早已出现。

时间过去了大半，但龙翔却一直没有现身。

这叫冷霜如何能不担心呢？

龙翔必然是遇上了雪兰，并且和她发生了恶斗，才会至今一直没有现身。

回想起前后二次和失心兰花交手的情形，冷霜真的担心龙翔。

冷霜和刘队长连络过，向他说明若未找到龙翔，就不回 A 市的作法。

因为木村已死，是个事实。

而龙翔如今生死未明，才更是需要努力追查的重点。

刘队长也同意了，因此他向 M 市的警方下令，要他们全任由冷霜调度，当然目的是要将龙翔找出来。

冷霜来到了 M 市的警局。

在所有人的面前；冷霜恢复了原有的面貌。

自然令所有人惊艳。

但冷霜是出了名的“冰山美人”，也可不会给任何人好脸色看。

她一接手，立即要求出动所有人力找寻宋龙翔。

而就在近半个小时之后，冷霜收到了一个回报。

一名欧美血统的年轻男子，向巡逻的警员指称在一条巷子中看见一具“尸体”。

经查证之后，那人便是龙翔。

冷霜有多急、多惊是可想而知。

冷霜一边和刘队长及总部连络，一边往龙翔被送去的医院赶去。

而赶到了医院，医生向冷霜报告龙翔的情形。

最大的好消息是，龙翔并未死亡。

但，龙翔受伤之重，却非 M 市那简陋的医疗器材所能完全医治的。

冷霜立即要求医师将龙翔伤势的所有资料传回防卫队总部。

另一方面，冷霜带着 M 市医院最好的医疗小组随行，乘着专机，护送龙翔回 A 市。

所以当冷霜他们的飞机到达 A 市之时，立即有最好的医疗小姐接手。

这些人员都是 V 国最好的医师，而且还是和老爹会商过后，对于龙翔病情十分了解的人员。

将龙翔交由专业的人员照料。

冷霜虽然心情颇为沉重，但是也还有事要做。

冷霜回到刘队长的办公室。

同样的会议桌，只是聚会的人员已经不同。

因为木村已死，龙翔负伤。

所以若大的会议桌上，只有冷霜及刘队长二人以及电脑荧幕中的老爹。

冷霜向老爹报告木村已死的消息。

老爹：“刘队长，别太难过！”老爹还安慰那神情十足难过的刘队长。

但就在刘队长想开口之前，冷霜便已接口：“刘队长，木村的作为，你了解多少？”

刘队长及老爹都对冷霜的言语，露出不解的神情。

刘队长：“冷霜小姐，你这是什么意思？”

冷霜：“看你此时哀伤的神情，想必你和木村二人交情深厚，那么你对他的行为应该是最明白了。”

刘队长那红透的双眼，直望着冷霜。

刘队长：“我当然了解，世界上除了我之外，没有人有资格说了解木村了！”刘队长忽然低下头。

刘队长：“因为我是他的‘丈夫’。”

刘队长的这句话，却引来了冷霜的吃惊。

由于刘队长这句话是以古中国的语言说出的，因此老爹并不明白。

冷霜则是再问了刘队长一句。

冷霜：“刘队长，我有曲解你的意思吗？”

刘队长此时抬起了头。

刘队长：“没有，你没听错，木村是我的‘妻子’。”

这次连老爹都能完全明白了。

但这纯属私人关系，谁也不能说什么。

冷霜：“那你知道，他可能涉及和克里斯串通吗？”

刘队长：“不可能。不可能的，木村有什么事都会告诉我，他是不可能和克里斯串通，那是不可能的……”

而现在老爹及冷霜都能明白，为体刘队长会对木村的死有这么深的感触，而且也能明白为什么刘队长会矢口否认木村的涉案。

于是冷霜要刘队长冷静下来，仔细听冷霜的诉说。

冷霜开始详述她对木村起疑的原因。

从木村在会议室里对龙翔提出立即动身时迟疑的神态，以及冷霜由自己房内走向龙翔房里时，发现木村在窥探刘队长办公室的情形。

木村并未安排龙翔坐专机，而且木村为何自己搭乘专机飞往M市。

到了M市木村为何直奔教堂找“克里斯”：和克里斯的会面是为了什么？而且瑞秋在看完那十卷片子之后，发现那十卷片子中，有一支片子短少了近五分钟左右的长度，而其余那九个片子的拍摄者都已死亡。

只有木村一个人存活下来。

这是为什么？

难道，克里斯和木村谈妥了什么条件吗？

而且，在木村回到这栋大楼时，亦有数个疑点。

如他为何一回来便躲进他自己的房内：而且在和刘队长见面之前，他曾经到过刘队长的房间。

冷霜话说至此。

刘队长忽然开回：“什么？”

冷霜：“怎样？”

刘队长：“你刚才说木村到过我的房间？”

冷霜：“是的。”

刘队长：“那他一定留了什么东西给我。”

刘队长立即往自己的卧室走去冷霜自然是尾随在后。

刘队长回到卧室，一打开门，便四处张望。

果然在床头旁的一个柜子上，刘队长发现了一个片子。刘队长激动得红了双眼。

刘队长将片子紧紧握在手中。

刘队长：“我们回会议室去。这是他留给我的。”

冷霜看见刘队长眼中的哀伤。

冷霜只想问，这么真切的感觉，自己可有机会能够拥有？

冷霜的眼中闪过韩奇在雨中狂奔的样子。

但谁也看不出冷霜心中的心思。

冷霜和刘队长又回到会议室，老爹依然在荧幕上。

刘队长使用另一具电脑将木村所留的片子放映出来，木村的样子立即出现在荧幕之中。

以下是木村的遗言的片段（简述如下）。

木村陈述自己在回到警署后的所有行动经过。

自然包括他自杀未成，得到克里斯的救援，以及他的心愿。

他希望所有的游民都能死亡。

木村亦说明自己并未参与克里斯的所有行动，只是在知道这个“克里斯”的杀人法则之下，并未逮捕他，反而任由他去残害那些游民。

木村亦说到自己将前往找寻克里斯，若克里斯的真正身份是“失心兰花”，那么他希望能亲手杀了克里斯，只是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会成功。

所以他录下这段话，希望刘队长能明白他的心意。

木村还说到，若是此次的行动让他丧命，他也不会后悔。他只希望刘队长能了解。

而且木村还透露了一件事。

那种淡淡的气体，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毒气，需要经过特殊的喷枪之类的装置才能将液体状的毒药水转变为气体。

在吸入那种毒药之后并无法检验出来有任何重大的异常，直到毒性发作。

这种毒会引发人的思考专注于人心中的欲念。

其思潮会一直被困于欲念之中，然后中毒者会陷入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终至自杀。

这种气体的名字叫做“希望”。

当然在片中，木村也陈述了许多对刘队长的情感等感人心弦的话语，这自然就不多赘言。

此时真相终于大白。

冷霜：“这名克里斯，就是‘失心兰花’中的雪兰！”

老爹：“难怪她能将龙翔伤得这么重！”

刘队长：“我代表木村对这件事表示道歉。”

老爹：“其实这件事也不能全怪木村。在任何时代里，‘游民’便是社会问题中的一项。不论它存在的原由，以木村这样一个长期处于执法者立场的人，他渴望这个国家，社会乃至世界能更好，自然也不能说是全错。只是他错误的的一点是，他以为这种‘杀戮’是扼止这问题的方法，但他错了。只有这个世界更均富、更祥和才是解决的根本之道。”

冷霜：“他却以为能以杀戮来治本。”

老爹：“其实在二十世纪末那样的年代，那时的世界中也有极少数的国家，因贫穷等因素，在入夜之后，任命执法人员在街头猎杀游民，并以所杀之游民的人数来计算报酬。”

冷霜：“那太不可思议了吧！二十世纪末。”

老爹：“是啊！不管文明与科技再怎么发达，人性却是一样的。”

刘队长一直是沉默的，直到此时他才开口：“二位，事情到此已经是真相大白了，我必须向二位道别！”

老爹看着刘队长的神情，急忙说劝。

老爹：“刘队长，我知道木村死亡对你的打击很大，但我不希望你因此而受挫。木村的决定是错的，但也因此看见他对这个世界的一份心，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这名雪兰，我猜她还没有离开贵国的境内。”

刘队长：“我想我不再适任这份职称……”

冷霜此时骤然插嘴：“刘队长，难道你不想为木村报仇？”

刘队长这才抬头看着二人。

老爹：“是啊！难道你要让木村死得没有任何价值？”

刘队长：“可是……”

老爹：“很多事，我们可以找出最不伤害任何人的方法去做，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打起精神来，我们联手去对付这名失心兰花中最厉害的一位——雪兰。”

就这样，刘队长在二人的劝说下，暂且抛开一切，只专注于替木村料理后事及配合冷霜他们对付雪兰和那种有着美丽名称的毒药。

“希望”。

就在通话即将结束之前。

老爹：“龙翔现在的状况不适合移动，我和医师讨论治疗的方式，应该是没有问题，只是他需要些时间好好的调养。”

冷霜：“老爹，你看队长有可能……”

不需冷霜说完老爹也明白。

老爹：“这也是我现在最担心的事。依常理来判断，龙翔是已经中了那种“希望”的毒了。”

冷霜：“我们要找到解药才行！”

老爹：“是啊！最难的是，那种毒药，我们又有任何检体，否则也可试着找出解方。”

刘队长：“那名雪兰才是所有问题的答案。”

老爹：“是啊！哦，对了，我差点忘了告诉你，我已经和韩奇联络过了。他和鲍尔已经将事情解决了，我让他们二人直接飞往V国。大概再过几个小时，他们便能到达了。”

在和老爹通完话之后，刘队长便和冷霜商议，由于木村的死对刘队长来说打击甚大，因此在事情还没有进展之前，刘队长将专心于处理木村的后事，而刘队长亦会将这件事向上呈报。

在韩奇他们抵达之前，这里的指挥权便交给冷霜。

在冷霜的命令之下，V国的警网开始全力动员。

不论是任何一个出入V国的旅客都受到最严格的查验。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始终不明白，这件事自始至终，雪兰的目的为何？

所以大家有理由相信，雪兰，一定还没离开V国。

只是，她是个半生化人，一般的子弹，刀伤根本没有办法奈何得了她。

她还有那种神奇的复原。疗伤的能力，更遑论她那可恣意变身的特异功能。

不论男、女。老。少，任何肤色，任何人种。任何外形，对雪兰来说均为轻而易举的事，任何人都很难找到明显的破绽。

但或许，就是能找到些许的蛛丝马迹。

例如，传说中“失心兰花”三人皆受控于魔王所发明的一种叫做“蓝

色天堂”的毒药。

这种毒药有一定的时效性，为期是一个月。

据说“失心兰花”能变身也是因为这种毒药的特性。

而这种变身也并非是无破绽。

因为据所有资料显示，那种身体的巨大“变形”在任何生物上，也有一定的期限，她势必需要休息。

根据老爹他们的猜测，这种变形的时间应该最长也在二十四小时，而且是在一般的常温之中。

V国地处热带，此时的天空中根本连一片云都没有。

V国的气候无比酷热，相信对雪兰来说一定也会有或多或少的影响。

所以冷霜下令，V国的所有警网总动员。

她再将雪兰的画像发布，让雪兰无处躲藏。

冷霜不相信，她无法将雪兰的形踪逼出来！

而且在冷霜的指挥下，冷霜特别要求M市的警力必须将雪兰出现过的教堂及发现龙翔的这二个地方彻底查个清楚。

而M市果然不负冷霜所望，在发现龙翔的那条巷内，有许多打斗的痕迹，警力立即封锁那小巷子。

果然找到了一个“克里斯”的随身行李箱，只是行李箱早已稀烂。

令人狂喜的是，在行李箱中，发现了许多玻璃碎片。

其中有一只玻璃试管未破，里面尚有一种透明无色的液体。

不用说冷霜自然下令，将所有现场能发现的东西全数火速送回总部。

而这些东西之中，还包括了龙翔的那把软剑，软剑上尚沾着血迹。

可见雪兰和龙翔的恶斗，雪兰也并非完全占了上风。

就在接到这些令人高兴的消息的同时，冷霜忽然脑中灵光一闪。

冷霜要M市那时得到线报的警官，画出那名通知警方的外国人。

一个欧美血统的外国人。

M市并非什么观光的名胜地，一个欧美血统的外国人在当地是太难得一见的。

冷霜直觉，或许那名“外国人”就是雪兰。

只是，如果他是雪兰，而他又通知警方龙翔的所在地，那么，雪兰到底在想什么呢？

难道这背后还有什么惊人的阴谋？

冷霜倍觉压力沉重。

望着那窗外斗大的阳光。

刚刚才从那阴雨不断的国度回来，此时却又身处在如此不知何谓寒冷，何谓雨夜的国度。

冷霜真的想问，想问老天爷，这世界的人们到底做了什么，老天爷要如此惩罚人类？

哎！

谁说大地、自然皆无言？

在人类恣意的破坏之后，所有的自然资源全都反扑了，不是吗？

在四个小时之后，韩奇及鲍尔二人双双到达V国。

冷霜是高兴能见韩奇的，只是她没表现出大多的情感。

冷霜原要让韩奇接手指挥权，但是却在韩奇的坚持下，仍由冷霜指挥

全局。

冷霜的假设又对了。

查遍 V 国所有入境的“外国男子”，都未找到任何一个和那 M 警官所描述相同的男子。

显然那男子也是雪兰的化身！

第二十九章

韩奇没有接手指挥大权的原因，除了冷霜能清楚掌握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外，龙翔此时身负重伤，韩奇自是心急如焚，而韩奇又是位医生，再也没有什么事比立即探视诊治龙翔来得更重要了。

所以此时，韩奇最想做的事，便是去控视龙翔！

看着那身上插满针头的龙翔，韩奇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韩奇换了衣服进入病房内，在这之前，韩奇已经看过龙翔的完整病历了。

龙翔的伤势十分严重，韩奇却一进病房便动手将所有的针头拔掉，令在场的医护人员大吃一惊。

韩奇：“没事，等一会儿再为他插上。”

韩奇要所有人守在一旁。

韩奇交代：“别让任何人来打扰我！”

说完，韩奇扶起昏迷中的龙翔，双手贴在龙翔的背后。

就外人看来，完全不明白韩奇的所作所为。

但韩奇的做法，其实是以韩奇自身修炼武术的真气内力为龙翔的受伤的部位，进行修护的工作。

而这样的动作是十分危险的，在过程之中不得有任何的闪失，否则对二人都有十分不良的影响。

医护人员虽不明白韩奇的做为。但很快的他们发现韩奇的额上冒出了汗水。

而龙翔的气色似乎也有些微的改变，所以所有人都守着病房门口不敢擅自惊扰他们。

这样约莫经历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未了，在韩奇放手前，他往龙翔背后猛一拍。

龙翔身子自然往前猛一倾，口中吐出了一大口的血液，是一种深暗红色的血液。

韩奇连忙招来众人，为龙翔整理一切。

韩奇在一旁注视众人照料龙翔，此时的韩奇脸色一直未佳，十分苍白，而令众人未曾想到的是，在众人将龙翔安置妥善之后，韩奇也应声倒地。

众人自然又是一阵忙乱。

幸好，韩奇在检查之后，并无大碍。

冷霜在听到韩奇为替龙翔疗伤体力不支倒地之后，便一直急忙想来探视。

但那自 M 市送达的许多东西都需要处理，所以冷霜直忙到晚上才有空。

夜里病房的灯光昏暗，冷霜来到韩奇的病房内，只见韩奇身上插着一剂针头，气色不致太差。

昏睡中的韩奇，很是安详。

那脸色有些孩子气，不似白天那般刚毅。

冷霜坐在床沿，伸出手轻抚过韩奇的脸庞。

这是多少年来冷霜想做，却一直不敢做的事。

冷霜不自觉的滑落一滴泪水，泪水滴落在韩奇的手

一直在昏睡中的韩奇，突然张口说了一句梦吃。

韩奇：“下雨了……我……我……好想她……我不能想她……我……雨……雨兰……我不能……可是……我真的……好想……好想……见她……”

冷霜刹时放下了自己的手，因为她需要自己的双手来捂住自己的嘴巴。

冷霜让自己站起身，走向病房门口。

她在自己的双手上咬出了深深的齿痕。

不消说，泪水早已如断了线的珍珠，滴滴滑落。

为什么，情字会如此折磨人？

冷霜不知道。

难道自己真的注定与韩奇只有朋友的缘分？

韩奇爱上了世敌——雨兰，而自己却苦恋着韩奇。

天啊！这是一声注定要三个人都痛苦的感情。

冷霜要自己收拾泪水，或许自己该学会让悲伤离开。

冷霜告诉自己，还有事要做。

冷霜随后亦探视了龙翔。

不论由哪一个角度看来，龙翔原本沉重的病情，在韩奇尽全力疗伤之后已好了许多。

韩奇在休养了一天一夜之后便恢复了体力。

他立即投入 M 市送来的“希望”毒药的试验及解毒工作。

而龙翔的伤也已无大碍，但那“希望”的毒，龙翔有没有办法熬过呢？

这正是韩奇请鲍尔及冷霜和他自己三人轮流守在龙翔身边的原因。

三天的时间已过，刘队长已经将木村的后事处理得差不多了，所以他也就能接手这 V 国的警网的控制权了。

刘队长：“这真的太难了，这名叫雪兰的女子，就像蒸发一般的消失了。”

冷霜：“这就是我所最担心的。因为这像极了你们古老的一句话，这像是‘风雨前的宁静’。”

刘队长是高兴的，因为冷霜能说这古老的语言。

刘队长：“是啊！如果一切如你的推测，那名欧美血统的外国男子是她的化身，那她为何没有杀了宋队长，反而找人来救他？”

冷霜：“这就是最大的疑点。”

韩奇：“她是《失心兰花》之首，怎么说她都没有理由不下手，除非……”

鲍尔：“除非什么？”

所有人都注视着韩奇，韩奇蹙着眉头。

韩奇：“除非她要龙翔活着。”

鲍尔近不及待的接口：“但这不可能啊！我们和她们是死对头……”

韩奇：“刘队长。冷霜，我们一直猜不透为什么雪兰要化身为克里斯这种大善人的形象，却再以‘希望’来毒杀这些游民，不是吗？”

刘队长及冷霜都不住点头。

韩奇：“刘队长，这些游民的死亡率在一开始的那个城市是不是比较低？”

刘队长：“是，好像经过越多的城市，那死亡率就慢慢的增加。”

韩奇：“那就对了。”

鲍尔：“怎么说？”

韩奇：“我的假设是，‘希望’这种毒药是魔王新发明的药物。而魔王不确定毒药的药性，所以由雪兰扮成慈善家来找这些游民做‘活体试验’。”

三人不禁哗然一声。

刘队长：“对啊！我们怎么没想到。”

冷霜：“那就能解释为什么，她不让队长死的原因……”

鲍尔，“那么说来……”

韩奇：“是，我若是没有推理错，我们可能根本不需要去找她……”

冷霜：“因为她会自动找上门来……”

刘队长：“龙翔队长是她的《活体试验》。”

韩奇：“是的。”

众人推理至此，莫不忧心忡忡。

但是就在众人想提防雪兰入侵时，数小时之后有一件更令他们为难的事。

入夜后的病房向来十分沉静。

守在龙翔病床前的是鲍尔，而韩奇和冷霜则忙于指挥着对那玻璃管中的“希望”药剂的化验工作。

已经化验了那么多次，但始终没有什么特殊的进展。

对于魔王这个魔头，其实还是不得不佩服。他真的是个不可多得的天才。

大伙除了化验“希望”之外，还有一个重点工作，是从拾获的软剑采集雪兰的血液，那对了解“失心兰花”有着重大的助益。

夜深了，但化验室里依旧有着忙碌的工作人员。

那化身为欧美男子的雪兰，在她告知警方龙翔的所在地之后，她便迅速离开。

自然她也知道这个人化身不能再使用了。

一个无人的街角，雪兰自街角走出来，她已又化身为V国本地的年轻女子。

这样神乎其技的变身，谁能有把握找到她？

在和龙翔交手之前，雪兰曾经到过机场，而她到机场是为了订机票。

但机票的目的地并非是离开V国，而是一张前往A市单程机票。

A市，是V国的首都，也就是警署大楼的所在地。

原本雪兰是打算在杀了木村之后化身木村进入警署，但是没想到事情会起了变化。

她没想到龙翔和冷霜会出现。

但伤了龙翔却也让雪兰有了新的主意。

雪兰不让龙翔死的原因，就如韩奇所推测，她希望以龙翔来做实验。

她这次之所以选中 V 国，原因无它。

因为“希望”这种毒药，是属于一种精神控制类的药物，而且这种药物本身最主要的功用仅在于引导。

引导人对现实的不满，引起忧郁等情况，再导致人想自杀。

其实这种药物并非万能，它并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有百分之百的效果。

原因很简单。

若是你的心中没有欲求，没有渴望，那么这种药物对人类根本没有任何影响。

况且它所拥有的毒性相当低，并不至于影响人类所有机能的正常运作。

但这何其难。

什么人能没有欲求？

什么人能没有渴望？

不正是因为人有想要的，想做的，才引出“发明”。文明。科技的本身就源自干渴求。

更何况人性中天生的劣根性。

人类永远无法知道、做到的，不就是“知足”？

人类怎么可能没有欲求？

不是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传说：一个世界首富因为自己大有钱，生命中已经没有任何欲求了，所以他便暗自神伤，终至饮弹自尽。

这样的传说或许太悲哀了。

暂且停下。

再说雪兰。

雪兰化身为克里斯，以形同救济的方式引来游民。

为什么要从游民下手？

因为游民，本身是最易有欲求不足的人。

连生活。生存，对他们来说都可能随时有危险，这种人所有的欲求自然不消说，是太多了。

而“希望”却很少或者说还未曾用在像龙翔这样的人身上。

雪兰自然想知道，这药剂的效用是不是对宋龙翔一样有效。

“希望”对一个有着极坚强。极具自制力、自我控制力的英雄人物，有什么影响？

宋龙翔会有什么样的欲求呢？

雪兰搭了前往 A 市的飞机。

一到 A 市这样的大城市，雪兰以单身女子的模样找了一个小小的房子住下来。

雪兰足足花了二天的功夫去观察在警署进出的人，直到第三天雪兰才敢下手。

雪兰尾随了一名女子，一名自警署出来的女子。

她那一身的装扮，明眼人都可以知道她是一名医护人员。

雪兰一直尾随到她家、跟着她进了家门、才让这名护士安详的死去。

不用多说，雪兰代替了这名长相平庸、肤色略黑，黑眸短发的女护士。

雪兰仔细的在女护士的家中翻阅所有的资料。

太完美了。

这名女护士在今晚十点之后必须再回警署上班。

在夜晚十点钟，警署明亮的灯光下，有着忙碌进出的人员。

其中一名本地女子的女护士，不是别人，正是雪兰所化身。

这名雪兰化身的女护士比正常上班的时间提早了近半个小时前来。

原因自然无它：雪兰对警署太陌生了。

她需要去熟悉环境，当然最重要的是找出龙翔病房的所在地。

雪兰发现这名女护士工作的单位居然是在解剖房，自然颇为不快，但她依然沉着的过了大半夜。

她找到了龙翔的病房，但在严格的守卫下，雪兰真的很难靠近。

等吧！等待是一种需要智慧的训练。

午夜一过，沉寂的夜更深了。

雪兰终于可以摆脱那些尸体，她已经努力的逼近病房了。雪兰知道自己必须再变身，否则不会有机会可以去接近龙翔。

于是一名身材彪悍的守卫，也消失在一个少人出现的角落。

雪兰再度变身为一个彪形大汉，守在龙翔的病房门口。

而雪兰也发现，有鲍尔等在龙翔的床畔。

但雪兰不急。

因为她想要的，只是知道龙翔的变化。

龙翔的房里传出声音，是在接近清晨的时分。

病房内传来巨大的撞击的声音。

且说一直守在床畔的鲍尔，在接近黎明时分，真的觉得累了。

鲍尔看了看时间。

大半夜都已经过了，龙翔还是十分平静的沉睡着，鲍尔便试图也在床边的座位上休息一下。

但没想到，才刚刚闭上眼不久，鲍尔立即被龙翔的声音吵醒。

龙翔在大声的嚷着，像是作了恶梦。

龙翔依然闭着眼在说话：“不……不要……不要杀我爸爸……啊……不要……不要杀我妈妈……妈没死……太好了……好……不要……不……不要……不要带走我妈妈……”

龙翔的双手紧捉住床沿，头上冒出了一堆汗珠。

龙翔不断的左右摆动着头，像是在和什么东西反抗一般。

鲍尔自然被惊醒。

看见龙翔如此，鲍尔原以为龙翔只是在作梦，还不以为意，但没多久鲍尔便发现事情并不单纯。

龙翔又开始说话：“妹妹……躲起来……妹妹乖……不要出声哦……不要出声……否则会有坏人发现我们哦……妹妹乖……不要怕……啊……不要……不要……呜……”

龙翔忽然又捂住自己的嘴巴。

此时龙翔已经睁开眼，坐直了身，但龙翔却只是双眼睁得斗大，头上直冒汗，嘴巴张得好大，却好像哑了无法出声一般，直指着前面。

鲍尔立即按下了紧急的按钮，因为此时的龙翔早已不是单纯的作恶梦了。

那个按钮是在通知韩奇等众人，他们一收到便会火速赶过来，只是龙翔此时已经不受控制了。

龙翔哑了声之后，忽又开口：“师父……不要……妹妹……救妹妹……救妈妈……师父”

龙翔此时俊美的脸上却是早已爬满汗水及眼泪。

很难在一个人的脸上发现那么深刻的哀伤，连鲍尔看到都慌了手脚。

龙翔果真如同传说中一般，身系灭门血债吗？

即使在和龙翔共事如此之久，鲍尔都未曾听他说过半句话。

龙翔开始呜咽。哭泣。

他对着天花板大喊：“为什么……” 然后开始拔掉身上的所有针头。

龙翔不理会有些针还留在他的身上。

此时韩奇及冷霜双双赶到。

韩奇：“怎么啦？”

龙翔开始站起身子跳下床，在病房内找寻，找寻任何可以伤害自己的东西。

龙翔的嘴里还不时大声的叫唤：“为什么……为什么我……我不能保护……妈妈……不能保护妹妹……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不能杀了他……我没有杀妈……不能保护妹妹……妈妈……不能保护妹妹……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不能杀了他……我没有杀死魔王……我对不起……爸爸……妈妈……妹妹……我没有杀死魔王……是我的错……我为什么没有做到……为什么……我该死……我真该死……是我的错……我的错……”

龙翔显然开始陷入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他没有办法抗拒“希望”的毒性。

龙翔依旧是个凡人。

他的心中藏有一个深深的仇恨。

他的欲求，很容易。

他要报仇。

但是他还没做到。

而如今，如果他做不到去对抗这种药性，那他在杀了魔王之前，已经先杀了他自己。

龙翔能不能熬得过呢？

第三十章

韩奇及冷霜赶到之际，只见鲍尔正追着龙翔，此时龙翔手上已经捉住一把在一旁的医疗推车上的小刀。

小刀是如此锋利，在黑夜里灯光的映照下，映出刀光。

韩奇一个大跃起，抱住龙翔的腰，韩奇将龙翔扑倒在地上。

冷霜及鲍尔二人见状立即捉住龙翔的手。

韩奇：“大哥，大哥，你醒醒，醒醒啊！”

但对龙翔来说，这种叫唤完全无用，龙翔显然只活在自己的世界中。

三人合力想捉住龙翔，但龙翔此时像力大无穷的大汉一样完全难以控制。

四人扭打成一团，韩奇迫于无奈，道：“先打昏他。”

于是在冷霜及鲍尔的合力之下，二人各自击了龙翔一掌才将龙翔打昏。而这一切全看在门外的雪兰眼中。

雪兰暗自盘量：原来这“希望”的药效如此强。不，雪兰这才惊觉，自己帮龙翔所施打的药剂的分量比起一般正常人来说更高了近十倍。

难怪龙翔会反应得如此激烈。

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证明若是药剂加重，“希望”对所有人应该都是有效的。

雪兰暗自高兴着。

而病房内的韩奇、冷霜、鲍尔将龙翔抬放回病床上，龙翔的脸色看起来甚是痛苦的样子，仿佛在承受某种折磨一般。

韩奇为他处理身上的针头。

就在三人松了一口气之后。

令他们吃惊的是此时病房门口居然起了一阵淡淡的白烟。

冷霜：“韩奇，门口。”

韩奇只得丢下龙翔转身一看。

那并不像是起火等的烟雾。

韩奇的心头有些一振。

韩奇：“冷霜，看着龙翔。鲍尔，走。”

韩奇立即领着鲍尔往房门口走。

一打开房门，眼前的景象令他们不敢置信。

那些原本是病房门口的守卫人员，此时全身冒出淡淡的白烟，而且整个人像是融化的金属般，扭曲，变形。

那些原本该是平凡，普通的脸孔，此时却是不断的“跳动”。

为什么称做“跳动”，因为一下子是男人的脸，下一秒钟她却又是明艳动人的美人。

韩奇一见立即大叫：“她是雪兰！”

但韩奇及鲍尔皆不敢去动她，因为她的身上像是有数百度的高温。

她身上冒出的白烟，正是高温的原因。

冷霜得知是雪兰之时大吃一惊，但也立即使用通讯器告知刘队长。

刘队长立即火速往病房里飞奔。

难以相信，在这么严密的防守之下，雪兰居然就在龙翔的病房门口。

这样的变形并没有持续太久，只是当白烟散尽之际，站在众人面前的不是别人，而是道道地地的真面目的雪兰了。

此时雪兰倚着墙，站起身，她还是一脸泛青，而站在她面前的有刘队长及他身后足以站满走廊的警员。

韩奇：“刘队长，这位就是杀死木村的雪兰！”

刘队长立时悲恸、愤怒的望着雪兰。

刘队长：“那还等什么？捉人。”

刘队长的一声令下，雪兰不禁吃上一惊。

雪兰气愤自己的大意。

她此次到 V 国的任务比她预期的更久，她居然忘记“蓝色天堂”的毒，已经快到再施打毒剂的时候了，而自己居然还在警署的大楼里毒性发作。

雪兰真是自责，现在身上的疼痛还是事小，面对那么多的人群，雪兰

开始担心，这一次她是不是真的能够脱身。

看着那么多瞄准自己的枪枝，雪兰此时却像大病初愈虚弱，怎么说也打不过这么多人。

情急之际，雪兰往右侧一跃，那病房的玻璃登时碎了一地。

刘队长及韩奇立即开口：“不准开枪。”

因为病房里面除了龙翔之外还有冷霜，刘队长可不希望伤及无辜。

雪兰一翻身打破玻璃窗，立即和冷霜扭打起来。

而此时雪兰身上的高温尚未全部退去，所以雪兰和冷霜一交手，冷霜的手掌立时一阵热。

雪兰再趁机往冷霜的肩膀一拍，冷霜连退了数步。

幸好韩奇一飞步，拦腰接住了冷霜。

雪兰未曾停手，她一跃向躺在病床上的龙翔。

雪兰的金属右掌不知在何时已经握住一把枪，抵住龙翔的太阳穴。

雪兰：“你们退后。”

冷霜的右手掌起了水泡，而掌心的肌肤已是一片焦黄的颜色，可知最少有二度以上的伤，而冷霜左肩上的衣物更已是烧出了一个破洞，露出一片烧红的粉肩。

韩奇：“冷霜，你要不要紧？”

冷霜摇了摇头，谁都看得出来她在硬撑。

此时刘队长他们也飞奔至房门口。

鲍尔大叫：“大家别乱动。”

韩奇：“雪兰，你别冲动，有话我们好好说。”

刘队长亦发现冷霜受了伤。

在韩奇的示意之下，找来二位女警将冷霜扶了出去。

冷霜临走前，韩奇轻抚过她那满是汗珠的额头。

韩奇：“冷霜，没事，你忍着点，她们马上帮你止痛。”

冷霜的脸上有了一种连韩奇都未曾见过的笑容，让韩奇居然愣了二秒。

韩奇：“好了，雪兰，我们大家都放轻松，大家都别轻举妄动，好不好？”

雪兰自然轻轻的点头。

雪兰明白自己目前的处境，她身上的“蓝色天堂”毒性随时有可能发作，更何况有数以千百计的警员将自己团团包围住。

雪兰比韩奇更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别动。

韩奇：“刘队长，你让一部分的人员离去。”

刘队长：“可是……”

韩奇：“请你听我一次……”

刘队长只好依言撤退了一半的警力。

韩奇转身面对雪兰。

韩奇：“你看见了我的诚意。你相信我好吗？”

雪兰：“可以。”

韩奇：“我们都很明白对方的立场。现在龙翔大哥在你手里，我希望他平安无事！”

雪兰：“现在我在你们大家的手里，我希望我平安无事，韩医生！”

韩奇露出一张足以迷倒所有人的笑容。

韩奇：“很好，至少我们都很坦白！那么现在你告诉我，我希望我怎么

做？”

雪兰：“很简单……”

没想到在雪兰话未说毕之时，那原本陷入沉睡的龙翔已经苏醒过来。

龙翔双眼睁开，但他仿佛未从那“希望”的药效中醒来。

龙翔又是一声大叫：“啊……”

龙翔捉住自己的头，猛一坐身，想站起来。

这看在雪兰眼中自然令她慌乱不已，因为此时龙翔是她唯一的筹码，她当然不能让龙翔从自己手中溜走。

所以雪兰一个出手想制住龙翔，但雪兰那身子的温热虽已退去，但论力气并未完全复原，和此时正处于歇斯底里状态的龙翔，那一身的蛮力一比，雪兰当然比不上他。

雪兰的手按住龙翔的肩，却没想到龙翔一记过肩摔，将雪兰摔到了自己的怀里。雪兰有多吃惊是可想而知。

韩奇怕大家失手连忙大喊：“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开枪。”

但事实上韩奇却暗自叫鲍尔准备将枪上膛。

而此时雪兰正被龙翔自身后一抱，龙翔的左手制住雪兰的左肩。

雪兰是如此的害怕，因为如此一来，自己如同割肉，任何人想杀她都易如反掌。

所以雪兰不顾一切，将左肩一沉，龙翔刹时手中一空，仅促住雪兰那件紧身衣的料子。

雪兰趁机一扭身，想躲进龙翔的身后。

她是躲到了龙翔的身后，但是也相对的伴随了一声撕裂的声音。

龙翔的手上只剩下一块黑色的布块。

韩奇：“雪兰，你想快点离开，就快快解了他身上的毒，否则他完全不受任何人的控制。”

雪兰试图扭住龙翔的双手，但依然是和龙翔陷入双掌的搏斗。

雪兰连忙大喊，她知道非得照韩奇的话做不可。

雪兰：“韩医生，我解他的毒，你能不能保我平安出去。”

龙翔那不断冒出的汗水和一脸苍白痛苦的神情，令韩奇丝毫无须考虑。

韩奇：“好。”

雪兰：“一言为定。”

雪兰边说边伸出右手，她不知何时已经在右大腿的机关里取出了一剂针剂。

雪兰飞快的将针剂注入龙翔的颈部，龙翔那原本扭动不已的身子立即一软。

雪兰连忙伸手去扶，因为龙翔此时是她的护身符。

但韩奇却在龙翔身子一软之时，看着雪兰大叫：“小荷！”

没有人明白韩奇的意思，但此时韩奇却是如此惊慌。

雪兰不明白：“韩医生，你说什么？”

韩奇的心是如此激荡着，因为他看见了雪兰的左肩。

在雪兰的左肩上有一个荷叶状的胎记。

但韩奇此时只能沉默，因为这是不可能的。雪兰是魔王的女儿……

韩奇：“没有。”

雪兰：“韩医生，我照你的话做，帮他解了毒了，现在你怎么说？”

鲍尔：“你只是帮队长打了一支针，谁知道那是什么针？”

雪兰：“那你们的意思是要说话不算数罗？”

雪兰此时作势欲对龙翔下手。

雪兰此时虽是左手拿枪，但却是将枪口直对着龙翔的太阳穴。

韩奇连忙道：“不，不，不，你别乱动。我答应你的事一定做到！”

韩奇急忙要大家住手。

韩奇：“你要我怎么做？”

雪兰：“我要一架可以供我驾驶的飞行器。”

韩奇：“好，好。”

韩奇转过头对刘队长说：“刘队长，请你帮忙准备一架飞行器……”

韩奇又转过头问：“你会驾驶什么飞行器？”

雪兰：“只要是机龄在五年内的我都可以驾驶。”

韩奇：“好。”接着他又说：“刘队长请你准备一架单人驾驶的飞行器，机龄不超过五年的。”

雪兰：“很好。”

刘队长虽十分不愿但依照韩奇的指示去做。

韩奇：“鲍尔，好了，这里交给我就好，你去告诉老爹没事了。”

鲍尔不明白为何韩奇如此交代。

但早有的默契，使他知道韩奇的坚持必然有他的原因。

韩奇：“好了。现在只有我们而已，你可以轻松一点了。”

韩奇出乎意料之处的捉起一把椅子，坐着和雪兰谈话。

韩奇：“你这样抱着龙翔会不会太累？你可以将他放在床上，你自己坐在床边，我双手举起来给你看，没有武器，你放心。”韩奇果然双手高举。

雪兰这才放心的依言将龙翔放在床上。

韩奇：“好了我的手可以放下了吗？”

雪兰：“你什么时候要放我走？”

韩奇：“只要飞行器准备好，而且确定我大哥没事，你随时可以大大方方走出去。”

雪兰：“你……”

韩奇：“你别生气，放轻松。你也总要让我确定我大哥的安全，否则我无法放心，今天若是换成是你，你也会如此做的，不是吗？”

这雪兰也不得不承认。

雪兰：“自他上一次发作到第二次发作只间隔了大约二个小时，那不是二个小时之后，我就能走。”

韩奇：“这样好不好，若是四个小时内没有问题，他没有再发作，我就放你走。”

雪兰：“那太久了。”

韩奇：“可是我需要一点保证。总之现在飞机也还没准备好，我们先聊点别的好了。”

雪兰沉默不言。

韩奇：“你知不知道自己几岁？”

雪兰：“你为什么这么问？”

韩奇：“反正现在闲着无聊嘛！我们聊聊！”

雪兰未回答。

韩奇：“你是魔王的女儿，雨兰也是吗？”

韩奇提及雨兰心头便一紧。

雪兰：“你见过雨兰？”

韩奇：“是。你们是亲姐妹？”

雪兰：“不是。”

韩奇：“那你本姓是什么？”

雪兰摇头。

韩奇：“不知道？还是不愿告诉我？”

雪兰：“我们姓什么重要吗？”

韩奇：“也对，这种世界有什么是重要的？你和雨兰的感情好吗？”

雪兰：“你为什么一直想知道她的事？”

韩奇的脸上有了一阵哀伤。

韩奇：“因为只要下起雨，我就会想起她！”

雪兰看着眼前的韩奇，连她也沉默了。

难道……这是可悲的。

雪兰：“我们是天生的世敌……”

韩奇：“这也是龙翔跟我说过的。我现在告诉你的话别告诉她，好吗？”

雪兰点了点头。

韩奇：“你肩上的是胎记吗？”

雪兰：“你刚才为什么大叫小荷？”

韩奇：“你什么都不肯说对不对？”

雪兰：“我们连说话都不应该的。”

韩奇：“是啊！但是说话又有何妨呢？听说是一位妇人养大你们三朵兰花的？”

雪兰似乎也松懈下来了。

雪兰：“是。”

韩奇：“太好了，我们可以谈了。”

雪兰：“我只回答是、不是。”

韩奇：“那就好，那就好。那胎记是从小就有的吗？”

雪兰点了点头。

韩奇立即变得精神大振。

韩奇：“你几岁开始跟着魔王的，你有印象吗？”

雪兰摇头。

雪兰：“你为什么对我的胎记这么有兴趣，医生？”

韩奇：“因为有个小女生，也有和你一样的胎记。”

雪兰：“是谁？”

韩奇：“是龙翔的妹妹！”

雪兰：“不可能。”

韩奇：“为什么不可能？”

雪兰：“你以为我是他的妹妹？”

韩奇，“那片像荷叶的胎记是宋家的遗传，你看龙翔的身上，在左肩也有一片。”

雪兰不相信的摇摇头。

韩奇：“他就在你手上，你大可以去看啊！”

雪兰伸手一敞开龙翔的衣襟，果然也有一片荷叶状的胎记。

雪兰自然大吃一惊。

雪兰，“不可能，不可能，不会的，如果是真的，唐姥姥会告诉我，”

韩奇，“等等，你说唐姥姥？龙翔的母亲也姓唐，难道……”

雪兰：“不可能的。医生，你的联想力太丰富了。我们跟你们是永远的世敌，不可能会有牵连，再说……”

韩奇：“为什么不可能？在龙翔小的时候，他们家遭到魔王的灭门，他一直以为他母亲跟他妹妹已经死了。他的妹妹若是没死，也该有你这么大了，为什么不可能？唐姥姥是不是个大美人？”

雪兰：“你错了，不是。”

韩奇：“你说慌？”

雪兰：“我何必说谎？更何况这种胎记也不是只有我有，那一定只是巧合。”

韩奇：“那你的意思是说，除了你之外还有人有这个胎记？”

雪兰：“是的。”

韩奇：“是谁？”

雪兰：“总之那只是一个巧合。”

韩奇：“那你又何必害怕告诉我呢？”

雪兰：“我们三个人都有。”

韩奇：“啊！”

韩奇陷入迷思。

雪兰：“所以，这一切只是巧合，医生，你就别费心多问了。”

此时由走廊上传来一阵骚动，鲍尔狂奔而来。

鲍尔本想大声叫唤，却突然住口。

鲍尔欺身向韩奇说：“外面又来了一朵兰花！”

韩奇连忙站直了身。

韩奇吃惊的问道：“什么？”

鲍尔小心的在韩奇耳边低语：“她自称雨兰！”

韩奇点点头，不动声色的对雪兰道：“外面来了一位客人，我去看看，马上回来，你别紧张，也别冲动，我们的协议不变，同意吗？”

雪兰点点头，回答：“可以。只是能不能告诉我来的是什么客人？”

韩奇笑着回答：“我去看看，回来再告诉你。”

说完韩奇便起身离去。只是在他离去之前，又回头对雪兰说：“不论你是不是我口中的‘小荷’，我都希望你能冷静下来，不要伤害他，否则如果你，我说如果，你真的是‘小荷’的话，那就会是一个无法挽回的遗憾。”

韩奇离开龙翔的病房，立即赶到刘队长的办公室。

韩奇：“刘队长，怎么回事？”

刘队长指着电脑荧幕上的电子邮件。

刘队长：“韩医生，你来得正好。你看。”

放了雪兰，让她坐上顶楼的飞行器，否则炸弹会在三分钟内炸掉这层大楼的一半。

当然在信的最后，也有一朵带着雨滴的兰花。

刘队长：“你看是真的吗？”

韩奇：“依我与雨兰交手的经验，很有可能是真的。”

韩奇又接着问：“顶楼真的有飞行器吗？”

刘队长：“是。”

韩奇：“里面有人吗？”

刘队长：“有，但是我们根本不敢轻举妄动，怕这又是一个陷阱，因为这飞行器是何时出现的，我们完全不知道。”

韩奇：“我上去看看。”

于是韩奇上了顶楼，看到了飞行器。

那飞行器上果然有一名驾驶，但完全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的异状。

时间距离那三分钟已经到了，大楼的某一部分传来了一声巨响。

韩奇：“糟了。”

而在病房内的雪兰扶持着龙翔，却陷入片刻的深思。

那鲍尔并未随着韩奇离开，此时鲍尔往病房的一个角落退去。

雪兰才注意了鲍尔一下，这一注意令她欣喜不已，因为那名鲍尔退到角落后便开始“变身”。

雪兰这才知道，这名鲍尔是另一朵兰花的化身。

此时这鲍尔开始“变身”，只是他并未变回原来的真面目，而是变成了雪兰怀中那个昏睡中的人——宋龙翔。

雪兰想开口却又望了望房门外的那些警力。

化身的宋龙翔对着雪兰指了指头部，雪兰一点头，立即听到了声音。

“大姐，我是雨兰，你没事吧？”

在房门外的人并未听见任何声音，这二人是以意念的波力在传达讯息。

雪兰：“我没事，只是《蓝色天堂》的毒发作了。”

雨兰：“那我们快走。”

雪兰：“我们怎么走？”

雨兰：“等一下你扶持我走出去，别上楼，只要顺着这条走廊直走，往玻璃窗外跳，就可以脱身了。快点，我们没有时间了，那宋龙翔怎么办？”

雪兰：“别杀他，就让他在这里睡吧！”

雨兰：“可是……”

雪兰：“我再找机会跟你说明，有些事我也不明白。”

雨兰：“好，我数一、二、三滑过去。”

雪兰：“好。”

雪兰将龙翔的身子，翻置于床下，而雨兰化身的宋龙翔则变成了雪兰的人质。

雪兰一扶起“雨兰”便往外走。

此时走廊上忽然传来一声巨响，像是自楼上的某一层楼所传来的。

所有在走廊上停守警力一时全慌了手脚，因为他们没有想到雪兰会在此时挟持人质走出来，而韩奇他们又不见人影。

谁也不敢做主，于是众人只有一步一步避开。

而才相差不到一分钟，又传来一个更大的巨响。

这更是让整座建筑大楼，摇晃不已。

此时人人低了头，想求自保，雪兰也就和“雨兰”二人快步向前狂奔，即使前面是一大片的玻璃也不理会。

二人直破窗而出，在众人无法顾及到的同时，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在雪兰离去之后，韩奇自顶楼一路狂奔回病房，发现龙翔并没有遇害，

而且在龙翔的身边还有三瓶药剂。

经过化验，原来那只是类似一般普通的镇定剂。

而龙翔果然在施打了微量的镇定剂后，完全康复了。

这个故事，到这里便结束了。

突然很想嘀咕，你有没有希望？

你的希望有没有变成一种欲望？

如果你有很深的欲望，很想达成，那你怕不怕真的有一种叫做“希望”的药剂呢？

怎么，你问我有没有希望？

哈哈！当然有。

是什么？

当然是希望所有看这本书的人都能喜欢这个有点哀伤的故事。

还有呢？

当然是你不要迟疑，赶快去打电话给新朋好友，叫他们也买一本来看看啰！

（哈哈）

怎么，你说这个希望太广告，太不正经？

好吧！我想我希望，我能有一些“可有可无”的希望。

过与不及，都太沉重。

在这样不大快乐的世界。不太快乐的生命……

给自己一点小小的希望，可以实现的那种。

只要不是达不到的，那么“希望”就不会变成压力。不快乐，或者是欲望的来源了，不是吗？

第三十一章

四方斗室，空旷、冰冷。了无生气。

暗淡的微光自这石室中的一个四方形物体发出。

这石室是漆黑的，仿佛这黑暗的世代一般。

石室的正中央放着一具四方形的长方物体，在石室内散发幽幽的微光。

那长方形物体是由水晶之类的宝石做成，才能在黑暗中散发出一种奇异的光芒。

一个男子轻抚着这发光的长方物体。

这长方物体十分庞大，但却完全无法让人有想独占的想法，因为透明的边可以轻易地看透在方形内的“东西”。

男子小心的轻轻拭着那晶莹无暇的水晶表面。

这四方体约有一人的长度，幽幽的微光中依稀可见有一人的体态。

这四方体，正是一具棺木，一具水晶宝石棺木。

再贪婪的人都很难对棺木发生兴趣，更何况在棺木中正有一具衣容整齐的尸体。

男子轻拭过棺木的每一个面，可以看出他一定十分重视这棺木中的人，否则他绝无法做到如此矩细靡遗的擦拭。

无法看见男子的面貌，因为这男子穿着一身斗篷。

男子终于站在棺木边，手轻拭着水晶棺木，望着棺木内的尸体。

男子的泪落在水晶棺木上面，泪水滴落在棺木上发出一声轻响。

男子忽一扭头。

因为棺木内的景象是他难以忘怀，却又无法不去观望的。

男子发出一声凄绝的叫声，像是困兽的怒吼，却又有大多太多的悲伤在其中。

什么样的景象会令一个男子如此伤心欲绝？

只见水晶棺木中的那具女尸在衣物的掩盖下，仍看得出来其身段颇好。

但当目光移至面首之时，只怕任何人都不免一阵心惊。

因为那景象真的令人不寒而慄。

那完全不似人类的首级，那是出自撒旦的诅咒才有可能这般丑陋。

扭曲的脸孔，像被高温烧掠过的皮肤，深浅不同的无数个伤疤，在每一处肌肤上留下不一的红。浅粉红等等不同的，令人作呕的窟窿。

更遑论那近乎被熔得快要自眼眶中“流”出的眼球。

这是一张足以令任何人呕吐的“脸孔”，相信绝不会有任何人愿意多看这付脸一次。

但从水晶棺木的一尘不染看来，这棺木是常被仔细的擦拭及照料的。

这具女尸是谁？

女尸生前又曾经历过什么呢？

是谁能做出这么令人发指的事呢？

再有如何的深仇大恨，都无需以如此残忍的手法来让人结束生命。

男子的泪再度滑落，还是滚落在水晶棺木之上。

男子伸出手轻轻的擦去泪水，道：“小妹，你放心，大哥会为你报仇的。”

一个永远未曾有阳光洒进的石室。一具惨不忍睹的尸首。一个令人心悸的复仇誓言。

这个石室的黑暗，不比漆黑的夜逊色。

一间石材堆砌的宫殿，古老、陈旧，述说着它曾走过的历史。

这是一个十分贫乏的小国，我们就称它为L国吧。

在这L国皇宫里的后院有着一对男女在交谈。

男子一身黄衫，而在这黄衫之外，尚有一件大斗篷罩住全身。

但风儿轻吹，吹落了男子斗篷上的帽子，露出一瀑黑色的长发，长发参差不齐的任由风儿吹拂。

男子的身段是文弱得仿佛手不能缚鸡的书生，但他的声音却是如此低沉。

男子：“水绫，难为你了。”

男子对着站在他面前的女子轻声的说话。

这女子是美丽的。

娇小的身子，怕是不超过一百六十公分；发丝齐肩，额上有着浏海，像极了东方娃娃。

而这名叫水绫的女子也是纤弱的。

有着瘦瘦的瓜子脸、弯弯的眉，一双美丽的丹凤眼，更有一张若樱桃般的小口。

水绫有双水汪汪的眼、此时正溜溜的直盯着男子，仿佛这男子是水绫

的一切。

无论任何人，都可以轻易地看出水绫是深爱这男子的，而这男子也是爱水绫的。

一身黄衫的男子，一头桀傲不驯的发丝，但却无法看见他的脸孔。

因为他的脸孔上正紧紧的被一种像是布绸类的面纱所缠住，只露出一只眼睛及嘴巴。

男子的眼是深情的，但在深情地望着水绫的同时，水绫也深切的感受到他的痛苦。

水绫往前一跨步，伸出双臂，努力想环住男子的腰。

男子任由水绫贴住自己的身躯，但男子的手却是扬起在半空中。

他在害怕吗？否则男子为何不肯抱住水绫呢？

水绫的头靠在男子的心窝。

水绫开口了。“你又去看她了对不对？”

男子的眼中聚满了泪。

吹过的风，在泪水溢眶之际，将泪水吹起，在半空中飘落在发际。

这样最好。

男子好怕。好怕自己的泪水滴落在水绫的身上。

男子：“是的。绫儿，你知道，我做不到不去看她。”

水绫：“我知道，可是每一次你去看她之后，眼中哀伤的神情就仿佛一把利刃，将我的心一块一块的撕碎，你知道，看见你哀伤是我最无法忍受的事。”

男子悬在空中的双手，这才轻轻的将水绫环住。

男子抱住水绫弱小的身躯。

男子：“绫儿，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

绫儿哭泣着大声回应：“我不要你这么说。”

男子：“绫儿，你还这么年轻，而且这么漂亮，你不应该将青春浪费在我的身上。”

水绫忽然挣脱男子的怀抱，那双原本就水汪汪的凤眼此时更泪水满眶的望着男子。

水绫：“你明知道说这些话有多伤人，你为什么还要说？还是你根本就不爱我？”

男子连忙趋前抱住水绫。

男子：“我的水绫儿，如果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就只有你，和那件事。

你是最了解我的啊！你明知道，我是舍不得你的啊！”

水绫仰起头，看着这只有露出眼。嘴的男子。

水绫：“爱我，就别再说那些话。”

男子轻轻的点头。“好。”

二人相拥片刻。

谁都可以从他们的相拥中看出，他们二人对这一时刻的渴望，特别是水绫。

水绫那双会说话的眼正在诉说着，让这一刻永远停留吧！

仿佛是一对要分离的爱偶。

许久，水绫才又抑起头。

水绫：“你要怎么做？”

男子：“我已经发出讯息和她们连络了。”

水绫：“那她们可有回应？”

男子：“有，她们回答在明天早上到达。”

水绫：“那就由我来跟她们谈。”

男子摇了摇头道：“还是让我跟她们说吧！”

水绫：“可是……”

男子：“没关系，你不用为我担心，我不会乱来的。”

水绫：“你放心，这件事我一定会替你办到。”

男子：“水绫，你千万记住别伤害他。”

水绫：“我知道，我会小心的。”

男子：“水绫，如果真的有来生，那么就让我在来生继续这么抱着你，好不好？”

水绫只是低下头，将自己隐在男子的胸膛里。

水绫暗暗在心中，发了一个誓：“绝对不能让他离开。我绝对不会让你自己一个人孤单的走的。”

风儿轻吹，为这古老的宫庭，增添一股难以抹去的寂寥。

山峰之间的壑口，风儿吹得人儿一阵凄凉，一名男子站立在一块大巨石之上。

男子是独自一人。

从他双手背置于身后的样子，显然他正在等待人。

男子足足等待了近二十分钟，才有一个女子的身影站在男子的身后。

这名女子身着一身黑色的劲装，胸前带着一条项链。一条很难让人不去注意看的项链。

细致的项链，坠子是一朵绽放着奇异光芒的兰花，那兰花散发着一种似宝石的光泽，让人忍不住想多看几眼。

二人同时站在巨石之上。

男子转过身，看着眼前的黑衣女子。

男子：“不知你如何称呼？”

黑衣女子：“阁下是黄总理吗？”

男子：“黄文祥。你是哪位兰花小姐？”

黑衣女子有些迟疑。

黑衣女子：“黄总理为何不以真面目示人呢？难道是看不起我们这不起眼的小丫头？”

这名叫黄文祥的男子连忙开口：“你误会了，我因为不慎受伤，为了怕吓到别人所以一直都是这样见人，请你别见怪。”

黑衣女子：“那倒是碧兰错怪黄总理了，碧兰在这里跟你赔不是。”

黄文祥：“这没关系。”

黄文祥直看着眼前这个美丽得惊人的女子。

短短的头发放，约莫才到耳齐，但那恰如其分的身段，宛如下了凡尘的仙子。

唯一令人不自在的是她那不苟言笑的容貌。

碧兰好美，甚至可以说比水绫更美，只是碧兰的美却带着一种冷酷。

为什么这么美的女子都是杀人眨眼的魔女呢？

黄文祥：“碧兰小姐，我们谈正事吧！”

碧兰：“好，今天黄总理约我的原因是……”

黄文祥：“我想跟你们谈个条件。”

碧兰的双眉微扬。

这对碧兰来说，着实好玩。

打从碧兰跟在魔王身边至今，从来没有任何人敢跟魔宫的任何人打交道，更何况是谈条件。

其实打从黄文祥跟魔宫连络开始，碧兰就深觉奇怪，这天下人莫不避魔宫如蛇蝎，只有黄文祥居然主动要求见魔王。

但想当然尔，魔王是不可能见他的。

然而黄文祥再怎么说是L国的统治者，魔王自然不至于对他不理睬。

所以在和黄文祥约定好日子及时间后，就交由碧兰来见他。

而黄文祥想必也早就知道魔王会派“失心兰花”来和他商谈、所以黄文祥在见到碧兰之时并未表现出讶异的样子。

碧兰：“黄总理，有什么话你直说无妨。”

黄文祥：“对不起，还有一事冒昧问你。”

碧兰：“你直说。”

黄文祥：“今天你和我交谈，是否可以代表你义父做全权处理呢？”

碧兰不禁更是好奇，到底黄文祥要说的是什么事呢？

碧兰，“只要是不背弃原则的事，我都可以代为答复。”

黄文祥：“不食言？”

碧兰：“我们三姐妹至今可还未曾食言过，这一点你应该可以放心。”

黄文祥：“那就好。”

碧兰：“黄总理要说的事……”

黄文祥：“哦，我想请你们答应让邻国的粮食与我国的货品做正当的买卖，并且答应我，在十年内，不侵入我国的领土……”

碧兰：“黄总理，你这话可全是顾全了你自己的利益，这谈事情总要双方全都有利才是啊……”

黄文祥连忙回答：“是，是，你说的是，我一急倒忘了。若是你肯答应，那么我就以防卫队中的其中一名核心组员来做为交换的条件。”

碧兰听完黄文祥的话，不禁扬了扬双眉。

碧兰：“黄总理，你的提议果然惊人，碧兰倒是愿闻其详。”

黄文祥：“倒也没什么，只是这个条件你若是能够答应，那黄某人自然会履行承诺，在一定的时间内将人带给你。”

碧兰：“黄总理，你别怪我笨，但是我真的想问，你这么做，是背弃了你原有的立场，难道你想归顺在我义父的麾下？”

黄文祥：“碧兰小姐，这么说倒不尽然，现在我可没法子想到那么远。我只想让我的人民能得到新鲜的粮食，能让他们过个太平的十年，这是我现在唯一的心愿。至于其他的，我倒没想过。”

碧兰：“你真是爱民如子！”

黄文祥：“在这样的世纪，我只想给这些人一点安宁的日子过罢了。”

碧兰：“可你不怕这事若是给世人知道……”

黄文祥：“这当然是我们之间的默契，除了我们，谁都不能知道。而带人给你的事，我更会找可以信任的人去做，不会让人知道这事跟我有何瓜

葛。”

碧兰：“黄总理就这么有把握？”

黄文祥：“这你错了，就和当初我试图和你们连络上一样，这一切全是凭运气。我也没想到真的可以和你连络上，而且真的可以站在这里跟你谈条件。”

碧兰：“那你为什么做没把握的事？”

黄文祥叹了一口气：“碧兰，这样的世界，谁又真的对什么事情有把握？这天都不似千百年来来的正常运转了，还有什么可以真的相信？而我也只是个被逼急的人。跟你谈条件，或许我有希望你能同意，或许我有希望能办好事，但如果不跟你谈，不去试，那我就只能坐在石阶上看着我的子民，一天天被饥饿，寒冷所吞噬。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呢？”

碧兰听着黄文祥的话，她被说服了。

碧兰点点头：“好，我答应你。”

黄文祥：“那太好了。”

碧兰：“可是，这个行动由你自行负责，要我支援吗？”

黄文祥：“不必，因为这件事我也不便出现，所以知道的人越少就越不至于危及到我们的协议。”

碧兰：“那你的对象是……”

黄文祥：“我答应过是核心成员中的任何一人，你都可以接受吧？”

碧兰：“可以。那你所下达的是生……”

黄文祥：“是生擒……”

碧兰：“太好了。”

黄文祥：“那你还有任何疑问吗？”

碧兰：“没有了。”

黄文祥：“那这个协议就这样说定了哦！”

碧兰：“只要你做得到，我保证这片土地十年内不会有我们三姐妹的踪迹。”

黄文祥：“那就谢谢你了。”

碧兰微微一笑，人已跃起，才一眨眼，人已自巨石上落下。

黄文祥连忙开口，“那今后怎么跟你连络呢？”

碧兰：“就跟你当初留话一样，一有消息，我就会跟你连络的”

而就在这几句话尚未全部消失在空气中之时，碧兰那动人的身影便已消逝得无影无踪了。

留下了黄文祥一人独自在巨石上。

风儿吹动黄文祥的衣摆，看着远方碧兰消失的地方，黄文祥不禁自问：这么做，到底对不对呢？

黄文祥又想起了“她”。

对的。

黄文祥告诉自己，这一切是应该的。

风儿吹得黄文祥一身的寒意。

入了夜的宫殿，巨大、孤寂。

黄文祥自长廊走来，走进一个房间，这房间显然是黄文祥的卧室。

黄文祥一进门，水绫便迎了上来。

水绫：“怎么样？事情谈妥了吗？”

黄文祥，“谈妥了。”

水绫直飞入黄文祥的怀抱。

水绫：“那就好，那就好。”

黄文祥拥着这个心爱的女人。

黄文祥：“水绫，可是，事情谈好了，接下来就要麻烦你了。”

水绫直摇头道：“你说什么麻烦，你的事，不就是我的事吗？”

黄文祥：“水绫……”

黄文祥只能叹口气。

水绫：“你的身子怎么这么冷？快，去洗个澡，你可别病了。”

黄文祥顺从的任由水绫拉着他往卧室里走去。

水绫让黄文祥坐在沙发上，接着自己忙碌的为黄文祥准备入浴。

水绫不知自何处找来了一个巨大的木桶，放在和卧室内的木床仅有一个屏风之隔的角落，并且在木桶内注入热腾腾的沸水，当水注满了一大桶之后，水绫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忙碌。

水绫开始在木桶内加入多种粉末。

那是什么粉末，不得而知。

但见水绫十分仔细的为粉末测量，像是在调配一般，不同的罐内装有不同的粉末，而不同的粉末需要不同的剂量。

这样的动作就花了水绫好些时间。

直到水绫忙完，已经被那木桶中的热气蒸了满身汗，但水绫一点也不以为意。

水绫轻轻的走近黄文祥的身边，双膝一跪地，依偎在黄文祥的脚边。

水绫：“文祥，你在想什么？”

黄文祥看着一脸汗的水绫，伸出手轻轻的抹去那汗珠。那一会儿，黄文祥没说话。

他只是看着水绫，仿佛他从来没有见过水绫一般，他想记住，记住水绫的每个曲线。

水绫：“你怎么啦？”

黄文祥：“绫儿，我的小水绫儿，我要记住，我想记住你的每一个曲线，每一个样子，我要把它全部烙印在我的灵魂里，好让我在来世还能记住你的样子，还能找到你。

来世，我们一定要快快乐乐的在一起，好不好？”

水绫：“你怎么又说这些话呢？”

黄文祥：“绫儿，我们不要再逃避了，不论这件事会不会成功，我们都知知道，我已经……”

水绫：“不许你说，我不要听。文祥，我不要去想未来，我只知道我们是相爱的，其他的我都不愿去想。”

水绫泪汪汪的样子自然令黄文祥倍感心伤。

水绫不许黄文祥再多话、她轻捂住黄文祥的嘴，拉起黄文祥信步走向木桶。

水绫小心翼翼的服侍黄文祥更衣，直到黄文祥泡进木桶之中。

而即使热气不断的往上窜升，黄文祥都未将脸上的面具取下。

水绫仔细的舀起木桶中的热水轻轻的为黄文祥擦背。

此时木桶中的水并非一般的透明无色，而是一种淡淡的绿。

水绫一双柔荑除了擦洗黄文祥的身子之外，更细心的帮他按摩，黄文祥的表情显示他正十分享受于这种肌肉的放松。

水绫终于让黄文祥闭目沉醉于放松。

水绫轻柔的将黄文祥的长发梳开。

看着黄文祥那放松的神态，水绫完全忘记双臂的酸痛。

如果时光可以停止，那该有多好？

水绫的眼尾落下一滴泪水，她的手轻抚过文祥的双手，文祥的脸就在眼前，但是却被面具掩去。水绫好想，好想，揭开它。

水绫的手在面具的边缘游走，她心跳得无比快速。

水绫回想着她所看过的文祥年轻时的照片。

那气宇轩昂的样子，让水绫如此倾心。

但这些年来，水绫最心爱的文祥即使在入睡之时都不愿将面具拿下。

水绫永远记得那晚，她要求文祥让她见一见面具之下的容貌时，文祥的悲伤与恐惧。

那时文祥只说了一句：“水绫，不是我要瞒你，只是这张脸，已经不属于任何人类所有的了，那是魔鬼的杰作，我不让你看，是不想吓坏你，你相信我，好吗？”

纵使水绫心中有好些好奇，却依然隐忍了下来。

因为水绫爱黄文祥，更胜去见他的真面目的欲望。

这么多年来，水绫顺从黄文祥，让自己和一个戴着面具的人一同生活。

但此时，水绫好想，真的好想，好想看一看，这个让她愿以生命去爱的男人。

水绫轻轻的将热唇贴上黄文祥的耳垂，她开始吸引住了黄文祥的注意力。

果然不消片刻，黄文祥便双眼一睁，头往后一仰，双手一搂水绫的身子，让水绫的热唇与自己的双唇贴合。

那专属于情人间的甜蜜，只有情人们能感受得到。

二人直到几近无法呼吸时才分开。

水绫抓了放在一旁的浴袍，让跨出木桶的黄文祥穿上。

看着眼前这个娇弱的女子，黄文祥的手滑过水绫的脸庞，穿过她的发丝。

水绫似有意的让自己带领着黄文祥走向那张柔软的大床，挑动着这属于爱人的乐章。

许久。

当水绫一如往常的依偎在黄文祥的怀里，枕着黄文祥的手，水绫将头仰起望着黄文祥的双眼，水绫的心如此快速的跳动。

水绫终于还是开口：“文祥……”

黄文祥像在等待水绫的话，但水绫却沉默。

黄文祥：“怎么啦，水绫儿？你有什么事不能说呢？”

水绫深吸了口气。

水绫：“文祥，我想……我能不能……见见你……”

水绫问得如此忐忑，黄文祥也知道此时水绫的心。

黄文祥叹了口气道：“绫儿，我可怜的绫儿，你的紧张全是为了我的反应对不对？”

水绫轻点头。

二人相处这么久，水绫的一举一动，对黄文祥来说全是可意料得到的。

黄文祥：“水绫，我答应你，在我们分开之前，我一定让你‘见’到我，好吗？”

水绫：“不要，文祥。我想记得你……”

黄文祥：“水绫，我是怕……”

水绫：“你是怕我爱你爱得不够真切是吗？”

黄文祥：“不，不是的……”

水绫：“文祥，对不起，是我为难你。我以后再也不会提这件事了。”

黄文祥，“水绫，我这张脸受了诅咒，我怕你见过之后会再也不能入眠啊！”

水绫：“那好，你放心，这件事办完之后，我会让你在我面前再也不必戴面具。”

黄文祥：“水绫……”

水绫：“到时候你就分秒不能离开我了。”

黄文祥：“绫儿，你明知道，我不能和你在一起……”

水绫：“即使我双目失明，你都想丢下我吗？”

黄文祥不禁大惊失色。

黄文祥：“水绫，你说什么？”

水绫：“我不要离开你，这件事之后，我要永远和你厮守在一起。”

黄文祥：“不，不行。你知道我剩下……”

水绫：“不许你再提。”

黄文祥知道水绫的倔强。

他是爱水绫的，而水绫也是真心爱他。

但水绫却是除了爱他之外，更全心全意的在依附黄文祥。

对黄文祥来说，他是全世界最幸福的男子，但是这对水绫是不公平的。

黄文祥做不到的，水绫帮他，但黄文祥却什么也不能给水绫。

黄文祥不敢让水绫看见“他”的真面目，他不能给水绫未来，甚至必须让水绫为自己去冒险。

黄文祥的心如此绞痛。

痴傻的水绫不在乎一切，甘愿为黄文祥付出所有。

水绫说了，为了永远不见黄文祥的真面目而甘愿“双目失明”，黄文祥知道她绝非虚言。

而黄文祥却只能允诺来世。

为何上天永远在捉弄人呢？

黄文祥知道这个夜，他是休想成眠了。

第三十二章

韩奇在防卫队的总部门口仁立。

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成了韩奇的习惯。

只要是飘着雨的夜，韩奇都会不由自主的走到户外。让雨水打落在自己的身上。

韩奇是喜欢雨或是该痛恨雨呢？

韩奇分不清楚。

因为雨声总是引他走进雨里，而雨丝总是让韩奇回忆起，那不该记起的回忆。

一场午夜才开始下的雨，让韩奇不由自主地在雨中任由雨丝将自己打湿。

韩奇已经在雨中漫步了近半个钟头，此时的韩奇已经走到了一个小山坡。

踩着草地，韩奇不知道自己的心里在想些什么；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有心。

此时的韩奇心已非平时的韩奇，所以他全然没有发觉，那一直跟随在他身后的黑影。

但不论韩奇再怎么失魂落魄，也不至于未发觉那自他身后而来的攻击。

“嘶”——

十分轻的声音在空中划过，韩奇一侧身，躲过了一记暗器的攻击。

韩奇在侧身之际，已经提起精神，去对抗那对他发出攻击的对手。

韩奇很快就发现，那在他身后攻击他的黑衣人。

黑衣人的攻击一直未曾停歇，一扬手便有二支细小如针的暗器发出，但韩奇却一一闪躲过。

韩奇未曾反击，因为他想知道黑衣人是谁。

黑衣人即使离韩奇有好一段距离，夜又已深，但韩奇从小所受的训练，让他有异于一般常人的视力。

黑衣人身段娇小，及肩长发，但韩奇却不敢确定这黑衣人是男。是女。

一方面是因为黑夜中下着雨，而此地又无明亮的灯光；另一方面，黑衣人除了一身黑衣之外，更戴着一个面具。

这么远的距离，实在很难分辨出来人的样子。

黑衣人并未真的接近韩奇，而只是一味的对韩奇发动攻击。

韩奇不需太久便能发现这黑衣人似乎并未真的想伤害自己，这也是黑衣人并未使用手枪的原因。

韩奇打定主意想见这黑衣人，于是韩奇在闪避黑衣人的同时，正一步步地接近黑衣人。

黑衣人似乎也发觉了。

而黑衣人却似乎不想让韩奇近身，开始往山坡旁的马路上移动。

韩奇是何等人物，怎么会任由黑衣人如此轻易逃脱？

黑衣人那绵延不绝的暗器似乎已用尽，韩奇一掌攻向黑衣人的胸前。

黑衣人往左一侧身，韩奇便趁机伸手擒住黑衣人的右肩。黑衣人立即由左手挥出一拳，让韩奇往后退了一步。

就这样，二人你来我往，四拳相对的近身搏击。

黑衣人一边向韩奇出手，一边退向马路的方向。

这么近的距离使韩奇很快的便能确定，这黑衣人是位女性。

因为那柔弱的骨架及娇小的身段。

而且这女黑衣人并不想杀害韩奇。

因为韩奇发现了女黑衣人腰际尚有一把手枪。

不知道为了什么，女黑衣人一直没有用它，而此时女黑衣人的样子似乎只想离开。

这太不合情理了。

韩奇想不透，女黑衣人的行为该做何解释？

就在韩奇分心之时，女黑衣人已经退到了马路边。

即使是入了夜，这马路上还是有车辆行驶。

韩奇想捉住女黑衣人，但女黑衣人忽然自腰际拔出了枪。

很快的自枪口发射出了手弹。

在这么近的距离，韩奇就算未被击中要害，至少要让韩奇受伤绝非难事，但子弹只轻轻的自韩奇的身畔滑过。

而女黑衣人就趁韩奇闪躲之际，一跳跃便攀登上了一辆行驶而过的大型车辆。

车子行驶的速度并不慢，黑衣女子的行动委实十分惊险。

韩奇望着黑衣女子伏在车辆上，又回首一望的样子。

韩奇的心不免一阵异样的跳动。

是她吗？

下着雨的夜。

韩奇只是眼睁睁的看着黑衣女子消失在眼前。

韩奇没有追，因为他的心如此混乱。

是她吗？

她向来也使惯银针。

是她会对自己手下留情，是她会出现在这下着雨的午夜，且她是惯穿黑衣的。

只是，如果真的是“她”，那么她又是为何而来呢？

韩奇不想去猜，但却又忍不住臆测。

她是奉命而来的吗？

为什么老天爷如此捉弄人呢？

为什么让她跟自己是无法相容的世敌呢？

韩奇多想揭开黑衣女人的面具，看看是不是她。

但是韩奇却又害怕，因为见了“她”就难免一场恶斗。

这百般杂陈的滋味，谁能理解呢？

韩奇不再多想，走向小山坡，自草地上采集女黑衣人对他所射出的暗器。

韩奇又这样信步走向防卫队总部，只是到达时，已然接近天明了。

韩奇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他对自己受伏的事只字未提，仿佛只是一场梦罢了。

防卫队里始终有着忙碌的人们。

韩奇和老爹在控制室碰了面。

老爹：“韩奇，怎么脸色这么差？”

韩奇对着老爹笑了笑：“没什么，昨天夜里没睡好罢了。”

老爹没多追问，他太了解韩奇了。

老爹伸手将手上的资料递给了韩奇。

老爹：“这是你今天早上送来检验的银针的报告。”

韩奇立即接过手，翻阅资料。

老爹：“那银针上没有什么毒性反应，只有强烈的镇定剂。”

韩奇的脸上并未显出任何的讶异，仿佛他早已料中。

老爹仔细的看着他，道：“这银针你打哪儿取得的？”

韩奇：“老爹，这和上次我们自‘失心兰花’那里所取得的银针有没有不同？”

老爹：“你为什么这么问？”

韩奇：“没什么，只因为都一样是银针。”

老爹：“失心兰花惯用的针上面的药剂不是一般常用的镇定剂，你也知道依魔王的个性，他不会使用那么‘普通’的东西，而这针剂上的却是一般医院所用的镇定剂，这二者是绝对不同的。”

韩奇此时陷入沉思。

如果那女黑衣人不是“失心兰花”之一，那么会是什么人呢？

老爹：“阿奇，你在想什么？这针剂你打哪儿取来的？”

韩奇和老爹二人信步走向控制室外，韩奇才和老爹说明昨晚之事。

老爹：“那你们几个全得进入备战状态，不得大意。”

韩奇：“其实我相信，‘她’一定会再出现的。”

韩奇的预测没有错，只是他没想到，这居然是在五天后。

韩奇一早和大伙开完会后，与众人一同鱼贯走了出来。

龙翔和老爹并肩走着，瑞秋。鲍尔及冷霜也已离去，只留下韩奇一人坐在会议桌上发呆。

龙翔回过头来唤了韩奇一句，韩奇才回过神。

三人一同走着。

龙翔：“阿奇，你是怎么啦？这几天老是精神不太好的样子。”

老爹：“阿奇，你还在想那件事吗？都这么多天了。”

龙翔：“什么事？”

老爹才将韩奇曾遇袭的事给说上一遍。

龙翔：“那你得多小心点。如果她不是失心兰花，我或许可以放心一点。”

韩奇以他一贯温和的脸容，向二人笑了笑示意。

韩奇：“老爹，大哥，我想过这么多天也该没事了，反正那人也没恶意，我已经在总部闷了好些天了，都快闷坏了，我想干脆到四周走走。”

龙翔：“可是如果那黑衣人的目标是你呢？”

韩奇：“那我就更应该把黑衣人‘带’回来，不是吗？或许因为我的出现，黑衣人也会有所行动的，不是吗？”

韩奇是这些天来第一次出防卫队的门，他养足了精神，步出了防卫队。

韩奇的确在四处溜达。

韩奇没开车，自防卫队门口步出之后，他便徒步走着，韩奇像是任何一个无所事事的人。

他只是漫步。

向前走，不在乎走到哪里。

韩奇就这样走到夜色低垂。华灯初上。

步行了几个小时，韩奇此时人正在一处最热闹的闹区中。

人群往来中，韩奇觉得自己想要休息，于是走进一家酒吧。

嘈杂的音乐，拥挤的人群。

韩奇不禁想知道，是不是所有的行人都挤进这狭小的空间了，所以街上才会比较冷清。

韩奇如果不是心情有欠激昂的话，他不会在这酒吧待得住。

韩奇找了个座位，点了些食物及酒，那种早已经该被禁止饮用的饮料。

因为有大多数据显示，人类往往因为意志的薄弱及对现况的不满足等等多重因素，而沉溺在那种含有酒精的饮料，每年因此而丧生的人数有不断增加的趋势。

多数的人在饮酒时的原因都是因为想在酒精中找寻一个慰藉，但没有想到，这个慰藉，竟像是一个黑洞一般，不断的承受你所抛弃的所有一切，包含情绪、只是代价呢？

代价往往是，你以生命做为报酬。

嗜饮酒精，是一种慢性的自杀行为，却有无数人依然不断投奔其中。

是黑暗的年代对人类的逼迫，抑或是，人类对自己的宿命所安排的结局呢？

这是他话、

韩奇开始在酒吧里，享用食物及酒精。

约莫三十多分钟后，韩奇的桌面上早已林立许许多多大小不一的酒瓶。

不论是任何人都会相信，韩奇已经醉了，而且是真的醉得不轻。

韩奇才一下子，便仿佛那失了支架的布偶，全身瘫在桌面上，还弄倒了数支酒瓶，摔下了地，酒杯中未喝完的酒更是洒了一桌面。

韩奇是醉了，好一会儿连韩奇自己都如此觉得。

而在韩奇趴上桌不久，服务生已经找来二个壮汉来叫醒韩奇。

没想到韩奇是真醉得糊涂，因为二名壮汉无法叫醒他，只好动手在他的身上搜查。

二壮汉找到了皮夹，并且在皮夹中取走了不少的货币，而后二壮汉给韩奇换了一个较角落的座位。

韩奇此时早已是平躺在座位上，因为他早已无法坐直身子了。

酒吧里的人潮十分多，直到午夜过了大半，人潮才逐渐散去，而韩奇这时也才像是由大醉中幽幽的苏醒。

韩奇坐直了身子，很快的看了一眼酒吧里的四周，再看一看计时器，原来再不久便已是黎明时分了。

韩奇摔摔头，勉力的站起身子，想走路，却是一路踉跄。

再走向吧台旁，而且伸出手在自己身上游走。

酒吧里的人，一脸笑意的告诉韩奇酒钱已付，还让韩奇有空常来。

韩奇自然地点头答应，往酒吧的门口走去。

不知情的人们一定以为韩奇是醉得严重，但是事实上只有韩奇知道，自己没事。

今天韩奇“演”了一天的戏。

却没想到，已快黎明，对手却依然没有消息。

其实韩奇真的十分佩服那名黑衣女子。

她居然可以在这么多日之后，按兵不动。

而今天韩奇这么漫步。悠闲了一天，全是演戏。

他想把那位黑衣女子钓出来。

但这黑衣女子若不是太沉着，便是根本已经离开了。

所以此时那醉态百出的韩奇，其实全是伪装的。

依韩奇现在的外表，任何人看到都会以为是个酒鬼，事实上韩奇却是清醒无比。

只是，此时的韩奇已经准备收兵了。

韩奇走出酒吧，脚步有些混乱的走在有些凄冷的街道。人潮已经散去了大半。

韩奇倚在街上的墙边，拉了拉衣领，看清方向，开始走向回防卫队的路上。

就在韩奇走了一小段路，转入一个转角之时，忽有一个轻巧的脚步声自身后而来。

韩奇任由来人欺近，果然那人自韩奇身后伸手一劈，想把韩奇击倒。

但他绝对没想到，韩奇根本没有醉。

那人一掌劈来，韩奇不只未被击晕，反而右手往背后一捉。

只三秒钟，那向韩奇攻击的人已经被韩奇一个过肩摔，给摔在韩奇面前的地面上。

那人一身紧身衣，一头披肩的黑发。

没想到就在韩奇想放弃的时候，“她”出现了。

那女子跌坐在地，但并未因此甘心受缚。

一个翻滚，女子距离韩奇已有三步之遥。

女子立即站起身，而就在这时，韩奇第一次有机会看清这名攻击他多次的女子。

此女子是名东方人，身材娇小。黑发及肩，有双美丽的丹凤眼，若不是曾与女子近身搏击过，韩奇绝不会相信，以女子如此瘦弱的身材能在韩奇的手中逃脱。

这女子不美，却很是清秀、迷人。

以古中国的说法，这女子是名若赵飞燕般的骨感美人。

女子站直了身子，略微犹豫了一下。

因为韩奇早在上一次与她交手便发现，这女子的本意似乎并不在伤害他，这点由女子所使用的银针上只有强烈的镇定剂便可看出。

只是那女子的动机为何呢？

女子的犹豫并不久。

她犹豫的原因不在不知所措，而是此时她和韩奇正在一条死胡同之中，韩奇站在巷口，女子要想离开便只有闯过韩奇这一关，否则别无其他出路。

女子似乎决定闯过韩奇的阻拦，一飞身立即向韩奇踢出二脚。

看得出来这女子也是个“练家子”。

韩奇不敢大意，只是他不明白这女子的动机。至今，韩奇尚未与女子有任何一句话的交谈。

在闪躲女子攻击的同时，韩奇已经开口发问。

韩奇：“你是那天夜里的蒙面人？”

女子不语，继续试图在韩奇的身形中找出空隙，好逃出死巷。

韩奇在如此近的距离和女子相搏，他对女子一直未对自己动武器的作法猜疑。

这女子虽非友，却又称不上是敌。

韩奇怀疑过这女子是——雨兰。

但是，却不像。

为什么不像？就是不像。

但韩奇又想起，受“蓝色天堂”毒性控制的“失心兰花”每一个都可变形，而且每一个化身都唯妙唯肖，很难认得出来，所以韩奇又很难确定。

韩奇又挡掉女子一掌。

韩奇：“你是‘失心兰花’吗？”

女子持续对韩奇相应不理。

韩奇：“你跟着我，到底是为了什么？你用的银针上只有镇定剂，你并不想我死，对吗？”

女子沉默，她只想逃开，但韩奇的身手，怎会让她如此轻易离开？更何况他们置身在死巷子之中。

二人缠斗了近二十分钟，女子渐露败象，更别提要将韩奇制服。

只是这女子也有相当令人佩服的自制力，因为面对韩奇如此反复的逼问，女子依然一语未发。

韩奇不禁有些厌倦这种搏击。

只是，韩奇确定了一件事，这女子并非韩奇心中所想的女子——雨兰，而且她并非生化人。

因为韩奇趁机用手捉破了女子的右手掌的皮肤，女子的手掌上流出红色的血液，女子确非“失心兰花”。

“失心兰花”的手掌及大腿都非“人体”，而这二个重要的部位，全让韩奇适时试探过了，韩奇的力量甚至让女子的右手掌脱臼过。

当然，以韩奇这“医者父母心”，韩奇自然也顺利的把手掌给“复原”过来。

而这就更难猜了。这女子，究竟是谁？

她又为何三番两次攻击韩奇？

韩奇心想，只有“留”下她，一切才能真相大白，于是韩奇开始加强自己的攻势。

一记失传已久的擒拿手，一把捉住女子的右肩，让女子一时间动弹不得。

女子自然蹙眉。

女子左手往站自己身后、捉住自己肩头的韩奇，扬了一把灰，刹时让韩奇无法再睁开双眼。

韩奇立刻松开手，因为他此时只怕那“灰”是毒物啊！

女子在这一刻间已跨出了五步，她回过头想对此时双手只能在空中乱捉的韩奇发出暗器，却也没想到，在这黎明将至的时刻，还有人奔向这寂静的死巷。

第三十三章

女子手中的暗器正想扬出之际，急忙的脚步声已经来至耳畔。

女子警戒着韩奇的情况，及注意来人。

在巷子外飞奔而至的，不是别人，正是冷霜。

女子原本想对韩奇发射的暗器，此时只得用来攻击冷霜，因为冷霜此时正在给手中的枪上膛。

女子一连发出十枚银针，让冷霜连翻了三个大筋斗。

就这数秒的空隙，那女子已经飞奔出数十公尺之外，很快的就消失在眼前。

冷霜站直身，扶起眼睛不适的韩奇。

回到防卫队中，韩奇眼睛的不适已经好了。

此时韩奇，龙翔，冷霜及老爹正在会议室中。

龙翔：“韩奇，你觉得那人是谁？”

韩奇：“我可以确定，那女子并非失心兰花，也非生化人，因为她的打斗方式完全不同于失心兰花。”

老爹：“韩奇，你不应该以自己做诱饵的。”

韩奇：“我和她交手多次，我觉得奇怪的是，她并没有杀我的意图，所以我就想，或许可以把她引出来，捉住她。”

冷霜：“她的确没有杀韩奇的意图，那她为什么要这样三番两次来攻击他呢？”

众人都无法想出理由。

此时会议室里的通讯器被启动，电脑荧幕上传来一名防卫队成员的脸孔：“老爹，队长，对不起，打扰你们开会，这里有 L 国总理的卫星通讯连线，想请队长与之通话。”

龙翔和韩奇二人的脸上立即泛起欣喜。

龙翔：“请你把它接过来。”

“是。”

才几秒钟的功夫，荧幕上就出现一位长发男子。

当然让冷霜讶异的是这男子全看不到容貌，因为他脸上正蒙着面具，但龙翔及韩奇似乎是早就知道般的热切地和他聊了起来。

龙翔：“文祥，你在哪里？”

那被龙翔唤为文祥的蒙面男子便是 L 国的总理。

文祥：“我还在国内，博士老爹。韩奇，及这位……”

韩奇：“她是冷霜。”

文祥：“哦，冷霜小姐，你们大家好。”

韩奇：“怎么有空？”

文祥：“怎么，大家老兄弟一场，不能寒暄、寒暄吗？”

韩奇及龙翔二人立即一阵反驳。

三人像是久未见面的老友，一句接着一句的聊着没完，好一会儿，文祥才警觉自己的失礼。

文祥：“对不起，我打扰了你们开会了吗？”

龙翔：“没有，我们只是聊聊。”

老爹此时才插嘴：“好了，也没什么事，我和冷霜先出去，让你们三个好好聊聊。”

文祥连声道歉，而老爹和冷霜自然不会怪罪于他。

此时会议室里只剩下龙翔和韩奇二人。

文祥：“我打扰到你们开会。真对不住。”

韩奇很快的打断他：“我们三个是哥儿们，你这么说，是不把我们当兄弟。”

文祥：“你们二人近来可好？”

龙翔：“你看呢？”

龙翔和文祥在对话时，完全没有平时的严肃，反而有着很深的稚气，可见三人的交情。

韩奇：“倒是你，文祥，近来可好？”

韩奇的话中有些微沉重。

文祥一笑：“不都如此？这张脸是见不得人了，反正久了也就习惯了，不是吗？”

韩奇的心一时紧紧纠结，龙翔也在刹时沉默。

文祥连忙开口：“怎么啦，我说错话了？”

龙翔：“没有，你别这么说。”

韩奇：“文祥，你让我去看看你的情况好不好？”

龙翔立即附议：“让韩奇去看看你吧！难道你不信任阿奇？”

文祥：“不是……”

龙翔又接口：“反正现在阿奇也有人试图攻击他，或许去见他，能让他躲开一下，让我们其他人把那个神秘客找出来。”

文祥：“什么神秘客？”

韩奇：“没什么，我相信，她对我没恶意……”

龙翔：“韩奇，别大意！”

文祥：“是啊，韩奇，那你就来找我吧！反正我们也好些年没见了。”

龙翔：“那好，我尽快把神秘客找出来，我也好去见你，文祥。”

文祥笑了，龙翔，韩奇也都笑了。

很快的龙翔及韩奇。文祥三人，便确定了韩奇前往 L 国的行程。

而文祥自然也允诺，韩奇到达之后，会有比之首级的招待。

很快的，和文祥的通话告了一个段落，会议室里只剩下龙翔和韩奇二人。

龙翔：“韩奇，你这次去 L 国，无论如何都要说服文祥，放下手边的一切工作，好好的接受治疗。”

韩奇，“我会尽力的。不知道他所受的伤害到底有多严重，而且，就算他可以治愈，我更怕……”

龙翔：“韩奇，他是我们兄弟，说什么我们都得去试一试，你先过去吧！我把那名神秘女子捉到之后，我也会立即过去的，这么多年了，我再也不能让他继续拒绝我们的好意了，小妹的事，也该成为过去了。”

韩奇：“怕的是，文祥就是想不透这一点……”

会议室里的气氛忽然变得沉重。

韩奇在和文祥谈完之后，立即和老爹商议至 L 国一事，老爹自然同意韩奇远行去见黄文祥。

韩奇在行前和老爹谈论起黄文祥的伤势，然而老爹在未真正亲眼观察时、自然无法多做评论。

老爹只交代韩奇多携带些精密的仪器，好对文祥的伤势做更正确的评议。

韩奇在略微休息之后立即收拾好随身的行李，往机场而去。

不消说，在防卫队的区域内，韩奇应该是可以搭乘其他的飞行器而不需与大众共乘的，然而韩奇却选择与大家搭乘相同的交通工具，为的是防止“神秘女子”的纠缠。

因为在韩奇离开防卫队之后，便会由冷霜乔装成“韩奇”来引出那来意不明的“神秘女子”。

韩奇搭乘飞行器，还需约莫五个小时左右才能到达L国。

这样的旅行并不算太冗长，尤其是对韩奇这种长时间四处飞行的人来说，五个小时很快便能打发。

飞行器上的乘客不多，因为飞行的目的地L国，并非富饶的国家，前往L国的人数并不多。

此时飞行器上的人数约莫近五十人，但依韩奇的预估，在C市停留之后，会有约莫近三分之二的人数会停留在C市。

韩奇十分满意这样的旅程，因为那将会是一趟安静的旅程。

韩奇阖上了眼，享受这飞行的安适。

韩奇的外表像是入了睡，但实际上，韩奇却是无法入睡。

他的脑海里不断的思索，思索着那名神秘女子。

那名女子并不是“失心兰花”，而她似乎对韩奇也没有太深的恶意，但是，她却三番两次的来攻击韩奇，她使用的是高剂量的镇定剂。

若是韩奇被银针刺上，只会陷入昏睡。

那么这神秘女子的动机呢？

韩奇委实不知。

不论韩奇如何想像，都百思不得其解。

坐在舒适的座椅上，韩奇却是忐忑难安。

就在韩奇睁开眼。想翻身之际，眼睑一张开的瞬间

韩奇从未曾如此惊讶。

此时和韩奇比邻而坐的，正是那名“神秘女子”。

韩奇有太多、太多的疑问，但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因为就在他看见那“神秘女子”纤弱的身段。及肩的发丝以及丹凤双眼之际，那韩奇早已闪躲过无数次的银针，此时已经正确无误的刺入韩奇的手臂之中。

韩奇张开了口：“你……”

他连举起手，要指责她的力气都没有，便颓然的放下了。

镇定剂的效用几乎在一沾上韩奇的手臂之际，便已然发挥作用。

韩奇的眼皮不由自主的阖上，就像他适才休息的样

这是飞行器上较佳的座位，花了昂贵的费用，唯一的好处便是阻隔了人群，将多数的人，阻隔在另一个区域。

此时这一区除了韩奇及那位丹凤眼的骨感美女之外，还有三名乘客。

那骨感美人如同她多次出现在韩奇面前一样，还是一身深色的紧身衣。

她居然是如此不可思议的纤细，让许多人都讶异于她那薄弱的身段，如何不被那吹拂的风儿带走。

骨感美人一扬手，座舱中的其他三人立即一点头，望着骨感美人。

骨感美人示意三人中的一人趋步向前，扶起已昏睡过去的韩奇，二人一同走进那洗手间。

而骨感美人，便仿佛定了心一般，舒服的躺在宽大的座位上。

约莫十分钟左右，便有人自洗手间中相扶而出，仿佛他们适才一同进洗手间时一般。

一样是韩奇及另一名男子，唯一不同的是，原本进洗手间需要别人扶持的韩奇，此时却显得精神十分愉快。

而另一名原本扶着韩奇的男子，此时却仿佛随时会打呼的样子，歪着头，沉沉的睡。

更让人奇怪的是，那名男子即使歪着头，外人都不难看出，他与此时神采奕奕的韩奇，几乎是一般高。

以东方人的血统来说，那并不容易。

因为韩奇虽比龙翔矮上几公分，但也有近一百九十公分的高度，而那名此时昏睡的男子也有这般高度。

再仔细一看才更发现，他的身材与韩奇是如此的相似。

当二人自洗手间出来之际，便见骨感美女立即向前迎了去，一把扶住了那昏昏入睡的男子。

而韩奇则是回到了原来的座位，继续阖上眼休息。

骨感美人并没有再回到他身边，反而在那名昏睡中的男子身边坐下。

很快的，这个座舱像是未曾有人走动一般寂静。

骨感美人也开始阖上眼休息了，只是她的手一直抓住她身边那名昏睡的男子。

这不知情的人看来，怕是还当二人是情人，才会如此的舍不得放开手。

这趟旅程是如此平稳、顺畅，连往常总会出现的不稳定气流都没有出现。

飞行时间约莫两个小时之后，飞行器的座舱上传来优美的声音，告诉飞行器上的所有乘客即将降落在 C 市，并提醒所有要在 C 市停留的乘客，别忘记随身携带的物品。

很快的，飞行器安全降落在 C 市。

C 市，一个气候宜人的都市，却也是一个矛盾的城市。

C 市里的纸醉金迷，吸引所有想要得到休憩的人们前来享受属于富有人人的特权。

但是，C 市里更常出现的却不是出手阔绰的富人，反而是许许多多、无数个远渡重洋。

希望能来此发迹的穷人。

所以此时，飞行器上鱼贯而下的人数，竟比韩奇预算的更多，足足走下了大约四分之三的乘客。

但这原本也不足奇，让人吃惊的是，是韩奇。

一等飞行器上传来落地的通讯之际，韩奇便已经解开安全装置，往出口处而去。

韩奇也降落在 C 市。

没有人去阻止韩奇，因为他是自主的。

虽然原本预定的行程是他要前往 L 国，但票根上的目的地，并不代表什么。

只要韩奇想走，飞行器上没有任何人可以留他。

就这样，韩奇走了。

留下了飞行器，继续飞往下一个目的地，往那繁华的街道走去了。

没有多久，飞行器的通话便又发生了作用，通知所有游客，再接下来，即将直接前往 L 国，而途中将不再有任何一个地方让他们停留。

飞行器一直往目的地 L 国飞去。

面对迎接国家元首级的礼遇，自飞行器上鱼贯而下的旅客中，唯独遍寻不着韩奇的踪影。

黄文祥站在机场，身边带领着上百人守候着，但是一直等到最后的一个乘客都下来了，也不见韩奇的身影。韩奇并未如预期的出现在 L 国。

黄文祥立即下令查出韩奇的行踪，同时黄文祥更是立即和防卫队的总部联系。

“韩奇并未如约定到 L 国，而且目前下落不明。”这样的消息自然让防卫队总部一阵喧哗。

黄文祥透过通讯器正和龙翔连线之中。

黄文祥：“龙翔，韩奇并没有到这里和我会合。”

龙翔原本欢愉的表情立即一变。

龙翔：“文祥，阿奇没有到你那里？”

文祥：“是啊！现在我正让他们查查看，韩奇的行踪。”

龙翔：“不可能啊……难道……冷霜……”

龙翔仿佛想起了什么，立即转过身去找寻冷霜。

文祥：“怎么啦？韩奇的行踪和冷霜有什么关系？”

龙翔转过身来向文祥解释。

龙翔：“韩奇最近受到一名神秘女子的攻击，所以

文祥：“你以为韩奇被人绑架了吗？”

绑架韩奇！多么令人吃惊的想法，难怪龙翔会如此吃惊。

龙翔换了一个房间，他来到了会议室，而非原本和文祥交谈时的控制室。

因为韩奇失踪，这可是前所未见的大事。

当龙翔踏进会议室之际，文祥的影像便已经出现在巨大的荧幕之中，而和龙翔一起进入会议室的除了冷霜之外，还有娇小的瑞秋。

龙翔和文祥介绍一下瑞秋之后，众人开始讨论起这桩离奇的事件。

龙翔：“冷霜，你认为会不会是那位神秘客？”

冷霜：“不知道，依我们和那女子交手的情形，韩奇应该不至于受她摆布……”

瑞秋：“确定韩奇上了那班飞行器吗？”

冷霜：“我们能确定的皇韩奇离开防卫队的时间……”

冷霜的话的确没错，除了韩奇离开的时间可以确定之外，他离开总部之后，乃至到达机场之间，并不是没有可能发生任何事。

只要有手法高明的易容术，任何事情都有可能。

就算登机记录上有韩奇的记录，但谁又敢保证，登机的人就真的是韩奇呢？

此时文祥开口了。

文祥手中接过一份文件，他边阅读文件，边向众人说明。

文祥：“依记录上显示，韩奇的确依照原计划搭乘那班飞行器，但是，韩奇却在班机在 C 市转机的时候下了机，C 市有韩奇的入境记录。”

龙翔：“C市？”

冷霜：“他为什么要在C市下机？”

瑞秋：“难道他有其他的发现，所以在C市停留……”

龙翔：“不对，如果真是如此，他会跟我们联络，更何况，他答应要去文祥那里，除非有什么重大的因素，否则，韩奇不会更改原有的行程……”

众人自然很难猜测出真正确切的事实，因为世界上原本就没有可以百分之百肯定的事。

冷霜：“可是若是韩奇真的在C市停留的话，那他到现在才约莫三个多小时没有和我们联络，可能他真的在追踪什么线索，还来不及和我们联络……”

瑞秋：“韩奇身上有没有带着发射器？”

瑞秋的一番话倒是让龙翔及冷霜精神一振。

冷霜：“应该有……”

龙翔：“瑞秋，你快查查看……”

瑞秋立即来到电脑面前敲打着键盘。

文祥这才插口：“什么发射器”

龙翔这才想起要对文祥解释。

龙翔：“所谓发射器，是老爹才刚刚研发出来的一种设备，大约来说，那是一种追踪器，可以植入人体之中，只要被植入发射器的人不离开这个星球，都可以透过电脑连接卫星进行搜寻。”

文祥：“所以只要透过电脑就可以查出韩奇的所在地？”

面具下只露出双眼的文祥，没有人可以看见他的表情。

龙翔：“理论上，没错……”

文祥：“那太好了……”

数十秒钟之后，另一件消息让人颓志。

瑞秋抬起头，望向众人，脸上自然十分丧气。

瑞秋：“此时恒星正在最接近我们的地方，它表面的黑子活动影响卫星的侦测，所以……”

龙翔：“那会影响多久？”

瑞秋操作电脑：“最快还要几个小时。”

龙翔：“能有比较确定的时间吗？”

瑞秋直盯着荧幕，而众人直盯着瑞秋。

不一会儿，瑞秋抬起头，指着电脑荧幕。

瑞秋：“四个小时三十四分三十六秒。”

众人陷入沉思，唯独连线中的文祥，仿佛在那面具上可以看见一滴落下的汗水。

龙翔：“四个半小时……”

冷霜：“队长，我们需要等待吗？”

瑞秋：“失踪的人是韩大哥……”

瑞秋的话，自然尽在不言中。

韩奇对龙翔来说，除了是队员之外，更是兄弟，更何况防卫队里这些核心的所有成员之间的感情早已亲如家人。

这个疯狂的年代，这种等待是一种令任何人难以忍受的煎熬。

如果此刻韩奇果真有任何危险的话，那早一点找到他，便能给他支援。

更何况，从韩奇离开防卫队到现在，已经超过六个小时。

让众人如此担心的原因有二：

一、有一神秘女子。

二、有那不知何时都有可能会出现“失心兰花”。

龙翔实在很难在此时只是等待，而没有任何行动。

就如同有人曾经说过的，感情才是这世间最令人害怕。恐惧的东西。

因为对韩奇的感情，影响着所有人对这件事的判断。

不一定判断是错，但只要“事关己”，少有人能不乱。这是天性。

龙翔：“我们也真的只能等待，也许，韩奇会马上和我们联系。”

冷霜：“可是……”

瑞秋：“队长，让我们这样枯等，最少还要大约五个小时，不如让冷霜以最快的速度赶到 C 市去看看，反正现在那名‘神秘女子’大概也不会再出现了。”

龙翔：“那好。”

冷霜立即再也待不住，已经开始步出会议室。

龙翔开口：“冷霜，你别慌，韩奇有能力照顾自己。”

冷霜点了点头。

龙翔：“冷霜，小心点。”

龙翔不得不如此反复的交代，因为谁都没有把握，此行冷霜前往 C 市，她可能遇见的是什么人。

或许她什么人也未遇上，或许，那名神秘女子正带着韩奇，守在 C 市等着冷霜的到来呢！

而就在冷霜步出房门之后，文祥：“龙翔，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龙翔：“文祥，我想还是请你下令，清查从那班飞行器上下来的乘客，或许韩奇为了什么因素，改变了容貌，混在其中也说不定。”

文祥：“那好。我马上去办。”

文祥几乎是转头便想离去，但龙翔又对着电脑荧幕上转了身的文祥叫唤。

龙翔：“文祥，没事，我相信阿奇一定是有了什么事而没办法和我们沟通，只要有空档，他就会跟我们联络了。”

文祥：“龙翔，阿奇是为了我……”

龙翔打断了文祥的话。

龙翔：“别这么说。阿奇的失踪，或许只是几个小时而已，你别胡思乱想。”

文祥原本还想说什么、却被龙翔给阻止了。

龙翔：“我们保持联络，等一下，我让瑞秋帮我们开条通讯网，好方便联络。”

文祥点点头。

黯然离去的背影，让龙翔回想起小时候，三人一起受白老师父教授武术的情形。

龙翔永远是最用功的学生；文祥则是天生文人风范，而白老师倒也不太严格要求他，多数是教他些防身之技；韩奇则是大家认定最顽皮的学生，虽然练武很苦，但他总是有办法苦中作乐。

文祥跟在白老师的身边的时间是最短的，因为文祥的叔叔，在文祥跟

着白老师的第十年便接文祥回他的国家接掌政权，而文祥的叔叔也在那年去世，所以从文祥接掌L国至今，已有好长的一段时间，他也可说是他们三人中，最早发迹于世界舞台的。

四个多小时对龙翔来说实在是个痛苦的折磨，可是现在他唯一能做的，也只有等待了。

韩奇难道真的被绑架了吗？

黄文祥在和龙翔的通讯告一段落之后，便急于离去，他的神色如此匆忙、如此紧张。

黄文祥除了交代全力追查所有在那班机上下来的旅客外，更要和防卫队保持联系。

找了L国的安全部长接手此事之后，黄文祥快步的回到皇宫，像有迫不及待的大事般。

第三十四章

黄文祥回皇宫，撤下随身的侍卫，往后院里直奔。

黄文祥奔跑的速度十分快，仿佛有什么紧急的事情一般。

黄文祥直奔到后院后的一间宅子，这宅子是黄文祥的书苑。

这座皇宫最具特色的一点是，整座皇宫全是由岩石所打造，这是一幢上千年的建筑物，述说这古老王朝曾经风光的岁月。

黄文祥一踏进书苑——

四方形的石室建筑，四壁都有不少画作及古董家具。黄文祥一进门，顺手关上了房门后，信步向书房底的那一面石壁走去。

黄文祥伸手在石壁上的一幅山水图后轻击了三掌。出乎人意料之外的，在黄文祥右侧的地面上，出现了一个向下的通道。

这个通道是个石阶通道，通往何处？

不知道。只是通道尾端黑压压的一片。

谁会想到，房间的底部石壁竟暗藏这样的玄机？

那种墙后就是屋外的观念，让人难以想到，这薄薄的一面墙，仿佛可以就这么看透，但又却是暗房开关的所在。

黄文祥二话不说，往石阶直迈步。

很快的步下石阶后，就是一个通道。

黄文祥一直没有点灯，但却依然可以快步行走，可见这暗房是他常来之处。

黄文祥在短短的通道走了没几步，便在通道的底部打开一扇门。

那种用石壁打造的门，若非是知晓的人，否则真的很难知道，那是一扇门。

黄文祥一推开石门，才一脚跨进去，便被人一手制住。

砰！一个过肩摔，黄文祥被摔出了二步之遥。

黄文祥的武术虽不高，但也有武术的基本功，他不应该会跌坐在地的。

只是此时，黄文祥却跌在地上。

这石室的门早在黄文祥落地之时便已关上，这石室如此漆黑，那让文祥跌坐在地的人，似乎本意在击倒来人之后便往石门外逃，只是他却没想到，石室的门会立即关上，所以他只好再集中精神与来人，也就是黄文祥搏斗。

他一欺身，对跌坐在地的黄文祥一连发出三掌。

掌风划过空气，呼呼作响。

黄文祥没有出声，也没有还击他只是一味的闪躲。

就这样顷刻间，黄文祥已经和原本被关在石室里的人，交手了十数招。

那人忽然出声：“你是谁？”

因为他似乎发现了一件事：黄文祥并无意回手。

对于那人的出掌、黄文祥只是一意的回避。

“呜”！那人的一掌，击中了黄文祥，黄文祥不免发出一声闷哼。

那人顺势一手捉住黄文祥的肩头。

那人：“你是谁？你为什么不还手？”

那人在捉住黄文祥的肩头之时，才有机会真的欺近黄文祥的身边，而他似有“夜视”的能力。

那人：“文祥！”

从声音里便可发现那人的吃惊。

他和黄文祥是熟识的。

他仿佛大吃了一惊，手一松。没想到，黄文祥立即跌坐了下去。

“文祥，怎么是你……”

就在黄文祥都还来不及回答的时候，石室的门便又再度打开了。

这次来的人，手中拿着照明器，所以那击伤黄文祥的人，立即可以知道来人的相貌。

那人：“是你！”

说着那人亦再度展开双臂，施展着赤手空掌，要和来人进行一场搏斗。

那人一个擒拿，已经伸手扣住拿照明器之人的手腕。

此时黄文祥才出声。

文祥：“阿奇，放了她。她是我的妻子。”

那人不是别人，正是此时防卫队中人人想得到些微消息的韩奇。

韩奇闻言只得立即松手。

韩奇：“什么？”

文祥：“阿奇，你听我说……”

韩奇放了手，那拿着照明器进来石室的女子立即起身扶起跌在地上的黄文祥。

这一切对韩奇来说是有着太多的不明白，因为那名进入石室的女子不是别人，正是三番两次攻击韩奇的“神秘女子”。

而韩奇原本自防卫队中前往机场登机，要来 L 国，但在一上机没多久，韩奇自闭目养神中醒来便发现了，此时扶着文祥的“神秘女子”。

而后的所有事情，韩奇便已不复记忆。

韩奇知道自己被人弄昏了。再醒来时已经是在这漆黑得不见五指的石室之中。

韩奇刚醒来的心慌是可想而知的，因为那种未知的恐惧。

尤其是身处在这样的暗室中，恐惧更是足以让人疯狂。

所以韩奇一直在等待，等待有人来见他时，趁机制服来人，逃出这石

室，逃出那样无边的黑暗。

却没想到来人是黄文祥，而更意料之外的是，一心要攻击他的神秘女子也现身于此。

而更让韩奇感到混乱的是，那神秘女子竟是黄文祥的“妻子”。

文祥：“阿奇，别急。让我们把事情跟你说上一遍。你就会明白了。”

文祥在那女子的扶持之下，站了起来。

韩奇：“文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文祥站直了身子后，便让那女子去将石室点亮。

这石室颇为宽敞，那女子不知启动了什么装置，石室内忽然全给点亮了，恍若白昼。

石室内部十分舒适，像是一间豪华的休憩室。

文祥直望着韩奇，要他走近，而他则在一组沙发上落座。

韩奇这时才知道，原来自己醒来前，便一直躺在那沙发上。

韩奇知道了进来的是文祥，便将那警戒的心松懈了下来。

如文祥一般，韩奇挑了张文祥身旁的沙发坐了下来。

韩奇：“这事，你得说个明白呀！”

文祥未开口前，先咳了二声。

文祥：“当然，当然！”

那女子出声：“文祥，你怎么啦？”

文祥连声：“没事，没事。刚才和阿奇玩了两招。这么久没有活动筋骨了，没想到才三。两下，就败在阿奇的手上了。”

韩奇急起身：“文祥，你没事吧？你怎么不出声呢？还好我没怎么使力。”

文祥：“我没事，我知道你向来心软，对没回手的人你是绝对不会使尽全力的。”

韩奇：“你是故意挨我那一掌的，对不对？”

文祥：“是的。”

那女子不禁蹙起眉，颇有怪文祥的意谓，但她没说话。

韩奇此时捉住了文祥的手腕上的脉门，不消一会儿，韩奇开口：“没事，等会儿气顺了就好了。”

文祥沉了声：“老哥哥对不住你。”

韩奇：“你到底在做什么？我们几十年的交情了，有什么事不能明说？”

文祥：“阿奇，你应该信得过我吧！”

韩奇：“信不过你，我该信谁？”

文祥：“好兄弟，我之所以不回避你那一掌，就是因为你这一句‘不信你，该信谁’。”

韩奇没回话，他等着文祥把话说完。

文祥这时想起身旁的妻子。

文祥：“这是水绫。她和你交过好几次手了。”

韩奇：“是啊！嫂子这么漂亮，你却舍不得跟兄弟介绍介绍，还让我们打了好几次的架，嫂子可别怪我。”

水绫：“韩医生，是小女子失礼了，你可别怪罪于我。”

文祥：“水绫攻击你，全是我的意思，阿奇，你要怪就怪我吧！”

韩奇：“文祥，把故事告诉我吧！”

此时文祥忽然双膝一落地，跪在韩奇的面前。

文祥：“阿奇，老哥哥有事相求。”

黄文祥以这样一国之尊，又是韩奇小时的玩伴，如今他行如此大的礼，自然让韩奇手足无措。

韩奇不等说话，也双膝落地和文祥对视而跪。

韩奇：“文祥，我们之间有什么事不能说？你这大礼，兄弟我受不住。你忘了师父的话了吗？男子汉的膝是打不弯的。”

韩奇双手握住文祥的双臂，将跪着的文祥给扶了起来。

韩奇的身形比起龙翔来说，是瘦弱了些，但此时黄文祥的身形和韩奇一比，更形文弱。

若早个几千年，文祥便是那古人所说，手未能缚鸡的弱冠书生。

也正因为这样的身段，让他和这名叫水绫的女子，相形“速配”，因为水绫也是极为骨感的女子，二人站在一块便是一对登对的璧人。

文祥：“可是，我在为难你。”

韩奇：“你把话说上一遍吧！”

文祥：“好。”边点头边再接着说话：“阿奇，此时外界不知道你已经身在L国。所有的人都以为你失踪了！”

韩奇：“你这么做的原因呢？”

文祥：“因为我和魔界取得了一个协议！”

韩奇：“什么？”

文祥：“是的，你没听错，我和魔王的手下，也就是失心兰花之一的碧兰联系过了。”

韩奇自然吃惊。

文祥：“我以绑架你们防卫队里核心人员为交换条件。”

韩奇：“你和她交换什么？”

文祥：“我国十年的和平，和交换民生物资的权利。”

韩奇：“除此之外呢？”

文祥笑了笑，道：“我就是无法瞒你，对不对？”

韩奇：“我们相识已经非三载。五载了。”

文祥：“是啊！可是有些人是你认识了一辈子也无法看清楚他心里想什么的。”

韩奇：“我们是兄弟！”

文祥一声自喉中发出的悲叹让人动容。

叹气，是一种无奈，一种无法言喻。不能言喻的哀伤。

文祥：“阿奇，我就快死了。”

韩奇：“什么？”

文祥点点头道：“你没听错，我的寿命已经到了尽头，我再活不过三十天了。”

韩奇：“你确定吗？要不要我……”

文祥：“你想老哥哥会骗你吗？”

文祥继续说：“我快死了，在我死之前，我有两件事不放心。”

此时文祥看了一眼身旁的水绫。

很明显的，文祥和水绫的感情必定深切，否则水绫此时那丹凤的双眼

不会满是泪水，那般让人怜爱。

文祥沉默了一下，看见她的泪，文祥更形哀伤了。

文祥：“我一直让自己‘不死’的原因是因为遇见了水绫，和文楚的仇未报。”

韩奇：“文楚的仇？我只知道文楚早已身故，当初她是因何而死？你又要向谁报这个仇呢？”

文祥：“魔王。是他让文楚死去，是他让文楚生不如死。这一切，全是他。”

文祥的话中自然饱含无限的仇恨。

韩奇：“文楚的死……”

水绫知道此时文祥的情绪太激动，于是便由她接口说下去。

水绫：“文楚当年因为魔王的活人试验而死于魔王的一种毒之下，死况十分惨烈。”

韩奇再追问：“是什么毒！”

水绫：“据说是一种名叫‘蓝色天堂’的毒物的前身，那是一种未成熟的毒物。魔王却四处找寻少女做活体试验。那时文祥还和你们在山里，当他回到这里时，文楚已经濒临死亡的边缘，而文祥正目睹了那毒性发作的所有情况。”

韩奇仿佛想起那在山巅之时，一名叫珠儿的少女，受尽蓝色天堂毒物发作时的苦痛。

韩奇：“那是近千度的燃烧感……”

文祥：“你曾见过……”

韩奇：“我曾见过‘蓝色天堂’毒物发作的样子。”

文祥：“文楚那时的痛苦比起那还要更剧烈千百倍，文楚的模样到死我都不会忘记。

我忘不掉啊！”

文祥双手抱头。那种眼见亲人如此惨死的心情，谁都可以明白有多伤痛，但谁都无法说能体会，除非他也曾经经历过！

韩奇：“那你要怎么做？”

文祥：“我要血债血还，我要那魔王付出代价。”

那高声呐喊可以见出文祥心里的渴望已经太久了，仿佛化入了他的心灵深处。

韩奇真的明白，文祥真的可以为了复仇而付出一切，因为仇恨已经深植在他的灵魂之内。

韩奇：“所以你和她们谈条件？”

文祥：“是的。我想了许久，只有这个方法，才能让我为小妹报仇。”

韩奇总算将一切串了起来。

水绫：“文祥是希望以你做为诱饵，引来‘失心兰花’，要她们说出魔宫的所在，好攻进魔宫之中……”

韩奇：“这不容易啊！”

韩奇的话，并非是在泼冷水，而是因为他真的和“失心兰花”交手过。

韩奇：“你若是早说，我可以乖乖受缚，哪里需要让嫂子这么三番两次。费尽心思。”

文祥：“这戏要演就要逼真，绝不能透出破绽，就如你所说，这事不容

易啊！”

韩奇点了点头。

文祥：“老哥哥恳求你的成全！”

韩奇：“你说这是什么话？不管你要怎么做，我都可以尽量配合你，我和龙翔也是一直努力想打败魔王，只是……”

文祥：“只是什么？”

韩奇：“只是，你必须答应我，先让我看看你的伤势！”

文祥：“阿奇，你以为我不想活下去吗？”

韩奇看见了文祥那刻意不去看水绫的神情，韩奇知道，那无法和情人长久厮守的苦。

韩奇的心一阵绞痛。

韩奇：“让我试试，否则身为兄弟，我怎么能安心呢？”

文祥沉默了好一会儿。

文祥：“你可知道，我是如何受伤的？”

韩奇：“不知道。”

文祥：“我的伤和文楚一样。”

韩奇：“怎么说？文楚的伤……”

文祥：“那种未完成的毒物，有一种特殊的致命点。只要和被感染的人近距离的接触，它像是有放射性一般，会经由空气侵入他人的皮肤内。”

韩奇：“若是没有长期的接触，应该中毒不会过深，要治疗并非不可能……”

水绫：“起初，文祥并不知道……这些年来，他……一直把文楚的尸体保存起来，他……几乎每天都去……都去看她……”

水绫话说至此，已难掩哀愁。

韩奇不禁低头苦思。

原来如此。所以这些年，文祥的身子一年不如一年，面具也愈戴愈密实了。

韩奇：“文祥，你……这是何苦呢？”

文祥：“阿奇，文楚是我唯一的亲人啊！除了她，我已经没有亲人了，那种痛苦，你不会不明白的，不是吗？”文祥的双眼看着韩奇。

韩奇明白。他再明白不过了，因为他也一样家破人亡了啊！

哎！这种折磨、痛苦，足以磨蚀所有人的心啊！

第三十五章

文祥在和韩奇说完一切的事情后，才想起自己这一路飞奔而来的原因。为的是那植在韩奇身体内的追踪侦测器啊！

文祥：“阿奇，你身上不是有一种追踪侦测器吗？”

韩奇：“是啊！你怎么知道？”

文祥：“你肯不肯帮我？”

韩奇：“好。”

文祥：“太好了，那就请你把那个侦测器取出。”

韩奇：“为什么？”

文祥：“因为这场戏要演得真，就不能让太多人发现我的计划，所以一定要让外界以为你是真的失踪，我才好跟‘失心兰花’谈判。”

韩奇：“那，龙翔他们……”

文祥：“老哥哥知道这会对不住你和龙翔，可是……”

韩奇：“那好。只要给龙翔捎个讯，让他安心即可。”

文祥：“那就用我们年少时的暗号。”

韩奇：“好。”

文祥：“那你身子里的侦测器……”

韩奇：“只要给我一组我随身携带的医疗箱即可。”

水绫：“好，没问题，我现在就去取来……”说完水绫便转身出了石室。

水绫离去之后，只留下了他们二人。

韩奇：“文祥，你一定要让我见见你的样子。”

文祥：“那对你来说那只会是个恶梦。”

韩奇：“文祥，你该相信我，看过无数的病例……”

文祥：“放弃吧！韩奇，不看是为了你好。”

韩奇：“你以为我可以这样眼睁睁的看着你……”

文祥：“看着我死是吗！韩奇，以我这样子，活着才是一种折磨，死亡对我说绝对是解脱。只有一件事，我要求你……”

韩奇：“是水绫对不对？”

文祥：“是的。在事情结束后，我希望你和龙翔能帮我照顾她。”

韩奇：“只要我们做得到，那都不是问题，只是……对水绫来说，我相信没有任何人对她是种帮助，除了你，你知道的……”

文祥：“我知道，但是时间会带走一切的，她还那么年轻……”

韩奇知道文祥这是自欺欺人，但是若是他执意如此，韩奇也莫可奈何。

韩奇知道对一个垂死之人而言，他所坚持的，任何人都无法改变。

过了片刻，水绫便又重回石室。

韩奇打开那个专程为了诊疗文祥而带来的设备。经过一阵扫描，立即可以发现那植在手掌的物体，韩奇以一只针筒便轻易的将它取出。

韩奇：“这东西尚在试验阶段，我并不百分之百确定它的功能。若是它可以真正使用上的话就太好了。”

文祥：“若不是因为恒星黑子活动的关系，瑞秋早已透过电脑找到你了。”

韩奇：“所以你才这么火速的来找我是吗？”

文祥有些愧色的笑了笑。

韩奇：“替我找些E元素来！”

文祥：“什么？”

韩奇：“E元素才能阻挡侦测器上的发射器，否则，瑞秋也会很快的追到这里的。”

文祥：“哦！可是那是什么呢？”

韩奇：“是一种十分常见。常使用的绝缘物质，很容易拿到的。”

文祥：“好，我马上找人送来。”

水绫：“还是我去拿吧！”

水绫跨过石门口时，韩奇又开口。

韩奇：“顺便拿台电脑过来，好让我给龙翔捎信讯，”

水绫点了点头。

就这样，韩奇将防卫队唯一找得到他的方法给毁了。

只是，他是真捎了讯给龙翔。

这让韩奇能安心地配合文祥的计划。

冷霜来到了 C 市，一个充满希望与失望的城市。

这里有最挥霍的金钱观，却也有最被彻底打压的灵

冷霜直觉的想离开。

这城市夜以继日的喧哗着，没有休止。

冷霜在未踏上 C 市时，她一直深深希望能在 C 市找到韩奇。

但是一踏上 C 市，却又仿佛可以直觉的知道一件事：韩奇不在 C 市。

为什么呢？

只是直觉。冷霜也说不上来。

冷霜在 C 市最热闹街道走了一遭之后，回到了机场的控制室中和龙翔取得了联系。

冷霜：“队长，韩奇有消息吗？”

龙翔：“还没有。”

冷霜：“我想……我以为，韩奇并不在 C 市。”

龙翔是相信冷霜的判断的。

龙翔：“那你就回来吧！”

冷霜却出乎龙翔意料之外的向他回答：“不。我想，我还是先留在这里，若是有任何事你可以和我联系。”

龙翔不知道冷霜为何想留在 C 市，但龙翔向来最支持每一个人的直觉判断。所以，冷霜留在 C 市。

当然，依她的身份，能在 C 市得到应有的配合。

冷霜在 C 市机场的控制室沉思了一会儿，忽开口：“台长，能不能请你把入境时的影像记录调出来给我？”

那 C 市机场控制台的台长自是满口允诺，当台长要走出控制室时，冷霜忽又开口，“是不是所有机场的入境处都有影像记录的摄影？”

台长：“原则上，这是目前国际间出入境管理局的要求之一……”

冷霜不理睬那名台长那一长串的回答。

冷霜：“所以 L 国也应该有，对不对？”

台长点了点头道：“是的。”

冷霜这才满意。对冷霜来说，她要的只是正确，有用的答案。

在韩奇给龙翔捎了封以密码所写的文件之后，文祥及水绫便开始和韩奇讨论。

文祥：“那我现在就可以和那朵兰花连络了。”

韩奇：“你要怎么做？”

文祥的眼中泛出一种异样的光芒，一种复仇的快感。

文祥：“我要活捉她。”

韩奇：“依我和她们交手的经验，那几乎不可能。”

文祥：“我知道，她们不好惹，但是我不信，我们三人斗不过她一个。”

韩奇：“告诉我，你们想怎么做吧！”

防卫队总部的控制室，一如任何时间一样的忙碌。

龙翔一直守在控制室，因为至今韩奇依然下落不明，说什么龙翔都不可能离开。

龙翔刚刚和冷霜通完话，转过身看了看瑞秋。

龙翔：“还要多久的时间才能追查到阿奇的形踪？”

瑞秋：“大约四十五分钟。”

此时一名黑人年轻男子，亦是防卫队中的人员之一，掌管由全世界各地所汇集而来的资料讯息，但此时他却倍感困惑。

那年轻黑人男子：“这是什么？”

他手中拿着一份自电脑中传输而来的资料。

龙翔不经意的问：“什么？”

年轻黑人男子：“这份资料我看不懂……不知道那是什么……”

龙翔：“给我看看……”

年轻黑人男子，“在这里。”

龙翔接过那份由古老文字写成的文件，在看到那古老的文字的同时，龙翔已经倍感欣喜，因为这种文字已经极少人使用。

龙翔立即唤了瑞秋。

龙翔：“瑞秋，你快把这些输入电脑。”

瑞秋：“这是什么？……是古……”

龙翔：“你快输入，让我告诉你，怎么翻译出来……”

瑞秋对这一堆看不懂的东西，只得照龙翔的意思去做。瑞秋用扫描器输入，然后龙翔开始给瑞秋一堆奇怪的数字。

龙翔给瑞秋的东西连一点规则都没有。

好一会儿，龙翔才将数字全部读完。

龙翔：“瑞秋，把刚才我要的那些字全部取出来、让我们来看看，看看是不是……”

龙翔盯着荧幕，很快的荧幕上出现了重新排组过的文字。

龙翔几乎是十分欣喜的开口：“对了。”

瑞秋倒是对那些文字一点都不看懂。

瑞秋：“那是什么？”

龙翔盯着电脑荧幕上的字。

龙哥：

我在文祥处，侦测器已消灭，有事尚未完成，神秘女已找到。平安，勿担心。再联络。

最后的署名则是单字：奇。

龙翔：“已经有韩奇的下落了。”

瑞秋：“他在哪里？”瑞秋自然也高兴，终于有韩奇的消息。但她却没想到，此时龙翔竟握住她的手。

龙翔：“先别张扬。”

瑞秋：“什么？”

龙翔：“此时阿奇不想让大家知道他的所在地。所以他失踪的消息就让外界继续去猜测，因为他现在正在忙。”

瑞秋，“那要不要告诉冷霜？”

龙翔：“你帮我接冷霜。”

瑞秋：“好。”

冷霜看着 C 市机场出入境控制室的影片，看着那入境时的“韩奇”。一样的身高、一身的身段、一样的发型、一样的打扮，在任何人眼中，那人都绝对是韩奇。

毋庸置疑。

但是在冷霜眼中，却总是能看出那一些细微的不同。

冷霜反复的看着那几十秒钟的影片，直到她可以确定，那入境 C 市的人，绝不是韩奇，虽然他的模样和真的韩奇一模一样。

在冷霜这种易容高手的眼中，若只凭影片，还很难去判断。但是，冷霜同时也是和韩奇长时间一起活动的伙伴，更何况，冷霜对韩奇心仪已久。

所以，别人或许看不出来。但是，冷霜却能在细微间找出蛛丝马迹。

在冷霜想回报总部时，瑞秋已经和她连络上了。

瑞秋：“冷霜，队长有事和你谈，你稍等。”

冷霜：“我也正好有事要和队长谈。”

龙翔：“冷霜，有事要你办，能不能要求 C 市给你一台独立的电脑？”

冷霜：“好，还有我要跟你报告韩……”

龙翔：“我知道。”

龙翔故意打岔，不让冷霜把话说完。

冷霜自然发现此点。

龙翔：“文件除了你，谁都不能知道……”

冷霜：“好。”

冷霜很快的向 C 市机场的控制台台长要了一间单独的房间及电脑。

冷霜接到了龙翔的指示之后，很快的离开了 C 市。

只是她的离开也仿佛是失踪了一般，没有人知道她的去向。

在防卫队总部和冷霜交谈完的龙翔，立即交代瑞秋，要瑞秋传送一些讯息给冷霜，而后龙翔便离开控制室往实验室中而去。

和老爹谈过之后，龙翔也离开防卫队了。

往何处去？龙翔连瑞秋也没说。

龙翔离开时，防卫队外的天空又飘起雨，他的心忽然有些微哀伤。

为什么？

龙翔也不知道。

第三十六章

黄文祥和韩奇二人在石室中，话起这分离多年的种种。

当年和龙翔及韩奇二人在山中那段习武的日子，对文祥来说是人生中最平顺、最快乐的时光。

文祥：“能跟你和龙翔一同度过十个年头，真是我这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了。”

韩奇：“别这么说。等这件事办完之后，我一定要想办法医好你的毒。”

文祥的眼光流转，他似乎已经不愿去和韩奇争执些什么了。

文祥的眼神，是一种彻底的沉重，哀伤，但却也是一份平静。

当人们相信一切都已确定的时候，往往会变成一种平静，打从心里平静，这就是一种近似知足的感觉。

知足，知道满足。知道能有多少，该有多少，便能感到足够。

不够又怎样？又不能改变。

很悲观。但是，生命本身难道不就是这样吗？

黄文祥认定了他的生命只有那么短短的数十天，所以不论任何人再说什么，他都已经不在乎了。

二人聊了一会儿，水绫便回来了。

刚才黄文祥让水绫出去跟“失心兰花”联系，于是水绫出去了一会儿。

文祥：“水绫，连络上了吗？”

水绫：“我把消息传送出去之后，马上就得到回音了。”

文祥，“这么快？”

水绫，“她好像事先便已得知韩奇失踪的消息，所以她便等着我们和她连络。”

文祥，“那她有明确的回应了吗？”

水绫：“有，她约了几个小时后，在上次那个地方碰面谈。”

文祥：“太好了。”

站在大石的平台，风萧瑟的吹，此时的风已带着少许的寒意。

文祥的身子站得笔直，如同上次一般。等待。

文祥没有等太久，远远的，已经可以看见那迤邐而来的尘土，在风中扬起，翻落。

还是那张美丽，却无表情的脸孔；一身劲装。

碧兰一如她曾经出现时的模样；如灵猫，她站在巨石之上。

碧兰：“黄总理，果然深藏不露。连韩医生都能手到擒来。”

黄文祥：“得来不易啊！”

碧兰看着眼前这个单刀赴会的长发男子，碧兰老觉得，依他的实力，韩奇说什么都不会那么轻易的就被擒，但是，防卫队此时正全力搜查韩奇的下落也是事实。

碧兰不愿多想。

碧兰：“好了。黄总理，现在我们要完成交易，你把韩奇交出来，交易就算完成了。？”

黄文祥：“碧兰，你答应过，十年不犯我国土。”

碧兰：“这是魔王的公开宣言，上面写得十分清楚。”

碧兰扬起手中的一张文件。

碧兰：“你把韩奇交出来，这文件给你。”

黄文祥立即大声赞了声：“好。”

碧兰：“韩医生呢？”

黄文祥：“跟我走。”

碧兰侧了侧头道：“去哪里？”

文祥：“当然是去见韩奇。”

碧兰：“黄总理，你在跟我玩花招吗？”

碧兰有些微不悦。

文祥：“不，不，你别误会。你想想，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将韩奇

捉到，依他的身手，我可没有把握带着他四处跑，不得已只得将他困在石室之内，而来此跟你交易，以我这个风中残烛，所能做的只有带你去捉他，这点请你谅解。”

碧兰看了看黄文祥那文弱的身子，倒也难以反驳。

碧兰没有多做犹豫。

碧兰：“那他人呢？”

文祥：“现在正被困在我的后院内。”

碧兰：“那是在……”

文祥：“就在前去几分钟的路程，不远……”

碧兰看了看那在不远处的石室建筑。

碧兰：“你先走，我马上就到。”

黄文祥点点头，走了。

好一会儿，他一直感觉不到碧兰尾随而来的声响，好怕碧兰并未跟来。

快到皇宫的大门处，黄文祥一转头才发现，碧兰不只跟来了，而且她完全未曾落于文祥之后。

在文祥挥挥手，阻止皇宫前侍卫的回礼之际，文祥便看见碧兰如捷豹的身子已经翻上了皇宫的围墙。

那敏捷的身影，仿佛不属于人类。

文祥不再迟疑，他快步走进皇宫，走向后院。

走过凉亭，他停在凉亭后的一池湖水上的小桥，像在等待。

于是一个黑影翩然而落。

碧兰：“为什么停下来？”

文祥：“我怕你没跟上。”

碧兰做势让文祥继续走。

这后院应是文祥刻意保留给自己自由活动的空间，因为这偌大的院子，并没有任何一个守卫。

文祥再开始迈步，终于来到一间石室。

文祥推门而入，碧兰尾随而至，不疑有他。

碧兰一脚跨进，便发觉那自左。右门扉后，所袭来的攻击。

是二股不同的拳风。

碧兰一翻身，已是五步之遥。但那在门后的二人，并未停歇。

那二人，不是别人，正是韩奇及水绫。二人守候在门后已久。

碧兰一翻身，看见清醒着、对自己攻击的韩奇，便知道自己太大意了。

看来自己是着了黄文祥的道了。

碧兰：“韩医生是黄总理的座上宾吗？”

韩奇：“来的时候称不上，现在倒可算是。”

韩奇又一掌击出。只见碧兰在这不算大的斗室四处乱窜，仿佛那带着利爪的花猫。

斗大的空间，却有四个施展拳脚的人，自然不够宽敞，也让韩奇有忌惮。

他怕一个不留神，就伤到水绫，或是文祥。

碧兰一开始只能一味的闪避，因为这空间对她来说完全不熟悉，而她手上并没有武器。

他们三人，你来我往的交相出招，让碧兰委实有些忙乱。

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维持太久，因为碧兰发现韩奇除了拳脚功夫外，他根本不敢动刀枪。显然他怕会伤到黄文祥，或是另一名女子。

而在三人中，黄文祥的确文弱。

若不是韩奇那犀利的攻击，黄文祥不出三招内，便会败在碧兰的手上。

往后一退，碧兰又惊险的避过韩奇的一招。

碧兰一心要快点结束这缠斗，因为她不理睬韩奇，一个欺身，伸手便扣住黄文祥的颈部。

韩奇及水绫见状不禁大叫。

“啊！”

“文祥！”

就在碧兰以为自己稳住阵式的时候，她万万没想到，那受缚的黄文祥在碧兰扣住他的颈部的时候，就利用这么近的距离，一扬手，一掌拍上她的心脏位置。

没有任何人会相信。

碧兰刹时脸色一变，只是那闪电火石之间的几秒钟，碧兰扬在空中的手，僵立不动。

砰！一声巨烈的撞击声。

谁都想不到，碧兰居然应声倒地。

韩奇不禁傻眼，文祥何来如此雄厚的掌力？

居然可以一掌打得碧兰这个半生化人，不支倒地。

这对韩奇，曾经多次与“失心兰花”苦缠不已的人来说，真的是吃惊不已。

黄文祥在碧兰倒地之后，立即往后退了好几步，连声大咳。

水绫立即飞身往前扶住了文祥的身子。

水绫：“文祥，你有没有怎么样？”

文祥连咳了几声之后，像是顺了气。连忙指着倒地的碧兰对韩奇说：“阿奇，你快看看她，可别再让她又醒来。”

韩奇这才回过神，大步迈向碧兰，扶起碧兰的身子，捉住碧兰的脉搏。

韩奇：“文祥，你的掌力……”

文祥：“阿奇，我有什么掌力？我不过是用了一针，水绫的银针，一针插入她的心脏。你快看看，我可不知道那镇定剂对她有没有作用，也不知道那药剂能够持续多久……”

经黄文祥这一说，韩奇才仔细查看，果然在碧兰那胸前的心脏部位，有一支细细的银针，银针几乎没入胸口。

足见，碧兰能在刹时间昏倒，全是针剂立即注入心脏的功效。

韩奇拔出了银针。

韩奇：“水绫，这针是你用来对付我的那一种吗？”

水绫：“是的。”

韩奇立即像是松了一口气。

韩奇：“这针剂上的镇定剂，足够让鲸鱼都睡上一觉了。”韩奇扬了扬银针。

虽然韩奇的话是玩笑话，但是却也不免让水绫脸红。因为水绫正是用这种针剂在对付韩奇的啊！

说完，韩奇抱起碧兰的身子。

韩奇：“水绫，文祥没事吧？”

文祥也站直身子。

文祥：“我没事。”

韩奇：“我们要把她放在哪里呢？”

文祥：“地下室。”

文祥快步走向石室底部的那面墙，开启那条秘密的石阶。

而就在那石阶陷落之际，那原本被韩奇抱在手中的碧兰，忽然又睁开眼。

碧兰丝毫不客气的一掌打向韩奇的左胸。

让韩奇“哦”的一声，双手往上一抛。

碧兰登时往上一翻飞，双足落地，宛如黑鹰。

文祥及水绫立时大惊。

韩奇不是才刚说，那针剂上的药剂，连鲸鱼都要睡上一大觉吗？

为什么才几分钟的时间，碧兰便已清醒，而且韩奇还挨了一掌？

文祥：“阿奇！”

韩奇一个踉跄，往后一退步，立即稳住身子。

但这近身一掌，也伤到了韩奇。

韩奇嘴角，有一线血丝。

韩奇对文祥大叫：“我没事。”

碧兰此时人已欺近门边。

不知何故，碧兰能从那么巨量的镇定剂中，几乎可说是立即醒来，这完全违反人类的机能。

韩奇定神专注的看碧兰，碧兰那碧绿的眼眸，依然引人迷乱。

但是她那额头上豆大的汗珠，更说明了碧兰并非真的能够百分之百对镇定剂免疫。

韩奇受了伤，但是他不准自己倒下。因为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他绝不能让碧兰走出这石室。

韩奇伸手自腰际抽出软剑。

碧兰强忍住那股昏眩，她知道自己无法支撑太久，她一定要尽快离开这里。但这石门的开关在哪呢？

碧兰的面容保持那一贯的无表情。她不想让人看出，自己此刻的慌乱。

碧兰努力思索，思索黄文祥适才进入石室前是如何开门的。

碧兰看见了韩奇手中的银剑。她只能一试，碧兰委实没有把握。这石门的开关...？”

韩奇银剑一挥，如同灵蛇吐信，已经欺向碧兰的左肩。

碧兰没有回避，没有闪躲，她仿佛那溺水的人儿，努力捉住浮木一般。

碧兰奋起身子往石门中间，那有着图腾的地方一扑，那石门应声开启。

碧兰那灵敏的身子，立即自门缝中窜出，韩奇的银剑并未伤到她。

石门开启，碧兰向外窜去，韩奇尾随在后。

碧兰为自己适才的险招、暗算捏了一把冷汗。

因为那石门若未开，那韩奇的软剑一欺身，难保碧兰不会因此而受缚。

偌大的院子中空无一人。

碧兰一如她来时，双足一用力蹬。

她想再消失于风中。

韩奇看着她优美的身影，如闪电般迅速。

他虽有心追逐，却怕……

就在碧兰这一飞身之际，自小桥边窜出二条身影，双双捉住碧兰的足踝，硬是将碧兰这只展翅的飞鹰给擒了下来。

是谁？令韩奇吃惊，更令自石室中走出来的黄文祥及水绫吃惊。

那捉住碧兰的二人，不是别人，居然是龙翔及冷霜。

话说龙翔一收到韩奇的消息之后，便立即和冷霜取得联系。

龙翔对冷霜下达的指令，便是要冷霜前往L国。

因为韩奇这般无故失踪，而后捎来消息说有要事，这对龙翔来说，直觉的代表着事情不简单。

所以龙翔让冷霜前往L国，自己更是随后就到。

没想到刚和冷霜会合后，便往皇宫一探的龙翔和冷霜，会在此时赶上了这一场碧兰与韩奇的恶斗。

龙翔及冷霜，一人一手地，拖住了碧兰，使碧兰只得乖乖双足落地。

哎！对碧兰来说，眼前的，可不只是一场恶斗。

韩奇：“龙翔。冷霜。”

这二个名字，已经让碧兰昏眩加重。

好不容易自石室中脱身，原以为可以离开此地，却又在院子里碰上比韩奇更棘手的“飞龙”龙翔。

碧兰强打起精神，左手掌那银色的物质开始变形。

韩奇：“龙翔，冷霜，她刚才中了大量的镇定剂，随时有可能昏倒，你们放手去拦她。”

有了韩奇的指点，龙翔及冷霜更是精神大振。

龙翔不等碧兰右手掌怎么变化，已经抽出长剑，对碧兰一连挥出三剑；而冷霜更是双手握住双枪，准备在任何时刻将碧兰射伤。

冷霜看着眼前这个女子，她想必就是失心兰花中的碧兰了，也是冷霜唯一尚未交手的“兰花”。

其实冷霜发觉，自己和碧兰真是有些相像。

短发、冷，即使面对冷霜、韩奇、龙翔三人联手，碧兰的眉头都没皱上一下。

这股冷静。沉着，连冷霜都自叹不如。

碧兰的右手掌正在变形，而龙翔的剑却已欺近。

碧兰无法等待，她只好闪躲。而她的另一手洒出银针，作为一种无意义的抵抗。

龙翔怎么会介意那小小的银针？他腾空一跃。

此时的龙翔，果如那传言中的，是只“飞龙”，自空中袭来，让人无法视而不睹。

龙翔已然近身。碧兰额上的汗，不住的滴落。

碧兰以右手打开右腿上的银色开关，右手奋力一扬。

银针如自空中飘落的雨丝，向龙翔射去。

龙翔剑势一转，化做绵绵的剑花，将那丝丝的银针打落。而同时一旁守候已久的冷霜，在碧兰穷干应付龙翔之际，已经瞄准碧兰。

“咻！咻。”二声，子弹清脆的呼叫，那声音宛若黄莺，但却哀凄。

碧兰那如魔鬼般玲珑的身段，再一次应声倒地；身上二只弹孔，分别

在左。右肩下。

碧兰昏了过去，不知道是那子弹所造成的伤，或是她那扬出的银针，因为龙翔剑花的抵挡，有数针刺入碧兰那一身黑衣之中。

总之，碧兰是倒了，而一直撑着不倒的韩奇，看见碧兰倒地的样子也倒了，手中的银剑飞落

“韩奇……”

只怕此时韩奇已经听不见了。

第三十七章

“韩奇，韩奇……”

一种轻柔的呼唤，让昏睡中的韩奇，幽幽醒来。

入眼帘的，是张清秀的脸庞。

韩奇迷濛的眼，像是半醒半睡，神志未清。

一滴滚烫的泪珠滴落。

“队长，他没事吧！”

“没事。只是震断了一些细小的心脉，血吐出来，就没事了。”

韩奇努力的想睁开眼，可是却总是睁不开，只得迷濛的看着前方。

一张熟悉的脸孔，水汪汪的眼。

她在哭。

泪水滴在脸颊，是一阵滚烫的灼热。

韩奇努力开口想说话：“别……别哭……”

“什么，你说什么？”

韩奇：“你来了……真好……”

“你怎么样？哪里不舒服？”

韩奇：“别……别离开……别离开……我……是不是……又下雨了……我好爱下雨天……只有下雨天……才会……更想你……雨……雨……兰……别……别离开……下雨了……”

泪如雨下，握住韩奇的手，不是韩奇口中的雨兰的。

就在韩奇的梦吃结束后，那握住韩奇手掌的柔荑，已经放手。

双眼一闭，又是二串晶莹的泪。

双手掩脸，拭去泪滴。

她放开韩奇，站起身子，往门外走去。

她不是雨兰。

冷霜，她是冷霜。

那原本冷峻的脸，因为关心韩奇的伤势而泪如雨下，如今却又因为韩奇无心的梦吃，而心碎不已。

冷霜站直的身子，大步向外迈开，不在乎众人的观看。

冷霜步出了门外，她开始放足狂奔。

风，冷冽的吹。

此时已是入了夜，北风吹拂而过，让人想打哆嗦，但对冷霜来说，那

却比不上心的冰冷。

冷霜的泪婆婆的落，她不在乎自己是奔向何方。

对她来说，什么都不重要了。

其实冷霜是傻的，她太傻了。

她明知道，明知道韩奇爱的是她，是那朵美丽如神抵的女子，那双会说话的眼，那飘逸的长发。

谁都会爱上雨兰的，所以韩奇爱雨兰，这并不稀奇。

只是，我也爱上他了啊！

我也爱他，即使明知道他爱上的是别人。

冷霜第一次在别人面前落泪。

爱，怎会是这般令人伤恸。

天啊！告诉我，我该怎么做！

冷霜跌在一颗巨石上，无语望着眼前黑压压的黑幕。

只有那寥寥的孤星，看着冷霜散落的泪。

爱，如此令人心伤。

龙翔一直守在韩奇的身边，他睁着眼，看着冷霜离开时，那哀伤的眼。

韩奇啊！韩奇！你可知，你伤了冷霜，伤得那么重？

文祥：“这……”看着冷霜离去，文祥仿佛明白了。文祥叹了一口气：“为什么，爱一个人却无法相守……”

文祥的声音有着莫名的哀伤。

水绫一直守在文祥的身边，此时水绫像只温驯的小猫，依偎在文祥的脚边。

龙翔：“阿奇的情路怕是崎岖。”

文祥：“那雨兰就是‘失心兰花’之一……”

龙翔点了点头。

龙翔：“怎知，他竟会爱上一个世敌。又怎知，冷霜会爱上他呢？”

文祥：“哎！情字难解啊！”

水绫直到此时才开口：“难道他们这么朝夕相处，韩奇不知道冷霜爱他吗？”

龙翔，“冷霜从来不在别人面前表露情感，所以我想韩奇是不知道的。”

水绫依偎着文祥更紧了。

水绫：“冷霜好可怜哦！”

龙翔望了望外面的黑夜。

龙翔：“让她去走走吧！或许这样会好过些。”

文祥回过头才问起韩奇：“韩奇没大碍吧！”

龙翔：“没什么，我给他灌了点气，休息一会儿，他就会没事了。”

文祥：“那就好。”

龙翔：“文祥，你也太大意了，怎么这么大的事也不跟我们商量商量，若是我和冷霜没到……”

文祥：“我是有欠周详，龙哥，是我的错。”

龙翔：“文祥，我可没指责你的意思。”

文祥：“我明白，没和你商量，就贸然行事，本就是我的错……”

龙翔：“都别提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处理碧兰，这才是重点。”

文祥：“龙哥，你能不能念在我们多年交情上，答应我……”

龙翔：“文祥，我们是兄弟，事情不分彼此，有什么事，你直说吧！”

文祥：“我想留下碧兰。”

龙翔：“文祥，你知道碧兰若是醒过来……”

文祥：“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真的希望能在她口中找到答案……”

龙翔看着眼前的文祥，他知道自己只有点头的份。

龙翔点了点头：“这样吧！反正阿奇受伤了，现在我和冷霜干脆留下来，看你怎么处理这件事，全由得你做主，这可好？”

文祥自然欣喜万分，他拉着水绫的手：“龙翔，谢谢，谢谢！”

龙翔：“只是，文祥，你得答应我，在阿奇醒来之后，让阿奇看看你……”

文祥：“我答应一定会让你们看到我。”

水绫比谁都高兴，因为对水绫来说，那代表着一丝希望，一丝可以天长地久的希望。

水绫抱着文祥，也下意识的伸手抚了抚腹部。

这是水绫的秘密，只怕她还未曾向任何人说过呢！

眼尖的龙翔注意到了，只是龙翔也没说。

看着文祥这小时的玩伴，龙翔只想知道，文祥要怎么做呢？

文楚的死，对文祥来说是份永难磨灭的痛苦。

龙翔知道那种苦，那种会啃蚀人心的痛苦。

夜，已深。

看完韩奇，龙翔直接走到了文祥书房暗道中最底的暗室。

那原本韩奇待过的房间，此时碧兰正待在那里。

文祥为碧兰安置了一张病床，只是病床上加装了许多装备。

那些装备自然全是用来预防碧兰在任何时候醒来，不会“恣意活动”的器具。

龙翔看了看躺在病床上的碧兰。

其实这三朵失心兰花，真的都美，美得令人屏息。

只是，她们却也毒辣得令人咋舌。

龙翔看了看碧兰双肩的伤口，取了把镊子，将弹头给取出来。

红红的窟窿口涌出了一点血。

但就在龙翔将子弹取出，往器皿上一放之时，那匡啷一声还不绝于耳，就见碧兰肩上的伤口，已经止住了血。

才那么短短的几秒，伤口开始自动复原了。

多么令人吃惊，那血红的窟窿就这么密合了。

如果这三朵兰花不是魔王的杀人机器。那该多好。

哎！这也只能是龙翔的咏叹了。

龙翔将碧兰另一肩上的弹头也取了出来。

子弹划过身子，穿透了那件紧身衣，黑色的衣服有了二个破洞。

龙翔等到伤口全部愈合之后，找了块干净的抹布，将那血块擦去。

龙翔拭去了血迹之处，透出一块无暇的肌肤。

但是，龙翔像是看见了什么东西一样，忽然奋力撕开碧兰左肩的紧身衣。

一大片雪凝的肌肤。

龙翔的眼直盯着看，由他睁大的眼，看得出他的激动。

龙翔大声的叫了：“不……”

龙翔往后退了数步，仿佛无法置信一般，他抱住自己的头。

龙翔的眼神一直直盯着碧兰的肩头，他的焦点不是在那雪白的肌肤，而是在那肩上的一朵荷叶状的胎记。

不知是龙翔的叫唤或何事，总之，引来了文祥。

文祥看着龙翔的表情连忙走近。

文祥：“龙哥，你怎么啦？”

龙翔蹙着眉，望着文祥。

他指着被缚在病床上动弹不得的碧兰道：“小荷……她是……小荷……”

文祥亦不禁大惊失色：“什么？”

文祥欺近碧兰的床身，看着她肩上的荷叶状胎记，于是明白了龙翔的吃惊。

老天爷怎么会给他们开这种玩笑？

碧兰是龙翔的妹妹吗？

这是情何以堪啊！

二兄妹竟成见面就想拼个你死我活的世敌。

这魔王，心是这般毒辣啊！

片刻，龙翔又开口，此时他已然恢复了镇定：“文祥，你要答应我，在还没把事情查清楚之前，绝对不能杀她，你答应我！”

文祥明白龙翔心里的挣扎，文祥点了点头。

文祥：“我不会杀她的。”

文祥的本意原本就不是杀了任何一个失心兰花。

文祥的妹妹黄文楚，就是死在魔王研发“蓝色天堂”药剂的试验中。

文祥知道“失心兰花”也是受困于“蓝色天堂”的毒药，文祥同情她们的遭遇。

文祥要引来“失心兰花”的原因，只在于逼使她们说出魔王的下落，而非是要杀这三朵兰花。

更何况，现在文祥和龙翔都在怀疑，怀疑碧兰是不是龙翔的妹妹——小荷。

宋雨荷，那个龙翔以为早已遇害的小妹。

正当二入迷惘之际，水绫来了。

水绫：“韩奇醒了。”

龙翔及文祥立即精神一振。不消说，龙翔都必须急步赶去看看。

很快的，龙翔尾随水绫，离开了石室。

文祥原本也想离开，但是当他的脚要跨出门槛之际，他回头了。

他愣了一下，注视着碧兰。

文祥回头了，他走近碧兰的床边。

文祥看着不是碧兰的脸，而是那条静静躺在碧兰身上，那光彩夺目的兰花状的项链。

好美，如同宝石一般。

深邃，迷漾，深浅不一的蓝，在项链中流转，是那么美丽，那么令人难以相信：如此美丽的物体，却是这世间最毒的毒物，一种可以让人不死。不伤，却要一生受其牵制的毒。

它，就是“蓝色天堂”。

文祥不再考虑，他一把取下那条光芒灿烂的蓝色兰花形项链，而后他也步出了石室。

在他离开石室之前，在门外，文祥多替门扉边的一只图腾动了些手脚。而后，他才安心离去。

龙翔快步来到了韩奇的床边之时，韩奇已然坐起身子了

龙翔：“阿奇，你别动，先运运气，看看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韩奇的神情还有些虚弱。

韩奇：“我没事，刚才我已经运过气了，只是感觉自己身子弱了一点而已。”

龙翔：“下次可别再大意了。”

韩奇：“那碧兰呢？有没有让她溜走了？？”

龙翔：“没有。或许是镇定剂的药剂发作了，她现在在石室里昏睡呢！”

韩奇：“那就好，你没杀她吧？”

龙翔：“子弹根本伤不了她。”

韩奇：“龙哥，你不能杀她！”

龙翔对于韩奇的话有些吃惊。

龙翔：“阿奇，你……”

韩奇：“上次和雪兰交手的时候，我发现她身上有荷叶胎记……”

龙翔：“什么！”

韩奇：“大哥，你别激动，听我说完，雪兰那时候告诉我，她们三个人，身上都有那个胎记……”

龙翔此时真的大吃了一惊了。

龙翔：“三个人都有……”

韩奇：“实情怎样我也不清楚，但是我想雪兰没有理由骗我，所以我想看看碧兰是不是真的也有那个胎记在肩上……”

龙翔点了点头，道：“她有。”

韩奇，“那她们三个到底谁才是小荷呢？”

龙翔陷入一种苦思。

石室。

安静的石室。

柔和的灯光。

碧兰自昏睡之中醒来，她眨着双眼，不明白此时自己身在何处。

她想伸出手，揉揉自己的颈部，这才发现自己竟被五花大绑地捆在一张床上。

四处张望，这石室里只有她一人。

碧兰不再扭动挣扎，她静静的躺着。

很快的碧兰的右手掌处，又开始变形。

那银色的手掌，像是一种可以自在变化的金属液体。

手腕上的环扣，以手掌的宽度一定无法通过，但右手化为长长的圆柱，很快的手掌就变成和手腕骨一般粗细了。

就这样，碧兰的手可以轻易的自环扣中解套，而一旦碧兰的右手掌可以活动，这绑在她身上的枷锁便不算不什么了。

很快的，碧兰就从那张床上脱身了。

碧兰火速的下了床，来到这石室中墙上的一面镜子前，仔细端详自己

的样子。

碧兰将身上那数支银针拔出。

那是碧兰之前用来对付龙翔，却反被射中的银针。

碧兰将那些银针一一收好，再仔细看看自己肩上原本被冷霜射中枪伤之处，此时，伤口已经全部密合。

碧兰不知道是谁帮自己将子弹取出的，而被子弹划破的黑衣，为何左肩上的黑衣除了弹伤之外，还有被人撕扯的样子？

碧兰不明白，因为所撕开的衣服，似乎只是胎记的那部分。

碧兰拉了拉衣襟，深吸口气，确定自己已经无碍之后，她开始端详这石室中的一切。

岩石，一种坚固的建材。

很难想像，在数千年前，便有人类能够在没有机械的协助之下，将巨大的石块化为美丽的建筑。

如何做到？只怕至今无人能解。

碧兰开始仔细的，一寸寸的搜索这石壁，因为这里绝非久留之地。

既然碧兰醒了，她自然只想离开这石室。

风冷冷的吹，吹得让人心凉。

一声雷响，一记闪电。

冷霜抬起头，看着黑色的天幕。

要开始下雨了。

冷霜对雨，有着又爱，又恨的心情，但是此时，她是喜欢雨的。

就下吧！让那冷冷的雨丝去打醒自己吧！

冷霜的脸上，还挂着泪。

又是一声沉重的雷声，豆大的雨，开始落下了，打得人疼痛不已，但是冷霜却依然跌在巨石之上。

她不想离开。

就让雨水洗净脸颊吧！在大雨中哭泣，谁也不会知道，雨中的人儿，脸上滑落的是泪是雨。

冷霜放纵自己，哭倒在这倾盆大雨之中。

冷霜是累了，心好累，因为情好苦。

雨水洗去了她的泪水，也掩去了声响。

在这场大雨中，谁也难以听见那欺身而至的脚步声，即使是冷霜也一样。

黑色的身影，黑色的斗篷，看不清那风雨中跃动的身形是谁。

只见那黑影一步步的趋近，很快的，黑影跃上了巨石，而冷霜却全然未知。

伏倒在地的冷霜，依然在哭泣。她不知道那身后袭来的杀机。

又是一记划破天际的银色闪电。

冷霜双肘撑起，刹时间闪电让漆黑的大地映得雪亮。

冷霜看着石上一个巨大的黑影，是死神的模样。

斗篷下的长袖，高高举起，笔直的落下。

才电光石火间，冷霜便已失去知觉。

在这下着大雨的黑夜，冷霜被一名身着斗篷的黑影偷袭。

闪电再度奔驰于天空，但是她却无法看见那黑影下的面孔。

是死神吗？

第三十八章

碧兰在石壁上四处摸索，这粗糙的石壁却是无比的结实。强硬，仿佛丝毫空隙皆无。

碧兰几乎要放弃了，双手一拭，好像有一道细缝。

碧兰如此欣喜。

很快的碧兰发现这细缝像是一个门字形，直达地面，而依门字形的大小。高度看来，那就像是一扇门。

这种念头让碧兰雀跃不已。

终于找到了门，碧兰却又开始头痛，哪里是门的开关？

碧兰开始寻找任何图腾或是开关之类的记号。而许久之后，碧兰已经选择放弃了。

就在碧兰出了一身薄汗，身子累得往后一靠之际，没有想到，就这么阴错阳差的，石门动了。

那是一个旋转门，碧兰这样用力一靠，让碧兰给“转”入了另一个石室，一个黑漆的石室。

碧兰刹时不知是喜是忧。

喜的是她终于如愿离开那个石室；忧的是，她又走进另一个石室，一个冰冷、空旷，漆黑的石室。

碧兰的额上又沁出了一层薄薄的汗珠。

这个黑暗的石室之中，在正中央的地方，有一个发亮的物体，像是宝石的光芒，在黑暗中闪亮。

碧兰这才想起自己身上的项链，此时早已不翼而飞。

碧兰皱起了眉。

“蓝色天堂”不见了，这对碧兰来说可是一件大事，但如今碧兰无法再去想那魔王可能的惩罚，现在更重要的是离开这里。

碧兰没多久便适应了这石室的黑暗，她开始走近那个发光的物体。

那近似钻石的光芒，璀璨夺目，该是水晶吧！因为应该无法找到那么大的钻石床吧！

碧兰一直欺近那张发亮的水晶台。

那果然是水晶，如此美丽。

碧兰的手轻抚过宝石，那真是美丽的宝石。

而就在碧兰拭了拭水晶的镜面，想往下一望的时候。

碧兰看见了。

她一连退了三、五步。而后，一声扑倒的声音。

碧兰依在石壁上。那张原本美丽，却无表情的脸孔，此时却是写满—

—
恐惧。

碧兰双足一软，坐在地上，双足依然不住住后踢，仿佛想穿入石壁而去。

碧兰的脸色雪白。

是什么能让她害怕到如此之情景？是什么？

是那具在暗室中发出幽光的水晶棺木，那棺木中的尸首，让碧兰惊魂不已。

那是什么？

一张血肉模糊的脸孔，上面大大小小的血红窟窿，以及那像要流出眼眶的眼珠。

一阵呕吐的感觉袭来，碧兰不明白，真的不明白，是什么样的伤害，能够形成那样的伤口。

碧兰依在墙角，久久不能自己。

再也没有任何时刻，碧兰会如此害怕一间石室，一间了无生气的石室。

碧兰迫使自己再站起来，她要离开这间石室，而且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止她。

碧兰下定了决心，她又开始努力拍击那石室的另外三面石壁。

除了她“进来”的那一面墙之外，一定还有一面墙是门。

碧兰要自己绝对不要再去观望那具水晶棺，那是一幕会令人永生惶恐的梦魇。

碧兰多希望自己未曾见过。

龙翔和韩奇谈完，窗外正飘起雨丝。

韩奇：“龙哥，那碧兰呢？”

龙翔：“我们把她关在石室里。”

韩奇：“或许她也该醒了。我们过去看看吧！”

龙翔、韩奇、文祥、水绫，四个人来到了书苑，走进了暗室。

忽然听见一声尖叫。

是碧兰！

韩奇立即为首向那石室的方向奔去，但他却不知如何开启石门。

这千年建筑的石门，却远比什么科技大锁来得好用。

文祥开了门，众人跳进石室，但见斗大的石室里，却空无一人。

碧兰失踪了！

韩奇：“碧兰呢？”

四人不禁面面相觑。

水绫：“我们明明将她绑着啊！”

水绫站在那张病床边，病床上只有一堆早已被破坏殆尽的手环之类的枷锁。

龙翔看着文祥：“碧兰不可能凭空消失啊！”

文祥：“是不可能，这石室这么坚固……”

韩奇：“那她上哪儿去了呢？”

水绫：“难道她能飞天遁地？”

龙翔：“还是这密室另有通道？”

韩奇：“是啊！刚才我们大家不是都听见了一声惨叫声吗？那不是碧兰是谁？对了，冷霜呢？”

水绫，“冷霜被你气走了！”

水绫看来是不平冷霜对韩奇的爱没有得到回应，而韩奇却是一头雾水。

韩奇：“我气走她……”

水绫：“是啊！”

龙翔：“冷霜出去走走，应该一会儿就回来，现在我们更重要的是把碧兰找出来。”

韩奇这才回过头来看着文祥。

韩奇：“文祥，没有人比你更了解这些石室了。”

文祥：“是，这石室还有一扇门……”

黑夜中的黑影，自袭击冷霜之后，便一把抱起冷霜，往离巨石不远的皇宫方向前来。

虽有那守卫及关卡，对那黑影来说却是如入无人之地。

黑影穿梭自如，很快的，黑影在未惊动任何人之际，已然来到那后院之中。

挟着冷霜，对黑影来说依然没有半点妨碍。

她来去自如，很快的她来到了书苑，步入书苑。

石室之内，并无人迹，空无一人。

只见在石室底部有一个向下陷落的石阶，挟着冷霜的黑影，没有多做耽搁，便往那石阶走去。

黑压压的走道。

黑影身着斗篷，还缚着冷霜，她轻声地走着。

慢慢走近最底部那间开着门的石室，依稀可闻石室之中，有人交谈的声音。

韩奇：“文祥，那暗门在哪里？”

文祥：“可是……”

韩奇：“还有什么可是呢……”

文祥：“如果她真的闯进那里……”

韩奇：“那里是哪呢？”

文祥：“是……是……”

韩奇：“你快说呀！”

文祥：“是文楚的坟。”

此时立即鸦雀无声。

难怪文祥会面有难色。

龙翔：“文祥，不论如何，我们总得找到碧兰，你就开了门，让我们去找吧！否则，若是……若是碧兰吃惊之下，毁了……”

不用龙翔再说下去，文祥已经想到了。

文祥立即走向底部的那面壁，张开手，摸索着开缝。

不久，文祥便辨别出了门扉的大小。

文祥：“石室很暗，你们过去要小心，别被文楚给吓到了……”

文祥说得面有难色，但三人都能明白。

尤其是水绫。

水绫与文祥相恋至今，文祥从来不肯让她接近文楚的坟地一步。

而现在，文祥终于肯让大家进石室，这对水绫来说，的确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

文祥轻推了门。

文祥：“你们还是别去看文楚好了……”

韩奇根本不愿再等待，他一把推动了石门，很快的，韩奇及文祥二人

便来到了那间阴暗的石室。

韩奇努力地睁开眼想看清石室内的一切，这石室真是幽暗。

韩奇信步往唯一的发光体走去。

文祥：“阿奇，你别去看……”

文祥推动石门，让水绫和龙翔也能进来，他根本无力去阻止韩奇的步伐。

韩奇不理睬文祥的叫唤，他笔直往前，往那水晶棺木而去。

他不相信，依他见过那么多的病例，还有什么可以吓倒他的。

水晶棺木，闪耀迷人光芒。

但韩奇输了，他以为……

他以为他可以承受任何可怕的伤口。

但是他错了，他真的错了。

韩奇发出一声叫喊，一连跌跌撞撞的跌开了二步。

龙翔见状，连忙向前去扶他。

就在龙翔望进水晶棺木之际，连龙翔也难忍，二人双双倚在石壁。

而此时也想欺近的水绫却被文祥拉住了，文祥拥着水绫。

文祥对着龙翔和韩奇说：“那张脸，就是现在的我，你们知道我不让你们看我的真面目了吗？”

韩奇只得看着文祥，唤出一句：“文祥……”

水绫不明白那水晶棺木中的文楚，是何等模样。

水绫想看，她真的想看。

水绫试图挣脱文祥的怀抱。

水绫：“文祥，你让我看，好不好？”

水绫抱着文祥那戴着面具的脸庞，文祥知道，是不能阻止了。

文祥用那哀怨的眼神，望着水绫。

文祥：“水绫，你去吧！”

水绫快步向前，因为她怕，若是不如此，她会改变主意。

虽然心中做了万全的准备，虽然努力想过千百回，可能的惨状，但是都不着真的看见那时的悸动。

水绫一见文楚的惨状，根本挨不到离开那棺木。

在棺木边，水绫已经忍不住作恶。

文祥：“水绫，快回来。”

文祥虚弱的呼唤。

水绫跌跌撞撞的回到文祥的怀里，放声大哭。

哭什么？

为文楚哭？为文祥哭？抑或是为自己哭呢？

或许都有吧！

水绫哭着。喊着：“文祥……”

仿佛那哭泣的娃儿，依偎在亲人的怀里。

文祥轻抚过水绫的脸。

文祥安抚着水绫：“水绫儿，别怕，别怕。”

水绫抬望眼，看着文祥。她的眼中写满哀伤。

水绫：“文祥，我是因为……”

水绫根本不必说。

文祥便已接口：“你是因为我这些年所受的苦，对不对？”

水绫只能点头。

那份深情，看在龙翔及韩奇的眼中，都不忍视睹。

若是文祥真的已经像文楚那般严重，那他就真的已经来日无多了。

相爱却无法相守。

如何让人心中无憾呢？

就在四人陷入极端凄苦之际，龙翔已经耳尖的听见，那隔墙所传来的声音。

刚才龙翔及水绫过来之时，石室的旋转门并没有完全的关上，那石门还有些微空隙。

龙翔和韩奇使了个眼色，二人飞快的欺近门的左，右二侧。

一阵石门转动的声音，龙翔及韩奇二人纷纷出掌。

却没想到，并没有人进来。

但那石门却在龙翔及韩奇二人左右合并击出掌风之时，有了些微的剥落。

石门有了一个小缺口，从缺口中透过来的是，隔壁暗室那柔和的灯光。

正当龙翔想出声之时，那隔壁房里已然传来一阵悦耳的声音。

“韩医生，请你现身吧！”

韩奇对这个声音十分熟悉，所以他有些吃惊。

对龙翔投来的有些疑问的眼神，韩奇则回答道：“是雪兰！”

“韩医生，你不会不理睬冷霜的死活吧！”

这自然令所有人吃惊，雪兰这么说显然是因为冷霜在她手里。

而龙翔这才惊觉自己的大意，他不该让冷霜这么独自一人出去，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韩奇与龙翔对视。

韩奇：“雪兰，你别动冷霜，我现在出来！”

雪兰：“最好是所有人一起出来！”

韩奇：“好，好。”

就这样四人鱼贯地又自那旋转门走了过来，而此时雪兰才发现，原来连龙翔都在这里。

雪兰就是那个能在雨夜里挟个人还来去自如，丝毫不为所动的黑影。

此刻的雪兰，手中捉住像是已经昏过去的冷霜，而且身穿一件宽大的斗篷。

从冷霜那一身湿透的衣裳，而雪兰却完全没有淋湿的样子看来，那件斗篷是防雨的。

雪兰，一个看起来比碧兰更具威仪的美女。

雪兰：“没想到，连‘飞龙’队长都在这里。”

龙翔：“也没想到这贫乏的山区，会让二朵兰花出现啊！”

雪兰笑了，如同那在雪地里盛开的兰花。

孤单，却凄美。

龙翔在刹时间还真的有些看傻了。

韩奇开口：“雪兰，怎么我们每次见面，你手里都有人呢？”

雪兰又笑了。她想起上次挟持龙翔的景象。

雪兰：“是啊！不知为何，我老是捉住人。”

韩奇：“那就放下她嘛，老捉着人太累了。”

雪兰：“何不咱们再来谈次交易？”

韩奇：“可以啊！有话好说，冷霜没事吧？”

雪兰：“她没事，只是昏了过去，再加上淋了雨，了不起是受点风寒而已。”

韩奇：“那好，你可以将她放在沙发上，这样你会比较轻松点，不会那么累。”

雪兰站在离四人远远的那个角落，而她依韩奇所言，将昏了过去的冷霜，放在沙发上，只是她的手一直没有离开过冷霜的身上。

韩奇：“好，怎么谈？”

雪兰：“没什么，很好谈。我们现在手上各自有一个人，只要你们把碧兰交出来，冷霜就还给你们去照顾，怎样，公不公平？”

韩奇点了点头，道：“公平。只是，现在连我们都在找碧兰！”

雪兰侧了头，仿佛想知道韩奇所言是真是假。

雪兰：“你说什么？”

韩奇：“你别激动，放松些。原本碧兰是被我们绑在那张床上的。”韩奇指了指那张病床，再继续说下去，“可是我们再进来的时候，她就已经不翼而飞了，连我们都在找她！”

雪兰认真的看着韩奇，仿佛想知道韩奇是否在骗她。

韩奇：“我没骗你。”

雪兰只沉默了一下。

雪兰：“那就请你们把碧兰找出来我们再谈，冷霜我只好先带走了。”

龙翔闻言立即向前欺身，说什么也不能让雪兰带走冷霜。

龙翔一翻身，双手捉向雪兰，雪兰立即将冷霜抱在胸前，挡住龙翔的拳。龙翔只得硬生生的将双拳收回。

雪兰开始往石门外退。

韩奇看着被雪兰挟在怀中的冷霜。

韩奇：“雪兰，我希望你看在那荷叶胎记上，别伤害冷霜。”

雪兰：“别伤害碧兰，她的肩上有和我一样的胎记。”

雪兰和韩奇，仿佛达成了某种共识。

雪兰向韩奇一点头，看了看有些茫然的龙翔，挟着冷霜，便欲飘然步出这石室。

而就在雪兰。韩奇，龙翔交手之际，他们三人，都未曾发现那一直在角落的黄文祥。

黄文祥原本一直拥住水绫，但是他推开了水绫。

在推开水绫之前，黄文祥对她说了一句话：“水绫，你好好保重自己。”

黄文祥说完，推开水绫，从怀中取出自碧兰身上拿到的“兰花项链”，掀开项链的开关。

黄文祥一手拿开脸上的面具，一手将那瓶“蓝色天堂”全数喝进嘴里。

“啊！”黄文祥的叫声无比凄烈。

再此时，雪兰抱着冷霜，尚未离开石室。

她正好抬望，看到黄文祥拿掉面具。喝下“蓝色天堂”的样子。

雪兰那原本细致的脸，刹时变得苍白。

而龙翔和韩奇二人也回头，他们也看见了那一幕。

文祥的脸，那张若非还有眼、鼻、口，否则不能称为脸的面孔。
文祥没骗大家。此时文祥的脸，比起那躺在水晶棺内的文楚，已然相去不远。

水绫大叫：“文祥。”

但文祥却是刻意避开水绫的身子。

文祥：“别过来，水绫。”

而此时的文祥，在喝下“蓝色天堂”之后，全身开始一种炙热的的烧。

文祥：“啊！”

那是“蓝色天堂”的作用发挥了。

文祥开始变形，如同火焰。

第三十九章

黄文祥那不断的哀嚎约莫持续了数十秒钟，而韩奇早已一把捉住水绫，因为韩奇知道，“蓝色天堂”的毒性发作之时，那身上所有能量的转换，会让身体发出近千度的高温。

令人仿佛置身烈火地狱一般，而后服用的人将浴火重生。

水绫挣扎着，但韩奇紧紧的抱住她，直到黄文祥已经倒卧在地。

水绫顾不得任何代价，死命的挣脱韩奇，想把文祥的身子翻过来，好确知文祥没事。

水绫早已忘了，忘了文祥那张恐怖的脸孔。

水绫只想，只想看看他。

文祥的身上，冒起了阵阵白烟，而水绫的双臂也因为接触文祥的身子而受到的烧。

“啊！”

可想而知水绫手臂碰触高温的痛苦，而也因水绫这一翻，文祥的身子也翻了个身，文祥更因此站了起来。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此时文祥的样子，不再是那张令人作恶的鬼脸，而是一张白净、文秀的脸庞，是那个水绫在照片中看过的文祥。

所有的人都看傻了，除了雪兰。

此时的雪兰似乎已从适才看见文祥脸庞的惊吓中醒来。雪兰一个箭步，想往外走，但是却不及文祥的快。

文祥对着墙上的一个图腾一拍，那石门立即关上。

文祥：“雪兰，你别走，你不是要找碧兰吗？”

文祥那张俊秀的脸庞，此时显得十分有威仪。

水绫：“文祥你……”

文祥扶起跌坐在地的水绫。

水绫：“文祥，你的脸……”

文祥这才看了看墙上的镜子，连文祥也吃惊，原来他回复了当年年轻时的容貌。

文祥对着水绫一笑，道：“水绫，这才是我希望你记住的样子。”

水绫一下子便躲进文祥的怀里，还好此时文祥身上的高温已然退去。

文祥对着雪兰说：“这石室我已经封住，除了我谁也无法走出这里。只要你放了冷霜，我就带你去找碧兰！”

水绫抬起头去看那黄文祥的脸。

那张脸对水绫来说是陌生的，因为自从她遇见文祥开始，文祥就一直戴着那张面具。

但此时，看着文祥，水绫的心有种感觉，一种本能的感觉。

水绫依偎着文祥更紧了。

雪兰看着这坚固的石室，她犹豫着要不要放开冷霜。

文祥仿佛看出了她的犹豫：“放了冷霜吧！只要你不伤人，念在你身上的荷叶胎记上，我们四个人，也不可能伤害你。”

不知为什么，文祥此时的话，有着一种令人难以抗拒的威严。

文祥：“雪兰，你知道，若是现在我们动手，你也绝抢不到半点好处，别说有龙翔和韩奇在这里。我的身上有着二种毒的流窜，依我现在的体能，最少都超过你一倍以上，你应该很清楚。”雪兰：“你是说……”

文祥：“没错，我原来的容貌就是因为‘蓝色天堂’，成功前的活体试验，那种毒留在身上，再加上刚才我喝下的那一剂‘蓝色天堂’，我身上有着二种毒性流窜。”

雪兰：“那你……”

文祥仿佛知道了雪兰要说什么，故意打断她的话。

文祥：“没错。”

不知道为什么，雪兰刹时间仿佛能懂文祥了。

雪兰将手中的冷霜抛给了韩奇，韩奇冷不防的，险些漏接了冷霜。

文祥笑了，他拉开了那一直在自己怀中的水绫。

但那低头的一望后，文祥竟又是一声悲鸣。

“水绫……”

文祥哭了。

文祥：“水绫，你怎么这么傻？”

水绫双手探向上，抱着文祥。

水绫侧过脸，此时，其他人才知道，为何文祥会哭。

水绫：“文祥，你别哭，我说过，今生今世绝对不要跟你分开，我也说过，只要记住你现在的样子。”

文祥：“水绫。”

韩奇眉头深锁，雪兰低声轻叹，龙翔不忍视睹。

因为此时的水绫，那双美丽动人的水汪双眸，那迷人的丹凤眼，此时已经变成二个窟窿。

是水绫自己废了双眼。

如同她曾经告诉过文祥的，她做到了。

谁都相信，她是真心希望能和文祥生死相守。

文祥收拾起泪水。

文祥：“韩奇。龙翔，请你们帮我照顾一下 L 国，我的副总理是可以相信的人。”

韩奇一脸不解，但文祥早已无法多做解释了。

文祥一飞身。就如同他所言，此时的他早已是体能胜过雪兰的“半超

人”。

文祥搂着水绫，依然十分轻松的欺近韩奇及龙翔。

文祥推了韩奇一把，让韩奇退了数步，来到龙翔的身边。

文祥在空中一个翻身，单手打向一个墙上的图腾。

韩奇及龙翔所站的那块地面，忽然隆隆升起，就像是升降梯似的，而石室的天花板，也打开了一个隆起的。石块大小的方块。

而就在那数十秒之中，龙翔，韩奇及冷霜已然被文祥送出了这个石室。

此时石室之中只剩下文祥、双眼失明的水绫，及雪兰。

雪兰不能离开，因为她还没找到碧兰。

文祥，“水绫，你真是傻。”

水绫：“离开你，我才是真的傻。没有你，我根本活不下去。”

文祥笑了。

文祥：“有妻如此，夫复何求？我够了，我真的够

文祥望了望雪兰：“雪兰，从现在开始的一个小时内，石室就会全部毁灭。在石室毁灭之前，我会把你和碧兰送出去。”

雪兰：“碧兰在哪里？”

文祥：“她在地狱里！”

雪兰：“什么？”

文祥：“你放心，她还没死，只是她所处的地方，是地狱，是你义父所构筑的地狱。”

文祥又接着说：“我本来应该杀了你和碧兰的，但是你们身上都有龙翔他们家族才有的记号，所以我说什么都不能杀害你们。但是，我也希望你们看见你们口中的义父，他所做的一切。”

文祥忽又低头对水绫说：“水绫，你抱紧我，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水绫：“好。”

文祥又对雪兰说：“雪兰，你跟着我。”

文祥就这么抱着水绫。带着雪兰，走向旋转门后的石室，那个有着水晶棺木的石室。

文祥走近棺木，轻拭着棺面。

文祥：“这就是受‘蓝色天堂’活体实验而死的黄文楚，我唯一的妹妹。”

雪兰看着那恐怖的面容，她心中的哀凄比谁都深沉。

雪兰：“我为令妹感到哀伤。”

文祥看了看雪兰的双眸。

文祥：“你的哀伤不是为了文楚，而是为了你们三人吧！”

雪兰双眼一闭，二滴轻泪流下。

是。雪兰的哀伤，为的不是文楚，而是她和碧兰。雨

因为她们三人，在魔王的改造下，还能存活至今，只是因为幸运，否则她们三人在任何一次的毒物试验下，都有可能是躺在水晶棺木下的残破尸体。

是幸运让她们三人，一次次的在试验中活过来。

但这真的是幸运吗？

她们三人，成了魔王这个死神手中的镰刀，她们三人饱受“蓝色天堂”毒性发作时的苦痛。

她们必须摒弃原有的人生，听命于魔王，或成为杀人机器。

活着，是一种幸运吗？

雪兰的泪，不为旁人，为的是她们三人。

文祥再往石壁上一拍，这间石室的地面忽然全部下沉。

原来在这石室之下另有暗室。

不消数秒钟，“地面”便已静止，文祥领着雪兰走向一个长长的通道。

这是地狱，是撒旦所为的地狱。

因为这短短的通道，立即接着一间空旷的大石室。

石室里布满着直立的发光体，那发光体里，像是装满了一种液体。

而泡在液体中的，全是尸体。

数以百计的尸体林立在石室之中，显得十分拥挤。

那些尸体不是一般的尸体，每一具尸体，都是一个文楚。

而比文楚更惨烈的是，那些尸体全是赤裸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那身上一处处的伤痕，如同那文楚面上的伤痕，全部一一浮现。

那粉红的，深红的，血红的，各种深浅不一的伤口。

至此，寂静的石室忽然传来声响。

“是谁？是谁？”

雪兰：“碧兰，是我，你在哪里？”

很快的就有脚步声向这里奔来，没错，是碧兰，是一脸恐惧不安的碧兰。

以碧兰原本的容貌，根本不会有入看出她的喜乐，哀伤，因此碧兰的脸像个机器娃娃，美丽却无生气。

但是此时，碧兰却是一个哭泣的娃娃，完全倒在雪兰的怀中。

可以想见碧兰一个人独自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坟场”的感觉，那是种足以让人死亡的恐惧感。

文祥：“你们跟着我。”

文祥又开始迈开步伐，在各个尸体间行走。

雪兰忽然觉得，如果自己像水绫一样看不见，那真是一种幸福。

可是不行。那尸体的惨状，一一侵入脑海里。

这真是一种酷刑。

文祥一直带着她们行走了几分钟，才好像来到了石室的尽头。

文祥击开石壁的门，带着她们二人走进一个石室，另一间小小的石室。

文祥将水绫放置在石室的沙发上。

这石室颇为舒适，而且在石室的一面墙上有着一组巨大的荧幕。

可以看出，那是一部大型电脑。

文祥放下水绫：“水绫，你乖，我在这里，你放心，我办点事哦！”

水绫安静的倚在沙发边。

文祥：“雪兰。碧兰，我想放你们出去，但是你们要答应我一件事。”

雪兰：“什么事？”

文祥：“我原本要困住你们是为了向你们逼问魔宫的下落，但是，现在我已经是将死之人了，而我又答应过不伤害你们，所以我一定要放你们出去，但是在你们看过外面的那几百个人的惨状之后，我希望你们帮我完成我的心愿。”

雪兰：“什么心愿？”

文祥：“我以我的生命，以我的妻子的生命，我的族人的生命，来换取一个复仇的机会。”

雪兰不明白，文祥这口中的“死亡复仇”是什么意思。

文祥：“很简单，我要让魔王亲眼目睹这座坟场的惨状，我要他寝食难安！”

雪兰：“你的意思是？”

文祥：“我将这些人临死前的惨状全部灌入这张磁碟，我要将它送到魔王的眼前。”

雪兰，“你是说……”

文祥：“我相信，你们可以使用电脑跟魔王连络。我不要你们做什么，只要你们将这磁碟中的资料全数传送进魔王的电脑上就好。”

雪兰及碧兰面有难色，但是她们看见了，那文祥全身泛起的白烟。

文祥已经接近死亡了。

雪兰及碧兰被送出了石室，只是她们没想到，出口竟是那个离皇宫有段距离的巨石之上。

就在二人站在巨石上遥望那皇宫之时，地面一阵震动。

黄文祥死了，而挚爱他的水绫守在他的身边。

死亡，证实了爱情的美丽。

只是这种代价是不是太高了呢？

冰冷的魔宫中，魔王正因为电脑上那一堆旁人不易理解的化学程式而苦思不已。

但就在魔王敲下按键等待电脑的结论之际，忽然荧幕上的程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堆惨不忍睹的尸首。

魔王在仓皇间，跌落了椅子，踉跄的坐在地上。

这恐怖的景象，映入了魔王的脑中，将永生永世的化为梦魇纠缠魔王。

或许黄文祥的复仇是成功了，但是这种以生命做为代价的“死亡复仇”真的能够唤回魔王的人性吗？

没有人知道。

第四十章

“班机编号 PC614 号，飞行高度三万二千英尺，位置北纬……”

在北半球最北端，那块终年白皑皑的雪地上空，一班高速飞行中的班机正滑过天际。

班机上仅有二名机员。

正驾驶：杰克·蓝道。

副驾驶：班森·彼特。

杰克·蓝道，灰发，已近斑白，长长的脸颊。一个大大的鼻子。宽宽的嘴。中等身材，还有一圈会晃动的肚子。

杰克拿掉戴在头上的耳机，站起身子，伸伸懒腰。

杰克：“班森，这里交给你了，我去喝杯咖啡，睡一会儿，过二个小时

再叫我。”

副驾驶班森，肌肤黝黑到足以发亮，眼睛黑白对立鲜明，是名黑人。

对于正驾驶杰克的命令，班森显得十分开心，班森精神抖擞的大声回答：“是的，长官。”

杰克十分满意的点点头，转身向后舱走去。

班森，是名年约三十岁左右的男子。

他兴致勃勃的注视着机舱前的仪表盘，一堆大大小小的按键。开关，一堆不断在电脑荧幕上跳动的数据。

科技发展至今，飞行器的驾驶已经简化许多。

当然都是归功于——电脑。

班森看着离去的杰克，心中一阵欣喜，终于有机会可以独立驾驶这班机了。

班森是名飞行资历尚浅的机师，这些年来，他一直位居副驾驶的职位，每次飞行，总是受正驾驶的颐指气使，一直没有太多独立作业的时候。

而如今，跟随杰克已近三年的时间。

班森战战兢兢的工作态度，终于让杰克认同他。

只要杰克给他较长时间独立驾驶飞行器的机会，班森总是欣喜不已。

班森最近即将接受公司的测试。

只要他能通过测试，那么，他就可以正式升级成为正驾驶，所以班森在工作的表现上更加小心翼翼。

对于杰克，班森更是诚惶诚恐。

因为杰克是与班森搭档的机师。

若是杰克对班森的评语不佳，那么他想升级的机会便大打折扣了。

班森看着杰克离去的那张笑脸。

班森知道，那箱从好友那儿处心积虑弄来送给杰克的酒，是送对了。

班森笑了。

班森看着窗外的天空。

虽没有火红的太阳，但是明亮的光线，却不亚于看见烈热的晌午。

三万英尺高空，窗外依然可见那柔若棉花的白云，而当机身穿过云团的刹那，总会引起人一阵没来由的喜悦。也许人无论年纪再怎么大，总是或多或少保有童时的天真。

班森注视仪表盘。

仪表上显示，机身外的温度——零下七十二度。

班森轻轻一笑。

很难想像，朵朵云儿的温度竟是如此冰冷。

而更令人觉得好玩的是，那在机舱荧幕中一大片仿佛接连着天际的白色大地，它的温度，也约莫在零下六，七十度吧！

那片白色大地，就是位在地球最北端的极地——北极。

那终年不化的冰雪。

透过机舱的玻璃看去，实在看不出有多冰冷。

班森忽然想知道，若是能在那极地上滑雪，该会是什么样的情景呢？

班森收回思绪，再度专注于仪表器上的数字显示。

班森开心的默背一长串的飞行术语，他双手在空中挥舞着，模拟飞行器的操作情形。

可以想见，班森对升级正驾驶的重视。

就这样，班森一个人竟自比手划脚了一个小时，才停下来。

班森扭动颈部。

再看看仪表板。

其实，这机器根本不需要大多人工的操作。

真不明白为何需要那么多的操作训练。

班森心里如此想着。

因为适才一个小时以来，班森完全不理睬这架飞行器的飞行情况，反正，若有任何异常状况，电脑会立即提醒飞行员注意嘛！

班森更不明白，自己努力学习一大堆飞行守则的原因，但是不管了。“总之班森十分中意飞行员这个工作。

对于其他的事情，班森不想在意。

反正，一切照作就是了。

近一个小时的专注，班森觉得全身僵硬。

班森站直了身。

他伸懒腰。

望着荧幕上机舱外的白色大地，班森想着，再过四个小时就可以休息了。

就在班森站起身，伸展着身子的时候，他皱起了眉。

那是什么？

班森刹时间，一身的疲倦全没了。

白茫茫的一片。

飞行器正在三万英尺的高空，驾驶舱前的玻璃窗外应该是明亮的光线、蓝色的天际，纵有白色的云团，也应该是虚幻的可以穿越。

但是眼前的那片白色状，像是实体。

一片结实的物体。

像……

像是一座大……冰山。

一座耸立在眼前，不会移动的冰山。

班森双手捉住自己卷曲的短发。

那是不可能的。

天啊！

可是……

它就在那里。

就在眼前，一座冰山。

一座飞行器就要立即撞上的冰山。

班森大叫。

他慌乱的戴上驾驶座上的耳机，仔细检查仪器上所有的一切数据。

飞行高度——三万二千英尺。

这不可能的啊！

仪表板上所显示的都是——这架飞行器正处于正常飞行之中，没有半点错误。

而且电脑上根本没有那座该死的冰山。

没有冰山！

电脑上完全没有。

但是……

班森此时……亲眼所见啊！

班森：“该死！”

班森额上冒出了汗珠。

此刻他已经无法再去理会大声咒骂会不会吵醒睡梦中的杰克。

为什么？

为什么电脑上的一切和眼前所见完全不符呢？

该相信什么呢？

班森慌乱了。

他深深呼吸却无法让自己平息急促的心跳。

看着眼前的视线被巨大的白色所占满。

班森扭开通讯频道。

“PC614，驾驶班森·彼特，请求转换手控飞行……”

“PC614，手控飞行需要明确的理由……”

“因为……”

“PC614”请说明……”

“因为我们就要撞上……”

“PC614”请重复……”

“啊！天啊！来不及了……”

“PC614，请说明……”

“来不及了……啊！真的……”

“PC614，请说明……”

“冰山……冰山是真的……”

“PC614……”

忙碌的防卫队指挥中心。

每个人都有他所忙碌的事情。

鲍尔自防卫队的控制室外走进来。

不久前才休假回来的鲍尔，此时却依旧是休假前的神态——有些倦容。

原本就在控制室的瑞秋，抬起头正好看见鲍尔走进来。瑞秋摇了摇头。

瑞秋：“鲍尔，你才刚休完假没多久，怎么还是一脸不开心呢？”

鲍尔走近瑞秋。露出一个抱歉的笑容。

鲍尔：“蜜糖，你明知道，我的休假多精采！”

鲍尔想起那片蓝天，那个美丽的湖畔。

那纯真的人们。

那名叫珠儿的少女。

那令人咋舌的血腥屠杀。

那已经不存在的湖泊。

鲍尔心中难免有些哀恸。

瑞秋：“无论如何，你总是一个宿愿，去看过那个湖了，还有什么好遗憾的呢？”

鲍尔看着明亮大眼的瑞秋。

鲍尔点了点头。

鲍尔哀怨的说：“是啊！”

此时在数步之遥的老爹开口了：“或许鲍尔心疼的是那片湖再也没有了。消失了！”

鲍尔对着老爹一笑。

鲍尔：“我真正心疼的是，没假期！”

老爹明知道，鲍尔是在调皮胡闹。

老爹故意配合的板起脸：“没得商量，没得补休！”

这会儿，全控制室里的工作人员都笑了。

其实鲍尔心中很明白。

他的不快乐，来自于那名迷失在对外貌追求的女子。

那名叫珠儿的女子。

对于她的死亡，鲍尔心中总有一丝不舍。

为什么会有那种愁怅，连鲍尔自己都不明白。

就在众人说说笑笑。却又各司其职的同时，一份文件让老爹皱起了眉头。

那永远慈祥的像个爷爷的老爹，未曾盛怒过，他总是一脸慈爱的笑容。

但只要老爹绘起眉头，那肯定有事。

瑞秋：“老爹，什么事？”

老爹看完文件，抬起头。

老爹喃喃自语：“哎！真是奇怪。”

老爹说完，对着控制室中一名戴着耳机。坐在电脑荧幕边的年轻男子交代了几句话。

之后，老爹才回头再对鲍尔及瑞秋二人招招手。

老爹：“鲍尔，瑞秋，我们进会议室开会。”

鲍尔及瑞秋各自起身，跟随老爹走向隔壁的会议室。

很快的，三人来到会议室。

老爹：“瑞秋，你去操作电脑，让电脑读取档案编号 XXXX 的资料，把资料放到大荧幕。”

对于老爹的命令，瑞秋完全不费吹灰之力。

电脑对瑞秋来说，就像呼吸一般。

没有人比瑞秋更懂电脑。

鲍尔：“老爹，什么事？”

老爹：“是一些飞行器失踪的资料。”

鲍尔：“失踪？”

老爹：“是啊！”

老爹明白鲍尔的疑惑，科技发达至今，别说是体型巨大的飞行器，就连一只老鼠，不管是能飞天钻地，还是会潜水，只要事先做好准备，就算是那只老鼠跌入了海沟，或者钻入地心，都有办法搜寻的到。

更何况，现在老爹口中失踪的，是各国都十分重视的航空资产——飞行器。

要让飞行器失踪！

这几乎是——不可能！

更没有理由。

为什么会失踪？

或者应该可以说：为什么“能”失踪？

鲍尔全然无法明白。

老爹：“这件事太离奇了。”

鲍尔此时更睁大了眼。

鲍尔：“到底失踪了多少飞行器？”

老爹：“就资料上看起来，大约接近五十架。”

鲍尔：“什么？”

难怪鲍尔吃惊。

五十架飞行器，可非同小可，光是要停得下五十架飞行器就需要庞大的场地了。

老爹：“这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

鲍尔：“对了，今天还没看到队长。阿奇、冷霜，他们三个呢？”

老爹：“他们还在L国。”

鲍尔点点头。

防卫队里的核心成员是需要共同商议重大的事故的。

鲍尔：“失踪的地点，主要在哪些区域？”

老爹：“所有的班机都失踪在同一个区域，真令人担心。”

鲍尔：“什么？”

老爹：“是的，这些资料看来十分令人不可思议……”

鲍尔：“好了，我们先看完资料再讨论会比较清楚。”

老爹及鲍尔二人就座。

电脑荧幕上开始出现一长串的统计资料。

大约汇整如下——

离奇飞行器失踪事件

失踪地点：北极。

失踪飞行器数量：四十六架。（可能继续增加中）

失踪班机机型：无特殊机种。

失踪人数：一百一十五人。

失踪时间……

看着一长串的资料。

鲍尔：“失踪人数是一百余人。”

瑞秋此时抬起头跟他们二人说话。

瑞秋：“虽然失踪的机型无特殊一致的机种、但是在那个区域飞行的，并没有客机，都是一些货机或者是军机，所以失踪的人数只有百余人。”

鲍尔：“失踪的时间，能不能有更确切的数据？”

瑞秋给了鲍尔一个正确的时间。

瑞秋：“那是第一架失踪班机最后通讯的时间。”

鲍尔陷入思考中。

鲍尔：“那就是近三个月前……也就是……”

老爹：“是什么？”

鲍尔：“是极光发生的时间。”

瑞秋：“极光？”

鲍尔，“是。是一种极地才会发生的自然景象，非常、非常的漂亮。”

瑞秋：“那跟失踪有关吗？”

鲍尔：“我不知道。只是你给我的资料，正好是极光观赏的最好时机，

所以我才会想到，而从极光发生的日期起算，极地将有接近半年的白昼时间，那是个没有黑夜的大地。”

瑞秋：“可是它还是有黑夜的时刻不是吗？”

鲍尔：“是啊！半年的黑夜！”

瑞秋：“老天爷是公平的，不会让人永远在黑夜之中。”

瑞秋继续操作电脑。

鲍尔：“目前极地的管辖权归属于谁？”

瑞秋：“那个地区目前可说是无人管辖，里面的资源早在一百年前就全数开采完毕，已经没有使用的价值，而且也不适合人类居住，所以那个域目前可以说就像公海一样，无人管辖。”

鲍尔，“那里已经没有人迹吗？”

瑞秋：“就统计数据上看来，没有。至于真实状况是如何，就很难知道，或许还有像你这种专家。学者守在那里，也说不定。”

鲍尔笑了。

因为他知道，瑞秋原本想说的应该是：“像你这种……‘野人’。”

的确，若不是因为在防卫队的职责，孑然一身的鲍尔最有可能的栖身之处，便是像极地这种袅无人烟的不毛之地。

鲍尔不禁有些轻叹，什么时候，这个世界才能拥有它该有的平静呢？

鲍尔不知道。

或许老天爷都不知道。

或许该等到天毁地灭，再一次的混沌初开，才能做到吧！

这一个黑暗的世纪，将毁灭于欲望之横流。

鲍尔相信，天地终将反扑。

它们将还击人类那无穷无尽的伤害。

而那时便是毁灭的时候。

但是毁灭将带来再一次的新生。再一次反璞归真。

而那时的人类可否明白，上一个世纪灭亡的原因？

若是那时人们依然因循天性的贪婪。

那么是不是下一个新生也只是另一个毁灭的开始呢？

谁能知道？

鲍尔：“那些飞行器与控制中心的通讯记录有没有被保存呢？”

瑞秋：“有，我用电脑汇集起来。”

鲍尔：“老爹，在查明原因之前，我想是不是先该将那个区域的飞行航线封锁起来？”

老爹：“我也是这么想。虽然不是每一架飞行过那个地区的飞行器都会失踪，但是已经有约莫四分之一的比例，再这么下去是不行的，我立即下令，封锁那个区域。”

鲍尔点点头。

瑞秋：“好了，资料十分的多，我们要花点时间才能全部听完。”

鲍尔：“没有任何画面吗？”

瑞秋：“只有驾驶员与控制中心的通讯记录。”

鲍尔及老爹点点头。

瑞秋开始播放那些飞行中的通话。

第四十一章

瑞秋将飞行通讯记录播放出来。

例一：

“控制中心，这里怎么会有森林？”

“请重复……”

“啊！飞行器要撞上森林了……啊……”

例二：

“控制中心，我看到……我看到……一大片的……一大片的沙……沙漠……这里不是……不是北极吗？……怎么这样热？啊！天啊！怎么会有沙暴呢？……一卷沙暴向我们而来……这……”

例三：

“冰……冰山……这里怎么会有冰山……我们要撞上冰山了……怎么回事？……”

就这样，三人一起聆听了近三十则的通话记录。

每一则通话都差不多，都是驾驶员紧急回报机舱外的危机。

每一则事故的情况几乎大致相同，都是飞机机舱正面临碰撞某种“景象”。

这些景象林林总总，如冰山，沙漠的风暴，丛林等等，无奇不有。

甚至还有一名驾驶坚持他看到了一大群狂奔中的恐龙，仿佛他回到了侏罗纪时代。

比起这个来，海啸啊！火山啊！就相形“合理”多了。

听完所有“离奇”的故事，三人颇有哭笑不得的感觉。

因为那些驾驶员口中的“景象”、那些他们亲眼目睹的情形，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啊！

且在他们通话的时候，飞行器的飞行高度，全都在三万英尺左右啊！

什么样的冰山能直耸入天，高达三万英尺、

连世界第一高峰都没三万英尺的高度。

更何况那些什么海啸，沙暴。火山……

还有，还有一个人看见了“自由女神”的雕像。

那是瑞秋认为只有在历史教材里才看得到的。

但那些驾驶员，每一个人都信誓旦旦。

他们看到了。

看到了？

鲍尔。瑞秋，老爹三人紧皱着眉。

到底他们真正看到的是什么？

哎！真是个难解的习题。

鲍尔：“老爹，你看……”

老爹露出他惯有的微笑。

老爹：“鲍尔，我一无所知，什么都无法想像！”

瑞秋盯着电脑荧幕。

瑞秋：“奇怪，若说那个区域是个‘死亡的陷阱’，但却又不是每一架飞行器都会失踪，真正失踪的班机，大约只占四分之一。”

瑞秋继续接着说：“而且不分国籍，不分时段、不分机种。这根本就是‘随机’取样嘛！毫无规则可言。”

鲍尔：“这才是令人不解的地方，无法捉摸！”

瑞秋：“老爹，我想……”

老爹：“蜜糖，你有话直说。”

瑞秋：“老爹，我想，或许我们可以派一架无人操作的小型飞行器去看。”

老爹：“完全无人操作的飞行器……”

瑞秋：“没错。而且我们可以在驾驶座安置全程的摄影系统，这样一来根本不需亲自到目的地，就可以‘看见’所有飞行器上发生的情况了。”

老爹：“可是，那小型飞行器……”

瑞秋：“我可改装。要飞到三万英尺，我知道不容易，但是我想那些问题我都可以克服。”

鲍尔：“可是还有一点。”

瑞秋：“什么？”

鲍尔：“距离。我们这里距离极地太远了，要控制飞行器的运作是太远了点。”

瑞秋咬着下唇。

是啊！这倒是没想到。

瑞秋：“那么……”

鲍尔：“那么我们就到近一点的地方去，怎么样蜜糖？我们到那附近去找一个点，成立指挥中心，或许，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们还可能去看看极光。”

瑞秋张大了眼。

瑞秋：“极光美丽吗？”

鲍尔：“美过‘蓝色天堂’的湖光景致。”

瑞秋闻言，二话不说，转过头，对着老爹大声说话。

瑞秋：“老爹，我和鲍尔一起去？”

老爹笑了。

不消说，老爹是同意的。

只是要正式出发，还要时间。

因为他们必须选择一处好的地点，成立指挥中心。

而且瑞秋必须在出发前将那架“无人驾驶”的飞行器改装好。

很快的，鲍尔及瑞秋二人陷入极端的忙碌中了。

就这样三天——

瑞秋足足忙了三天。

同样在会议室，同样三人一起讨论。

瑞秋：“老爹，我的飞行器好了。”

瑞秋透过电脑荧幕展示给老爹及鲍尔看。

老爹：“我们家蜜糖改装的，当然是最好的，还有什么话说。”

这赞美听在瑞秋的耳里自然受用无穷。

鲍尔：“老爹，我也已经召集了一个小组，这是小组成员的名单。”

鲍尔递了一张约莫十人的名单给老爹。

当然，名单中是以鲍尔及瑞秋为首。

老爹：“你选定哪里成为指挥中心？”

鲍尔指了指地图上一个十分接近极地区域的一个小岛。

老爹：“那里有相关设备吗？”

鲍尔：“我去过那里，那里曾经是一些科学观察家的指挥中心，设备应该不是问题。”

老爹：“那好。这次行动就交给你们二个了。记住一定要跟总部保持联系，若是龙翔他们三个忙完，而你们还需要支援的话，我马上让他们过去。”

鲍尔：“好的。”

就这样一行十人，及一架小型飞行器，全上了一架大型运输机，前往接近极地的小岛。

这段距离约莫飞行了将近八个小时的时间，鲍尔及瑞秋所带领的小组才到达。

一到达小岛，鲍尔他们立即入主小岛上的控制中心，那些忙碌探索及研究的科学家们只好被迫全体休假了。

在极地圈内，这座小岛，除了长年冰雪不溶之外，更是整日白昼，没有黑夜。

而岛上科学家们的作息全是依循计时器。

小组成员在踏上小岛之后，便各自展开了连串忙碌的调查，尤其是瑞秋。

她必须一一测试飞行器上的所有设备。

因为没有黑夜的关系，飞行试验可以立即进行。

瑞秋在小组成员的帮助下，一一测试所有飞行器上的仪表。

当瑞秋及工作人员忙完，已经是到达小岛上的第五个小时了。

所有的组员齐聚控制中心的会议室。

会议负责指挥的人自然是鲍尔。

鲍尔在对组员做一些基础行动计划报告之后，便立即切入主题。

鲍尔：“瑞秋，你们的进度如何？”

瑞秋：“我们的测试已经全部完成，随时都可能让飞行器上空。”

鲍尔：“太好了。其他人对于控制中心或是仪器操作有任何的问题吗？”

其他组员：“没有问题。”

鲍尔：“那好，我们去找出飞行器消失的谜题吧！”

瑞秋：“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鲍尔：“根据资料，最常‘失踪’的时间是……”

组员之一立即回答：“在五个小时之后。”

鲍尔：“那好。现在大家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四个小时之后，大家全部回到这里集合。”

组员齐声答道：“是！”

很快的，众人便各自离去，留下瑞秋及鲍尔。

鲍尔：“瑞秋，请你和老爹联络。告诉他我们的行动时间。”

瑞秋：“好。”

四个小时之后，所有的组员皆一一齐聚会议室。

在鲍尔简单的布置之下，这间会议室立即成为小组的指挥中心。

三十分钟之后，飞行器起飞了。

所有的人员齐聚一堂。

瑞秋亦将飞行器上的摄影系统，透过电脑传送一份给防卫队总部的老爹。

所有的行动者爹都能全程参与，而鲍尔及瑞秋他们也能立即和老爹做讨论。

瑞秋在飞行器上装设了三组摄影器材，以方便能由三个不同的角度来观察机舱外的所有景致和电脑仪表上的任何变化。

飞行器飞行了三十分钟，随即进入“消失地带”。

飞行器上面的仪表资料——

飞行高度：三万零二百英尺。

机舱内外所有仪表反应皆为正常。

透过电脑荧幕，可以看见机舱外的景致。

蓝天，一种浅浅的蓝。

十分明亮，但显得有些刺眼的阳光。

飞行器穿过了几朵云团。

一切十分正常。

没有任何异状。

飞行器上的仪表荧幕上所传来的是三万英尺下的地面情况。

除了皓白的冰雪大地。

什么都没有。

众人依然耐心等待。

但除了那雪白美丽的景致以外，什么也没有。

没有冰山，海啸、火山、森林、大厦。

更别提什么自由女神、侏罗纪恐龙了。

什么都没有。

没有半点异常。

这飞行历经了三个小时。

众人苦守的异常现象却没有发生。

会议室里一片沉默。

瑞秋：“飞行器已经超出区域了。”

鲍尔：“让它回头吧！”

想当然，鲍尔的声音出现了一丝失望。

瑞秋：“我让飞行器依照原来的飞行路线再飞一次，反正它是要回来这里的。”

瑞秋让飞行器重新侦测，无疑给了众人再一次的希望。

于是大家聚精会神，再次守着荧幕，希望有不会错过任何状况。

但三个小时又过去了。

众人还是失望。

飞行器除了油料已尽，其余找不到任何异常的情况。

这次不消说，只有先让飞行器飞回小岛，再想下一步该怎么做。

会议室里，人群散去，只留下鲍尔及瑞秋。

瑞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鲍尔回过头，看了看失望的瑞秋。

鲍尔：“蜜糖，你忘了，原本飞行器的失踪就不是‘一定’的，那是一种偶发的机率，只有四分之一的班机会失踪，我们不过试了二次。有什么好气馁的呢？”鲍尔安慰瑞秋。

瑞秋：“总是会有些失望。”

鲍尔站起身，走近瑞秋。

鲍尔：“别想了，我带你去走走。”

说着，鲍尔立即拉起瑞秋，两人穿上保暖的衣物，往建筑物外走去。

当然外出前，鲍尔已经交代了其他组员要指挥飞行器回到小岛，然后加满燃料，检查完毕，随时准备再出发。

鲍尔及瑞秋二人步出了建筑物。

鲍尔像个孩童般，放足狂奔，在雪地里留下了深深浅浅一长串脚印。

鲍尔：“蜜糖，来啊！跑一跑。”

瑞秋看着一脸稚气的鲍尔，心中的不快已经消退了大半。

瑞秋开始追随鲍尔的脚步奔跑。

越是跑得快，瑞秋的心就越是飞扬。

能够这样放足狂奔真好。

瑞秋咧嘴一笑。

“啾”一声！瑞秋心一悸。

一团冰冷的物体，落在她脸上。

瑞秋楞了三秒。

直到那物体散落，瑞秋才回过神。

是雪球！

瑞秋四处张望。

果然，站在数步之遥的鲍尔，正拿着雪球看着瑞秋，哈哈大笑。

瑞秋：“鲍尔，你……”

瑞秋根本来不及把话说完，又一个雪球直飞过来。

这一次没击在脸上。

却击中了肩膀。

瑞秋一个翻滚，也从雪地上挖起了二团雪球，一个劲往鲍尔的方向丢了过去。

刹时间，这雪地成了二人的战场。

虽没下雪，冰地上却是雪片纷飞。

二人足足互相追逐了约莫一个小时。

瑞秋的身子忽然“啪”的一声倒地。

鲍尔等了几秒，没见瑞秋爬起，连忙趋前一探。

鲍尔抱起倒在雪地上的瑞秋。

只见瑞秋，脸色苍白。

连嘴唇都微冷的发紫。

这会儿可让鲍尔吓的大惊失色，连忙拨掉瑞秋脸上的雪花，用力拍击瑞秋身上的穴道。

鲍尔大叫：“瑞秋……瑞秋……蜜糖，你怎么啦？你听的见吗？你别吓我啊！瑞秋……瑞秋……你快醒醒啊！瑞秋……”

对于鲍尔的连声叫唤，瑞秋像是充耳不闻，一点反应也没有。

鲍尔立即将瑞秋平放，探了探她的脉搏。

鲍尔：“该死！”

因为玩了大半天的雪球，手指早已僵冷，根本没有什么知觉。

无法知道瑞秋是不是还有脉搏。

鲍尔不管三七二十一。

扶直了瑞秋的颈部，清清她的喉口。

鲍尔深吸一口气。

“啪”！

鲍尔来不及反应。

二大团白雪，结实的打在脸上。

无法看出鲍尔的表情，因为他让雪给覆住了。

瑞秋此时早已滚出三步之外。

她聚精会神的看着鲍尔。

原来瑞秋刚才那一跌，根本就全是在演戏。

为的只是可以击中鲍尔。

此时脸上满是雪花豹鲍尔也已经明白了。

瑞秋笑了。

鲍尔用嘴巴对着自己的脸庞吹气。

雪，片片飞落。

鲍尔一脸吹胡子瞪眼的表情，可把瑞秋逗的哈哈大笑不已。

但鲍尔没让瑞秋大开心。

趁着瑞秋大笑之际，鲍尔一个大翻跃。

他扑向瑞秋，将瑞秋压倒在地，直到瑞秋求饶。

瑞秋：“鲍尔，我输了，我认输，放开我！”

鲍尔看着被自己制在雪地上。动弹不得的瑞秋，一阵暖意涌上心头。

但是鲍尔没说。

鲍尔只是站直身，拉起瑞秋，帮瑞秋拍落身上的雪花。

鲍尔举起双手：“好了，休战了。”

瑞秋笑了笑。

瑞秋：“好，休战。”

鲍尔拉着瑞秋往建筑物的方向走去。

鲍尔：“好像打从认识你，也没见你像今天笑的那么开心过哦！”

瑞秋望着天际，再看着远方，这一大片的雪地。

瑞秋：“快乐，一种人类最需要拥有的东西，却不知道为什么，绝大多数的人都将它抛弃了，我努力把快乐带在身上，不让它离开我太远。有些时候，它似乎不见了，就像这些‘失踪’的飞行器，找不着回家的路，我爱笑，因为我不喜欢哭。我喜欢快乐，只是，好多事情总是让我忙到忘记快乐，谢谢你。”

瑞秋忽然站住身子。

鲍尔已经向前迈了一步，只得转身回头。

瑞秋对鲍尔深深的一鞠躬。

瑞秋：“谢谢你，帮我把快乐找回来。”

鲍尔望着眼前这名娇小的女子。

那份悸动又油然而升。

但是鲍尔没说，他只是摸摸瑞秋的头。

鲍尔：“别这么说，傻女孩。”

鲍尔一把将瑞秋拥入了怀。

身高不及一百六十公分的瑞秋，在鲍尔的臂弯里，像是被“挟”着走的。”

二人并着肩走。

鲍尔：“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带你来玩雪吗？”

瑞秋不解的摇头。

瑞秋：“不知道，为什么？”

鲍尔：“我心里一直有个预感，这些离奇的‘失踪案件’没那么单纯。”

瑞秋：“这事的确十分古怪。”

鲍尔：“所以我想，等会儿，我们再让飞行器进入那个区域侦测，二十四小时之内，若是没有明确的答案，我相……”

瑞秋：“想什么？”

瑞秋抬起头望着身高约莫一百八十公分的鲍尔。

鲍尔沉默了一下。

鲍尔：“我想，亲自走一趟。”

瑞秋明白鲍尔的意思。

瑞秋：“那太危险了。”

鲍尔：“是啊！”

瑞秋：“我也要去！”

鲍尔望着瑞秋。

鲍尔：“我怕你受不了，冰天雪地……”

瑞秋：“刚刚已经证实我可以了呀！”

鲍尔看着瑞秋那张小小的脸蛋。

鲍尔知道，瑞秋这名副其实的“小姑娘”，倔强起来是何种情况。

虽然鲍尔带着瑞秋玩雪的本意就是让瑞秋跟自己深入那冰天雪地之中。

但是，此刻鲍尔却是有些后悔。

因为，那太危险了。

在三万英尺的高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人知道。

已经有百余人，在那里失了踪。

若是真的冒险前去，能否平安回来，连鲍尔自己都没有把握。

更何况，是要带着瑞秋。

鲍尔拉着瑞秋往建筑物走去。

鲍尔心中有一丝丝的后悔。

后悔此行带着瑞秋同来。

因为他知道，瑞秋绝计不会让他自己一个人进入那区域，瑞秋一定会要求同行。

可是……瑞秋怎知此时鲍尔心中的思绪呢？

鲍尔悄悄的将瑞秋抱得更紧了些。

二人如此步行回到了建筑物中。

雪开始悄悄的一片片落下，如同棉絮飘飞一般。

第四十二章

瑞秋及鲍尔二人并肩走回建筑物。

二人脱掉一身厚重的衣物，回到会议室，亦即目前的临日寸控制中心。

鲍尔召集了所有的人，回到控制中心。

鲍尔：“好了，大家辛苦了，我们的飞行器测试过了吗？”

组员立即点头。

“是的，而且已经加了足够的燃料。”

鲍尔：“太好了。现在起，我们分为二组，派遣我们的飞行器再做一次做侦测。”

组员：“这个活动要执行多久？”

鲍尔：“我们希望最少执行二十四小时，若是仍然一无所获，那么我们就放弃。”

众组员立即点头。

很快的，众人立即各自分组。

鲍尔转头对瑞秋说：“瑞秋，你先去休息吧！等会儿我再叫你。”

瑞秋轻轻的点头离去。

于是由鲍尔带头的组员，开始执行侦测行动。

众人盯着侦测器传送回来的影像。

但是或许就如众人所担心的，一切依然是一无所获。

直到换了另一组组员，时间已经过了十二个小时。

小型飞行器也已来回的飞了二趟。

换了另一班组员，众人再度检视飞行器，确定没有问题后，飞行器再度出发至同一地点的上空，试图找寻出任何一点异状。

但是，他们还是失望了。

打从侦测至今，已经接近三十个小时。

瑞秋告诉已经连续十三个小时都盯着荧幕的组员说：“大家辛苦了，等飞行器回到小岛，大家就可以休息了。”

瑞秋守着电脑，她开始与总部联络。

而所有组员也一一离去。

就在会议室只剩下瑞秋之时。

鲍尔走进来。

鲍尔：“瑞秋，还是没有发现，是不是？”

瑞秋：“是的，我正在和总部联系。”

此时，电脑上出现了老爹那张慈爱的脸孔。

老爹：“你们辛苦了。”

鲍尔：“我们连续侦测了将近三十个小时，仍一无所获。”

老爹：“真是不明白。”

鲍尔：“是啊！那极地里，全然看不出有什么异常的样子。”

老爹：“那你们就回来吧！”

鲍尔：“可是……”

老爹：“我们完全没有足够的资料……”

鲍尔此时打断老爹的话。

鲍尔：“我想亲自去看看！”

老爹：“这……”

鲍尔：“有问题，我们都得找出答案不是吗？”

老爹：“可是……”

鲍尔：“老爹……”

老爹沉思了一下。

老爹：“好吧！但是在你出发之前，你必须先回总部，你的装备不足。”

鲍尔本想反驳，但想起此行所载的设备的确不足。

鲍尔点头：“好吧。”

于是鲍尔、瑞秋等一行十名组员，又收拾所有装备，返回总部。

总部里依然忙碌，但却有些冷清。

因为此时的总部，没有任何一个核心成员。

龙翔、韩奇、冷霜三人仍在L国。

而鲍尔，瑞秋还在回来的途中。

已经是深夜了。

才刚入睡的老爹又被吵醒来。

老爹到了控制室。

一名年轻的组员，手中拿着一份文件，快步走向老爹。

组员：“博士，这是最新接收到的资料，已经确认无误了。”

老爹：“好的，谢谢你。”

老爹看完文件之后，皱着眉。

老爹对刚才和他说话的那名男子交代道：“请你帮我接蓝中校。”

那名组员立即称是。

老爹望着那份文件。

哎！真是件头痛的问题。

才几分钟那名蓝中校便已经在荧幕上了。

老爹：“蓝中校，你好。”

蓝中校，一名年约三十五岁左右的男子。

一名军人，一身军装。

看得出来，蓝中校是位长期接受严格体能训练的军人。

蓝中校向老爹行一个漂亮的军礼。

蓝中校：“博士，你好。”

老爹：“蓝中校，这个事情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蓝中校：“博士，这件事已经刻不容缓了。”

老爹：“可是，这个区域非常危险，已经有一百多人在那里失踪了。”

蓝中校：“但若是‘它’没有在预定时间内到达目的地的话，后果可不堪设想的。”

老爹：“可是……”

蓝中校：“原来这个行动在五天前就已经预备执行，可是因为您封锁那个区域，所以拖延至今，若是再不动，那么……”

老爹：“问题是，若是出了状况……”

蓝中校：“可是博士，我们已经没有其他的替代方案了。”

老爹：“好吧！可是这个任务要由谁来担任？”

蓝中校：“我自己执行。”

老爹：“那你保重，我希望你的飞行直接由这里控管，让我们接手导航。”

蓝中校：“好的，麻烦您了。”

老爹立即下令，要所有工作人员做好准备。

老爹仔细盘算。

老爹的眉纠结在一起了。

龙翔、韩奇、冷霜都在L国，根本不可能赶得回来。

鲍尔、瑞秋都在回来的路上，但最快还要四个小时。

蓝中校早已经等不及了。

老爹只能暗自希望一切都能无事。

蓝中校的飞行器在老爹同意后的一个小时出发。

飞行的途中，蓝中校一直和老爹保持联络。

蓝中校：“开始进入警戒区。飞行高度二万九千英尺，将爬到三万英尺。”

老爹亲自与蓝中校通话。

老爹：“蓝中校，这个区域目前依然在封锁中，除了你之外，附近没有任何班机，只要小心天气状况就可以了。”

飞行器一直十分平稳的飞行。

防卫队总部的雷达上也一直有蓝中校所驾驶的飞行器之正确方位。

但是就在蓝中校进入警戒区域的第二个小时——”

蓝中校：“博士，博士……”

老爹：“什么事，请说，蓝中校！？”

蓝中校：“我好像……”

老爹：“请说……”

蓝中校：“有……有……有一些景象……”

老爹：“请明确陈述……”

蓝中校：“我无法确定。飞行高度在三万英尺七佰英尺，为什么……”

老爹：“蓝中校……蓝中校……”

蓝中校：“不可能啊！”

老爹：“中校，请说明……”

蓝中校：“我的仪表一切正常，飞行速度、飞行高度，方向都没有问题，可是，我现在所看见的……所看见的却是……”

老爹：“是什么？”

蓝中校：“那应该是……是……大海。”

老爹，“大海？”

蓝中校：“是大海。没错，现在我四周可见的都是湛蓝的海水。”

老爹：“中校，你立即回头，返航！”

蓝中校：“为什么那片海洋不断的扩大……我……我在悄入海中……这是怎么回事？”

蓝中校此时的声音抖动不已。

老爹，“快，你快启开手动飞行，快……”

蓝中校：“……”

老爹：“蓝中校，蓝中校，蓝中校……”

“博士，我们失去他了。”

老爹：“什么？”他提高八度音说话。

“我们失去他了！”

老爹仿佛不想明白，这个年轻的组员在说什么。

老爹睁大了眼看着他。

老爹：“什么？”

组员：“蓝中校的飞行器消失了。”

组员指着电脑荧幕上的雷达，那原来标示着飞行器位置的红点消失了。

老爹回过神。

老爹：“消失了！”

众人从来没有见过老爹如此凝重的神情。

老爹：“和鲍尔他们联络。帮我接联合国的主席。”

老爹一个人走向控制室隔壁的会议室。

而唯一令人欣慰的是，此时鲍尔及瑞秋他们一行人已经回到了防卫队的总部。

组员立刻让鲍尔及瑞秋进入会议室。

鲍尔及瑞秋在敲门后，不等回应立即推门而入。

只见老爹一人，坐在椅子上沉思。

鲍尔及瑞秋从来没有见过老爹那个样子。

“老爹！”

二人异口同声的呼叫，唤醒了老爹。

老爹：“你们回来了。”

鲍尔：“是的。发生了什么事？”

此时透过通讯器传来通知。

刚才老爹要接的联合国主席，现在已经在频道上了。

老爹向鲍尔二人说：“你们等会儿。”

二人很快的在老爹身旁坐下。

荧幕上出现一名老者。

老爹沉重的向这名老者说话。

老爹：“主席，蓝中校，他失踪了。”

主席：“什么？”

老爹：“他要求我准许他飞进一个危险区域，他说有个紧急的事件……”

主席：“这是我的主意，是我让他去找你的，只是……只是事情为什么会弄成这样？”

老爹：“在他飞行之前，那个区域才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侦测，侦测的结果一切正常。因此我才答应让他执行这趟任务。”

主席：“若不是时间急迫，我也不会让他去找你。我知道是你下命封锁的，哎……现在呢？”

老爹：“目前没有任何资料。”

主席：“博士，你知道，这个运行……”

老爹：“主席，我知道，这也是我答应中校的原因。只是没想到，我错了。”

主席：“这事不怪你。只是你得想办法，把机上的‘东西’找回来，否

则……否则不堪设想啊！”

老爹：“我知道。”

主席：“博士，你快想办法，我召集小组开会讨论，你有任何消息立即通知我。”

老爹，“是。”

结束了通话。

鲍尔立即察觉不对劲。

老爹：“在你们回来的途中，联合国的蓝中校，试图飞越那个危险的区域，可是……”

鲍尔：“蓝中校也失踪了！”

老爹点了点头。

刹时一片寂静。

联合国的蓝中校，对防卫队的任何一个人都不陌生，他是联合国中的安全部长，负责联合国组织的一切安全。

防卫队也是联合国组织中的一环。所以防卫队里，也常有蓝中校的踪影。

大家都对蓝中校已有一定的认识。

如今蓝中校失踪了。

这对所有人来说是一件多么重大的打击。

蓝中校绝对是一方高手。

但连他也在那个地域消失了。

这，令人太难置信了。

怎么会这样？

鲍尔：“蓝中校也是消失在那个区域吗？”

老爹：“没错。”

瑞秋：“他失踪之前的情形，是不是……”

老爹：“你们去听听中校失踪跟我的通话吧！”

瑞秋：“你直接和中校通话吗？”

老爹：“是的，你们去听听，然后快点回到这里，我有话要跟你们谈！”

鲍尔及瑞秋当然知道这件事的重要性。

二人立即到控制室去听取那段通话。

数分钟之后，二人又立即赶了过来。

老爹已经恢复了一点精神。

老爹：“你们听完了吗？”

“听完了。”二人同时回答。

老爹：“他的情况和其他人一样。”

老爹似乎再也坐不住了。

老爹起身走动。

老爹：“我会冒然答应蓝中校的飞行请求，是有原因的！”

鲍尔及瑞秋二人专注的听着。

老爹：“蓝中校此次的飞行目的是北极圈周围的一个实验中心。”

鲍尔说了个名字。

老爹点了点头。

老爹：“是的。蓝中校的飞行器上承载了一种化学物质，是那个实验室

中急需要用上的。”

鲍尔：“是 J2 元素吗？”

老爹，“是的。”

鲍尔：“为什么中校一定要急着在这个时候……”

老爹：“J2 元素是实验室中用来制造转换为臭氧的原料。”

瑞秋：“臭氧？”

老爹：“是的，早在一百多年前，那时候人类便已经发现我们的天空破了一个大洞，那就是臭氧层。臭氧层阻挡恒星的光线直射到地球上的生物，简单的说，若是没有臭氧层，我们每个人要出门，就得穿上一件大空衣。”

瑞秋点点头。

老爹继续陈述。

老爹：“一百年多来，科学家终于发现 J2 元素能制造臭氧，来填补大气层的破洞，而这个任务便一直是交由极地圈附近的实验室执行。

鲍尔：“若是 J2 元素没有送达呢？”

老爹手抚着下巴：“蓝中校之所以冒险就是因为 F2 元素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送达，否则在臭氧层的缺口处，人类必将直接受到阳光中有害光线的照射。”

瑞秋：“那会……”

鲍尔：“我想保守估计受害的人将是数以千万计。”

瑞秋：“这么严重！”

老爹：“所以我才会冒然答应蓝中校的飞行请求。”

鲍尔：“没有其他的路径吗？”

老爹：“更棘手的是……J2 元素是一种极不稳定的元素，目前的产量十分少，若是未经合适的保存，它会挥发掉，而在它挥发的过程中……”

瑞秋睁大了眼看着老爹。

鲍尔不等老爹的回答，便已接口：“若是挥发的过程中接触到氮气，那么便会引起剧烈的爆炸。”

鲍尔：“蓝中校所运送的 J2 元素，数量有多少？”

老爹叹了口气：“这么说吧！若是那飞行器上的 J2 元素被引爆的话，那就像二颗核子弹引爆一样。”

鲍尔沉思。

瑞秋失声：“啊！”

老爹，“这就是我们此刻最头痛的问题。”

鲍尔：“老爹，从那个区域到实验中心若是飞行要……”

老爹：“若是从中校失踪的地点，只要三个小时。”

鲍尔陷入沉思。

鲍尔心中不断盘算……

一、必须在二十四小时不到的时间内将 J2 元素送达实验中心。（否则一旦臭氧层形成无法补回的大缺口，让阳光直射到地面，届时死伤的人数将无法预估。）

二、从防卫队到中校失踪的地点，时间约是七个小时。

三、必须保佑在找到 J2 元素之前，没有任何人打开 J2 元素的保存箱。否则，J2 元素一旦和氮氧接触，那便是一场核子浩劫。

四、中校失踪的原因，至今不明。能否找到失踪的飞行器，根本没有

人知道。

鲍尔不断的思索。

看了看不断跳的计时器。

鲍尔，“老爹，我有建议！”

老爹：“鲍尔，你说。”

鲍尔：“J2 元素是否仍有部份存量？”

老爹：“是的。”

鲍尔：“让人经由陆运或是海运的方式送到实验中心去。”

老爹：“问题是经由海运，必须绕过极地圈，所需要的时间最快都要四十个小时。”

鲍尔：“可是老爹，目前我们已经别无选择了。即使是来不及，至少可以试图挽救啊！”

老爹沉思，臭氧层还有十六个小时才会破裂。

老爹：“好吧！”

鲍尔：“还有，我请求进入‘消失的地带’。”

老爹：“什么？”

老爹非常吃惊。

鲍尔：“我一直想弄明白，那些失踪的飞行器及机员是怎么了，这个谜题我一定要打开。”

老爹：“可是……”

鲍尔：“更何况，现在连蓝中校都下落不明，还有 J2 元素也是，我们无法预测何时会引爆那个不定时炸弹啊！”

老爹：“可是这太……”

鲍尔：“或许，我够幸运的话，能把 J2 元素找到，并且在时间内将它送到实验中心去。”

老爹：“那自然很好，但是……”

鲍尔：“老爹，你答应我吧！”

瑞秋：“老爹，有我们二人办事，你还不放心吗？”

老爹睁大了眼：“蜜糖……你……”

鲍尔：“瑞秋，你……”

瑞秋：“二位都别说了。你们谁有自信改变我的决定呢？”瑞秋一脸心意已决的表情。

僵持了数分钟。

第四十三章

老爹在答应了鲍尔及瑞秋之后，随即陷入一阵忙碌之中。

鲍尔向联合国的主席报告二个方案。

一、以海运的方式，尽速运送 J2 元素。

二、由鲍尔及瑞秋进入“消失地带”，试图找回 J2 元素及蓝中校。

主席同意了老爹的方案。

另一方面，在老爹忙碌的同时，鲍尔及瑞秋已经刻不容缓在为进入“消失地带”做准备。

准备的过程中，二人并未多做交谈。

直到一个多小时后，二人各自做好准备工作，一同在会议室中等待和老爹做临行前最后的谈话。

鲍尔一改往日，不再老穿着一身卡其装，而改穿一件深蓝色的紧身衣。

鲍尔望着同样装扮的瑞秋。

鲍尔：“瑞秋，这个运行，太危险了，你……”

瑞秋不等鲍尔说完已经接口：“你怕我会拖累你吗？”

鲍尔连声推却：“不，当然不是。”

瑞秋：“不是就好了。”

瑞秋露出她一贯甜美的笑容，让鲍尔明白，他是无法左右自己的。

不消片刻，老爹进入会议室。

老爹：“鲍尔、瑞秋，我必须先声明，虽然这件事十分棘手，但是你们此时前去的区域太危险了，有任何问题，我根本无法也来不及给你们支援，我希望你们仔细考虑清楚，如果你们现在改变主意，我绝对可以谅解！”

鲍尔：“老爹，在我们加入防卫队开始，危险已是我们早就遗忘的事。”

瑞秋：“老爹，任何一个防卫队的队员，都不应该是担心自己安危的人啊！”

鲍尔的眼神流露出一种感动。

老爹：“其实我真的很感谢你们这群孩子。”

瑞秋，“老爹，你又何必伤感呢？我们办完事就回来了啊！”

瑞秋故意逗老爹开心。她知道老爹心中对他们二人的不舍与担心。

老爹在防卫队就像是一个大家长，而队员们就像是他的儿女们一般，这份感情是很难磨灭的。

无奈的是每一次任务都有不可预期的危险。

老爹忽然自沉默中开口。

老爹：“蜜糖，你可知道，你们这些孩子不怕苦。不怕难的精神非常令我感动！是你们让我相信这个世界还有一线的希望。一点的光明，是你们在支持我和那个邪恶的势力对抗。”

瑞秋这才明白老爹心中的感动。

瑞秋忍不住躲进老爹的怀中。

瑞秋：“老爹，也是您的带领才让我们背后有一股支撑的力量，我们才能够勇敢向前啊！”

鲍尔看着老爹轻柔抚着瑞秋的头，像是一位慈祥的老爷爷！

老爹：“若不是你们，我早就放弃和魔王对抗了！”

瑞秋忽然挣脱老爹的怀抱，抬起头看着老爹。

瑞秋：“老爹，您一定要答应我一件事！”

老爹不明白瑞秋的话。

老爹：“什么事？”

瑞秋：“不论这次我和鲍尔发生了什么事，您一定要答应我，继续和所有的队员们奋战到底，绝对不能放弃，绝对不能让那些在战火下牺牲的人，死的不安心，答应我，老爹！”

鲍尔及时插了嘴：“是啊！老爹。”

老爹眼眶含着泪，望了望他们二人。

此刻，一股忐忑不安的感觉自老爹的心中油然而起。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老爹的心，第一次有种纠结的伤感。

难道.....

老爹，不敢想，不愿想。

如果他们可以不去冒险，那该多好！

只是那可能爆炸的 J2 元素，还有急需“补救”的臭氧层，急须有人处理。这样的决定，是必然的。

只是，那心中的煎熬又该如何呢？

一个让所有东西消失的地带.....

和老爹谈完话后，瑞秋及鲍尔二人，立即动身，坐上了储备好的飞行器，二人开始往目的地飞去。

不用说，飞行器的通讯网自然是与飞行总部连接的，所以飞行器一上空，瑞秋便一直保持与老爹谈话，因为正驾驶是鲍尔。

瑞秋盯着驾驶座正前方的荧幕。

瑞秋：“老爹，你看得见我吗？”

荧幕上正是站在防卫队控制中心的老爹。

老爹：“很清楚，蜜糖。”

瑞秋：“太好了，除了我现在正在用的通讯器荧幕之外，我还在这个驾驶舱内装了四架摄影器材，你应该可以清楚的看见其他的四个画面。”

老爹：“是的，我全都看得见，影像十分清楚。”

瑞秋：“那就好，还有，在电脑上我设计了一个倒数的码表，从现在开始计时，我和鲍尔还有不到二十二个小时的时间。”

老爹一边点头，一边对瑞秋回答：“好。”

原本所剩运送 J2 元素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因为一连串的前置作业已经用去了二个小时。

已经是二十二个小时不到了。

其实除了扣掉准备的二个小时之外，在抵达“消失地带”之前，还得再花上七个小时的飞行时间，而就算真的揭开一切谜底，从“消失地带”到那所实验室，仍有将近二个小时的飞行距离。

所以严格上来说，瑞秋及鲍尔二人的实际活动时间。仅仅是十个小时到十一个小时左右。

而即使一切都计算得恰到好处，这沉重的压力，仍无法让人百分之百的安心。

因为其中有太多。太多难以预测的变数。

例如：

如果“消失地带”真的是有人在操控，那么，所有失去联络的飞行器。飞行员一走难逃死劫，这样一来，飞行器上的东西难保.....难保不会被发现。

而如果蓝中校的飞机真的被“洗劫”，且蓝中校又不幸遇害，那么.....

而打开的后果将是.....

二颗如核子弹爆炸的威力.....

有多少生物可能死亡，姑且不管。

有多少立即可见的自然破坏，暂且不提。

而那……

爆炸后，可能会引起的冰山融化……

才真正是令人寝食难安的后果。

海平面势必因此再升高……

老爹，根本不敢想像。

而如果——

那里不是人为操控，而是真正的天灾，那么，地球上的人类将须面临十六个小时任由阳光直接照射的危机。

伤害会如何？

没有人敢说。

臭氧层裂开的地方，虽然可以立即预测，但是、地球是颗会自转的星球……

臭氧层的缺口固定，然而因为地球自转的关系，会直接被照射的区域将难以算计。

而且，这段漫长的等待更是令人难以忍受。

因为海运最快到达的时间是在臭氧层开始破裂后的十六个小时到二十五个小时之间。

那段时间内会发生的问题。

哎！

虽然一切的答案都可能由电脑作出最精确的推算，但是……

谁敢算？

谁都不想去面对那场浩劫啊！

瑞秋：“老爹，在到达极地之前，还有六个多小时的时间，应该都不会有什么事，您先去休息吧！这里的连线作业就交给组员们就好了。”

鲍尔：“是啊！老爹，您去体息，我们和总部会一直保持通讯的。”“老爹习惯性的伸出手抚抚额头。

经过众人的再三劝说，他终于答应去休息。

当然，他坚持在二人到达“消失地带”之前，要再醒来和他们二人保持通讯。

就这样一下子，防卫队的控制中心似乎回复了平静。

老爹回房休息。

留下组员盯着和飞行器连线的五个画面。

瑞秋没有再和总部的队员们多交谈什么。

机舱内，瑞秋和鲍尔二人谈起天来了。

鲍尔：“瑞秋，你先小睡一会儿吧！到目的地还要几个小时呢！”

瑞秋笑了笑。

瑞秋：“我知道，只是，换了是你，你睡得着吗？”

鲍尔也笑了。

瑞秋和鲍尔二人四目相对。

不知为什么，瑞秋的心扬起了一种异样的悸动。

这是长久以来，瑞秋未曾发觉的。

瑞秋火速的将眼神移向舱外的世界。

瑞秋开口说话：“外面好美哦！”

瑞秋脚从来没有像此时这般燥热。

舱外的温度，应该是低于零下四十度吧！

可是对瑞秋来说，却直觉闷热。

鲍尔望着瑞秋，这个甜美的“小女人”。

眼前的瑞秋委实娇小。

身高尚不及一百六十公分。

娃娃般的脸庞，实在说不上特别的美丽。

尤其站在冷霜的身边。

往往被冷霜的冷艳。美色给比了下去。

但是瑞秋一直是个可人儿，像个小妹妹般。

鲍尔的心有些说不出的感受。

打从那天和瑞秋在雪地里嬉戏，鲍尔便发现了从来未曾注意到的瑞秋，她是那么的可爱。甜美。

像个无邪的孩子。

只是，鲍尔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喜欢上瑞秋。

就如同鲍尔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喜欢那个在“蓝色天堂”湖畔的珠儿一般。

和珠儿相识就如同流星坠落一般短暂。

鲍尔就是无法忘却珠儿那张脸庞，那张哀求“美丽”的脸庞。

是同情吗？

鲍尔无法分辨，或许也可以说，来不及分辨。

总之，珠儿就如同那划过天际的星儿，消失了。

鲍尔知道再也看不到她了。

但是，情爱总是如此困扰人的，不是吗？

就因为见不到，鲍尔才会如此苦苦牢记珠儿的脸庞。

鲍尔刹时间，忽然觉得不知该如何，该如何面对瑞秋。

鲍尔别过头去，望着舱外的景致。

此时的天际一片漆黑。

除了那从千百光光年之遥投射来的寒星光芒在闪烁之外，外面的一切都大沉寂了。

鲍尔：“是很美。”

黑幕，寒星。

一种冷寂的美丽。

令人无法抹灭它的做体。

鲍尔：“可惜只要飞过这段区域，就是一片阳光了。”

瑞秋停了一下。

瑞秋：“不知道为什么，从小我就爱看星星，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当夜都那么黑了，还有东西可以闪亮，不被黑夜掩去，特别是那点点的微光。总那么的明亮、那么的美丽。”

她继续说：“直到后来，我长大了，有人告诉我，星光是怎么来的，天上的每一颗星都是好远。好远的朋友。由于星球的燃烧，发出光芒，光线飞过了千百的光年，才照耀到地球。真的非常神奇。”

瑞秋以她那双慧瞳的双眼对鲍尔说：“每一天我们看见的星光，都是不一样的！这一秒，下一秒，都是不一样的光。它们自遥远的地方而来，而我却看得见它们，那种感觉真的好奇怪哦！我……”

看着鲍尔直盯自己的样子。

瑞秋忽然不知要说些什么。

瑞秋：“对不起，我实在不应该在你面前搬门弄斧，这些是你的专长，而我却像个小孩子在跟老师炫耀些大家都知道的道理，还说的津津有味……”

鲍尔阻止瑞秋的自责。

鲍尔，“别这么说。重要的是心。是感觉。跟你比起来，我就不若你纯真。你的心好无邪，就像一颗童稚的心、这是大多数人不易拥有的。”

瑞秋看了看鲍尔。

那眼神只有真切，没有笑意。

就这样，飞行器持续的往目的地“消失地带”飞行着。从起飞到现在，已经有三个小时了。

舱外的景色也已经从黑夜到黎明了。

鲍尔自座位后找来了一件大风衣，想给已经入睡的瑞秋披上。

却见瑞秋的身子动了一下。

瑞秋坐起身子，一扭头，就看见鲍尔悬在空中的手，和那件风衣。

瑞秋惺忪的眼，笑了。

瑞秋甜甜的说了声：“谢谢。”

此时的瑞秋，就仿佛是个未曾有过烦恼的孩子。

什么心烦的事全没了。

鲍尔也笑了。很少人可以在看见瑞秋的那张笑脸后，不被她的喜乐感染的。

鲍尔：“怎么不多睡会儿？”

瑞秋：“睡饱了。”

瑞秋伸伸腰，扭扭头，将座位扶正，张大眼望着窗外，然后回头看机上的仪表。

瑞秋：“我的黑夜已经过去了哦！”

鲍尔：“是啊！你很爱黑夜吗？”

鲍尔忽然很想问。

瑞秋：“不。”瑞秋摇摇头。

瑞秋：“我不爱黑夜，我爱阳光。”

瑞秋看见了鲍尔不解的脸庞，她紧接着说：“我爱的只是天上的寒星。我喜欢它们的光芒。”

自黑夜的大地起飞，只要越过时差线，另一边的天际，就是白昼，尤其是飞到极地区域。

那将会是数个月的白昼，黑夜的天际是难以见到的。

瑞秋望着机舱的玻璃。

看着透过玻璃映出来的鲍尔的脸庞，瑞秋沉默不语。

瑞秋看见了鲍尔游移的眼神，和他眼中一丝的哀愁。

瑞秋不明白。

但是她也不想明白了。

或许……

或许有些感觉是……

瑞秋的心有些落寞。

瑞秋：“我先睡一下好了，等会儿再叫我。”

不等鲍尔多说，瑞秋早已将座位整平，身子一侧，背对着鲍尔，双眼一闭，试图入眠了。

鲍尔侧过脸，正开口，想说些什么。

却只是张口。

什么也没说。

什么也来不及说。

鲍尔的眼里有些懊悔。

看着瑞秋的背影，或许说什么都……不适合吧！

鲍尔什么也没说。

瑞秋又转过身来，她笑了。

瑞秋：“我从来没有跟人提过星星。”

鲍尔来不及接口，瑞秋又说道：“好了，我休息过了，现在轮你。你快点休息一下，再三个多小时就到目的地了，不休息，就没有体力去面对挑战。等会儿，我再叫你。”

瑞秋说着，便将飞行器的驾驶权接手了过来。

看着瑞秋操控着飞行器，鲍尔没说什么，倒头就睡。

他真的需要休息，养足精神来面对接下来未知的挑战。

瑞秋看着仪表上的一切数据。

飞行高度——二万九千英尺。

舱外温度——零下四十六度。

飞行时速——四百二十公里。

一大堆红色的数据。

瑞秋只盯着最后的一项。

倒数计时——十八小时三十五分四秒。

那是多么令人难以忍受的折磨。

等待，只是，无耐的。

等待是一种人类能力无法消除，也无法跃过的方法。

在鲍尔入睡的时候，瑞秋将飞行器上的状况全部检视一次，也和在全局无法安心的老爹通了话。

而剩下的，瑞秋也是只能等待了。

就这样，又过了二个多小时。

倒数计时的时间——十五个小时，十二分。

瑞秋摇醒了鲍尔。

鲍尔很快的自沉睡中苏醒。

瑞秋递给了鲍尔一杯热腾腾的饮料。

瑞秋：“再几分钟，我们就进入‘消失地带’了。”

鲍尔舒了舒筋骨，接过瑞秋的饮料，喝了一大口。

鲍尔的精神即刻回复大半。

鲍尔：“只剩下十分钟了。”

瑞秋：“是啊！外面很漂亮，你看，白皓的大地。实在看不出潜藏了什么样的危机。”

鲍尔：“换我接手了。”

鲍尔接过飞行器的驾驶权后，立即打开和总部的通讯网。

鲍尔：“老爹，我们目前的高度是三万零七百英尺，我们马上就要进入‘消失地带’了。

老爹：“一切都没有异状，你们小心了。”

老爹已经在这巨大的荧幕前站了三十分钟了。

望着那五个大荧幕。

一个映照到瑞秋及鲍尔二人的身影。另外四个则是个机舱外四方林立的景色。

一个终年封雪的白色大地。

好美。

美的让人想置身其中。

只是你若真的置身其中，只怕将被它的冰冷所折服，那是一个了无人烟的区域。

长年零下数十度，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

只是，它真的好美。

天空和大地相映，一个湛蓝，一个雪白。

一切竟是如此协调。

瑞秋取出早就准备好的风衣，交给鲍尔一件。

瑞秋：“先穿上吧！等会儿就降落了。”

鲍尔二话不说，穿上那件看似轻薄，却十分保暖的风衣。

瑞秋：“再三分钟，老爹，我们已经找到合适的地面降落了。”

老爹：“好，你们千万小心。先打开地面侦测器吧！”

瑞秋：“好。”

外面的一切没有任何动静。

瑞秋和鲍尔并没有遇上传说中的“奇景”。

没有森林、没有大火、没有那一切被宣称看见的东西，外面只有一片寂静。

而瑞秋及鲍尔此次的任务便是深入这片不毛之地，找寻在此消失的所有东西。

所以即使没有碰见传说中的“奇景”，他们二人也要择地降落。

鲍尔看着倒数计时器跳往十四个小时。五十九分。五十九秒，不能说他心里没有一点如释重负的感觉。

鲍尔及瑞秋二人开始为降落做准备。

鲍尔：“我们要开始降低飞行高度。”

老爹：“好，你们先降二千英尺好了。”

鲍尔：“是。”

就在鲍尔及瑞秋二人忙于为降落做准备的时候……

鲍尔眨了眨眼。

鲍尔：“那里……那是什么？”

瑞秋睁大了眼。

瑞秋，“什么？你看到了什么？？”

老爹：“你们看到什么？”

鲍尔摇摇头。

再努力睁开双眼，看着前方。

鲍尔指着机舱外，白雪的一片。

飞行器上的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飞行的高度正在降低之中。

很快的他们降下了二千英尺。

瑞秋操作飞行器，让它持续向下降落。

瑞秋：“鲍尔，你怎么啦？你看到了什么？”

鲍尔：“瑞秋，你看。你看。”

瑞秋再望向舱外的景象。

老爹急促的声音，早已在耳际扬起。

老爹：“鲍尔，快说，你看到了什么？”

老爹和所有防卫队员们，直盯着其他的四个荧幕。

没有。

什么也没有。

那只是一个白雪连天的大地。

除了远方依稀可见的冰山之外，什么也没有。

连只有在这片区域才能见到的特殊生物，都不见半点踪影。

到底，鲍尔怎么啦？

老爹：“瑞秋，鲍尔，你们看到了什么？”

鲍尔只是一脸迷惘，指着窗外。

仿佛连他自己都无法相信。

老爹却是急如热锅上的蚂蚁。

老爹几乎是吼了出来。

老爹：“那是什么？我什么也没有看到。”

鲍尔一脸茫然的跟镜头说。

鲍尔：“老爹……那是……蓝色天堂……我回到了‘蓝色天堂’那个湖泊……”

老爹：“什么？”

老爹额上的汗，豆大的滴落。

老爹的心，比那白雪的大地更寒冷。

老爹：“瑞秋，你来接手，降落。”瑞秋却也是一脸迷濛。

瑞秋对着镜头和老爹说话。

瑞秋：“老爹，我……我看……我看到了……好漂亮哦……”

老爹整个人像是被击败了一般，颓然跌在座位上。

连……瑞秋也看见了那四个摄影机都无法猎取的东西。

老爹突觉无力承受。

老爹：“把飞机导航回来！”

老爹如此声嘶力竭的叫着。

所有的组员都立即行动。

这架飞行器上的自动飞行系统和总部的电脑相连接，那是老爹所坚持的。

为的就是防止，此刻的情况发生。

老爹，没有勇气去面对失去二个核心组员的打击。

不能，绝对不能让鲍尔及瑞秋在“消失地带”失踪。

只是，一切都无法在掌控之中。

不理睬瑞秋和鲍尔的话语，老爹一心要把他们所乘的飞行器引导回来。

但，一名年轻的黑人组员，却给老爹一个致命的讯息。
黑人男子：“博士，对不起，导航系统无法使用。”
老爹仿佛听不懂那男子的话语。
老爹：“什么，你说什么？”
黑人男子：“有奇怪的干扰，我的系统无法和飞行器上的电脑连接，所以……”
老爹：“什么？”
老爹回过头，看着巨大的荧幕。
那……
就在同时，原本五个清楚的大荧幕，突然模糊一片。
所有的影像全部消失，画面上只剩一堆杂乱的讯号。
老爹，跌坐在座位上。
老爹：“我……失去……我失去他们了……”
老爹的呢喃话语，听在控制室内所有组员的耳里却如雷响。
防卫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凝重气氛。
仿佛他们全都置身在那冰雪的大地里。
老爹输了。
输的彻彻底底。
来不及和可人的瑞秋及鲍尔说些什么，他们二人就这样消逝在眼前。
还有什么能够说明老爹此时的哀愉。
溃败，一种前所未有的溃败，已经将老爹打败。
他就这样看着他们二人消失——消失在那个地带。

第四十四章

鲍尔：“瑞秋，你有没有看到，那里，那里就是‘蓝色天堂’的湖水，好美，好美。”
瑞秋：“‘蓝色天堂’？”
鲍尔：“是啊！你没有看到吗？”
鲍尔蹙着眉，仿佛不明白，为什么瑞秋没有看到自己此时所见的美景。
鲍尔：“就在那里啊！你看，还有，那湖边，有珠儿的房子啊！你见过的！在影片中见过的啊！你怎么忘记了呢？”
瑞秋：“可是……”
鲍尔不等瑞秋说完，便再接口。
鲍尔对着通讯用的镜头说话：“老爹，你说是不是！这是‘蓝色天堂’那个湖泊啊！”
老爹……老爹……”
鲍尔啞然失声。
因为通讯器的画面现在一片迷漾。
除了一堆紊乱的讯号。什么都没有。
他们和总部失去了联络。

刹时间，鲍尔仿佛如梦初醒。

他用力甩头，似乎不明白刚才自己说的话。

为什么他自己说看见‘蓝色天堂’的话呢？

鲍尔要自己看清四周。

真的。

他看见了，那碧绿的湖泊，那笔直的杉树，那珠儿居住的小木屋。

可是，不对啊！

他不在这片山脊啊！

他在……

鲍尔努力晃动脑子。

他要唤醒自己。

鲍尔看着身边的瑞秋。

瑞秋在身边。

这是飞行器。

自己就坐在机舱内。

他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会看见“蓝色天堂”啊！

更何况……

何况“蓝色天堂”的湖泊已经不存在了，消失了。

鲍尔的脑海闪过了“消失”两个字。

他想起来了。

他和瑞秋正进入“消失地带”。

鲍尔叫着瑞秋：“瑞秋，瑞秋，回答我，瑞秋！”

瑞秋用她那迷离的眼眸，看着鲍尔。

瑞秋指着窗外。

她告诉鲍尔：“鲍尔，你看，那是光！好美的光哦！你看，就像我想的一样！”

鲍尔：“瑞秋，看着我，看着我。”

鲍尔伸出双手，捧住瑞秋的头。

鲍尔：“瑞秋，你醒醒，醒醒。你告诉我，我是谁？”

瑞秋笑了笑，宛如不明白，为何鲍尔会如此问她。

瑞秋：“你是鲍尔啊！你自己不记得了吗？鲍尔，你看，我告诉你的光，就像外面的那个一样，你看……”

鲍尔：“不对。瑞秋。你听我说，瑞秋……”

鲍尔急的手忙脚乱。

他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唤醒瑞秋。

看着瑞秋此时迷乱的神情，鲍尔实在心急如焚。

鲍尔：“蜜糖。”

鲍尔改以瑞秋的呢称叫她。

鲍尔：“蜜糖……”

瑞秋略略迟疑的望着鲍尔。

鲍尔发现得到了瑞秋的关注。

鲍尔：“瑞秋蜜糖，你醒了没有？”

瑞秋依然有些迷漾。

鲍尔看了一眼舱外。

舱外的世界已经不是自己适才所说的那个“蓝色天堂”的湖畔，而是一大片的白皑皑的大地。

而且……

而且是一片即将要和飞行器撞上的冰雪大地。

这……天啊！

鲍尔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而此时，此时的瑞秋，却依然沉溺在那幻境之中。

要如何唤醒她呢？”

鲍尔心急啊！

情急之下，鲍尔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鲍尔捧住了瑞秋的脸。

他轻唤着瑞秋：“蜜糖，醒来，看着我，我是鲍尔呀！你醒醒，看着我……”

瑞秋一直沉溺恍惚之间，鲍尔顾不及这么多。

他对着瑞秋的红唇，深深一吻。

鲍尔轻咬着瑞秋的唇。

在那甜美之中，带着些许的疼痛。

瑞秋迷惘的眼，一闭，而在感到楚痛之时，瑞秋张开眼。

那清澄的眼眸，让鲍尔欣喜若狂。

鲍尔火速离开瑞秋的热唇。

虽然，虽然心中有那么一点点、一点点的……

但是此刻，可是生死交关之际啊！

鲍尔可无法去顾及其他。

他一边忙着操作仪器，一边对瑞秋说：“瑞秋，你醒了没？”

瑞秋睁眼看着鲍尔。

鲍尔：“蜜糖，你回来了吗？”

瑞秋潮红的脸，这才猛然发现鲍尔手忙脚乱。

瑞秋：“怎么啦？”

鲍尔：“我们正要撞上冰地啊！”

瑞秋：“怎么会……这样……。”

鲍尔：“我不知道，我在试图控制这架飞行器。”

瑞秋二话不说，开启了面前的电脑系统。

瑞秋飞快的对电脑下达一连串指令。

但是却都……无效。

瑞秋，“这怎么可能……”

鲍尔：“飞行器无法转为手控。”

瑞秋：“电脑根本不听我的指挥……”

这对瑞秋来说是一件大事。

因为除了电脑，还有谁能比她更会操作电脑呢？

鲍尔：“难道……”

瑞秋不死心的对电脑下一长串的指令。

而后瑞秋发现了。

瑞秋：“鲍尔，放弃吧！”

鲍尔，“什么？”

瑞秋：“放弃吧！”

鲍尔：“可是，我们马上就要撞……”

瑞秋：“如果我没有猜错，不会的。”

鲍尔：“什么？”

瑞秋：“不会的，我想，我们会安然无事的。”

鲍尔：“怎么可能？我们……”

鲍尔指着仪表板上的一堆数据。

鲍尔想反驳的是，在那样的飞行高度和速度之下，飞行器一定会撞个稀烂，二人绝无生路。

可是就在鲍尔指着仪表的同时，他发现仪表板上的飞行速度正在减弱。

鲍尔望着瑞秋：“这……”

瑞秋：“若是我没有估计错，这个消失的地带，有一位主宰者。”

鲍尔：“你是说……”

瑞秋：“有人进入我们飞行器的电脑之中，而依现在的情况看来，对方正在引导我们降落。”

鲍尔这才明白，瑞秋刚才叫他放弃的意思。

被侵入的电脑，早已不受指挥，所以不论鲍尔如何努力，这架飞行器是不可能改回手控的了，而反正如果以手控来飞行，鲍尔及瑞秋都没有把握会安全降落，那应何妨交给“对方”去做呢？

鲍尔此时也已镇定下来了。

鲍尔：“看来，这里并不是只有大熊、海狮，海象、企鹅、鱼儿而已。”

瑞秋：“你觉得会是谁呢？”

鲍尔：“除了‘她们’，我实在想不出，还有谁！”

瑞秋及鲍尔都笑了。

他们二人心里都有了谱，除了“失心兰花”之外，还有谁呢？

如同瑞秋所预言的，飞行器上的一切仪表数据都显示出飞行器正在缓缓的降落。

瑞秋：“不知道等一下的情况会是如何？”

鲍尔：“我们随机应变吧！只要捉住机会，什么都别管，先把 J2 元素找出来。送到实验室去，才是最重要的。”

瑞秋点点头：“你看。”

鲍尔：“天啊！”

瑞秋：“谁都想不到吧！”

原来，这段时间以来，消失的飞行器，全都停在这里白皑皑的冰雪大地之上。

没有消失，它们全在这里。

它们全都在这片大地上，并排的放置着。

从低空上鸟瞰，这里像极了一个大型的停机场。

什么机型的飞行器都有。

货机。运输机。各种军机，大小不一的，全并列着。

鲍尔：“那么多的飞行器，看起来大都完好，可是失踪的人呢？”

瑞秋：“不知道，很难意测。”

鲍尔：“那刚才，我们所遇到的幻象呢？”

瑞秋：“真是不明白，‘她’是如何做到的。”

鲍尔，“那些人有可能活着吗？”

瑞秋：“不知道。现在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如何对这位，或者是几位‘兰花’小姐们，J2元素有没有可能落入她们的手里了呢？”

鲍尔：“我们要小心点。”

就这样。

鲍尔及瑞秋二人，坐享其成。

他们任“对方”去引导飞行器。

二人只是为等会儿要置身在这冰雪大地之中做准备。

他们带了二个同步倒数计时的手表，和可以测出实验室方位的指引器。

而当瑞秋想要帮鲍尔装上通讯器的时候，她才发现，在这个区域，所有通讯器材都无法使用。

似乎有一种十分特殊的干扰。

只是不知道，那种干扰是人为的，亦或是天然气候变化所致。

瑞秋，“通讯器无法使用。”

鲍尔：“千万小心。如果分开了就……”

瑞秋：“我可以照顾自己的。”

鲍尔伸出手，轻抚瑞秋的脸庞。

瑞秋的眼神刹时变的柔弱了许多。

鲍尔想了许多。

或许他是真的爱上了那山巅的珠儿。

而那也只是或许。

就算是有几分真切吧！

如今，珠儿已经和那名叫“蓝色天堂”的湖泊一起沉睡了。

珠儿已死。

那是永远不可能改变的事实。

再怎么去思念，都是无益的。

而此时此刻，眼前的瑞秋，冰雪聪明，甜美可人，这才是他应该去把握的。

鲍尔想不到任何理由去放弃她。

鲍尔的手，温暖了瑞秋的脸庞。

鲍尔：“尽量别离开我身边好吗？蜜糖？”

瑞秋晕红着脸，点点头。

而此时飞行器已停止了。

飞行器的大门被打开，旋即又被关上。

来的人有二位。

一左一右，均穿着雪白的皮衣。

想必是自熊身上取下来的皮毛。

而令人吃惊的是，那二人在打开舱门后，并没有直接进入舱内。

他们只是往机舱内丢了二个东西，便又将机舱门关上。

瑞秋和鲍尔全来不及反应。

瑞秋：“他们……”

鲍尔看见二人丢进机舱的东西。

那是什么，看不清楚。

只是依稀仿佛看见有人丢了东西进来。

那东西冒出阵阵的白色烟雾。

鲍尔：“不要吸……”

鲍尔想提醒瑞秋小心那烟雾。

但来不及了。

这样狭小的空间，对他们二人来说根本无处可避。

不等鲍尔说完话，鲍尔也已因吸入那烟雾而昏了过去。

瑞秋也是一样的情形。

二人就这样沉沉入睡。

直到许久，烟雾都已散去。

适才二名身着毛皮大衣的人又打开机舱的门。

二话不说。

他们一左一右，将座位上昏睡的二人扛上肩头，就这样，鲍尔及瑞秋被扛下了飞行器，往冰雪大地上的前方走去。

冰雪大地。

什么建筑物都没有。

但二人仿佛有一定的路程。

虽然背着人，二人都似乎不觉吃力，轻松的走着。

让人想像不到的是。

在走了离飞行器大约百来步之后，二人便停住了脚步。

远远的，二名扛着人的身影就不见了。

这样的过程，全都看在一个人的眼里。

那人非常讶异。

为何，二名身穿白熊皮毛大衣。肩上扛着瑞秋及鲍尔的人，却平白无故消失在毫无掩避的大地上。

这怎么可能呢？

那人快步的向前急走。

他不相信。

而令他更无法相信的是，就在他想追那二人，来到大约是二人消失的地方之时，一个失足——

他真的不明白。

为何看起来如同冰地之处，居然会是空的，且从外头全看不出来。

他居然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自己陷落于雪地中。

二双脚慢慢“溶”入冰土里。

伸出手想勾住些什么，却怎么也勾不着。

不消几秒中，他便完全“没顶”于冰雪之中了。

一声尖叫。

“啊”——

划过天际。

居然是女声。

她是谁？

她是谁？或许不重要。

只是这片冰雪，又是什么呢？

为什么会如同海洋一般，吞没了人却不见任何涟漪呢？

难道，这里，这里果真个“消失地带”？

防卫队的总部，从来没有任何时候，气氛如此凝重。
凝重的让人，难以呼吸。
一切都静止了。
老爹在椅子上沉思了许久。
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去叫他。
许久。
老爹才从那样的情绪中平复过来。
老爹抬起头。
扶正眼镜。
老爹：“他们已经……”
黑人男子：“他们已经失去联络有半个小时之久了。”
老爹点点头，站起身子。
老爹：“龙翔他们有消息吗？”
黑人男子：“目前没有进一步的消息，但是应该可以联络的到。”
老爹：“没关系，让他们去忙吧！”
老爹：“对那个‘消失地带’进行封锁，不得让任何人进入，还有，继续进行观察，并且马上成立一个专案小组，通知邻近区域的国家，说明那里可能发生的危险，此外，我要了解臭氧层破裂时的所有状况，包括阳光直射的范围，全部都要计算出来。”
老爹一连串下了许多指令。
控制室立即忙碌了起来。
那名黑人男子一直守在老爹的身边。
他才约莫三十岁不到吧！
老爹叫着他的名字：“马克。你要帮我注意那个地区的所有动静啊！”
马克一脸严肃向老爹行了个礼。
马克：“博士，你放心，他们会没事的。”
老爹：“我知道，我知道。马克，我只是太老了，老的学会了害怕，害怕会失去。”
老爹的声音未曾如此黯淡。
马克：“博士，您……”
老爹迈开了步伐。
老爹：“帮我和主席联络，联系上后马上通知我。”
马克恭敬的回了话。
看着老爹的背影。
沉重——
只有沉重可以形容吧！

第四十五章

冰的透明晶莹的地面，是鲍尔睁开眼所见的第一样东西。
一个苍老的声音传来。

“你醒了？”

鲍尔转过身，往那发声的地方望去。

鲍尔什么人也没看见。

只见一个冰室。他正被囚在冰室里。

触目可及，全是冰冷的冰块。

鲍尔四处张望，努力找寻瑞秋的踪影，却什么也没看见。

这间冰室除了他，没有任何人。

“你是谁？你在哪里？瑞秋在哪里？”鲍尔对着冰冷的冰室大叫。

那苍老的声音又传来了。

“你问我是谁。那你又是谁呢？瑞秋？你是在问你的那位女伴吗？”

鲍尔四处张望，仿佛想找出那出声的人在哪里。

可是，除了透着寒意的冰块，鲍尔什么都看不见。

“你是谁？你到底是谁？你为什么把我们捉起来，你想怎样？你是魔王吗？瑞秋呢？你把她怎么了？”鲍尔只能不断的发问。

那苍老的声音，并非女声。

鲍尔直觉的想到，若如他和瑞秋的推断，这个“消失地带”是魔女们所设下的陷阱，而既然审问他的，不是失心兰花，而是一个苍老的男子声音，那自然的这人就是魔王。

“谁是魔王？”

鲍尔对于那人的回答也颇为吃惊。

“不是你吗？”

“我，我姓风。我从来不曾见过什么魔王。”

“姓风，你是东方人？”

“是，只是现在这个世界，还有东西方可分吗？”

“魔王是东方人，或许只是没有人在你面前这么称呼你吧！”

“有人知道我吗？我想你是误会了。对这个世界来说，我是个不存在的人。”

“不存在？为什么？如果你真的不是魔王，你为什么不肯出来见我？这么冷的地方，除了魔王，还有谁住得下呢？”

“冷，还好吧！我住太久了，早就忘记外面的世界了。你会冷吗？小兄弟？”

鲍尔突然觉得自己错了。

这个人好像真的不是魔王。

就传说中，魔王虽是个东方人，却不是姓风。

那他是谁呢？

“你已经很久没离开这里了吗？”

“大概也有五十年了吧！”

“五十年！”

“你岁数一定很大了，是吧！”

“是。”

鲍尔相信，这人并非是魔王了。

“你为什么要捉我们呢？”

“不是我捉你们，是你们飞到这里的。”

“是你让我们降落在这里的。”

“可是如果你们心里没有幻想，就不会来到这里啊！”

“幻想？”

“说啊！我想听听你这小伙子看见了什么。”

“我看见了什么？那不是你让我看见的吗？”

“我哪来那么大的魔力。我没有办法让你们看见如此多的东西，真正让你良己看见东西的，是你的心，你的心在想什么，在挂念什么，或者想要什么，恐惧什么，那些东西都会出现在你的面前，所以你们每一个人看见的都不一样。”

鲍尔这才明白。

原来每一个人都声称看见不一样的东西。景致，是因为那些东西全是他们自己心中幻想出来的。

“你怎么制造那些幻想？”

“小朋友，你的问题好多，我在回答你，可是你却没有回答过我半句话。”

“那是因为我们这样说话并不公平。”

“有什么不公平？”

“只有你看得见我，而我却看不见你。”

“看见，真的那么重要吗？”

“当然重要。眼见为凭嘛！”

“哦！真的是眼见为凭吗？”

“是啊！”

“可是为什么，你看见了的东西、景象，不论是什么，到后来却什么也没有呢？”

“那是因为你动了手脚。我不知道你怎么做的。总之是你造成了我的错觉，那不算。”

“小子，这世界上的事物真的有绝对的真假吗？”

“是很难这样一概而论之，但是你让我产生了幻想，却是真的。”

“真的，假的。分别在哪里？只要你相信，那么假的为什么不可以是真的呢？”

“假的会醒，真的就是真的。”

“假的一定会醒吗？”

“是啊！”

“小子，你太肯定了，你站起来。”

鲍尔站直了身子。

“你别眨眼。”

鲍尔笔直的看着眼前的冰壁。

却见一个身着斗篷的男子，自冰壁中走了出来。

鲍尔自是猛吃一惊，只能用手指着那男子。

“你……能穿墙？”

那男子，自斗篷帽中依稀可见他的脸庞。

“你还是不够聪明，小子。”

鲍尔一见那穿着斗篷的男子，便忍不住的想着，传说中的魔王，不就是这种打扮吗？

身穿斗篷的老人。

“你……你是魔王？”

那人将斗篷的帽子推落。

一下子，才一下子的眨眼功夫，那个鲍尔以为的魔王便已不见踪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熟悉的脸孔。

“老爹！”

鲍尔讶异的差点说不出话来。

他勉强的说出，“老爹。”

“你叫老爹？他是你什么人？”

鲍尔又转口，吃惊的说：“你是生化人？”

这是鲍尔唯一可以猜想出来的可能。

除了生化人，还有谁可以这么变化万千、完全无需其他的东西辅助呢？

“生化人！”那苍老的声音，竟如洪钟般的笑了开来。

“我是生化人，小子，你的想像力也未免太丰富了吧！”

“你不是吗？除了生化人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人能像你这样穿墙盾壁，如此出神入化呢？”鲍尔理直气壮的问。

“化身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只要你想要，你可以是任何人，知道吗？”

“什么意思？”

“傻小子，只要你的心这么想，你就可以是任何人，任何样子，你懂吗？”

“心想？”

“是的。不是我变了样子，而是你的心想看见什么样子，我就变成什么样子了。”

“是我的心？”

“是啊！”

“只要你想，什么都可以成为你要看见的景象。”

“真的吗？”

“真的，假的，你不是自己看过了吗？”

此时站在鲍尔面前的，居然是……珠儿！

“你……”此时鲍尔只能哑口无言。

“这样你明白了吗？小子。”

鲍尔沉默了好久。

才回过神。

“让我见见你原来的样子好吗？”

“小子，只要你想见，我就在这里啊！”

鲍尔只得闭上眼，专心一致，什么都不想。

直到他觉得自己已经静下来了，他才张开眼。

一个长发长须的老者，身着一身熊衣，站在自己面前。原来这才是老者的真面目。

花白的发丝。

足以证明，他已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

“风老先生。”

“小子，不用这么叫我，太麻烦了，你就叫我老人家好了。”

“老人家。”鲍尔这会儿十分恭敬的在向那名自称姓风的老人家问好。

“嗯！”老人家点点头。

“你刚才叫那个胖小子老爹，他是你什么人？”

“他虽然不是我的亲人，却比我的亲人还亲。我们都呢称他老爹。”

“原来是这样，他算是你的……”

“是上司，也是老师，更是亲如家人……”

“这胖小子，倒是跟我有些渊源，不过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要不是他老了并没怎么变，我可能认不出他来了。”

“老人家，你是老爹的什么人？”

“都已是见不着的人了，记那么多做什么？”

这老人家脾气看来十分古怪，一时间，鲍尔也不便去拂逆他什么。

“老人家，你为什么要在这一带设下‘幻海’呢？”

“‘幻海’？这名字倒取得不错，我喜欢。”

“因为您说过，所有的奇特景象全是幻想出来的，所以，我才会这么说。”

“是啊！那些全是你们自己心里想出来的，谁会有那么大的能耐呢？”

“可是，以前并没有人发生过这类的事情啊！直到最近……”

“那是因为我动了些手脚。”

数十架飞行器的失踪，近百人的消失，到了老人家的口中，却只是“动了些手脚”。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小子，做人真的有那么多为什么吗？”

“当然有，你知道你这么做，会引发什么后果吗？”

老人家笑了起来。

“傻小子，你告诉我，有什么后果呢？”

“那些人呢？那些失踪的人呢？”

“死了，大部分都死了。”

“什么？你杀了他们？”

“不是我杀他们，是他们自己死的。”

“不可能，人怎么会无缘无故自己死呢。”

“那太容易了，小子。难道那胖小子没有教过你吗？人是多么脆弱的动物，多么容易受伤。死亡。要死一些人非常容易。”

“不是。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呢？那些人死了，有什么后果，你告诉我！”

“他们的家人……”

“我说过，人类是脆弱的，就算他们没有在这里坠机死亡，回到了外面的世界，难道他们就不会死吗？他们早晚都会死，而死在哪里有什么差别呢？”

鲍尔明白了，站在面前的这位老人家，是个奇人。

他以一种奇特的角度来看世事。

鲍尔不能苟同他的看法，但似乎又很难反驳他。

“瑞秋呢？她死了吗？”

“她是你的什么人，你很在乎她吗？”

“她是我的同事，她是我半个亲人，你能不能让我见见她？”

“她现在正在梦境里。你想见她吗？”

“梦境里？”

“是的。你想看看她的梦吗？”

我想见她，可是……”

“你不想见她的梦中有何吗？”

“我……不知道该不该看。”

“你这小子真迂腐，你怕什么？怕看见她的梦中没有你吗？”

“不……不是。”

“还是你心里所想的人不是她，是别人……”

“我不知道？”

“你这小子，真不干脆，情字这关怕你是闯不过了。”

老人家伸手捉了鲍尔一把。

就这样老人家带着鲍尔穿墙而过。

鲍尔一心惊，根本来不及反应。

当他在“冰壁”之中时，他努力睁眼去看，却只看见那晶莹的冰块——透明、纯净。

鲍尔不明白，为什么硬如石块的冰壁却如同水一般，当他们穿过冰壁之时，居然只像是引起一阵涟漪，除此之外，他并没有任何的不适。

而就在他一回神之后。

他已经在瑞秋的梦了。

眼前是瑞秋梦境。

一片漆黑的夜色。

没有月光，似乎连云都没有。

一个小女生，洋娃娃般的脸蛋，蜷缩在一名妇人的怀里。

有些来往走动的人群。

却没有人多看她们一眼。

直到夜更深了，小女孩仿佛再也耐不住蜷曲着的身子。

她挣脱妇人的怀抱，独自一人站上路旁的行人椅，眺望挂在天际的星星。

小女孩：“哇！好亮哦！”

小女孩手舞足蹈，快乐的如同美丽的蝶儿。

当小女孩玩累，回到妇人身边轻轻摇动她时，妇人只是任由女孩摆布。

妇人再也没动过了。

小女孩呆呆的守着妇人，守着天际的寒星。

鲍尔是如此讶异他所看见的一切。

难道，瑞秋就是那名小女孩。

为何，她从来未曾提过这段童年的记忆。

瑞秋总是一脸甜美，没有人看得出来，她的童年时光是如此孤独。

亲眼看见自己的母亲死在面前，是多么令人心痛的事。

更何况瑞秋当时，仅是个七、八岁大的小女孩啊。

鲍尔的心，犹如刀割。

片刻停顿之后，又是一个梦境的开始。

冰雪的大地，地面上堆层着半个人高的雪。

瑞秋开心地嘻笑着。

她在玩雪。

这是鲍尔再熟悉不过的了。

因为和瑞秋一块打雪仗的不是别人，正是鲍尔。

这是上次他们一同到岛上进行测试计划的情景。

“小子，这”厂头很是中意你啊！”

鲍尔只是低着头说了声：“是啊！”

那老人家又一推。

很快的，他们离开了瑞秋的梦想，来到了原先鲍尔醒来的那个冰室。

鲍尔伸直了手：“瑞秋……”

老人家：“别急，她的梦还没有做完呢！你让她慢慢做吧！那也是一种休息。”

鲍尔：“每一个到这里的人都有‘做过梦’吗？”

“是啊！我说过，我没有杀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死在自己的‘心’上的。”

“我不明白。”

“很简单，我在这里动了手脚，为的只是做实验，这样说吧！我在这个区域制造了像是……嗯，像是你们在沙漠所见的……叫什么……我一下子想不起来……”

“海市蜃楼！”

“对，对，海市蜃楼，就是那种东西。我利用极地的气，研究出一种特殊的气体，就像海市蜃楼一样。只要有人呼吸到这种空气，他就会有一种幻想。而幻想的内容则是因人而异。”

“所以你就把飞行器导航下来。”

“是啊！我让飞行器安全的降落，他们也大多安全降落。”

“大多？有人在抵达地面之前，就已经死了吗？”

“也是有的，极少数的人会死在飞行器上。”

“他们怎么死呢？”

“他们死在自己的幻想里！”

“死在幻想里？我不明白。”

“听起来很难想像，但他们真的死在自己的想像之中。”

“怎么说？”

“很简单，在吸入那种气体之后，一般人会陷入幻想的世界里。”

“那他们怎么死的？”鲍尔不明白。

“被恐惧所吓死！”

“什么？”

老人家看了一眼鲍尔。

“我没说错，你也没听错，他们是被吓死的。”

“这……太不可能了吧！”

“有什么不可能？这是事实。死去的人全都是死在自己的恐惧之中。”

“这……”

鲍尔委实无法想像。

“这么解释给你听吧！你也曾经看过幻境，对不对？”

鲍尔点了点头。

“你看见了什么？”

“我看见了一个湖泊，一个很美的湖泊。”

“你为什么看见那个湖？”

“因为，我去过那个湖，而且，在那里……有一些经历，是我无法忘怀的。”

“哦，原来如此。可是其他人就不一样了，多数的人在沙漠的海市蜃楼

中所看见的都是他们自己心里想要的，例如水，绿洲之类的。可是在这个大冰雪，有些幻想会引导人走进恐惧，至于为什么？我也不十分清楚。

“引人走进恐惧。”

“是的。”

老人家继续接日说下去：“所以在这个地带中，有些人在飞机被引导到地面之前，早就死了。”

鲍尔虽然无法体会，但他相信老人家没有理由骗他。

“你是说，他们被心中的幻景所左右？”

“是的。所以我才一直问你，真的是眼见为凭吗？真的是亲眼看见了就是真的吗？”

“这……”鲍尔不知该如何回答。

“小子，现在你明白了，多数的人看见幻象之后，便相信幻象，他们看见火山之时，便相信自己置身在火海中，他们看见冰山时，便相信飞行器已经撞上了冰山，不是我害死他们，是他们害死自己。他们坚持眼前看见的，他们太相信自己的眼睛，眼睛告诉他们什么，他们就相信什么。所以他们死了。”

“因为他们也相信自己会死？”鲍尔抬头望着老人家。

老人家笑了。

“是的。小子，你开窍了。”

“信念，这是一种恐怖的武器。”老人家开口说着：“历史上记载，有多少人凭着信念达到了大多不可能的事，那是一种意念的表现。而这些人，这些人的死亡也是一种意念的表现。他们缺乏智慧与勇气，如果他们有勇气挑战恐惧。有智慧辨别真相，那么所有的虚幻便能立即消失，他们也就不会死了。”

老人家暂停了一下，而后忽然以十分无奈的口吻说：“你相信吗？这些人之中有极大部分是死于相信飞行器撞上了火山，真的很难理解，他们全是飞行员，正在极地上空飞行，可是他们却相信会撞上火山，真是愚昧。”

“是幻境太真实了。”鲍尔不禁想为那些遇害的人抱冤。

“这世界上有太多谎言也很真实，那就可以去听从了吗？‘眼见为凭’是天大的谎言。”

面对这位奇特的老人家，或许他的言论蕴含了一些真理，但对鲍尔来说，他实在难以完全苟同。

既然老人家已经解开了“消失地带”之迷，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 J2 元素。

鲍尔低头看看手上的表。

倒数计时——十个小时三十一分钟二十七秒。

扣掉二个小时的飞行时间，他只剩八个小时了。

可是面对这老人家。

鲍尔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够说服他，交出 J2 元素。

鲍尔的心依然忐忑难安。

第四十六章

就在鲍尔思索着该如何应付老人家的时候，远处忽然传来打斗的声音。

老人家“嗯！是谁？”

鲍尔：“从那里传来的。”鲍尔手指着前方。

老人家二话不说，便往鲍尔手中所指的前方放开步履迈去。

鲍尔来不及开日，老人家已经“溶入”冰壁之中了。

鲍尔原来也想快步跟上前去。

但是临到冰壁面前，鲍尔却有点退缩。

没有老人家的带领，鲍尔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能力独自穿过那面冰壁。

况且，鲍尔目前最应该做的事，是找寻 J2 元素。

鲍尔迟疑了一下。

鲍尔试着穿过冰壁，只是他并不是尾随老人家，而是往适才他和老人家一起去找瑞秋的那个方向。

鲍尔要先回瑞秋的梦想，把瑞秋找回来，再设法找出 J2 元素。

鲍尔心中颇为紧张。

因为他实在没有把握，那面冰壁是否真的可以轻易穿越。

鲍尔用力一撞。

“碰”一声。

鲍尔揉揉自己的肩头。

没有道理啊！

一切若如老人家所言，那么冰壁应该是不存在的啊！

更何况，他真的曾经和老人家穿过这面冰壁的啊！

鲍尔又站起身。

他回想老人家的话——眼中所见并非全是真实。

鲍尔闭上眼，这次他以手掌去试。

鲍尔伸出右手，轻轻的往前推。

直到手伸直了。

鲍尔才睁开眼。

手掌已然没入冰壁之中。

太好了。

鲍尔欣喜难抑，双足一跨。

果然轻易的，他进入了瑞秋的梦想。

只是这次，或许鲍尔真的学会了控制自己的心。

这次他所看见的是蜷曲在地上的瑞秋。

是瑞秋已自梦境中醒来，抑或是鲍尔不想去看见她的梦境，鲍尔自己都不明白。

总之，鲍尔无力多想。

他快步向前，走向瑞秋。

他轻轻摇动瑞秋的身子。

“瑞秋，瑞秋，你醒醒！”

瑞秋的身子任由鲍尔摇动。

直到鲍尔叫唤了第三句，瑞秋的嘴角才微微牵动。

瑞秋睁开惺松的双眼，一时间竟无法分辨眼前所见之人为谁。

“瑞秋，醒醒，你看见我了没有？”

听见了鲍尔再次的叫唤，瑞秋好像才真的醒了。

“鲍尔？”

“是，是我，瑞秋，你快醒醒！”鲍尔自是十分喜悦的拉起瑞秋。

瑞秋站直了身，四处张望。

瑞秋：“这是哪里？”

鲍尔：“是真正的消失地带，如果我没有猜错，这里应该是冰层下的洞穴。”

瑞秋：“洞穴？”

她完全不明白此时的情况。

鲍尔：“以后再告诉你，总之，这里并不如我们所猜测的是魔女——失心兰花所设下的陷阱。”

瑞秋：“不是失心兰花，那是谁？”

鲍尔：“晚点我再详细说给你听。总之这里的主导者只是一个怪异的科学家，我只知道他姓风。”

瑞秋：“姓风？”

鲍尔：“对。我们快走，我们所剩的时间有限。”

鲍尔拉着瑞秋想往石壁中穿去。

瑞秋却还在叨念：“姓风。”

瑞秋似乎想到了谁也姓风，只是一时间怎么也想不起来，总觉得这个姓，某人曾提起过的。

“啊！”

瑞秋跌坐在地。

她揉了揉自己的颈头。

瑞秋此时慌了，因为当她四处张望之时，即发现只有她一个人在冰室之中。

鲍尔呢？

瑞秋大叫“鲍尔！”

就在叫声迴荡在冰室之中时，鲍尔果然应声出现了。

“我在这里！”

鲍尔的出现让瑞秋吓得往后退了二步。

“你……”

鲍尔一脸笑意的伸出手要扶起瑞秋。

“你别怕，我一急，忘了告诉你。”

瑞秋害怕的原因是因为，她看见鲍尔自冰壁之中“穿”了出来。

这太诡异了吧！

瑞秋二眼直望着鲍尔。

鲍尔面露笑容，伸出手拉着瑞秋。

“这很奇妙，你别不相信。来，深呼吸，你看着我。”

鲍尔指引着瑞秋：“这冰室，是一种幻觉，虽然我不知道那位老人家是怎么做到的，但是他告诉我，只要我们的心不被眼睛所看到的朦蔽，那么我们就可以走出这个幻境迷宫。”

瑞秋努力听着鲍尔的话。

“可是，这……”

鲍尔笑着：“我知道很难相信，但这却是真的，你看。”

鲍尔边说边将左手掌往冰壁一推。

他的手掌就像是没入了水中一般。

只见冰冷的石壁，竟如一泓水般，任由鲍尔的左手侵入。

“啊！”瑞秋不由得失声。

这太奇妙了。

鲍尔：“来，你也试试。”

瑞秋的手立即伸了回来。

可以想见若是极地的冰层，眼前的冰块一定会很冷。

瑞秋怕是自己的手会给冻疼了。

鲍尔：“瑞秋，要先相信这冰壁是不存在的，你懂吗？用心，用心去感觉，不要只是一味相信自己眼睛所见到的，相信我，你做得得到。”

看着鲍尔的眼睛，瑞秋的心也静了下来。

瑞秋闭上眼睛，告诉自己，这一切只是幻觉。

瑞秋的手轻轻伸入冰壁。

没有感觉。

“成了，瑞秋，成功了。”只听见鲍尔的声音。

瑞秋睁开眼。

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瑞秋笑了。

鲍尔没有多等，便拉着瑞秋往冰壁一一穿而过。

鲍尔拉着瑞秋走向原先的冰室，却听见另外一个冰室传来打斗的声音。

鲍尔告诉瑞秋：“我去看看怎么回事。你四处走走，我听老人家说，有一大部分的人已经死了，可是我来不及问蓝中校的事，我不知道他到底是生、是死，更不知道 J2 元素在哪里，我们分开查看，一个小时后再回来这里，我们对时一下。”

瑞秋点点头。

二人看着倒数的时间。

只剩下九个多小时了。

鲍尔往打斗的方面赶去。

一跨过冰壁，鲍尔大吃一惊。

因为那二名原先自飞行器上将他和瑞秋弄昏。带来这里的男子，已然昏倒在地。

此时在这间宽大的冰室之中，除了那二名昏倒的男子之外，尚有三，四名同样穿着的男子正和一名黑衣女子打斗。

老人家站在一旁，像在诊视那昏倒的二人。

鲍尔对于这些穿着熊衣的人，并不吃惊。

因为从他们圆圆的大脸，及身高、眼睛等特征看来，他们是长久世居在此的人种。

外传他们已经迁移出极地的消息显然并不正确，可能有一小部分的人依然选择不离开家乡，居住在这冰山雪地里。

而很有可能的是，这名自称姓风的老人家指导他们，构筑了这个大冰宫，让他们的活动不再受冰雪风暴所干扰。

但真正让鲍尔大吃一惊的，是那名黑衣女子。

紧身的黑衣，显然外有斗篷罩着，但是谁都可以看见那曼妙的身段。

飘逸的长发，银色的右掌。

美丽的足以融化冰雪的容颜。

鲍尔不需思考便能叫出她的名字。

雨兰——

失心兰花之一。

那个曾经以一种无形炸弹夺走数条人命的魔女。

虽然鲍尔未曾与她正面接触，但是有关她的传闻及形容，鲍尔已经太熟悉了。

为什么她会在这里出现呢？

鲍尔满心疑问。

其实雨兰就是那名在鲍尔及瑞秋被人带进冰宫之时，尾随在后的黑衣人。

“小心！”

鲍尔失声叫出。

因为雨兰一扬手，便有数支银针飞出。

眼看着那三，四个大汉对雨兰的攻击根本毫无还手之力，鲍尔自然会不由得叫出声。

而原本无暇顾及旁人的雨兰，此时却应声看见了鲍尔。

鲍尔不等雨兰出手，一连使出三个回旋踢，往雨兰击去。

鲍尔看见倒了一地的熊衣男子。

鲍尔开口对老人家喊：“老人家，你快带他们走，他们不是这个女子的对手。”

老人家不禁想问：“这丫头是谁？手段这么残忍。”

鲍尔：“她是魔王手下的杀手，叫雨兰。”

雨兰和鲍尔二人，你来我往打个不停。

但她对眼前这个男子，并没有什么印象。

雨兰不知道他是谁，可是却听见这男子和那老人家的对谈。

他知道自己是谁？

那他是谁呢？

雨兰闪近鲍尔的身后。

右手掌一扬，鲍尔的后背，立即是一条血痕。

雨兰对着受伤向后翻滚的鲍尔厉声问道：“你知道我是谁？那你呢？你是谁？”

鲍尔发觉背后一湿。

他知道自己受伤了。

趁这后翻拉开的距离，鲍尔抓住机会，伸手抽出放在腰际的鞭子。

鲍尔：“这些人跟你无冤无仇，别伤害他们。我才是你的敌人。”

鲍尔右手一挥，长鞭已经到了雨兰的面前。

雨兰双眉一蹙，往后一个翻身，躲过鲍尔的长鞭。

但此时雨兰已然明白眼前这名男子是谁。

雨兰冷冷的一句：“你是野人？”

很难相信，即使是如此冰冷的话，听起来却非常悦耳。

鲍尔不加否认：“是的，我是。”

既然二人的身份都已表明，打斗更趋于白热化。

野人是鲍尔外号。

而长鞭，就像是龙翔及韩奇二人的软剑一般，是鲍尔的随身武器。

鲍尔热衷于野地的生活。

所以他十分喜欢使用长鞭。

面对雨兰那只变化莫测的右掌，鲍尔的长鞭虽若灵蛇，但却也有些微吃力。

因为那长鞭只能伤到雨兰的皮肤。

而以雨兰半生化人的特质，那些伤口三、二下便能快速愈合。

严格说起，长鞭并不怎么有伤害雨兰的作用。

鲍尔有些生气，若是飞行器上的装备有带下来就好了。

只可惜，鲍尔及瑞秋二人是被人扛下来的。

随身的装备当然还留在飞行器上。

鲍尔虽是扬鞭和雨兰应招，但心中根本无心恋战。

鲍尔只是一意拖延时间，让老人家把那些身着熊衣的男子带走。

而雨兰也并没有使用致命的武器，至多是仗用她使惯的银针。

那银针若依韩奇与她交手的经验，顶多只是高浓度的麻醉剂，不致取人性命。

鲍尔除了极力闪躲之外，不想出言挑衅，因为此时若是雨兰手上多了一把枪，那鲍尔铁定要吃亏。

终于，鲍尔看着老人家把那些受伤的人一一带离了这间大冰室。

鲍尔苦思脱身之法，不知道这个冰室有没有可能会困住雨兰呢？

他没有把握，因为雨兰毕竟不是一般常人。

但是除了困住她之外，鲍尔也已经想不出其他的方法了J。

就在鲍尔决定抽身离开这间冰室之际，离开的老人家突然又回来了。

鲍尔不禁要问：“老人家，你怎么又回来了？”

老人家：“小子，我不回来，你撑得住吗？看看你浑身是伤。”

鲍尔不禁苦笑。

老人家对着雨兰洒出了一种粉末，然后对着鲍尔大叫：“小子，你快躲开，别吸入那种粉末了。”

鲍尔连忙以手捂住口鼻，往后退了数步。

而雨兰则来不及走避，一吸入粉末，她旋及应声倒地。

直到雨兰完全不动，鲍尔才收起长鞭，慢慢走向前查看。

鲍尔：“老人家，那是什么东西？她死了吗？”

老人家：“没有。我不是杀人魔，才没功夫去制造杀人药粉。这些粉末就是你们在飞行器上吸入的那种。”

鲍尔：“哦！那她是昏了过去？”

老人家：“是啊！”

鲍尔：“这粉末的时效有多久？”

老人家：“大约十二个小时，除非我把她弄醒。”

鲍尔：“不要，千万别把她弄醒，她可是个棘手人物。”

老人家：“你倒是说给我听听，她到底是个什么来头。”

鲍尔：“她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女，却也是个最可怜的人。”

老人家：“小子，你怎么说起话来颠三倒四的？”

鲍尔：“她不完全是一个人，而是个半生化人。”

老人家：“半生化人？”

鲍尔便简单的将雨兰的情形说给老人家听。

老人家低头想了一下才开口。

老人家：“没想到这娃儿，也有这么可怜的身世。被人用毒给控制住
了。”

鲍尔：“老人家，我们先把她留在这儿，有件事想请你帮帮忙。”

老人家：“什么事，你急成这样？”

鲍尔：“这件事不办好，会有大问题的。”

老人家：“到底什么事呢？”

对鲍尔来说，只要雨兰不醒来，能快点把 J2 元素送到实验室，才是最重要的事。

而 J2 元素一定还在飞行器上。

看着倒数的时数越来越少，鲍尔想着要快点找到蓝中校才行。

鲍尔拉着老人家。

鲍尔，“老人家，蓝中校在哪里？他还活着吗？”

老人家：“蓝中校？谁是蓝中校？”

第四十七章

瑞秋刚刚目送鲍尔离开后，便也动身在冰室之间穿梭。

瑞秋跨过虚幻的冰壁，开始游走于各种幻境之间。

那是一场场最真实的梦。

有多少人能从那么真切的幻想中醒来呢？

瑞秋第一个看见的人，是一名军官。

瑞秋不知他已经在幻境之中停留多久了。

瑞秋只是被他梦中的恐惧所震动。

战争——

在这名军人的梦境里，战场是他的主题。

战场，或者该说是炼狱。

尸横遍野。

这名军官是获胜的一方。

他的身上沾满了深浅不一的鲜血或血渍。

他是赢家。

可是他的内心世界，却一直想着一句话。

我为什么要活着？

这句话成了这名军官挥之不去的梦魇。

我为什么要活着？

在战场上赢者的一方算是真的赢了吗？

死亡，代表输败吗？

是活着面对血腥？抑或是死亡，逃离那永恒的肃杀呢？

死亡，是一种结束。

只有活着的人才需要面对残破的一切。
只有活着的人才需要体会杀人的罪恶感。
这名军官，终其一生，都在问自己。
他在努力找寻一个答案。
为什么他要活着？
这是一种悲哀，一种生命不应承载的悲哀。
为何和平的代价都是残杀？
没有人，可以为他找寻答案。
瑞秋再往前走。
她看见一名黑人驾驶，在嘶吼，在呼叫。
他正置身在爆发的火山口。
飞喷而出热岩浆汨汨流着。
瑞秋不知道为何他会看见这样的场景。
瑞秋无法一一仔细观看每一个人。
她只是陆陆续续的钻进许多人的幻境之中。
瑞秋的心变得沉重。
为什么？
人不能快乐一点呢？
这样的年代，到处是杀戮。
除了人性的劣根之外，还有魔王的鼓动与威胁。
到底何时，何时这个世界才能回复以往的平静呢？瑞秋不知道。
这些冰室超乎瑞秋想像之多，即使她快步来去，走过二、三十个小冰室，仍还没有走到尽头的感觉。
就在瑞秋想这些根本是一条走不完的路时，瑞秋找到了。
一个小小的冰室。
一个蜷曲的人形。
那人一身军装，让瑞秋的心里燃起了希望。
因为有可能……是蓝中校。
瑞秋看见了他的军徽，连忙走近他的身边。
瑞秋将他的身子翻了过来。
瑞秋太高兴了。
真是他，蓝中校。
瑞秋试了试他的脉搏。
虽然微弱，但是，一息尚存。
瑞秋试图叫醒他。
瑞秋：“蓝中校，蓝中校，你醒醒，蓝中校。”
瑞秋努力的在他身上磨擦，以赶走他的寒意。
许久，蓝中校才悠悠醒来。
瑞秋：“蓝中校，你醒了，你还好吗？”
蓝中校：“你是？”
蓝中校还未完全清醒。
瑞秋：“我是防卫队的瑞秋。”
蓝中校手捂住头：“啊！”
瑞秋，“你怎么啦？”

蓝中校：“我的眼睛！”

瑞秋：“你的眼睛，怎么啦？”

蓝中校：“我看不见了。”

瑞秋：“什么？”不论瑞秋再怎么吃惊，这都已是既定的事实。瑞秋除了同情，什么也帮不上忙。

蓝中校：“你说你是？”

瑞秋：“我是防卫队的瑞秋，为了找 J2 元素而来。”

蓝中校：“是博士让你来的吗？”

瑞秋：“是的。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找到 J2 元素，否则就要来不及了。”

蓝中校：“J2 元素在飞行器上，但我的飞行器不是爆炸了吗？”

瑞秋：“没有。这些事我们边走边说，依我们的猜测 J2 元素还没被任何人取走，只要我们能在时间内把它送到实验室，就可以了。”

蓝中校：“那我们快走。”

瑞秋：“你能走吗？”

蓝中校努力的站直身子。

蓝中校：“应该可以。”

就在临走前，瑞秋忽然停住脚步。

瑞秋：“蓝中校，现在你就想像，这里是个空旷的走道，没有任何障碍，你跟我走，好吗？”

蓝中校自然不明白，为何瑞秋要如此叮咛。

但他没有多问。

而原本担心蓝中校会和自己一样撞上好几次冰壁的瑞秋，后来才发现是自己多虑了。

或许是因为中校的眼睛看不见，所以他根本没有担心无法穿墙的困扰。

就这样，瑞秋带着蓝中校一步步的往回走。

依她和鲍尔约定的时间，她已经快来不及了。

可是她找到了蓝中校。

现在只要回到蓝中校的飞行器上，一切就可以解决了。瑞秋的心不免有些欣喜。

可是她万万没想到。

在冰室里等她的，不是鲍尔，而是一个她此时最不想遇见的人。

鲍尔拉着老人家，一心想找蓝中校，因为他心想，反正雨兰十二个小时不会醒来，那么在这段时间之内，他可以先把 J2 元素送到实验室去。

鲍尔本想拉着老人家边走边说，却在连着越过几道墙之后，老人家硬是不肯走了。

老人家：“小子，你倒是把事情给说清楚啊！”

鲍尔：“老人家，你听我说，我一定要找到蓝中校！”

老人家：“他是什么人？你非找到他不可？”

鲍尔：“老人家，这件事我不敢瞒你，但是也希望你一定要帮我。”

老人家：“你就快说吧！”

鲍尔：“其实我们这次来的目的，除了解开‘消失地带’的迷团之外，我们最主要是要找到蓝中校！”

老人家：“他是什么重要人物？”

鲍尔：“他身负重任。他的飞行器上载有一种元素，是急着要送到沿岸

小岛上的实验室去的。”

老人家：“J2 元素？”

鲍尔：“那是一种新发现的元素，科学家以它来填补我们臭氧层的缺口，如果不在……”鲍尔看了看自己腕上的表说：“如果不在六个小时十六分钟内送到的话，一旦阳光直接照射，那么……”

老人家：“那么后果难以想像。”

鲍尔：“所以请老人家务必成全。”

老人家：“可是，我根本不知道，谁叫蓝中校，他是死的还是活着，我都不知道啊！”

鲍尔：“这……这……”

鲍尔一时情急也没想到，是啊！

如果蓝中校已经死了呢？

鲍尔不禁茫然。

那么……

老人家不等鲍尔反应过来。

这次换他拉着鲍尔了。

老人家：“不管怎样，东西应该还在他的飞行器上，这里的人全部听命于我，没有允许，他们不会乱动飞行器上的东西的。”

鲍尔：“那太好了。”

老人家：“我们到上面去，找他的飞行器去。”

鲍尔自然欣喜的三步并作二步走了。

瑞秋完全没有想到，会在此地遇上——雨兰。

雨兰因吸入了老人家的粉末而倒地。

老人家曾经告诉鲍尔，粉末的时效为十二个小时。

可是雨兰会在昏眩不久之后，悠悠醒来。

老人家万万没想到的，雨兰虽然有一半以上的人体，但是她却有一半的构造已经全然改变。

她是个半生化人。

她的身上，有着世间最可怕的毒药，同时也是世间最完善的良药。

蓝色天堂——能让一个受伤的身体自动愈合。

所以大出老人家意料之外，雨兰在昏倒不久之后便醒来。

雨兰睁开眼，坐起身子。

望着这间偌大的冰室，她才发现自己一个人在冰室之中。

而雨兰已经想起，她适才和鲍尔交过手。

可是此时，这里却只剩下自己。

鲍尔和那名老人家呢？

雨兰站起了身，心中有一大串的疑问。

雨兰不明白，为何鲍尔及瑞秋二人要来到这个地方。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雨兰一概不知。

雨兰会到这冰雪之地，是因为盛传这个区域，有数十架飞机失踪，而且也有上百个人也跟着消失。

雨兰颇为好奇。

这一切全非魔王或她们三朵兰花所为。

那么是谁呢？

是天然的景象引起的吗？

抑或是人为的？

除了防卫队之外，谁有这等能力。

可是偏偏，防卫队又下命封锁这个区域，不准任何飞行器进入。

原因是，这是个危险区域。

他们还称这个区域为——消失地带。

所有进入这个区域的东西，都会消失。

这样的谜题，太引人注目了。

雨兰和魔王谈过后，她由最近的陆地登陆，要一探“消失地带”的秘密。

可是就在雨兰长途跋涉，到这个地带的时候。

她居然发现，一架飞行器降落。

雨兰远远的追寻飞行器的降落方向，来到这个区域。

而一到了这里，更让雨兰吃惊。

她看到的居然是一个停满飞行器的“机场”。

数十架，大小不一、国籍不一的飞行器，全都停放在一起。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若是天灾，这些飞行器绝对不会排列的如此整齐。

而且自雨兰踏上这块冰地起，她根本没有见过任何天候的奇特变化。

根本不可能是天灾。

那么，所谓的“消失地带”，一定是人为的。

只是，那是谁呢？

雨兰百思不得其解。

就在雨兰不知该如何行动之际，二个身穿熊衣的人出现了。

雨兰看见他们走向飞行器。

打开机舱，却没有进入。

反而好像是往里头丢进了什么东西。

之后，他们随即又将机舱关上。

二个身穿熊皮的人，下了飞机，在机身旁站了一会儿，又回去打开机舱。

这一次，他们二人，则是各自扛一个人在肩上，下了机身，往前方的大冰雪原走去。

雨兰没有犹豫太久。

她决定尾随那二名身着熊衣。在肩上扛着人的大汉走。

远远看去，什么都没有，除了好远好远之外的冰山之外，举目所见都是白皑皑的大地。

雨兰完全不明白，那二人要走去哪。

远远的二个人影，雨兰当然没有看清楚。

她也不知道，那二个被扛着的人就是鲍尔及瑞秋。

雨兰只是尾随着。

直到那二人走了约莫百步之遥，他们才停下来。

雨兰原以为自己被他们发现了，但不是。

那二人根本没有回过头看看站在他们身后的人。

他们停了下来。
一下子。
二人又开始走动。
只是这一次，他们却是……
走……不见了。
雨兰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明明数秒钟之前，还站在面前的人，怎么会一下子就不见了。
这，太不可能。
雨兰着实吃惊。
这是个毫无遮蔽物的空间。
放眼望去。
什么都没有。
除了冰雪之外，还是冰雪。
更别提有任何洞穴。建筑之类的。
雨兰眼睁睁的看见他们在自己的面前——消失。
难道，这里真是一个“消失地带”？
连雨兰都不禁想问了。
雨兰当然是不死心的。
雨兰等了一会儿，确定那二人没有再出现。
她也走到那二人消失的地方。
但让雨兰措手不及的是，自己居然“失足”了。
坚硬的，仿佛岩石一般的冰原地。
谁会想到，一踩，却是一个空。
雨兰像在溜滑梯般，向下一滑。
就这样，她来到了老人家一手构筑的冰宫。
雨兰的入侵，不消说，立即让那些身着熊皮的男子发现，所以，雨兰便和他们发生打斗。
而后，又发现了鲍尔。
雨兰和鲍尔短兵相接，却被老人家以粉末弄昏。
只是出乎老人家的算计，雨兰没多久时间便已醒来。
而醒来后的雨兰，却发现自己独自一人受困于一个冰宫之中。
看不见出口。
因为四面全是冰壁。
雨兰不愿意相信，因为这太没有道理了。
绝对不可能没有出口。
只是那出口在哪里呢？
就在雨兰百思不得其解之时。
瑞秋出现了。
她穿墙而出，让雨兰睁大了眼。
因为那雨兰撞击过、稳若磐石的冰壁，却能由得人，穿壁而出。
而且那冰壁居然如同泓水般，在瑞秋穿出之时，引来阵阵涟漪。
而后雨兰看见瑞秋身扶另一名像是军官的男子，一同走出冰壁。
太不可思议了。
相对于雨兰的吃惊，瑞秋又何尝不是呢？

瑞秋怎么也没想到。
会在这里遇见死对头啊！
可是已经来不及退回了。
雨兰一定神。
上次的炸弹事件中，雨兰已经见过瑞秋了。
仇人相见，不消说，不可能不动手。
所以在瑞秋放下蓝中校之时。
雨兰的掌风已至。
瑞秋只得向上翻跃。
急急避开雨兰的二掌。
瑞秋是急了。
怎么会在这个节骨眼，撞上这个女杀星呢？
雨兰又是为何而来呢？
是为了 J2 元素吗？
又或者，鲍尔受骗了。
这里根本就是魔王的巢穴呢？
瑞秋的心里有多。大多的疑问。
可是她根本不敢问。
光是对付雨兰，都嫌不足了呢！
瑞秋想起了放在飞行器上的利器。
只是令人懊恼。
雨兰又是一个飞踢。
瑞秋应付得手忙脚乱。
该怎么办呢？
因失去瑞秋挽扶的蓝中校，跌坐在地上。
蓝中校虽然意识清醒，却看不见。
他只得依双耳听见打斗的声音。
瑞秋一声“啊！”
瑞秋挨雨兰一掌。
蓝中校一急，便也脱口一叫“瑞秋。”
雨兰这才发觉跌坐一旁的男子军官。
蓝中校：“瑞秋，那人是谁？”
瑞秋边和雨兰过招，边和蓝中校对话。
瑞秋：“她是失心兰花之一的雨兰。”
雨兰接口：“没错，我是雨兰。而阁下，您又是谁呢？”
如此悦耳动听的声音。
恍若水晶碰撞所发出的轻脆声响。
蓝中校试图自己站了起来。
一直闭着眼的蓝中校，多么想睁开眼看一看眼前这名恶名昭彰的魔女，
是否真有传闻中的美丽。
蓝中校想睁开眼。
原本刺痛到无法睁开的眼睛，就在蓝中校的强大意志之下，睁开了。
令蓝中校讶异的是他的眼睛居然不痛了。
他可以看到了。

这……

蓝中校楞住了。

因为那女子真的好美。

宽大的黑色斗篷随她移动的身躯而摇摆。

斗篷扬起间，美妙的身段依稀可见。

飘逸的发丝，闪动着亮丽光泽。

不由得让人想伸手一触，看是否如想像中柔若蚕丝。

那如仙人般的脸蛋。

那不经意的一瞥。

都足以撼动人心。

只要她能笑一笑，这世间会有多少男人情愿死在她手中。

她真的不是人。

而应是仙。

蓝中校看得都傻了。

而瑞秋却只以为，他睁开的双眼根本无法视物。

在掌脚交错间，瑞秋恍若看见，蓝中校扬起身上的枪。

瑞秋不明白。

就在她还想不透的时候。

蓝中校：“你让开。”

第四十八章

瑞秋不经思索，纵身脱开与雨兰的缠斗。

“啊！”

一声哀叫。

子弹没入身体，贯穿而过，鲜血立时涌出。

雨兰站在离瑞秋数步之遥的地方。

瑞秋一时撑不住，跌坐在地。

瑞秋望着蓝中校。

瑞秋：“蓝中校，你……”

受伤的人，不是雨兰，而是瑞秋。

子弹贯穿了她的大腿。

而一旁的雨兰看着眼前这一切。

她只是挑了挑眉。

因为依这名瑞秋的口中蓝中校的神情。

他不是射错人。

他想射伤的是瑞秋，而不是雨兰。

只是为什么呢？

雨兰并不清楚。

蓝中校：“瑞秋，对不起，我，不能伤她。”

蓝中校口中的她，就是雨兰。

瑞秋有太多的不明白。

瑞秋：“她是‘失心兰花’之一的魔女啊！”

可是瑞秋看见了蓝中校的眼神。

瑞秋的心仿佛知道了答案。

天啊！

雨兰是“失心兰花”，是朵能摄人心魂的兰花。

美丽的外貌之下，谁都没有能力去思考那包藏其中的毒辣心肠。

人总是迷失于表象之中啊！

瑞秋知道了。

明白了。

蓝中校的眼神中若还有一丝愧咎，瑞秋相信，那也只是一时的。

瑞秋：“蓝中校，她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女啊！”

雨兰从蓝中校目不转睛的眼神中，发现了自己的优势。

这场打斗、雨兰是赢定了。

雨兰一扬手。

右手银色的手掌立即发出一枚银针。

准确无误的射进瑞秋的身子。

“啊！”

轻轻的一声。

瑞秋立即全身倒向地面。

雨兰眼波流转。

她轻解斗篷，让魔鬼般的身段，在黑色的紧身衣下，表露无遗。

雨兰找了一个较高的平台。

将斗篷铺下。

雨兰在斗篷上坐下。

雨兰：“你为什么要帮我？”

雨兰的脸依然没有笑容。

但却是媚眼一抛，直盯着蓝中校。

让蓝中校觉得连眨眼，都嫌浪费。

他才舍不得少看雨兰一眼呢？

蓝中校慢慢的走向雨兰。

蓝中校：“我……”

红着脸，这个功业彪伟的军官，说不出话来。

雨兰：“你，怎么啦？”

蓝中校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我……我……”

雨兰笑了。

那仿佛空谷中的绽放的幽兰，让蓝中校迷失了。

此时若是雨兰要取他的灵魂，蓝中校都会说好。

雨兰：“你喜欢我是吗？”

蓝中校点点头，呢喃回答：“是的。”

雨兰：“你过来。”

雨兰将身子一卧，仪态万千的卧倒在斗篷之上。

蓝中校看得两眼发直，恨不得立时飞身而上。

蓝中校来到了雨兰的身旁。

雨兰让他坐在腿边。

雨兰：“你告诉我，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蓝中校眼直直的望着雨兰。

蓝中校：“我自己来的，跟瑞秋他们没关系。”

雨兰：“哦！那你来这里做什么？”

蓝中校：“我不是要到这里来。而是想到沿岸的一个实验中心去。”

雨兰：“那你为什么要去实验中心呢？”

蓝中校仿佛有些为难，低着头，像是天人交战之中。

雨兰立即坐起身子。

和蓝中校对目而坐。

雨兰要蓝中校看着自己。

雨兰：“你说啊！”

雨兰吐气若兰。

那种淡淡的幽香，刺激着蓝中校的每一根神经。

可是蓝中校依然做不出决定。

他的额头冒出了滴滴汗珠。

雨兰：“你说啊！”

蓝中校只是张了嘴。

却依然没说出口。

雨兰一挑眉，伸出手，促住了蓝中校的右手，轻轻往自己的胸口一放。

蓝中校的手，刹时流动着一股温热。

蓝中校大口的吸着气。

蓝中校：“我要运送 J2 元素。”

雨兰：“J2 元素？那是什么？”

蓝中校：“那是为了填补臭氧层破洞所需要的主要物质。”

雨兰：“哦，我懂了。”

“嘶！”

一种金属物没入的声音。

“碰！”

一人体应声跌落、撞击地面。

有人死了。

被利刃，一刀插入心脏而死。

他死得心不甘。

或许每一个葬身花下的魂儿，都是不甘心的吧！

死的是……蓝中校。

失心兰花，原本即是摄人心魂的魔女。

怎么杀人，她都没有感觉。

雨兰坐起身子，想着。

她该怎么做。

说什么，她都要抢下 J2 元素才是。

还有那个老人家，他是如何做到，让这个区域变成人人为之色变的“消失地带”呢？

鲍尔在老人家的带领之下，越过了几个冰壁，老人家带着他走上一个台阶的走廊。

鲍尔委实忍不住想问，“老人家，这冰宫，你是怎么建的？冰室是真的，

还是假的？为什么我们可以来去自如的穿越，可是有些人就不行呢？”

老人家：“这里是我穷尽一生心力建筑起来的，三、二句话，我怎么解释得完呢？”

鲍尔：“那，那些冰壁呢？”

老人家：“你这小子，就不如我那个胖小子聪明，不是告诉你了吗？把你囚固起来的，不是那些冰壁，而是你的心？”

鲍尔：“那，那些冰壁是假的啰？”

老人家笑了。

仿佛是在笑鲍尔的愚昧。

老人家：“是真。是假，又有什么关系呢？真的又如何？假的又如何？我已经不想再去理会了。”

鲍尔：“老人家，你跟我们一起离开呢！”

老人家：“我太老了。老的不适合跟外面的人相处了。”

鲍尔：“可是……”

老人家：“没有什么可是。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就什么再也不愿去争了，我最怕的不是别的，而是麻烦，一想到再回到外面的世界，我就浑身不舒服。对外面的世界来说，我已经是个不存在的人了。”

鲍尔：“老爹一定会想念你的。”

老人家：“那胖小子，会记得我吗？”

鲍尔：“会的，一定会。”

老人家：“你这么有把握，你怎么替别人做决定呢？”

鲍尔：“我不能替别人做决定，至少可以替自己做决定，我一定会记住你的。”

老人家笑了。

老人家：“小子，若你叫胖小子老爹，那你知道该叫我什么吗？”鲍尔：“叫什么？”

老人家：“我都可以是你的爷字辈了。”

鲍尔：“老爷子，那你跟我们走吧！”

老人家似乎喜欢鲍尔的这一句话老爷子。

老人家：“你这小子，倒也可爱，但是你别劝我了。你们回去后，也别为我担心，而这个你们口中的‘消失地带’也会不见了。”

鲍尔：“老爷子，您……”

老人家：“我实验也做够了。等你们走了。我就把那幻境给关闭。以后再也不会有人迷失在这个地方了。”

鲍尔：“那老爷子您呢？”

老人家：“我会带着那些孩子们换个清静的地方住。免得有人来打扰。”

鲍尔知道，老人家口中的孩子，是那群身穿熊衣的人。

鲍尔：“老爷子，那……我就再也找不到你了。”

老人家：“小子。见不见得到，那并不重要，明白吗？”

老人家一抹笑意。

刹时间，鲍尔似乎也开窍了。

能否天天相见，的确不重要。

是不是真的拿心记住，才是最重要的。

有多少人天天相见却永远不觉得熟悉。

人最难记清楚的，往往都是那些天天相见的人。

老人家带着鲍尔一步步的走了百来个台阶，才到出口。

所谓的出口，也只不过是一个冰原平面。

老人家和鲍尔在冰原上，找寻那架蓝中校驾驶的飞行器。

终于在一架飞行器的驾驶座位下，找到了一个大约只有音乐盒般大小的盒子。

由其合金制成的盒子上可以断定。

这就是他们要找的 J2 元素。

老人家：“你快走吧！”

鲍尔：“不行，还有瑞秋呢！”

老人家：“那你把飞行器启动到较空旷的地方，等会儿好起飞。”

鲍尔立即依照老人家的指示去做。

可是才把飞行器移好。

鲍尔却发现，仪表上的油料不足。

鲍尔：“老爷子，这飞行器的油料不足。”

老人家：“那可能是降落时损坏了一个油箱吧！”

鲍尔：“那我去把我和瑞秋驾驶的飞行器开来试试。”

老人家：“那也好。”

鲍尔回到那架小型的飞行器，测试一切正常。

鲍尔将飞行器移了出来，和蓝中校驾驶过的那一架隔开了一点距离。

二人再回到冰宫之中。

鲍尔才把瑞秋已经醒了的事告诉老人家。

老人家笑着：“那女娃儿很不错，你可别辜负人家哦！”

鲍尔轻轻的点点头。

“我不会的。”

好一会儿，二人终于又回到了那间大冰室。

只是眼前的景象让二人吓了一跳。

瑞秋倒在一个军官的怀里。

那名军官身上也中了枪伤，在左肩。

而当鲍尔他们二人到时，那名军官正撕下自己身上的衣服，在为瑞秋的大腿包扎。

鲍尔是认识那名军官的。

鲍尔一个箭步来到了瑞秋的身边。

鲍尔：“瑞秋，瑞秋。”

鲍尔没有唤醒瑞秋。

鲍尔回过头去问：“蓝中校，瑞秋怎么啦！”

蓝中校：“你回来了，太好了。刚才瑞秋找到我，把我救出来，我们想去找你。可是却在这里遇见了一个黑衣女子。瑞秋马上和她交起手来。”

蓝中校停口气，继续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被枪打中，昏了过去，等我醒来，看见瑞秋倒在地上，我连忙帮她包扎伤口，我正想该怎么办的时候，你们就回来了。太好了。”

鲍尔：“瑞秋怎么啦！怎么叫不醒，她不会是……”

蓝中校：“不，不会的。我想她只是跟我一样昏了过去，一下子就会醒了。”

鲍尔探了一探瑞秋脉搏。

鲍尔才安了心。

老人家：“小子，你们快走吧！”

蓝中校：“是啊！我要快去找回 J2 元素才行啊！”

老人家忽然开口一问：“那 J2 元素不是在你身上吗？”

蓝中校一愣。

蓝中校：“那么大的东西，我怎么会放在身上呢？我把它放在飞行器上了。”

老人家暗暗和鲍尔使了个眼色。

老人家：“是那台深绿色的飞行器吗？”

蓝中校猛点头。

老人家不知何时在手上竟多出了一个盒子。

就和刚才他和鲍尔找到的那个一模一样。

蓝中校立即站了起来。

老人家：“是这个吗？”

蓝中校面露微笑，直盯着那盒子。

蓝中校：“是，是，就是这个。”

老人家一边和蓝中校说话，一边向鲍尔示意。

要他抱着瑞秋往一个角落退去。

鲍尔不明白老人家的用意。

但是此时他也看出了，这个蓝中校，有问题。

鲍尔不知道老人家如何变出戏法，手中竟有一个和鲍尔身上一模一样的盒子。

但是鲍尔相信听老人家的，准不会有错。

而就在蓝中校走近老人家身边之际，老人家忽然转身往他和鲍尔来时的那一面冰壁一拍。

那冰壁立时消失。

变成了一条走道。

蓝中校更是喜形于色。

老人家告诉他们。

老人家：“拿了东西快走。”

那蓝中校一把抢过了老人家手中的盒子。

一阵轻脆的笑声立现。

老人家似乎早已有所防备。

连退了二步。

不让那蓝中校近身。

而此时那名蓝中校伴随着笑声，开始变形。

烟淡淡的散开。

一个雄赳赳男子，竟像一团水银般融化在一起，之后又变成一个美丽的令人无法逼视的美人。

是的。

这名蓝中校只是雨兰的化身。

而此时雨兰当然可以笑。

因为 J2 元素已经在她的手上。

可是就在她变完身之后，她才发现，鲍尔及瑞秋，早已不见踪影。

老人家：“小娃娃，有什么好笑的，你以为你赢了吗？”

雨兰大为吃惊。

雨兰：“你……知道我是假的。”

老人家：“小娃娃，你做别的事，或许我老人家看不出，可是做假，我可是玩了一辈子，难道我会看不出来？”

雨兰生气道：“那这个是假的了。”

雨兰将手中的盒子一丢。

没想到，这一丢，竟又是漫天的粉末。

雨兰吃过一次亏。

说什么也不想再来一次。

雨兰快步跑向那个出口。

就在雨兰跑过了百来个台阶，看到冰原之际。

已经有一架飞行器扬长而去。

雨兰为之气结，二话不说，她跳上一架飞行器。

匆忙之间，雨兰只是一心想去追那架飞行器，根本没有留意其他。

可想而知，那架飞行器上的，不是别人，一定是鲍尔及瑞秋。

雨兰很快的启动飞行器。

就在飞行器起飞之时，雨兰心里越想越不甘心，她自右大腿中取出一枚子弹，打开机舱的窗户，对着地面上那些并排的飞行投射而去。

就在一声爆炸传来之际，雨兰这才发现仪表板上的指数。

遭了，这是一架漏油的飞行器。

雨兰暗声叫骂。

一咬牙，雨兰推开机舱，往外一跳。

数十秒后，那辆飞行器在空中爆炸。

只见雨兰一身黑衣，在爆炸前已经安全落地。

防卫队总部——

一群人正和老爹在会议室中。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老爹喊了一句，“进来。”

来人是那名叫马克的男子。

马克：“博士，极地传来消息。”

老爹：“快说。”

马克：“发生剧烈爆炸。”

老爹立即陷入一阵绝望之中。

难道……

老爹只是呆呆的看着马克。

就在几秒钟之后。

有另一名组员飞奔而来。

他根本没敲门，就闯了进来。

他慌张的大叫：“博士，鲍尔大哥有消息了。”

整个会议室静的连根针掉落的声音都可听见。

老爹：“什么？”

那人：“我把通讯接过来了。”

电脑荧幕上立即传来鲍尔的印象。

鲍尔：“老爹，我和瑞秋三十分钟之内，会抵达实验室。”

会议室里，立即变得欢声雷动。

老爹只是一句：“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后记

鲍尔事后，又回到那个“消失地带”。

可是就如同老人家所说的，“消失地带”也会消失的。

瑞秋只是受了点轻伤。

几个小时后便醒来。

不消说，鲍尔及瑞秋完成了任务，及时在最后的一个小时之内，将 J2 元素送到那个实验室。

鲍尔后来问过老爹，有关那个老人家的事。

老爹只是含着泪道：“他老人家可好？”

